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六九冊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外的其他韵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種文章十餘萬篇，總字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
宋
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六九冊



目錄

全宋文卷三六八一

李綱一

武夷山賦 并序

含笑花賦 并序

幽蘭賦 并序

日者賦 并序

荔支賦 并序

蓮花賦 并序

擬騷 并序

秋色賦 并序

續遠遊賦 并序

全宋文卷三六八二

李綱二

迷樓賦 并序	一七
江上愁心賦	一八
梅花賦 并序	一九
後乳泉賦 并序	二〇
仲輔賦西郊見寄次韻作南征賦報之	二二
椰子酒賦	二三
藥杵臼後賦 并序	二四
荔支後賦 并序	二五
榕木賦 并序	二六
乘桴浮于海賦	二七
濁醪有妙理賦次東坡韻	二八
三黜賦	二九
折檻旌直臣賦	三〇
有文事必有武備賦	三一

全宋文卷三六八三

李綱 三

沙陽和歸去來辭	三三
秋風辭	三四
瓊山和歸去來辭	三四
答賓勞	三五
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本	三八
起居孝慈淵聖皇帝表本	三八
起防秋兵詔	三九
募民出財詔	四〇
戒諭姚古詔書	四〇
賜夏國主詔書	四一
與大金國書	四二
與高麗王詔書	四四

全宋文卷三六八四

李綱 四

勅榜詔	四五
戒諭武臣詔	四六

撫諭河北河東詔	四七
勅榜獨留中原詔	四八
戒勵士風詔	四九
宰相除三少制	五〇
宰相除三公制	五一
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除少保太宰制	五二
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除少保左輔制	五三
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除節度使制	五四
彰信軍承宣使除武寧軍節度使制	五四
節度使中太一宮使兼侍講移鎮除檢校三少開府儀同三司制	五五
知樞密院除節度使醴泉觀使制	五六
殿帥制	五七
觀文殿學士諸路經略安撫使除節度使制	五八
吏部尚書除節度使制	五九
彰化軍節度使熙河路經略安撫使除檢校少保雄威軍節度使制	五九

李綱五

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除檢校少保移鎮充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制	六一
觀文殿學士除節度使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制	六二
戚里承宣使除節度使制	六二
皇弟除太傅山南東道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越王制	六三
皇伯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除郡王制	六四
皇子封節度使國公制	六四
皇子除檢校少保節度使郡王制	六五
皇子除太傅兩鎮節度使封韓王制	六六
皇姪節度使除郡王制	六七
誠諭士大夫敦尚名節詔	六七
誠諭三省密院修舉熙豐政事詔	六八
誠諭百官毋得越職犯分詔	六九
誠諭省臺寺監修舉職事詔	七〇
誠諭監司按察州縣詔	七一
誠諭士大夫朋黨詔	七二

誠諭帥臣修飭邊備詔	七二
觀農詔	七三
恤刑詔	七四
誠諭守令推行御筆寬恤詔	七四
誠諭禮官嚴奉祠祭詔	七五
誠諭學者辭尚體要詔	七五
誠諭守令勸課農桑詔	七六

全宋文卷三六八六

李綱 六

門下侍郎除特進知樞密院制	七八
中書侍郎除門下侍郎制	七九
尚書左丞除中書侍郎制	七九
尚書右丞除尚書左丞制	八〇
吏部尚書除尚書右丞制	八〇
翰林學士除吏部尚書制	八一
戶部尚書制	八二

禮部尚書制	八二
兵部尚書制	八三
刑部尚書制	八四
工部尚書制	八四
御史中丞除吏部尚書制	八五
翰林學士除兵部尚書制	八五
開封尹除刑部尚書制	八六
太常少卿除禮部侍郎制	八七
給事中除戶部侍郎制	八七
殿中監除工部侍郎制	八八
翰林學士除承旨制	八八
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制	八九
吏部侍郎除工部尚書制	九〇
大司成除翰林學士制	九〇
給事中除大司成制	九一
給事中制	九一

中書舍人除給事中制	九二
中書舍人制	九二

全宋文卷三六八七

李綱 七

起居舍人除中書舍人制	九四
中書舍人除御史中丞制	九五
侍御史除御史中丞制	九五
開封尹制	九六
工部尚書除延康殿學士知青州兼安撫使制	九六
戶部侍郎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揚州兼淮南東路鈐轄制	九七
中書舍人除徽猷閣待制知廬州制	九八
殿中監制	九八
太常卿制	九九
宗正卿制	九九
明堂頒政制	一〇〇
秘書監制	一〇〇

太僕卿制	……	一〇一
光祿卿制	……	一〇一
太府卿制	……	一〇二
司農卿制	……	一〇二
大理卿制	……	一〇三
鴻臚卿制	……	一〇三
都水使者制	……	一〇四
軍器監制	……	一〇四
少府監制	……	一〇五
將作監制	……	一〇五
辭免監察御史兼殿中侍御史奏狀	……	一〇六
理財以義劄子	……	一〇六
用人材以激士風劄子	……	一〇七
論官制財用不能悉視熙豐劄子	……	一〇八
乞徽廟解易劄子	……	一一〇
乞編寬恤手詔劄子	……	一一一

全宋文卷三六八八

李 綱 八

辭免除起居郎奏狀 一一二

赴講筵侍立後時待罪奏狀 一一二

謝放罪表 一一三

論水災事乞對奏狀 一一四

論水便宜六事奏狀 一一五

論水事待罪奏狀 一一九

謫監沙縣稅務到任謝表 一一九

謝復官表 一二〇

謝知秀州表 一二一

上道君太上皇帝封事 一二二

召赴文字庫祇候引對劄子 一二九

全宋文卷三六八九

李 綱 九

上淵聖皇帝實封言事奏狀 一二三

乞尊崇道君太上皇帝尊號狀	……	一三五
論禦寇用兵劄子	……	一三六
辭免兵部侍郎奏狀	……	一四〇
論募兵劄子	……	一四〇
論用兵劄子	……	一四一
辭免知樞密院事劄子	……	一四二
謝知樞密院事表	……	一四五
乞議不可割三鎮劄子	……	一四六

全宋文卷三六九〇

李綱 一〇

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	……	一四八
上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	一四九
具奏到陳留見道君太上皇后劄子	……	一五〇
進呈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	一五二
進呈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	一五二
奏知朝見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	一五三

乞納玉帶劄子	一五四
奏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一五五
乞罷知樞密院事除外任宮觀劄子	一五五
乞罷知樞密院事除外任宮觀劄子	一五六
乞罷知樞密院事除外任宮觀劄子	一五七
乞免赴祥曦殿從駕劄子	一五八
乞罷知樞密院事除外任宮觀劄子	一五九
乞罷知樞密院事除外任宮觀劄子	一五九
繳進第五次乞罷文字劄子	一六一
謝乞出不允降親筆手詔表	一六二

全宋文卷三六九一

李綱 一一

論守禦劄子	一六四
備邊禦敵八事	一六五
乞修塘灤劄子	一六七
乞修邊備添置參謀編修官劄子	一六八

乞措置三鎮劄子	……	一六九
辭免轉太中大夫表	……	一六九
再乞罷知樞密院守本官致仕劄子	一	一七〇
再乞罷知樞密院守本官致仕劄子	二	一七一
再乞罷知樞密院守本官致仕劄子	三	一七二
三乞罷知樞密院事劄子	一	一七二
三乞罷知樞密院劄子	二	一七三
辭免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劄子	一	一七三
辭免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劄子	二	一七四
辭免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劄子	三	一七五
辭免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劄子	四	一七五
辭免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劄子	五	一七六
辭免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劄子	六	一七六
辭免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劄子	七	一七七
辭免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劄子	八	一七八
謝賜裴度傳劄子	一	一七九

謝賜裴度傳劄子 二 一八〇

全宋文卷三六九二

李 綱 一一

乞罷宣撫使待罪劄子 一 一八一

乞罷宣撫使待罪劄子 二 一八一

乞罷宣撫使待罪劄子 三 一八二

乞罷宣撫使待罪劄子 四 一八三

乞罷宣撫使待罪劄子 五 一八四

論宣撫職事劄子 一 一八五

論宣撫職事劄子 二 一八六

論宣撫職事劄子 三 一八六

論宣撫職事劄子 四 一八七

謝賜御筵表 一八九

謝降賜玉束帶等表 一八九

謝賜鞍馬表 一九〇

謝瓊林苑賜御筵表 一九一

謝宣撫河北河東降親筆手詔表	一九二
乞深考祖宗之法劄子	一九三
論不可遣罷防秋人兵劄子	一九三
論不可遣罷防秋人兵劄子	一九六

全宋文卷三六九三

李綱 一二三

乞罷宣撫使劄子	一九七
乞罷宣撫使劄子	一九八
乞罷宣撫使表	一九九
乞罷宣撫使劄子	二〇〇
乞罷宣撫使劄子	二〇〇
乞罷宣撫使劄子	二〇一
乞罷宣撫使劄子	二〇二
乞罷宣撫使劄子	二〇二
再乞罷宣撫使表	二〇三
乞罷宣撫使劄子	二〇三

乞罷宣撫使劄子	九	二〇四
辭免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劄子		二〇六
乞覈實宣撫司見在軍兵財物劄子		二〇六
奏知防守酸棗門并乞分遣執政官分巡四壁守禦劄子		二〇八
奏知酸棗門守禦捍退賊馬劄子		二〇八
奏知再遣王師古等兵會合何灌兵出戰劄子		二〇九
乞給賞將士劄子		二〇九
奏知已遣王師古出援張撝勾引召募人馬劄子		二一〇
奏知造橋利害劄子		二一〇
奏知种師道等兵馬劄子		二一一
乞种師道聽節制劄子		二一一
奏知城上守禦器具有未備處劄子		二一二
乞措置防護汴河斗門及引水入壕劄子		二一二
乞内外兵馬并聽節制劄子		二二三

全宋文卷三六九四

乞中軍人馬於殿前班教場教閱劄子	二二四
奏知放入何灌人馬許孝烈等駐泊去處劄子	二二四
奏知將捉到活人等押赴种師道劄子	二二五
奏知定廂禁軍食錢劄子	二二五
奏知所統五軍分隸無復移易劄子	二二六
奏知感寒在假服藥劄子	二二六
乞用暖轎至閣門劄子	二二六
乞免策應姚平仲劄子	二二七
乞种師道同出城策應劄子	二二七
乞應付長入祇候人馬劄子	二二八
罷尚書右丞待罪劄子	二二九
乞黜責梁方平許佃劄子	二二九
乞差孟揆幹當舟船劄子	二二〇
奏知范瓊下軍馬前去懷澤州防托劄子	二二〇
繳進根刷到遞角劄子	二二〇
奏知四路出兵控扼河津劄子	二二一

乞立定支破諸色人食錢劄子	一二二二
奏知支錢放散城上保甲劄子	一二二二
乞於殿前衙置宣撫司劄子	一二二三
奏知收到梁方平獨脚旗劄子	一二二三
奏知募到使臣侯章去大金軍中見肅王劄子	一二二四
進呈撫諭河北及獎諭徐處仁詔劄子	一二二五
奏請畫一劄子	一二二五
奏知种師中在太原府南石橋下寨劄子	一二二六
奏知种師中已到真定應援太原劄子	一二二七
乞嚴止絕諸軍浮言扇惑劄子	一二二七
乞委三衙揀禁軍劄子	一二二八
快行親從官待罪劄子	一二二八
奏知喻意吳敏劄子	一二二九
奏知發夏國詔書劄子	一二二九
奏知姚古節制不明乞差解潛抵替劄子	一二三〇
乞罷守禦使司劄子	一二三〇

乞罷守禦使司劄子	二		一二三一
乞罷守禦使司劄子	三		一二三一
乞賜武漢英等器甲袍帶劄子			一二三二
乞催教車戰使臣教頭劄子			一二三二
奏知种師中見在榆次縣下寨劄子			一二三三

全宋文卷三六九五

李綱 一五

乞使副差武臣一員劄子		一二三四
論兵食等事劄子		一二三四
乞免簽書樞密院常程文字劄子		一二三五
乞括馬劄子		一二三六
乞差曲奇充統制官劄子		一二三六
再乞曲奇劄子		一二三七
乞置承受官劄子		一二三七
乞令承受官王褒隨軍劄子		一二三八
乞辟劉靖充統制官劄子		一二三八

乞令李邈權帥真定劄子	二三八
再乞免簽書常程文子劄子	二三九
繳進秦元圖冊及奏知解潛議事劄子	二四〇
奏知看詳秦元圖冊并乞差察視親事官劄子	二四〇
乞支降見錢劄子	二四一
乞治逃避士卒劄子	二四一
奏知應副解潛等銀劄子	二四二
奏知賞罰董有林冀景等劄子	二四二
乞令張灝同折可求節制汾晉人馬劄子	二四三
再乞令張灝折可求節制劄子	二四四
乞招捕勝捷軍劄子	二四四
乞差种師道巡邊劄子	二四五
乞立收復忻代賞格劄子	二四五
乞殿前馬軍司摘馬劄子	二四六
繳進劉韜申狀劄子	二四七
奏知約束解潛等會合劄子	二四七

論郭仲荀劄子	二四九
奏知行遣親事官劄子	二四九
乞修復塘灤舊制劄子	二五〇
乞令張慤專一應副糧草劄子	二五〇
發回親事官劄子	二五一
奏知賈瓊等功狀劄子	二五一
乞在外宮觀劄子	二五二
奏知施行大臣擬進文字劄子	二五二
繳進太原賊寨圖劄子	二五三
乞遣使劄子	二五三
再請宮觀劄子	二五四
奏知督責張灝劄子	二五四
奏乞起發弓弩手劄子	二五五
乞致仕宮觀劄子	二五六

全宋文卷三六九六

李綱 一六

乞按河東地圖劄子	二五七
乞保明拒守立功等事劄子	二五八
乞待罪劄子	二五九
乞差范世雄充判官劄子	二五九
奏知令折彥質控扼守備事劄子	二六〇
乞於懷州置司劄子	二六一
奏知發去生兵等事劄子	二六一
奏知掩襲南北關賊馬劄子	二六二
再乞差范世雄充判官劄子	二六二
奏知令劉韜等度事勢進兵劄子	二六三
乞優贈陣亡孫逢等劄子	二六四
繳進折彥質等謫日劄子	二六四
待罪第二劄子	二六五
乞留熙河蕃僧軍前使喚劄子	二六五
奏知進兵次第劄子	二六六

乞賞血戰戮累潰人劄子	二六七
奏知劉韜欲由壽陽進兵劄子	二六七
乞降衲襖劄子	二六八
乞差王元充都統制劄子	二六八
奏知折可求兵馬衝散劄子	二六九
奏知催解潛整軍與范世雄會合劄子	二七〇
乞正冀景等軍法劄子	二七〇
乞選代職許歸田里劄子	二七一
奏知王淵等顧望不進劄子	二七一
論督責王淵軍深入事劄子	二七二
乞韓世忠等劄子	二七三
奏乞差有風力人等知濬州劄子	二七四
乞保全王以寧劄子	二七四
乞不推賞王以寧劄子	二七五
乞督劉韜進兵劄子	二七六
收復文水縣乞指揮劉韜等進兵劄子	二七六

奏知金國遣使劄子	二七七
繳進詹度乞差人兵劄子	二七八
乞留解潛折彥質劄子	二七八
奏知范世雄進兵劄子	二七九
乞更措置河北人兵劄子	二七九
奏乞降獎諭下張換狀	二七九
奏劾張灝兵退却及待罪劄子	二八〇
奏知候种師道到交割劄子	二八〇

全宋文卷三六九七

李 綱 一七

賀皇帝登寶位表	二八二
上皇帝封事	二八三
辭免領開封府事奏狀	二八八
辭免領開封府事表	二八九
節制湖南勤王人兵赴行在奏狀	二九〇
乞將江寧府作過周德下脅從軍兵分隸京東州軍奏狀	二九一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一表	二九一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一劄子	二九三
謝賜茶藥表	二九四
辭免御筵奏狀	二九四

全宋文卷三六九八

李 綱 一八

十議 上	二九五
議國是	二九五
議巡幸	二九八
議赦令	二九九
議僭逆	三〇〇
議僞命	三〇一
十議 下	三〇三
議戰	三〇三
議守	三〇四
議本政	三〇五

議責成 三〇六

議修德 三〇七

全宋文卷三六九九

李 綱 一九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二表 三〇八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二劄子 三〇九

謝除尚書右僕射表 三一〇

謝賜御書表 三一 一

辭免正奉大夫第一表 三一 二

辭免轉正奉大夫第二表 三一 二

謝轉正奉大夫表 三一 三

謝賜御馬表 三一 四

乞於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劄子 三一 五

乞募兵劄子 三一 七

乞括買馬劄子 三一 九

乞於沿河沿江沿淮置帥府要郡劄子 三二 〇

全宋文卷三七〇〇

李綱 二〇

乞修軍政劄子……………三二五

擬團結新軍指揮……………三二七

乞置賞功司劄子……………三二九

乞令諸路郡縣增修城壁器械劄子……………三三〇

乞教車戰劄子……………三三一

乞造戰船募水軍劄子……………三三三

乞省官吏裁廩祿劄子……………三三四

議巡幸第一劄子……………三三五

全宋文卷三七〇一

李綱 二一

議巡幸第二劄子……………三三八

乞減上供之數留州縣養兵禁加耗以寬民力劄子……………三四〇

乞修茶鹽之法以三分之一與州縣劄子……………三四一

乞剗刷官田倣弓箭刀弩手法給地養兵劄子……………三四二

乞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團結教閱劄子	三四三
論君子小人劄子	三四四
乞罷尚書左僕射第一劄子	三四五
乞罷尚書左僕射第一表	三四六
乞罷第二劄子	三四七
乞罷第二表	三四七
乞罷第三劄子	三四八
乞罷第三表	三四九
謝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表	三五〇
謝落職依舊宮祠鄂州居住表	三五一
賀天申節表	三五一
謝移澧州居住表	三五二
謝復銀青光祿大夫表	三五二
謝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表	三五三
大行隆祐太后崩慰表	三五四

全宋文卷三六八一

李綱一

李綱（一〇八三—一一四〇），字伯紀，號梁谿病叟，邵武（今福建邵武）人，自其祖徙居無錫。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積官至起居郎，宣和元年以京師大水上疏言事，謫監沙縣稅務。七年，爲太常少卿，時金人渝盟，上禦戎五策，又刺臂血上疏論內禪，其議乃決。欽宗即位，除兵部侍郎。靖康初，爲行營參謀官。金兵渡河，力主迎戰，擢尚書右丞，爲東京留守、親征行營使，躬身督戰，金兵乃退。朝廷議和，金人以其用兵爲言，遂罷。太學生詣闕上書，明其無罪，復官，又除知樞密院事，爲河東、北宣撫使，以解太原之圍。時方議和，詔止進兵，遂乞罷，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以專主戰議落職。金兵再至，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高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充御營使。爲主和派所沮，在位僅七十餘日而罷。紹興二年，除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爲徐俯等所劾，罷。五年，除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紹興十年薨，年五十八。謚忠定。平生主戰，負天下重望，屢起屢蹶。《宋史》卷三五八至三五九有傳。

李綱著述宏富，有《易傳》內、外篇二十二卷、《論語詳說》十卷等，久佚。南宋嘉定間，刊其《梁谿

先生文集》一百八十卷，今存殘帙。文集除明代有選刻本外，全帙唯存傳鈔本及清道光間重刻本。本書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梁谿集》爲底本，校以國家圖書館藏傅增湘據朱翼庵舊寫本校道光本（簡稱「道光本」），并酌取傅校。《梁谿集》末十卷爲《靖康傳信錄》、《建炎進退志》及《建炎時政記》，有單行本，本書不收。底本以時忌改「虜」爲「敵」、「夷狄」爲「北人」、「犬羊」爲「虎狼」之類，今據道光本徑改，一律不出校；爲館臣所刪落之文，亦據道光本補。部份奏劄原附有欽宗「御筆」，今以成篇章者移入宋欽宗文內，餘仍之。原集有文一百四十二卷，集外新輯得佚文十篇（其中一篇當僞），重釐爲八十八卷。

武夷山賦

并序

武夷山水之勝爲七閩最，《圖志》載之詳矣。予閩人也，游宦四方，每以未至其下爲恨。宣和改元，承乏螭頭，寓直左省。晝寢，夢遊山間，四顧峰巒玉色，秀美瑰奇，不可模狀。既覺欣然，竊意所夢殆非塵世也。已而都城積水，奏疏論事，謫官沙陽。渡淮歷浙，道江南，入閩境，遂遊武夷。道士導予乘小舟，泛九曲溪，抵晞真館。奇峰怪石，顧接不暇。迴舟雪作，山色盡白，恍如夢中。怛然驚笑，信乎好慕之極，達乎精神，而出處分定，非人力之所能致也。留山中，賦詩幾五十篇，又廣其意而爲之賦。予於武夷可謂無負，亦足以償平昔之願矣。其辭曰：

太虛寥廓，浮清凝濁。融爲川瀆，結爲山嶽。山嶽之奇，萃于坤倪。秀氣磅礴，實鍾武夷。武夷

之山，蜿蜒鬱蟠。作鎮南服，千里莫安。噴雲洩雨，噫風嗽霧。蔽虧日月，變移寒暑。崖谷窈窕，峰岫龍從。雕鏤刻削，孰尸其功？一溪九曲，演漾寒淥。貫于山中，鳳翥虬蹙。洞戶杳然，棲神宅仙。蟬蛻羽化，靈骨猶傳。雲封霧鎖，玉潤金堅。稽于秘籍，是爲昇真玄化之天^{（一）}。其瑰偉絕特之觀，則有幔亭之麓，天柱之峰，鐵障延袤，鑑池空濛。巖嘯彫虎，潭藏老龍。儼金仙之容睟，粲遊女之肌紅。儲芝玉于二廩，鑄樂乳于三鍾，聳層峰之疊翠，落飛瀑之長虹。千巖萬壑，競秀爭雄。蕩心駭目，不可殫窮。其仙聖遊戲之地，則有換骨之巖，賭婦之石^{（二）}，掌印掬蹤，膝存跪跡。繪胎禽之縹緲，插仙舟於罅隙。留丹竈於層巔，置雞棲於峭壁。組織就而杼軸空，篇翰終而几案寂。案圖以求，秘怪難測。其植物則有翠栢毛竹，綠李丹橘，翳薈芬芳，擢榦垂實。其動物則有舞鶴鳴鵠，遊羊戲鹿，棲息飛翔，分群萃族。其內則有瓊樓珠殿，玉圃芝田，創見天地，自開山川，靈仙之所周旋也。其外則有長松茂草，異卉嘉葩，枕流漱石，朝煙夕霞，幽遯之所考槃也。合而觀之，山意深，水容湍，石色溫潤，溪流屈盤。地靈而木秀，景寂而雲閒。信能騰譽今古，垂光簡編，厠三十六洞，而別爲一天也。惟昔仙君，來宴曾孫，彩梁虹亘，幔屋雲屯。翠旄絳節，紫褥芳裯。虛座鼎設，華筵翼分。漿瓊液玉，羞鳳脯麟。鏘金石之間作，奏古曲曰《賓雲》。歌人間之可哀，歎光景之易曛。紛鸞鶴以迴馭，但流水與空山。悵真遊之已遠，時笙簫之夜聞。此又詭異恍惚，叵得而具論也。若夫岱宗、太華之穹崇，終南、太行之險阻，或峻極而降神，或登臨而小魯。四明、天台，衡嶽、廬阜，度長絜大，雖雄偉之不侔，而幽邃巧妙，固不可同日而語也。爰有狷介之士，學陋識迂。誤入世網，偶

聯簪裾。跡朝市而心山林，究地志而閱仙書。馳精神於夢寐，覲幽眇於畫圖。歲崢嶸以邁盡，因謫宦而假途。步煙霞之岑寂，仰神仙之有無。覽魏子之遺躅，訪劉公之舊廬。嘉泉石之可樂，寄吟哦以自娛。倒冠落佩，與世闊疎。眷茲山而無斁，將徇其愚而隱居者乎！《梁谿集》卷一。又見《古今圖書集成》

山川典卷一八二，《歷代賦彙》卷二〇。

〔二〕玄：原無，據道光本補。

〔三〕賭：道光本作「睹」。

含笑花賦

并序

南方花木之美者，莫若含笑。綠葉素榮，其香郁然。是花也，方蒙恩而入幸，價重一時，故感而爲之賦。其辭曰：

夫何嘉木之姝嫿兮，藹芬馥之芳容。結孤根於暖地兮，披素艷於幽叢。炫麗景之遲遲兮，浥零露之濃濃。默凝情而不語兮，獨含笑於春空。其笑伊何？粲兮巧倩。洞戶初啓，曲欄乍見。驚鄰女之窺牆。疑寵姬之教戰。鄙妖姿之齟齬，謝啼粧之半面。態有餘情，忽焉改觀。國香無敵，秀色可餐。抱貞潔之雅志，舒婉孌之歡顏。寧解頤而啓齒，方墮珥而欹冠。苞溫潤以如玉，吐芬芳其若蘭。俯者如

羞，仰者如喜。嚮日嫣然，臨風莞爾。豈褰幃而觀跛，將忘懷於射雉。輕可買之千金，重迴眸之百媚。拔類邁倫，孰與爲比。泛濫酷烈，綽約嬋娟。翠葉擁鬢，綠萼承顙。嗅之彌馨，察之愈妍。信色香之俱美，何扈芷而握荃。若夫萱草忘憂，合歡蠲忿。采杜若於洲中，搴芙蓉於澤畔。蓺菊百畦，滋蕙九畹。絜長度美，固不可一概而論也。方將移自南國，置之玉堂。違霜霰之淒冷，依日月之末光。憑雕檻而凝彩，度芝閣而飄香。破顏一笑，掩乎群芳。誠可以承天寵而植椒房者乎！《梁谿集》卷一。

又見《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卷一一八，《歷代賦彙》卷一二三。

幽蘭賦

并序

蘭有二種：華以春者似蕙，華以秋者似菊。《楚辭》曰：「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又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今世人之所識者，素葩叢本，特春蘭耳。予嘗得一種蘭於亡友蕭子寬家，綠葉紫莖，至秋始華，如《楚辭》之所賦，其華似菊，而色微紫，其香似春蘭而加芳，食之味尤辛甘，可以調芼。曹子建《七啓》於餽饌之妙，言「紫蘭丹椒，施和必節。滋味既殊，遺芳射越」。乃知茲蘭可食，其爲秋蘭無疑也。二蘭皆喜生於高山深林、閨寂無人之境，則芬芳郁烈，茂盛而遠聞。移而置於軒庭房室之間，不過一再歲，華益鮮而香益微。蓋其天性如此，故古人又以幽蘭目之。與夫山林隱遯之士，耿介高潔，不求聞達於人，而風流自著者，亦何

以異？故感而賦之。其辭曰：

相百卉之芳菲兮，待培植而乃成。何茲蘭之異稟兮，處幽僻而方興。高山崔嵬而寵從兮，深林杳杳以冥冥。下波濤之噴激兮，上雪霰之飄零。邈人跡之不到兮，蘭於焉而獨馨。言茁其芽，載擢其英。春與蕙兮偕秀，秋與菊兮並榮。或素葩而叢本，或綠葉而紫莖。雖春秋之異種，豈殊德於幽貞。耿介自許，芬芳誰與。久而不知其香，晦而不改其度。榮何謝於光風，瘁何傷於白露。配芝桂以爲友，奚蕭艾之能侶。類同心之契合，比明德之欣附。淑人君子，愛而不忘。蒸以爲藉，沐以爲湯。紉之爲佩，刈之爲防。實有取於雅操，匪徒慕夫國香。若夫出自故山，同夫小草。資耳目之嘉玩，供園林之幽討。雖得托於孤根，蓋已違其所好。譬猶高潔之士，隱遯之人，蹈山林而長往，友麋鹿而同群。付功名於脫屣，等富貴於浮雲。室雖邇而人則遠，可得聞而不可見。有泉石之枕漱，無猿鶴之驚怨。晦其跡而彌芳，懷其道而愈顯。子真谷口，德公鹿門。二子食薇於首陽，四皓采芝於商山。名與實兮兼茂，心與跡兮俱閑。播清芬於今古，亦何以異於幽蘭。《梁谿集》卷一。又見《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卷八三，《歷代賦彙》卷一二一。

日者賦

并序

世之術士，託五行以售其說。冒利貪進之徒，爭往問焉。予疾之，作《日者賦》以見意。其

辭曰：

李子既抵沙陽，有日者踵門而告之曰：「人所稟命，不離五行。更相更王，相殺相生。一償一起，代廢代興。吾術以人之始生歲月日辰之支干，推步斟酌，而知其貴賤壽夭於未萌，百不失一，粲然著明。今子奮身寒微，早蒙識擢。徊翔省寺，緩步臺閣。載筆螭螭，方得所託。朝遊於清都，鈞天帝居之所；夕貶於閩粵，溪山僻遠之郭。翩若雲鴻之鍛翮，脫若霜林之隕籜。捨彼寵榮，甘此落寞。豈人力之能致，蓋亦命有所縛而已。然而方泰而窮，已否則通。時有利鈍，各繫其逢。昔退之於潮陽，遇逆旅之毛翁，期以秩位，後悉符同。今我欲語子以未來，子豈有意於相從乎？」李子笑而應之曰：「子來前！萬物林生，盈乎載燾。大化居中，猶輪是蹈。羽鱗毛介，灌莽叢草，一氣甄陶，衆形醜好。茫乎天運，窈爾神造。忽焉爲人，賦情肖貌。自少得壯，自壯得老。動靜作止，飲啄夢覺。或當時而榮華，或失勢而枯槁。有制之者，幽深奧渺。今子乃欲以生辰之支干，區區寸計而銖較，摘抉杳微，期以執效。譬猶海以蠡測，鐘以莛考。雖或億中竈，焉知夫天道？且夫人之所同者歲月，我之所獨者日辰。四海之廣，生齒之繁，一日一辰之間，其孕育者幾人！或孿生而吉凶異，或殊稟而禍福均。謂宜盛而更衰，謂方屈而還伸。脅亂龐雜，顛倒紛綸。汪洋渺漫，千緒萬端。參錯重出，不可究陳。稽之於古，蓋所未聞。肇自隋唐，是爲貪位慕祿嗜進之本根。吾方闢此，何以語云？昔者聖賢馳驚，望道莫見。墨突不黔，孔席不暖。或版築而弼傳，或束縛而相管。呂八十而始遇，甘十三而已顯。或奮身於奴僕，或拔跡於畝畎。或疏封而殖醢，或徒步而鼎鉉。禍福倚伏，吉凶展轉。消息盈

虛，晦明舒卷。俄而可度，天道亦淺。且夫洛陽帝都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方襁褓而垂紫紱，雖葭莩而擁朱輪。冠蓋車馬，爛其盈門，蓋亦幸耳，豈咸值乎貴神？長平之戰，士卒疊跡而阡覆；甘露之事，卿相駢頸而勦戮。屠洗之冤不遺於噍類，誅夷之慘連逮於三族。或嬰黨錮之禍，或罹羅織之獄。亦云不幸，豈盡臨於殺局？幸與不幸，似夫偶然；偶然之中，有數存焉。幹流而遷，或推而還。震蕩迴薄，胡可勝言。主張翕闢，孰司其權？命實制之，必原於天。未形有分，且然無間，何有夫歲月日辰之支干？是以君子樂天而知，居易以俟，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靜則安土而敦乎仁，動則見險而止乎智。不立巖墻以蹈危，不爲軒冕而肆志。一晦一顯，與道宛轉。一止一行，與道翱翔。或出或處，惟道是與。或語或默，惟道是適。安時處順，知其不可柰何，故無入而不自得也。且夫取舍在人，可否在時，時或未然，強進何爲？寧出入若無心之雲，將炫耀若干陽之霓乎？寧昂昂如野鶴，將逐逐如家雞乎？寧曳尾如塗中之龜，將捐生如太廟之犧乎？寧退而有考槃之樂，將進而有履虎之危乎？寧汨汨守抱甕之拙，將俯仰隨桔槔之機乎？寧執志以固守，將逐物以轉移乎？昔者屈原放三湘而卜居，禹錫謫九年而何卜？予雖不才，自信甚篤。守此拙愚，忘彼寵祿。達非我榮，窮非我辱。從吾所好，何有吉凶之於禍福！」日者俯而慙，仰而歎，不得所對，逡巡而辭退。《梁谿集》卷一。

又見《歷代賦彙外集》卷一六。

荔支賦 并序

張曲江嘗賦荔支，美則美矣，然未盡善也。予來閩中，始得食其生者，因感而賦之。其辭曰：

伊天地之大美，鍾火德於炎方。結荔支之嘉實，稟純氣於至陽。含滋潤於雨露，違嚴凝於雪霜。碧葉素榮，縹蒂丹房。膚如龍鱗，顆如裹囊。絳綃爲殼，白玉爲瓢。液貯甘露，核藏丁香。醞難言之妙味，吐自然之清香。此荔支之大略也。全而觀之，丸如丹鳳之方卵而未雛；破而窺之，瑩如老蚌之既剖而見珠；掇而出之，粲如姣姬褪紅裳而露玉膚；咀而嚼之，旨如瓊醴吸沆瀣而羞醍醐。談辨莫及，丹青難圖。百果退避，孰敢爭腴。至如厥包橘柚，先薦含桃。嶺表龍眼，西域蒲萄。色沮情慙，遜美推高。矧夫剥棗浮瓜，來禽青李，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棗之柿，曾何足以比萬分之一二哉！秋夏之交，蒸暑歊然，畏景馳至，薰風入絃。著花結實，耀日含烟。一望萬株，列於名園。璀璨熒煌，若繁星之麗天。一食千顆，置之華筵。勻圓磊落，若火齊之堆盤。溢甘芳於齒頰，實元氣於丹田。宿醒可解，沈疴可痊。若夫色味與香，變於三日，曝之爲乾，漬之以蜜。泛鯨海之巨航，入金張之要室。譬如神藥致佳人之尸，千金市駿馬之骨。氣格精神，初不得其髣髴也。昔者曲江嘗爲之賦，寓意卒章，惜其不遇。殊不知草木之性，各安其土。玩物喪志，亦所不取。開元之末，妃子最憐，萬里驛

致，來自蜀川。死百馬於山谷，望一騎而嫣然。荔支則遇，而天下病焉。爰有狷介之士，負罪遠謫，適丁其時，偶得而食。不煩傳送之勞，以資口腹之適。快平生之素願，飽珍味而無斃。正猶衛懿不可以好鶴，而幽人得之，適所以增其逸；阮籍之徒得全於酒，而羲和湎淫，乃廢時而亂日。且食荔支，此非我力。《梁谿集》卷一。又見《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卷二七五，《歷代賦彙》卷一二六。

蓮花賦 并序

釋氏以蓮花喻性，蓋以其植根淤泥而能不染，發生清淨，殊妙香色，非他草木之華可比，故以爲喻。宋之問、歐陽永叔皆嘗賦之，清便富艷，然未嘗及此。予暇日訪羅疇老修撰，見其園池蓮華盛開，因感而爲賦，極其美而卒歸之於正云。其辭曰：

偉哉，造物之播氣也。天地網緼，陰陽蕩摩。植物得之，發爲奇葩。葩之甚奇，莫如蓮華。擢修榦於波瀾，結芳根於泥沙。氣馥芝蘭，彩艷雲霞。相草木之芳菲，孰色香之可加。綠水如鏡，紅裳影斜。乍疑西子，臨谿浣紗，菡萏初開，朱顏半醺。又如南威，夜飲朝歌，亭亭煙外，凝立逶迤。又如洛神，羅襪凌波，天風徐來，妙響相磨。又如湘妃，瑟鼓雲和，嬌困無力，搖搖纖柯。又如戚姬，楚舞婆娑，風雨摧殘，飄零紅多。又如蔡女，蕩舟抵訶。爾乃藕埋玉骨，花炫新妝。綠荷倚蓋，翠的連房。脩莖聳碧，嫩蘂搖黃。貯盈盈之真色，泛苒苒之天香。斂若凝羞，婉若含笑。仰若吟風，俯若窺

沼。波靜露寒，風清月曉。動嬉戲之遊魚，來翩翩之白鳥。藹江湖之秋思，增園亭之幽渺。則有高世之士，味道之人，悟色香之妙覺，獲圓通於見聞。深契無生，不離根塵。豈止玩其英華、攬其芳芬而已哉！言觀其本，生於淤泥；言觀其末，出於清漪。處汙穢而不染，體清淨而不移。至理圓成，孰能知之？西方之人，強名爲佛，以茲取喻，其誰曰不是！以毗盧之坐，千葉齊敷；華藏之海，十方咸出。惟植根之得地，爰開華而結實。功用既圓，退藏於密。返觀自性之蓮華，又何資於造物。《梁谿集》卷一。又見《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卷九四，《歷代賦彙》卷一二二。

擬 騷 并序

昔屈原放逐，作《離騷經》，正潔耿介，情見乎辭。然而託物喻意，未免有譎怪怨懟之言，故識者謂「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不其然歟！予既以愚觸罪，久寓謫所，因效其體，攄思屬文，以達區區之志。取其正潔耿介之義，去其譎怪怨懟之言，庶幾不詭於聖人，目之曰《擬騷》。其辭曰：

帝混元之苗裔兮，歷漢唐而揚英。散枝葉於天壤兮，遭五季而遯族於甌閩。皇祖隱德而弗耀兮，逮吾親而振名。歲昭陽之淵獻兮，閏夏甲申吾以降。幼倥侗而顓蒙兮，非岐嶷之夙成。長遊學於四方兮，爰觀光於國賓。服詩禮之嚴訓兮，傳忠孝之家聲。攬百氏之所長兮，味六經之純精。常恐不德以

怨及朋友兮，慕節義於古人。豈富貴之足志兮，冀斯文之可鳴。帶長鋏而峨冠兮，鏘佩玉而琚瓊。紉蘭蓀之香潔兮，服蕙茝之芳馨。紛吾既襲此衆美兮，胡敢自謂之脩能。誤姓名之上達兮，珥史筆於彤庭。侍穆穆之清光兮，聞玉音之丁寧。入則陪國論於青瑣兮，出則扈屬車之清塵。惟丘山之恩厚兮，何涓埃之報輕。悼姦邪之亂政兮，汨正理而不明。竊懷憤而鬱結兮，每欲叩龍墀而力爭。惟本朝之寬大兮，非有鼎鑊斧鉞之刑。何群公之噤嘿兮，咸卷舌而吞聲。因積水之告災兮，爰奏疏而上陳。庶一言之悟主兮，迴天照之明明。朝抗章而夕貶兮，白日不諒予之精誠。徒孤忠之耿耿兮，任萍梗之飄零。絕江淮而歷浙兮，割深愛於親庭。陟閩山之險阻兮，予隻影之伶俜。泛吾舟兮建溪，弭吾節兮劍浦。會計當兮委吏，偷燕閑兮筦庫。蓺蘭蕙兮九畹，植松竹兮百畝。餐秋菊兮落英，飲木蘭兮墜露。朝吾遊兮翰墨之林，夕吾戲兮圖書之府。道既不可以行於今兮，質聖賢於往古。嘉溪山之秀絕兮，聊逍遙以容與。眺翠嶺兮泛清流，桂爲楫兮蘭爲舟。有觴詠兮自適，樂天命兮何憂。悼屈原之沈汨兮，悲賈誼之不脩。笑退之之戚嗟兮，憫德裕之窮愁。惟君子之出處兮，貴體道以周流。自任以天下之重兮，何一己之爲謀。用則行而舍則藏兮，又何必殺身而怨尤。惟蓋棺兮事始定，聊康強兮保天性。歲寒不失其青青兮，惟松柏之獨正。信吾道以優游兮，姑居易以俟命〔二〕。亂曰：已矣乎！莫我知也。浮雲蔽日兮，虹蜺晝明。霜露降此芳草兮，百鳥寂而無聲。恐美人之遲暮兮，歲遒盡而崢嶸。側身西望而歎息兮，心鬱結而不平。心鬱結兮何爲，道既不可以散兮，斂而歸之。惟靜惟正兮，其殆庶幾。吾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兮，又安能蹠咸彭之所遺。《梁谿集》卷二。又見《古今圖書集成》人事典卷五九，《歷

〔二〕姑：原作「始」，據道光本改。

秋色賦 并序

潘岳賦《秋興》，劉禹錫、歐陽永叔賦《秋聲》，玉局賦《秋陽》。予來閩中，七八月之交，霖雨乍晴，始見秋色，因援毫以賦之，以「秋色」名篇。其辭曰：

宿雨初霽，大火西流。涼生暑退，物華始秋。李子與客登凝翠之閣，遊泛碧之齋，覽谿山之勝概，嗟草木之變衰。天高氣清，迴無纖埃。月出夜涼，孤光滿懷。李子慨然，顧謂客曰：「此古之所謂秋色也。」客曰：「願先生賦之。」李子曰：「唯唯。少陰用事，金王火囚。天地始肅，萬物以收。故其見於氣者，寂寞憭慄，沈寥蕭瑟。薄寒中人，愴怳淒惻。託物賦象，是爲秋色。悲哉，秋之爲色也！漠兮無形，肅兮無聲。非赤非白，非黃非青。爽氣無朕，潛來滿盈。窅窅悠悠，奪人目精。爾乃桂影扶疏，冰輪皎潔。澹然如水，皓然如雪。風露淒涼，星河明滅。冷浸空庭，蛩螢韻咽。此秋色之在月也。夜氣既除，清晴晝宣，掃去氛祲，靜無雲煙。萬里凝碧，穹隆虛圓。蒼茫杳靄，不可殫言。此秋色之在天也。蒲柳先衰，梧桐早脫。飄零委落，色瘁香歇。惟蘭菊之芬芳，與松筠之茂密，露冷

風高，不改其節。此秋色之在草木也。水落石出，境寂雲閒。清波如席，遠峰如鬢。煙林映帶，浦嶼迴環。優哉游哉，吾方自適於其間。此秋色之在溪山也。」客曰：「美則美矣，願先生少進之。」李子曰：「陰陽相摩，日星爭驚。孰主張是，春與秋兮代序。彼春之色，一氣藏兮。下騰上降，品物昌兮。韶光駘蕩，百卉芳兮。譬猶美女，耀新粧兮。被服纖麗，繡襦裳兮。溫然可親，象姬姜兮。彼秋之色，一氣清兮。天地擎斂，萬寶成兮。風霜高潔，兆嚴凝兮。譬猶烈女，懷幽貞兮。鉛華不御，體端誠兮。肅然可敬，有典刑兮。春之色近乎令，而秋之色近乎介。是以君子，惟秋是貴。或感其聲，或悲其氣。鋪張比興，曲盡其態。從而賦之，於是乎在。」客曰：「美則美矣，願先生少進之。」李子曰：「秋，金氣也，天地之所以肅殺也，其猶介冑之士，凜然有不可犯之色者耶？秋，義氣也，天地之所以閉固也，其猶節概之士，毅然有不可奪之色者耶？秋日烈烈，其朝廷之士，骨體之臣，正色以率下者耶？秋霜言言，其忠義之士，社稷之臣，厲色以赴難者耶？灑然蕭然，猶山林高蹈之士，恬澹寂寞，有無求之色也。晬然儼然，猶盛德之士，正容悟物，有不可親疏之色也。若夫廣大清明，不言而令行，無爲而物成。則若黼座當陽，顒顒昂昂，朝廷正而天下治，刑政脩而中國強。所謂天子穆穆而淒然似秋者，其幾是歟。」客曰：「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請辭而退。《梁谿集》卷二。又見

續遠遊賦

并序

屈原作《遠遊》章句，文采瑰麗，於騷辭中最爲有理致者。予方以金仙氏之書灑濯其心，慨然思往見之，作《續遠遊賦》以寓意焉。其辭曰：

悲塵寰之喧卑兮，願遠遊以自適。恍形止而心馳兮，託夢魂而有得。漠虛靜以無爲兮，絕氛埃而奔逸。登泰山以小天下兮，望滄溟而笑河伯。走蒼梧於南荒兮，過崆峒於西極。忽神馬而尻輿兮，歷萬里而一息。曾不足以慊吾之志兮，將往遊於廣漠之國。會萬期於須臾兮，步八紘於咫尺。觀天地之所以浮沈兮，究日月之所以出入。爰整吾御兮，駕言西之。左王良而右伯樂兮，服山子而驂盜驪。陟閬苑於崑崙兮，見王母於瑤池。聽白雲黃竹之歌兮，不勝其悲。迴車謁來兮，巡海之涯。聞海中之神山兮，有方丈與蓬萊。六鼇舉首以迭戴兮，仙聖飛騰而往來。泛陵波之巨航兮，操五種以自隨。風輒引舟而不可到兮，怊惝怳而傷懷。乘風御氣兮，造夫天關。抵營室、歷閣道兮，是爲紫微之垣。執招搖、步瑤光兮，瞻太一、肅鈎陳乎帝傍。玉女投壺而笑兮，雷電砮以騰奔。虎豹守關而不可入兮，雖欲自達而亡因。悵吾將誰適從兮，其惟西方之聖人。嚴清淨之佛土兮，闢廣大之法門。目淨脩廣如青蓮兮，舌相廣長而無不聞。以一音而演說兮，普滋發於諸根。寶樹森以行列兮，天華散而繽紛。菩薩聲聞環以圍繞兮，天龍八部儼以威神。倏一念而往詣兮，稽首禮足而欽承。俾化人以導予兮，遊華藏

於無垠。從一佛國至一佛國兮，若河沙與微塵。咸廣博而嚴淨兮，羌難得而備云。迴視五濁惡世之衆生兮，若一器之聚蚊。悅驚悟而永歎兮，何所夢之明明。覽六合而遊十方兮，曾弗離乎一身。惟茲方寸兮，廓然無際。含容大千兮，山河大地。用之以小兮，始有分齊。如以大海納於蹄涔兮，如以毒藥置於寶器。捨無價之寶珠兮，競錐刀之末利。棄瀛渤之全潮兮，認浮漚之微體。蠻觸國於蝸角兮，時相與戰而流血千里。南柯夢於蟻穴兮，黃粱未熟而榮華一世。彼區區之利害兮，亦與此而何異？惟返觀而照寂兮，廓靈府於無外。泯六鑿於天遊兮，其孰能以芥蒂？由發心以證道兮，可一超而已至。吾方從事於斯兮，等浮生於一戲。《梁谿集》卷二。又見《永樂大典》卷八八四五，《歷代賦彙外集》卷一〇。

全宋文卷三六八二

李綱二

迷樓賦 并序

煬帝作迷樓於江都，鐘鼓嬪嬙，不移而具，迄今舊址存焉。因讀杜牧之《阿房宮賦》，感其事，作賦以弔之。其辭曰：

隋室方隆，削平萬國。侈心一開，弗安厥宅。鑿爲汴渠，導河之流。曲折千里，放於淮陬。鳳蓋霓旌，錦帆龍舟。決意東幸，江都是遊。窮奢肆欲，乃建迷樓。維樓之制，衆巧所聚。凌烟摘星，飛雲宿霧。玉柱金楹，千門萬戶。複道連綿，洞房迴互。翠華戾止，杳不知其何所。於是選夫燕趙之女，吳越之姬。明眸皓齒，豐頰秀眉，娥媌曼睩，窈窕融怡。被阿錫，曳齊紈，粉白黛綠，鳴珮鏘環者，充牣乎其間。列筍簾，羅鐘鼓，吐清歌，呈妙舞以樂之。桃李妍芳，耀新粧也；蕙蘭芬馥，泛天香也；雲舒霞卷，繡袿裳也；燕語鶯啼，舌笙簧也；振木飛塵，歌聲揚也；迴風流雪，舞袖翔也；雷

霆間作，金奏鏘也。日日薦玉食，旦旦獻玉衣。隨意所往，恩幸則移。晝夜寒暑，高下東西，漠然不分，茫然不知。矧群臣之賢否，庶政之是非，生民之利病，天下之安危。盜賊斥乎寰宇，鋒鏑及乎宮闈，身死人手，雖悔可追？嗚呼噫嘻！方其虜陳後主、戮張麗華、誅三佞人以謝天下，一何壯也！及其師喪遼東，禍肇玄感，荒淫不返，卒以弑殞，又何憊也！燕城之側，故址猶存，狐兔之所窟穴，鼯鼯之所吟呻。霜露梗莽，風淒日曛。過而覽者，莫不躊躇而悲辛。與夫瓊室喪夏，鹿臺亡商，吳之姑蘇，秦之阿房，足以致亂於當年而垂戒於萬世者，蓋同出於一轍也。我作斯賦，以弔千古之非，而爲後來者說也。《梁谿集》卷二。又見《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七六五，《歷代賦彙》卷一〇九，光緒《甘泉縣志》卷一〇。

江上愁心賦

我歸自南兮，涉千里之長江。蘭舟桂楫兮，泛煙水之湯湯。波平風軟兮，若枕席之徜徉。忽長飈之暴作兮，巨浪駭以騰驤。聲殷殷以雷動兮，濤渺渺以雲翔。天地馭以迴薄兮，峰巒岌以低昂。舟人惴慄而不敢進兮，依浦溆而深藏。紛雨雪之交集兮，知極陰之變陽。俄雲霧之廓清兮，升杲日於東方。望列岫之參差兮，辨遠樹之微茫。橫中流而弔古今兮，憑此江以爲阻。不修德而恃險兮，咸奔亡而係虜。彼六朝之三百年兮，竟江山之誰主。歷隋唐而混一兮，迄五季而割據。惟真人之龍翔兮，削僭

亂而莫區宇。漠然但見山高而水清兮，垂二百年不復識旗幟而聞金鼓。巨盜乘間以竊發兮，意欲窺東南以負固。煩王師之出征兮，戈甲照於江渚。舉太山以壓卵兮，何孤雛與腐鼠。顧生靈之不幸兮，一時困於豺虎。吾家亦避寇而遠適兮，方旅泊於異土。念親年之已高兮，嗟幼稚之誰撫。幸歸程之不遠兮，悵風濤之齟齬。方弔往而傷今兮，獨抑鬱其誰語。惟江上之愁心兮，結長悲於萬古。《梁谿集》卷二。又見《歷代賦彙外集》卷一七。

梅花賦

并序

皮日休稱宋廣平之爲人，疑其鐵心石腸，及觀所著《梅花賦》，清腴富艷〔一〕，得南朝徐、庾體。然廣平之賦，今闕不傳。予謂梅花非特占百卉之先，其標格清高，殆非餘花所及。辭語形容，尤難爲工。因極思以爲之賦，補廣平之闕云。其辭曰：

固陰沍寒，草木凍枯。惟茲梅之異品，得和氣而早蘇。爾乃結根蟠據，擢榦橫斜。發青枝於宿枿，未綠葉而先葩。素英剪玉，輕蘂捶金。絳蠟爲萼，紫檀爲心。畹方苞而露重，梢半裊而雲深。凌霜霰於殘臘，帶煙雨於疏林。漏江南之春信，折贈遠於知音。此梅花之大略也。若夫含芳雪徑，擢秀煙村，亞竹籬而絢彩，映柴扉而斷魂。暗香浮動，雖遠猶聞。正如梅仙隱居吳門，豐肌瑩白，嬌額塗黃。俯清谿而弄影，耿寒月而飄香。嬌困無力，嫣然欲狂。又如梅妃臨鏡嚴粧，吸風飲露，綽約嬋

娟。肌膚冰雪，秀色可憐。姑射神人，御氣登仙。絳襦素裳，步搖之冠。璀璨的皪，光彩曄然。瑤臺玉姬，謫墮人間。半開半合，非默非言。溫伯雪子，目擊道存。或俯或仰，匪笑匪怒。東郭順子，正容物悟。惟標格之獨高，故衆美之咸具。下視群芳，不足比數。桃李遜嫿，梨杏推妍。玫瑰包羞，芍藥厚顏。相彼百花，孰敢爭先？鶯語方蟄，蜂蝶未喧。獨步早春，自全其天。至於功用已周，斂華就質，落英飄零，結成青實。鍾曲直之真味，得東方之正色。傳說資之以和羹，曹公望之以止渴。用其材可以爲棟梁，采爲藥可以蠲煩熱。又非衆果之所能髣髴也。爰有幽人，卜居梁谿。蓺松菊於三徑，樹蘭蕙之百畦。丹桂團團，綠竹猗猗。植茲梅於其間，庶歲寒之相依。嗅花嚼實，侑此一卮。頽然而醉，不知天地之高卑。豈特泉石膏肓，煙霞痼疾，殆所謂未能忘情如草木，聊託物以娛嬉者乎。《梁

谿集》卷二。又見《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卷二〇六。

〔二〕腴：原作「便」，據道光本改。

後乳泉賦

并序

玉局翁作《乳泉賦》，妙語雄辯，不可跂及，然理有未安者。梁谿翁作後賦以訂之，其辭曰：

客謂李子曰：「蘇子之賦乳泉也，其言曰：爲氣者水之生，而有形者水之死也。死者鹹而生者甘，甘者能往能來，而鹹者一出而不復反也。其果是也耶？其果非也耶？」李子曰：「蘇子騁其辯說之雄、詞語之工而有是言也。揆之以理，蓋似是而實不然也。」客曰：「願先生賦之。」李子曰：「唯。盈天地之間爲萬物，五行最鉅，而水其先也。散而爲氣者水之化，聚而有形者水之體也。其源必甘者水之本，其委必鹹者水之末也。凝爲霜雪，噓爲雲霧，結爲霰雹，融爲雨露。凡水之氣升於天者，茲非其化耶？發爲井泉，匯爲沼沚。流爲川瀆，鍾爲湖海。凡水之形比於地者，茲非其體耶？江河淮濟，井谷之泉，凡水之源未嘗不甘者，茲非其本耶？滄溟之波，斥鹵之地，凡水之委未嘗不鹹者，茲非其末耶？箕子之陳《洪範》，論水之性，水曰潤下，自其體言之也；論水之味，潤下作鹹，自其末言之也。因體兆化，則形可以變而爲氣。故水之升則爲雲，而雲之降則爲雨，是氣形之初無二理也。由末歸本，則鹹可以復而爲甘，故海洲之泉必甘，而海雲之雨不鹹，是甘鹹之初無二味也。請觀諸身：水之在人爲血。血有形也，流於榮衛則爲氣^二；血至鹹也，發於漣乳則爲甘。至於涕唾涎沫亦然，漱而鍊之，氣灌五臟，甘而不鹹。由是言之，蘇子以有形爲水之死，而以鹹爲死之味，一出而不復反也，豈不過歟？夫木無味也，其末爲實，味斯酸矣。火無味也，其末爲焦，味斯苦矣。土無味也，末爲稼穡，味斯甘矣。物成然後有味，而末者其所以成也。五行之理，莫不皆然，何獨於水而疑之也？」客曰：「鹹者水之末而非其死，則吾既得聞命矣。敢問泉源若一，而味有獨甘者，何哉？」李子曰：「五行相生，以金生水。物得所生，其出乃美。故甚甘之泉，洞穴之下，必有金錫以

養之；腐敗之井，欲變其味，必資金錫以鎮之，物理之自然也。我卜我居，梁谿之濱。陸子之泉，天下所珍。甘若牛乳，錫山是鄰。烹茶則芳，釀酒則醇。可以佚老，可以娛賓。挈榼操杯，酌冷嘗新。繞齒頰之清甘，滌肺腹之埃塵。析醒愈病，益壽延年。爰撫松而嘯月，遂拂石而眠雲。優哉遊哉，飲水曲肱而枕之，誠可以養愚拙而全吾真〔二〕。」《梁谿集》卷三。又見《古今圖書集成》坤輿典卷三四，《歷代賦彙》卷二八。

〔一〕衛：原作「觀」，據道光本改。

〔二〕誠：原無，據右引補。

仲輔賦西郊見寄次韻作南征賦報之

承嘉惠以南征兮，動去國之離愁。遠故園而回首兮，驚歲華之再秋。覽廬阜之環秀兮，俯大江之東流。登黃鶴而遐矚兮，發孤照之寸眸。吞雲夢於胸中兮，懷浙河於醉裏。悵離群而索居兮，寄相思於一水。佩蘭芷之芬芳兮，狎樵漁於汝爾。終繫羈而未釋兮，類蹙者之願起〔一〕。荷天恩之寬大兮，猶坐靡於廩食。馳精爽於淮濱兮，飛夢魂於漠北。悵曷日而歸休兮，遂東山之釣弋。老冉冉而將至兮，豈佳時之再得。嘗承教於君子兮，竊希風於古人。慨撫卷而擊節兮，如意氣之相親。每終篇而自

喜兮，覺詩成之有神。惟深藏而密寄兮，懼夫妬者之瞋。顧戎馬之崩騰兮，方四郊之多事。臨洞庭而傷懷兮，望九疑而增思。亂湘流而適澧兮，靈均豈其前身？續《離騷》而賦《遠遊》兮，願承芳於後塵。與日月而爭光兮，庶此道之彌新。《梁谿集》卷三。又見《歷代賦彙外集》卷九。

〔二〕願：原作「念」，據道光本改。

椰子酒賦

伊南方之碩果，稟炎威之正氣。寶石緻而粹文，膚脂凝而賦理。厥中枵然，自含天醴。釀陰陽之網緼，蓄雨露之清泚。不假麴蘖，作成芳美。流糟粕之精英，雜羔豚之乳髓。何煩九醞，宛同五齊。資達人之嗽吮，有君子之多旨。穆生對而欣然，杜康嘗而愕爾。謝涼州之蒲萄，笑淵明之秫米。氣盎盎而春和，色溫溫而玉粹。當炎荒之九秋，寄美人於千里。不費餅壘，以介壽祉。破紫殼之堅圓，剖冰肌之柔脆。酌彼窪樽，薦茲妙味。吸沆瀣而咀瓊瑤，可忘懷而一醉。《梁谿集》卷三。又見《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卷二三五，《歷代賦彙》卷一〇〇。

藥杵臼後賦 并序

客有賦藥杵臼以示梁谿翁者。翁方餌藥扶衰，朝夕從事於其間，欣然喜之，拾遺意作後賦。其辭曰：

梁谿先生年甫始衰，憂患之所薰蒸，病疾之所摧頽，蒼顏華髮，百念已灰。乃從方士之流，考神農之書。擷草木之精英，采金石之神奇。究心服餌，以自扶持。爰命小童，置杵臼於齋房邃室之隈，方牀曲几之側，搗和衆劑，服之無斂。俄而聲出於兩者之間，合散作止，自相撞擊。其始也投杵於中，始穀之舂，其聲東瓏；其卒也搖杵於傍，如翼之翔，其聲登當。倏方鳴而乍輟，歛已息而還鏘。韻和夢枕，響落塵梁。先生大歡樂之，顧謂客曰：「此吾之無盡樂也。」客曰：「願先生賦之。」先生曰：唯唯。厥初生民，百穀是播。斷木掘地，取諸小過。鑄金象物，藥石是資。上動下止，斯焉取斯。如鼎多趾，如壺闕耳。匪貫之鉉，載中之矢。兩金相薄，鏘然有聲。盪心駭耳，鐵中錚錚。作非祝敵，設非筍簴。疾徐應節，疏數合度。異鐘磬之四懸，謝鼓吹之兩部。含太和之宮徵，信難言而有數。蛻投霞舉，爵躍鯢旋。指無私於上下，聲不繫於中邊。得之心而應於手，殆有合於天。然吾方靜考幽經，博極仙方。鍊九轉之靈丹，搗千粒之玄霜。借蟾兔於月窟，屏雞犬於芝房。戒喧言而默默，發妙響之琅琅。耳根靈圓，心地清涼。資一物而兩得，殆將乘冷風、籊浮雲而翱翔者耶！《梁谿集》

卷三。又見《古今圖書集成》考工典卷二四五，《歷代賦彙》卷八八。

荔支後賦

并序

宣和己亥歲，余謫官沙陽，次年夏始食荔支，嘗爲之賦。後十二年，歲在辛亥，寓居長樂，於今又四夏矣。備嘗佳品，究見荔支本末，作後賦以訂之。其辭曰：

客謂梁谿病叟曰：「玉局翁以荔支比江瑶柱與河豚，豈其然乎？」病叟曰：「否！擬人必於其倫，惟物亦爾，彼河豚與瑶柱，在海物而推美。厥臭惟腥，厥狀惟詭。藉薑桂之餘滋，薦樽罍之芳旨。快一嚼而稱珍，非鼎俎之正味，何足以得荔支之髣髴也！惟此荔支，產於炎方。綠樹團團，丹實煌煌。香吐芝蘭，液凝瓊漿。色味兼美，自然芬芳。宛如佳人，麗服靚粧。冰肌玉骨，錦衣繡裳。又如明珠，包裹絳囊。煥彩外耀，皓質內光。其品則有陳紫、方紅、江綠、宋香。細若雞舌，絕如硫黃。虎皮爛斑，龍牙銳長。蚶殼匾仄，玳瑁文章。皺玉豐膚，星毬照江。千類萬族，不可殫詳。夫豈瑶柱、河豚之所能比方也？」客曰：「然則何物可以擬之？」病叟曰：「建溪臘茗，仙草之英。采掇以時，製作惟精。蒼壁忽破，素塵乍驚。甌泛霏霏之乳花，湯候颼颼之松聲。滌煩蠲渴，愈病析醒。此亦天下之至味也。洛陽牡丹，百卉之王。鶴白鞋紅，魏紫姚黃。嫣然國色，郁乎天香。艷玉欄之流霞，列錦幄之明釭。價重千金，冠乎椒房。此亦天下之至色也。相彼二物，標格高奇。名雖一概，種

有多岐。絜長度美，可並荔支。永叔、君謨，序而譜之。如三國之鼎峙，各擅據於一陲。角力爭勝，未可以決其雄雌也。」客曰：「臘茗、牡丹，則吾既得聞命矣；敢問百果之中，孰與爲比？魏帝方之蒲萄，唐人推於綠李，亦有謂乎？」病叟曰：「荔支之生，厥土惟三。西則巴蜀，連亘嶠南，肉薄漿多，酸而不甘。與閩粵之所產，殆不可同日而談也。漢貢南海，唐驛西川。皆荔支之下駟，乃並驚於中原。當時所見，得其麤焉。宜乎品藻之失，而議論之偏。試使閩粵者進，則二果慙慙。將遜美以推先，而況其凡乎？若夫洞庭之柑，瓢凝玉雪。清香潤手，累日不歇。茗雪之芡，實侔珠璣。咀嚼不倦，玉池生肥。思其次焉，亦皆荔支之亞匹也。然柑可食而不可多，芡療饑而不療渴。惟食多之益辦，與饑渴之兼解，微荔支吾誰與歸？方將休影息跡，遺物離人。倒冠落佩，買山灌園。植千種之陸離，擇萬顆之勾圓。上滋絳宮，下灌丹田。怡性養壽，超然自得，以盡吾之天年。子能棄世事而從我遊乎？」客默然慙，逡巡而辭退。《梁谿集》卷三。又見《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卷二七五，《歷代賦彙》卷一二六。

榕木賦

并序

閩、廣之間多榕木，其材大而無用。然枝葉扶疏，芑蔭數畝，清陰人實賴之，故得不爲斧斤之所翦伐，蓋所謂無用之用也。感而爲之賦，其辭曰：

南有巨木，其名曰榕。下蟠據於厚地，上蕩摩於高穹。雨露之所雋潤，雷霆之所震聳，日月之所照燭，乾坤之所含容，與衆木均，夫何賦形稟氣之獨不同也？爾其擢榦敷條，輪囷離奇，結根植本，拳曲擁腫。口鼻百圍之竅穴，龍蛇千尺而飛動。仰視俯察，何規矩繩墨之不中也！高明之麗，非棟梁之資；斫削之工，非俎豆之奉。以爲舟楫則速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門戶則液，以爲楹柱則蠹。薪之弗焰，無爨鼎之功；燎之弗明，無燭火之用。蓋枵然之散木，徒萬牛之嗟重。宜匠石之不顧，同櫟社而見夢。然而脩枝翼布，密葉雲濃。芘結駟之千乘，象青蓋之童童。夏日方永，畏景馳空。垂一方之美蔭，來萬里之清風。靚如帷幄，肅如房櫳。爲行人之所依歸，咸休影乎其中。故能不夭斧斤，倍擊是免。雖不材而無用，乃用大而效顯。異文木之必折，類甘棠之勿翦。立乎無何有之鄉，配靈椿而獨遠。不然則雁以不鳴而烹，漆以有用而割。犀象以齒角而斃，樗櫟以惡木而伐。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殆未易議其優劣也。《梁谿集》卷三。又見《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卷二五二，《歷代賦彙》卷一一六。

乘桴浮于海賦

鳳也有時，乘桴浮海。

鳳鳥不至，島夷是圖。顧卒老於環轍，遂決意而乘桴。悼道不行，已焉哉，吾往矣。好勇而義，從我者其由乎。蓋以道大不容，材高難送。歷聘而無所鈎說，立言而徒焉折衷。長沮問而知津，接輿過而歌鳳。用於鄒魯，猶舟車易地而行；窮於商、周，踐芻狗已陳之夢。曷若脫此世網，適乎海涯。

進退去就之在我，損益盈虛之有時。凌重溟之浩蕩，閱萬象之環奇。廓爾無垠，乍心凝而形釋；泛然不繫，乃神動而天隨。挹不可窮，遊無何有。晝所適兮，憑萬里之長風；夜何方兮，瞻七星之維斗。井蛙聞風而跂坎，所以震驚；河伯順流而望洋，宜其知醜。豈不以雖險利涉，惟虛可乘。樂天命而無適非土，仗忠信而其安如陵。六合軒呈，知乾坤之高厚；八紘開露，觀日月之沈升。實由停蓄無私，含容善下。渺無涯涘，雖七旱而何傷；來有淵源，沛百川而皆瀉。夫子遊焉。吾道窮也。蓋抱德以行藏，豈留情於用捨。去聖既遠，餘風未休。魯連感時而高蹈，管寧避世而長浮。風浪喧豗，未若讒波之險；魚龍出沒，尚寬寇盜之憂。爰有羈臣，遠投瘴海。短髮白而早衰，寸心丹而不改。荷三朝之眷知，雖萬死而何悔。仰聖哲之風流，庶茲誠之有在。《梁谿集》卷四。又見《歷代賦彙》卷一一四。

濁醪有妙理賦次東坡韻

神聖功用，無捷於酒。

盡棄糟粕，獨留精醇。導性理以通妙，知麴蘖之有神。融方寸於混茫，處心合道；齊天地於毫末，遇境皆真。厥初生民，時維司命。天有星以垂象，周建官而設正。泉香器潔，既曲盡於人爲；氣烈味甘，乃資陶於天性。蓋百禮之所須，寧五漿之可並。荒耽失職，當戒羲和之酒淫；溫克自將，宜法文武之齊聖。良辰美景，明月清風。沸新篘之蟻白，滴小槽之珠紅。味流霞而細酌，掃浮雲之一空。醇德可嘉，頌觚瓢於劉子；醉鄉不遠，記風土於無功。恍爾神遊，窈然心縱。天光泰定而遺萬

物，根塵解脫而忘六用。藉之飲藥，能資疾疢之痊；或使墜車，豈覺死生之重。嗟夫！此異隨珠，寒可當襦；此異和璧，飢可代餔。療飢寒以飽暖，化憂忿爲懽娛。信麴生之風味，豈侍坐之可無。霞散冰肌，謝仙人之石髓；紅潮玉頰，殊北苑之雲腴。又曷貴盜醉甕下，見鄙州閭；得飲墦間，歸驕妻妾。三升起待詔之戀，千首矜翰林之捷。分田種秫，未訝淵明之迂；看劍引盃，更覺少陵之俠。治則醒而亂則醉，其智足稱；飲愈多而貌愈恭，其賢可接。是知察行觀德，莫酒之如。自昔達者，必取之歟。飲而粹者元魯山之德也，飲而拙者陽道州之政歟。袒裼相從，笑竹林之七逸；供帳出錢，賢都門之二疏。故我取足於心，得全於酒。內以此而怡弟昆，外以此而燕賓友。雖一盃與一石同酣適之功，又何必吸百川以長鯨之口！《梁谿集》卷四。又見《古今圖書集成》食貨典卷二七六，《歷代賦彙》卷一〇〇。

三黜賦

直道事人，宜乎三黜。

賢若下惠，官爲士師。以直道而從事，乃屢黜之爲宜。忘己爲人，何爵祿之足惜；捨生取義，豈威武之能移。法古守官，屈身徇道。位雖卑而道何所辱，義或失則位焉敢保。寧尸祿以素餐，將啜菽以忘老。君違必諫，雖犯顏而何傷；天聽孔昭，恐獲罪之難禱。何則？忠以得罪，分焉所甘。以所守之惟一，故遭黜而至三。用則行而舍則藏，顧有進則有退；仰不愧而俯不忤，夫何懼而何慙。枉道事人，奚必去父母之國；直心行道，焉往無譖愬之談。惟君與臣，代天理事。各盡其職，非相爲賜。諫

行言聽，固同享於安榮；道廢身藏，亦何心於怨懟。惟知則止之節，乃盡事君之義。相彼君子，異乎小夫。以容悅得君爲至計，以緘默固位爲良圖。蓋亦陋矣，何足算乎！老栢千年，凡幾經於凝沍；精金百鍊，乃可試於洪爐。惟此展禽，雅安降逸。雖不辭於小官，亦弗免於三黜。蓋以和制行者，所以與人爲徒；以直事人者，所以本天之質。類夫子文之稱忠，喜怒不形於仕已；有若孟軻之不動，榮辱豈存乎得失。矧乃作士，利用刑人，上下其手而楚國以弊，輕重其心而漢法以淪。徐有功之任司刑，守法而代人以死；張釋之之爲廷尉，讞獄而舉世推仁。蓋聞風而有立，雖愈久而彌新。爰有畸人，號爲拙直。荷三朝之眷遇，辜負明恩；雖九謫而終歸，敢忘大德。惟內省不疚於聖言，顧用捨豈繫於人力。味前哲之遺風，每撫篇而太息。《梁谿集》卷四。又見《歷代賦彙外集》卷五。

折檻旌直臣賦

修述折檻，深旌直臣。

士有敢諫，君當體仁。爰修飾於折檻，以表旌於直臣。收電迴霜，已寬斧鉞之戮；葺隳因闕，更瞻軒陛之新。惟漢朱雲，希風汲黯。偶賜楓宸之對，因致龍鱗之犯。指陳姦佞，願借尚方之刀；退就誅夷，遂折便朝之檻。辱師傅之貴，雖曰敢言；干雷霆之威，自應可斬。而天子能恕，將軍敢爭。因免冠而致悟，乃飾檻以爲旌。寬以納忠，豈獨垂萬世之訓；闕而當宁，更以致三墀之榮。易令名以愧賢，詎能比跡；藏斷罟以志諗，庶可同聲。原此狂生，素稱義烈。雅有意於漢室，故屢陳於主闕。命

駕徑去，不爲薛宣而少留；趣和藥來，更助蕭公之引決。惟直情而徑行，故太剛而必折。成帝淵默，臨朝靚深。謂陳善閉邪者小臣之難事，而尊賢從義者大君之用心。難甘切直之言，雖加譴怒；終懋矜容之德，曲示承欽。然而所求者名，不務其實；文雖足觀，質焉可述。寵昭儀而絕皇嗣，大斲天倫；恩元舅而殺王章，遂傾帝室。雖存折檻，足爲後世之規；實廢嘉言，詎救當時之失。豈不以篡漢室者必王氏，佞王氏者惟張侯。以師臣而取信，乃保身而自謀。隄防禍機，實爲國之至要；拔去姦本，期厥德之允修。能充葺檻之心，何施不可；深味借刀之旨，豈謂無由。凡曰司聰，皆有言職。欲致國家之治，必盡箴規之益。魏公獻疏，乃切論而危言；賈生上書，亦流涕而太息。遇文帝、太宗之君，必能褒崇於正直。《梁谿集》卷四。又見《古今圖書集成》皇極典卷二六六，《歷代賦彙》卷四四。

有文事必有武備賦

文事武備，全才必兼。

刑作教弼，文資武全。惟兩器之兼用，乃一道之當然。欲柔順之可行，必須剛克，致德禮之不易，允賴威權。原夫夾谷之盟，真儒相事。謂敵國素稱於多詐，而上策莫如於自治。兩君爲好，雖事多獻酬交錯之文；具官以從，必武有豫備不虞之志。豈不以文待變友，武懲姦回。惟無忘於經略，乃克致於懷來。勇不懼而仁不憂，固並推於達德；文足昭而武足畏，蓋有俟於全才。德以服人，義存禦侮。有所濟者，以威之克愛；無能達者，以仁而不武。《雅》歌吉甫，宜爲憲於萬邦；《頌》美僖公，

能昭格於烈祖。下焉爲臣，上焉爲君。不能全文武之道，何以致久大之勳？冠履圓方，載施佩玦之斷；黼黻辯義，式彰火藻之文。有國有家，惟仁惟義。雖誕敷於文德，宜克修於武備。所以六卿率屬，出分鄉遂之兵；三時務農，隙講蒐狩之利。蓋以治安之本，在於文武之兼。其相濟若火之於水，其相待若梅之與鹽。勸賞畏刑，以陽舒而陰慘；揆教奮衛，遂西被而東漸。大哉武之於文，雖二而一。藏於無用之用，蓋以不必而必。方今外患侵而中國微，安得文武全才，以股肱於帝室？《梁谿集》

卷四。又見《歷代賦彙》卷四四。

全宋文卷三六八三

李綱三

沙陽和歸去來辭

陶淵明賦《歸去來辭》，典麗閑放，冠絕今古，非止獨步江左一時而已。後雖有作者，莫能及也。予謫官沙陽，地僻家遠，慨念庭闈，形如夢寐。適中表吳令罷官西上^{〔一〕}，取道浙江，於其行，和淵明之辭以示之。非敢追繼前作，姑叙區區之情，庶幾見吾親以此慰其心焉。

歸去來兮，負罪遠謫何時歸！惟戇愚之妄發，奚流落之足悲。顧涓埃之何補，嗟駟馬之難追。荷天恩之寬大，省往咎而知非。邈庭闈之安在，篋戲綵之萊衣。念蓼莪之終養，聊詠歌乎式微。發于夢寐，精爽宵奔。髣髴慈顏，歡然倚門。爰入我廬，圖史故存。諸季環列，酌此一樽。恍晨鐘之驚悟，慘酸鼻而蹙顏。非吾親之爲念，其何適而不安。寓禪房之岑寂，闔春晝而閉關。嘉溪山之秀美，時散策而往觀。望飛雲而陟岵，悲遊子之未還。豈翔集而爵躍，方跼蹐而鯢桓。歸去來兮，願良朋之與

遊。備萬物于我身，懼放心之不求。味理義之可悅，樂天命而無憂。梁谿之濱，有泉石與田疇。言蠟我屐，載浮我舟。不汲汲于三釜，聊欣欣于一丘。藝蘭菊于小圃，友龜魚于清流。憩山樊之真宅，誠無愧于閔休。已矣乎！雷霆雨露各一時，天之震曜初不留。子今駕言將西之，爲語吾親歸可期。奉甘旨于晨夕，躬耒耜而耘耔。尋北山之舊隱，補《南陔》之雅詩。助堯民之擊壤，終此身以何疑。《梁谿集》卷一四二。

〔二〕吳令：原作「吾今」，據道光本改。

秋風辭

秋風起兮黃葉飛，遠客異土兮未能歸。白露降兮悴衆芳，懷美人兮悵難忘。變星霜兮阻山河，風異響兮水增波。溯明月兮發浩歌，群陰積兮浮雲多，歲聿云暮兮奈愁何！《梁谿集》卷一四二。

瓊山和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吾今蒙恩真得歸。慨國步之方艱，撫世故而增悲。跡雖滯而心往，時既失而何追。悼

匪謀之無策，惟有識之知非。致翠華之播越，猶旰食而宵衣。顧一身之飄零，如流螢之已微。我歸中州，匪紓匪奔。再涉鯨海，脫此鬼門。父子相從，僮僕僅存。酌酒相慶，翠杓綠樽。思往來之夢幻，粲一笑而解顏。方問塗以訪家，悵何適而可安。紛寇盜之蟻結，驚虜騎之窺關。萃百憂于方寸，渺萬里而遐觀。念八駿之北狩，踰三冬而未還。雖短褐之云多，豈復羨夫執桓。歸去來兮，期汗漫以遠游。既抱病而已廢，復與世而何求。冀英俊之並驚，解斯民之隱憂。梁谿之濱，有先廬與故疇。言秣其駒，亦汎其舟。願采薇而散髮，投脫免于林丘。雖血氣之已衰，庶精淳之不流。聊頤性而養壽，以待盡于真休。已矣乎！盛衰理亂各一時。氣機默運初不留，造物爲此將安之。天地不終否，九六亦有期。忽天心之悔禍，化戈甲爲耘耔。玩折肱于義《易》，詠《考槃》于衛詩。諒吾心之已決，可投龜而不疑。《梁谿集》卷一四二。

答賓勞

賓勞主人曰：「蓋聞士生於世，不逢則已，苟逢其時，則必下收衆譽，上結主知。舒翹揚英，發策吐奇。隨勢如轉圜，應變如發機。默于所當默，爲於所當爲。服冕乘軒，衣繡執珪。澤被九族，榮耀一時。今子奮身寒苦，遭世隆昌。歷金門，上玉堂，載筆螭坳，日侍清光。曾不能結舌鉗口，循默自守，功名富貴，計日可取。顧乃犯忌觸諱，志闊論疏，效長孺之妄發，類平仲之退趨。幸蒙寬恩，

薄謫坤隅。倥偬筦庫，沈迷簿書。曾不愧悔，色澤膚腴。何其謀身之拙，而執心之愚乎？子殆病矣，我其勞諸。」主人隱几，輒然笑而答之曰：「若子之言，無自而可。我將勞子，而子有何勞于我也？尊尊而君，卑卑而臣，君臣之義，人之大倫。襲爵履位，上下以際，各盡其道，非相爲賜。故獻言而計效者臣也，聽言而出治者君也。忠臣不避死以立節，志士不求生以害仁。知致其在我者而已，及其成功則天也。昔者呂望興周於屠釣，伊尹干湯以鼎俎。甯戚悅齊桓於飯牛，百里奚得秦穆公于五羖。馮唐以立談而感文，千秋以片言而悟武。馬周由草茅而合太宗，婁敬脫輓輅而說高祖。收功當年，垂譽千古。今予人雖微而屢蒙于擢用，位雖卑而接武于侍從。與聞國論，職書言動。儻遇事而緘默，戀爵祿之榮寵，雖保身之計得，將獲罪于天之是恐。觀于古人，槩可考焉。舜命臣以弼違，孔立教于犯顏。周設官以詔嬖而諫惡，軻著書以陳善而責難。西旅貢獒而召保訓，太廟納鼎而臧孫言。其驟諫如趙盾，其強諫如鬻拳。時運而往，風流猶傳。或伏蒲以移晷，或還笏而歸田。上足可躡，帝裾可牽。或額叩于龍墀，或血污于車輪。斧鉞在後，鼎鑊在前。咸蹈禍而無悔，豈邀福于未然。前者仆矣，後者繼旃。輕一死於鴻毛，安天下於泰山。故能使當世之主，勉強以聽，感動而悛，或藏斷罟以志良諗，或存折檻以旌直臣。是以士頗得行其道而振其氣，雖匹夫之賤而有所伸，雖萬乘之尊而有所畏。衛先王之正道，立天下之公議。底生民之大福，爲社稷之長計，夫然後士爲可貴也。今則不然，上有仁聖願治之君，下無骨鯁敢言之臣。其曠大之度，寬隆之德，天覆地載，海涵春澤。假狂妄之或聞，罪不過于黜謫，靡聞抗論危言之士誅戮以竄殛也。而士咸怵怵覲覲，拘拘戚戚。取容婢阿，擬步跬

蹠。翕肩蓄縮，卷舌噤默。觀時低昂，逐勢反側。保寵祿以饗富貴，其視天下漠然，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譬猶仗下之馬，韝上之鷹，飽毛血而不搏，飫芻豆而不鳴。俗日益媮，士日益輕，其何以功利社稷而紀綱朝廷乎？今子惜我以功名富貴之失，病我以筦庫簿書之繁，以此見勞，又或不然。以展禽之仁，三仕而三黜；以仲尼之聖，委吏而乘田。魯連抗志于蹈海，仲子辭榮而灌園。子雲不能汲汲而執戟，望之不肯碌碌而抱關。士各有志，語不同年。以此易彼，未知孰賢。予雖負於罪戾，猶得齒于官聯。職事粗辦，逸居飽餐。入則左圖而右史，出則前溪而後山。從吾所好，其何適而不安也。且予聞之：天迴地游，日居月諸，塵跡俯仰，急景須臾。藹馳空之野馬，忽過隙之白駒，旅浮生于萬世，寄眇質于八區。守滿堂之金玉，眷強名之妻孥。節概不立，道義缺如。自昔富貴而磨滅者，不知其幾何，咸梗莽而丘墟。方竊竊然自以爲智，不亦愚乎？且夫禍福倚伏，變化杳冥，震盪回薄，未嘗暫停。彼秋之搖落，爲春之敷榮；彼冬之凜冽，爲夏之歊蒸。霽極則雨兮，晦極則明；剝終則賁兮，否終則傾。管仲射鉤兮卒爲仲父，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體道出處，因時止行，窮非我病，達非我榮。雖死生不足以動心，又何富貴之與功名？抑又聞之：道貴常虛，物禁太盛。富爲怨府，貴爲禍柄。隙不在大，力難久勝。德裕釁兆于奉策，霍氏禍萌于驂乘。與其一跌而赤族，曷若退居閒處，樂天而知命。予方築室山林，買舟江湖，冀蒙貸宥，得歸故廬。樂惠山之泉石，友梁谿之龜魚。圃有松竹，几有詩書。晚食當肉，安步當車。玩意寂寞，遊心物初。以此終身，又安知榮辱利害之所如也！若夫方朔以滑稽而玩世，欽明以奸諛而託儒。主父願烹于五鼎，伯倫寄傲于一壺。商鞅挾三策以鑽孝公，終

軍請長纓而繫匈奴。韓非立言于《五蠹》、《孤憤》之說，蘇秦勵志于捭闔揣摩之書。僕誠不能與數子者並，故默然獨守吾之拙愚。」《梁谿集》卷一五八。

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本

建炎元年七月得旨擬撰

臣某言：神京不守，坐失金湯。天旆啓行，越在草莽。凡爲臣子之列，均深痛憤之情。臣某誠悲誠感，頓首頓首。恭惟道君太上皇帝陛下遊神穆清，宅心昭曠。法堯舜之遜禪，濟家國之艱難。方交兩宮之歡，永享四海之養。鄰邦犯順，戈戟暗於中原；帝座移居，鑾輿幸於朔野。神人感憤，華夏悲摧。而臣濫總帥權，莫陪執馭，迫群臣再三之懇請，謂大寶不可以久虛，勉狗輿情，嗣守神器。瞻行宮而靡及，慕慈訓以增懷。輯睦師徒，冀宗祊之可保；撫寧方夏，佇車駕之言歸。謹遣通直郎、試太常少卿臣周望奉表起居以聞，臣無任。《梁谿集》卷三三。

起居孝慈淵聖皇帝表本

建炎元年七月得旨擬撰

臣某言：戎馬薦興，環日畿而布列；帝都不守，致天步之艱難。萬國悼心，三靈失色。臣某誠悲誠感，頓首頓首。恭惟孝慈淵聖皇帝陛下法禹湯之恭儉，體堯舜之聰明。十載東宮，令德聞於海寓；

踰年南面，仁政浹于寰區。適當嗣位之初，兩致鄰邦之寇。割地增幣，以生靈屈己而講和；擐甲登埤，爲廟社忘身而固守。金湯失險，羽衛啓行。致翠華之蒙塵，瞻紫微而移座。華夏失庇，神人疇依。而臣叨總師徒，莫陪羈勒，迫群臣之懇請，嗣大寶以撫臨。仰遵勤儉之風，庶格中和之治。傷心北望，緬懷異域而增悲；整駕南還，尚冀敵人之悔禍。謹遣通直郎、試太常少卿臣傅雱奉表起居以聞，臣無任。《梁谿集》卷三三。

起防秋兵詔

靖康

朕初嗣曆服，遭時艱難，犬羊之群，敢肆陵侮，侵犯邊境，達于都畿。賴宗廟社稷之靈，賢士大夫、勤王將士之力，以克捍禦，而倉卒之間，輔臣失計，割三鎮以賂之。天啓朕心，斥去姦回，決策堅守。今者重兵尾襲，賊騎遁逃，朔部無虞，與天下同慶。然而虜情狡獪，未有所懲，秋高馬肥，慮復侵軼。非以虎符起天下兵，控扼邊陲，蕩攘群寇，則何以震懾狂敵，奮張國威，以定中興之業？詔到，仰諸路安撫總管鈐轄司，各下所管州軍，遴選將佐，訓練正兵，招填闕額，繕治器甲，儲蓄芻糧，預備軍須，以聽朕命。夫一歲之間而再勤師旅，良非獲已，共攄大憤，茲惟其時。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梁谿集》卷三三。

募民出財詔

靖康元年五月五日〔二〕

朕嗣承丕緒，夙夜兢惕。思所以綏撫四海，惠養元元，以爲無窮之計。而寇戎弗靖，未能偃兵，故將起天下之師，以振國威。然而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方今積弊之後，雖朕痛自刻勵，罔敢汰侈，罷斥浮冗，粗給經費，其於師旅之用，誠未有以贍之也。昔漢帝募民入粟塞下，而師賴以濟。今朕上爲宗廟社稷之重，將以定中興之業；下爲億兆蒼生之衆，將以圖休息之期。此忠臣義士協濟艱難之秋也。應天下士民，上户有能推其財穀贏餘以佐軍興者，州縣聽其自願，不得抑勒，不以多寡，別項儲蓄，專以爲募兵養士之費。具數申樞密院，各以名聞，朕將等第推恩，以爲忠義之勸。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梁谿集》卷三三。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四七。

〔二〕年月日據《三朝北盟會編》補。

戒諭姚古詔書

勅姚古：太原爲河東根本，右控關陝，左通朔部，在三鎮尤爲重地。金人攻圍殆百餘日，兵疲糧

乏，勢危力殫，羽書日聞，夙夜憂念。以卿素著忠勇，爲時名臣，故命統帥諸將進兵應援。近雖已復隆德、威勝，前扼南北關，尚未聞踰團栢，越徐溝，以造太原之下，致使賊馬猖獗，侵掠汾晉，其何以解朕西顧之憂！詔到，其率勵士卒，戮力用命，破堅却敵，解圍太原，以復忻、代。高爵厚祿，朕何愛焉！故茲親筆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梁谿集》卷三三。

賜夏國主詔書

詔夏國主：朕居春宮，十有餘載，弗敢怠逸，四方所聞。道君太上皇帝享國日久，厭萬機之繁，爰議內禪，朕辭不獲命，遂登大寶。深惟祖宗建構之隆，上皇付託之重，夙夜兢惕，懼不克任。而金人不道，乘郭藥師背叛之故，陷沒燕山，俶擾邊境，達于都畿，肆爲貪殘，劫質以往。永念卿屏翰之舊，信誓皎然，義當戮力，同濟艱難，以敵王愾。而陝西奏報，乃言卿國點集重兵，五路深入，攻陷城堡，殺傷兵民。朕惟卿明允篤誠，世濟忠孝，主于西陲，藩屏帝室，多歷年所，英聲流聞。今至於茲，殆朕德弗類，嗣政之初，未能綏撫之所致也。西顧悵然，良自傷悼。及得鄜延路帥臣章疏，繳到卿國檄書公牒，省覽再三，乃知構兵，起于誤聽。檄書初言中國失德數事，皆曩時大臣誤國，上皇已降詔書，深自悔悼。今朕克己求治，以儉先天下，凡淫巧奢麗之具，一切屏去，蠹國害民之臣，咸已竄誅。前日之事，所不復論。中言賀正人使之歸，所見京城整齷兵甲，修治樓櫓，疑有姦臣變亂，此

乃隄防金人之故，豈有他哉！終言與本朝信誓之久，義須救援。以此知卿忠義有素，誤聽致此，初無他心。至於過差之辭，朕初不之罪也。公牒言國書之寶，與舊不同，此乃有司用寶差誤，已重竄責。凡茲細故，朕既釋然，卿亦宜亮。夫金人以蕞爾海隅之國，背天逆神，滅絕契丹，遂陵中國，淫暴滋甚。使其得志，何有於卿哉！孤軍深入，理當勦殄。朕以皇弟肅王在其軍中，第命將士驅逐出境，邊城晏然。前遣康隨、鄭惟康道意，必亮此誠。詔到，卿宜釋去疑慮，撫諭將士，抽迴甲兵，修好如故。高爵厚賜，朕何愛焉！今遣武功大夫王佑、武功郎馬持告諭。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否？遣書，指不多及。《梁谿集》卷三三。又見《錫山文集》卷二。

與大金國書

靖康元年五月，姪大宋皇帝致書于伯大金皇帝闕下：菲德之居東宮，十有餘年矣。邇者道君太上皇帝厭萬幾之煩，遂議內禪，肆及眇躬，膺受大寶。惟懷永圖，願修鄰好，而兵革擾攘，未遑致問，其爲懷企，何可勝陳！言念往日遣使海上，通兩國之歡，信誓昭然，金帛之輸，未嘗有闕。誠謂世守茲盟，無有携貳。而皇子郎君，乃捃拾細故，敗棄舊約。因叛將藥師，以兵內嚮，虔劉邊陲，深入畿甸，乘中國之不備，遂肆憑陵，誠非所望於善鄰也。城下之盟，蓋緣輔臣怯懦失計，重鎮寶貨，一切惟命，皆出要盟，神所不臨，豈復可用！而況還師渡河，劫質肅王，已復渝約。勤王之師百萬，集于

城下，將士憤怒，咸欲邀擊，徒以肅王在軍之故，深戒用兵，使得全師以歸。而皇子郎君肆爲淫暴，屠戮良民，係纍婦女，焚蕩室廬，不可勝計。緣是之故，三鎮之民皆出死力，爲國堅守，雖朝廷號令，有所不從。此乃軍前失信之所致也。重念頃者道君太上皇帝與大金皇帝歡盟相得之厚，既滅大遼，分燕山之故境以歸中國，累年于茲，中國未嘗得粒粟尺帛之助，而漕運之勞，金幣之費，不可勝計。今燕山陷沒，既渝前約，又欲併取三鎮之地，使敝邑無以爲屏翰，是豈大金皇帝之旨哉！且皇子郎君雖貴，人臣也，坐受本朝宰臣親王之拜，敗盟爽約，妄起兵端，黷貨無厭，求取不已，有一於此，豈人臣之所當爲哉！敝邑無辜，橫遭屈辱。以大金皇帝之聰睿仁慈，寧不諒此！遠恃英明，敢以實告。前日皇子郎君割地求賂，廣有要素，敝邑不校，悉皆聽從。彼此非誠，人情不遠，誰不知之？欲尋往日之盟，以結兩國之好，使兵革不用，生靈休息，莫如度其所可行者，重結盟誓，以信守之。昔我烈祖真宗皇帝與大遼盟于澶淵，百有餘年，未嘗少有變故。天祚失德，不可振起，乃至於茲。大金皇帝倘垂英察〔一〕，使燕山歸于大邦，三鎮安于敝邑，各得其所，保茲舊疆，信使交通，歲幣修好，傳之永世，爲子孫無疆之休，顧不韙與！謹遣使人，往布誠悃，儻或見允，願示佳音。所有黏罕國相軍馬見在河東，亦冀召還，以篤和好。有少禮物，具如別錄。中夏炎蒸，遠祈保毓。《梁谿集》卷三三。

〔一〕道光本於「倘」下注「闕文」二字。

與高麗王詔書

詔高麗國王：朕居春宮，十有餘載，雖德不類，罔敢怠逸，亦惟四方所聞。道君太上皇帝享國日久，厭於萬幾之煩，爰議內禪，朕辭不獲命，遂登大寶。深惟祖宗基構之隆，上皇付託之重，夙夜警惕，懼不克任。而金人不道，乘郭藥師背叛之故，陷沒燕山，俶擾邊境，達于都畿。方朕即政之初，遭此震驚，以故未及與王相聞。朕惟王世濟忠孝，膺受顯冊，奄有三韓之地，屏翰之舊，久受國恩。肆我烈祖神宗皇帝遣使修聘，禮意備至，情同骨肉，義則君臣。以至于我道君太上皇帝，頻年遣使，錫賚不貲，待遇加等。朕惟中國與王遠隔遼海，壤斷土絕，而恩禮如此，豈有他哉！亦惟藩衛中國，庶幾艱難，有以敵愾。茲者金人乘我不備，與叛人偕來，深入內地。王國與之爲鄰，相望無數百里之遠，而不能蕩其巢穴，以報中國，豈累朝待遇殊絕之意邪？彼金人者，固嘗臣屬於王，以蕞爾海隅之醜，背天逆神，絕滅契丹，遂陵中國，淫暴滋甚。使其得志，何有於王哉！孤軍深入，理當勦殄。朕以其劫質肅王而去，第命將士驅逐出境，邊城晏然。方將起天下之兵，問罪小醜，王其率勵師衆，相爲表裏，以行天誅。夫糾逖王慝，獻俘本朝，以報中國數世之恩，大忠也。取亂侮亡，誅討淫暴，以伸威沙漠之外，大義也。拓地開境，覆其巢穴，以報驟驕不臣之罪，大威也。一舉而三者皆得，王何憚而不爲哉！高爵厚賜，朕於王無所愛惜，王其勉之。今遣侯章等往諭至意。夏熱，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梁谿集》卷三三。

全宋文卷三六八四

李綱四

勅榜詔

朕以菲德，獲承宗祧，以臨士民之上。屬時多艱，未知攸濟，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洪惟祖宗，膺受天命，覆育函夏，百有七十餘載，德隆恩普，振古所無。道君太上皇帝以憂勤而內禪，孝慈淵聖皇帝以恭儉而纂圖，海內乂安，蒼生蒙福。適金人之入寇，挾詐謀以款師，待以不疑，墮其姦計，神都失金湯之險，翠華有沙漠之行。二聖既遷，六宮皆從。迨朕叔父弟昆，宗室戚屬，悉被驅逼。禍故之臻，亦古未有，是用夙夜震悼于朕心。念父兄幽辱于敵廷，憫生靈重罹於兵革，飲泣嘗膽，不遑寧居。惟爾四方士民，抱負忠義，其伊恤朕躬，以共濟於艱難，以致安于宗社。載念行在將士，適當隆暑，暴露之久，尤軫朕懷，當時加犒設。州縣民戶，募師勤王，調發之煩，誠可嘉憫，當厚與撫循。賦斂之厚，當議蠲減；法令之弊，當議改更。潰兵爲盜，因間虜掠，殘破郡邑。雖已降赦

令，當遣使招集，許令自新。賊吏爲姦，乘時掎克，重困吾民，罪不可貸，當遣使按治，寘于典憲。靖康之間，忠義敢言之士，或至竄逐，當悉召還。今日以往，智謀奇畫之人，如能獻陳，當悉擢用。旁招俊乂，竄黜姦回，協成治功，以篤中興之烈。於虜！天下之士大夫，未忘我之祖宗，當同心以相扶；天下之軍民，不顯淪于異域，當協力以保守。國勢既昌，天命益固，庶幾鄰敵悔禍，奉還鑾輿，則予一人以寧，爾亦有無窮之聞，不其韙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梁谿集》卷三四。又見《錫山文集》卷二。

戒諭武臣詔

朕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涵養士大夫至矣。靖康變故，仕於中都者，曾無伏節死難之士，而偷生取容，何其衆也。甚者乘時爲姦，靡所不至，實爲中國羞，公議弗容。姑取跡狀尤顯著者，量加竄黜，以爲臣子之戒。夫節義正所以責學士大夫也，至於武臣卒伍，理當闊略，以責後效。惟王宗澣首引衛兵逃遁，致都城失守，不可不責。其餘姑務含容，一切不問。咨爾有衆，其體至懷。故茲詔諭，各宜知悉。《梁谿集》卷三四。又見《錫山文集》卷二。

撫諭河北河東詔

建炎元年六月十四日〔一〕

勅河北、河東諸路州縣守臣將帥忠義軍民等：朕惟祖宗德澤在民，垂二百年，天下乂安，靡有變故。而宣和、靖康以來，國家多難，金人內侮。道君太上皇帝下哀痛之詔，講揖遜之禮，比德堯舜，古今鮮倫。孝慈淵聖皇帝以恭儉之德，爰受內禪，海內欣戴，日俟治康，而期歲之間，戎馬再侵，墮虜姦計，但以講和一事，終至宗社阽危。既盡取玉帛子女，公私財力爲之耗竭，乃始劫遷二聖、中宮，泊皇族尊幼、中外嫺戚以行，戎狄之禍，振古未有。朕以介弟受命總師，臣民推戴，迫以大義，入繼大統。重念父兄之辱，飲泣嘗膽，疾首痛心，願與天下忠臣義士共濟艱難。而近者使臣來自朔郡，審聞兩路守臣義不愛生，誓以死守。賊雖憑恃犬羊之衆，敢肆攻圍，而能率勵士民，屢摧醜虜。其忠義軍民等倡義結集，動以萬計，邀擊其後，功績茂著，朕甚嘉之。夫河北、河東，國之屏蔽也，朝廷豈忍輕棄！靖康之間，特以金狄憑陵，不得已割地賂之，將以保全宗社，止兵息民，而金人不道，攻破都城，易姓改號，劫鑾輿以北遷，則河北、河東之地又何割哉？已命某某遣師以爲應援〔二〕。爾兩路州縣守臣及忠義之士，如能竭力捍禦，保有一方，及糾集師徒力戰破賊者，至建炎二年當議疇其勲庸，授以節鉞。其餘官吏軍兵，第加優賞。應稅賦貨財悉許移用，官吏將佐悉許辟置，朝廷更行量力應副，爲國藩屏，以昭茂功。庶幾中原弭寧，生靈休息，夷狄悔禍〔三〕，二聖有可還之期，則予

一人膺受多福，爾亦有無窮之聞〔四〕，不其踴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五〕。《梁谿集》卷三四。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一〇八，《錫山文集》卷二。

〔一〕年月日據《三朝北盟會編》補。

〔二〕某某：原無，據右引補。

〔三〕夷狄：原作「天而」，據右引改。

〔四〕聞：右引作「利」，較勝。

〔五〕此後右引尚有如下文字，應爲同一詔書之具體內容，今附錄於此：「河北、河東路守臣各轉兩官，有職名者進除，餘具職位姓名以聞。」又詔：「自今有能收復兩路已陷州郡及救解危急，保全一方，功效顯著者，除本處節度、觀察、團練、防禦使，依方鎮法。」又詔：「兩路軍民自今不許撰造事端，以疑慮擅殺官吏。」又命使臣齎夏藥徧賜兩河守臣將佐。又命榷貨務印造見錢鈔，遣使齎送兩路州郡。又命降見錢鈔三百萬貫付河北、河東路，陝西路漕司廣羅應副兩路。又命起東京路夏稅絹於大名府椿管，川綱、河東絹於永興軍椿管，以待兩路支俵。

勅榜獨留中原詔

建炎元年七月辛丑〔一〕

朕惟祖宗都汴垂二百年，天下乂安，重熙累洽，未嘗少有變故。承平之久，超軼漢唐。比年以

來，圖慮弗臧，禍生所忽。金人一歲之間，再犯都城，信其詐謀，終墮詭計，盡取金帛子女，遂邀二聖鑾輿、六宮戚屬，悉擁以行。非常之禍，振古未有，四海臣子，孰不痛心！肆朕纂承，永念先烈，眷懷舊京，潸然出涕，思欲整駕還京，謁款宗廟，以慰士大夫軍民之心。而兵火之餘，民物如故，朕之父母兄弟宗族靡有留者。顧瞻宮室，何以爲懷？是用權時之宜，法古巡狩，駐蹕近甸，號召軍馬，以防金人秋高氣寒，再來入寇。朕將親督六師，以援京師，及河北、河東諸路，與之決戰。已詔迎元祐太后，逮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群臣將留中原，以爲爾京城及萬民百姓請命于皇天。庶幾天意昭答，中國之勢浸強，歸宅故都，迎還二聖，以稱朕夙夜憂勤之意。應在京屯兵聚糧，修治樓櫓器具，並令留守司京城所、戶部疾速措置施行。咨爾士大夫軍民，體朕至懷，無有疑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梁谿集》卷三四。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錫山文集》卷二。

〔二〕年月日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補。

戒勵士風詔

建炎元年七月二十七日〔二〕

朕觀古之爲士者，何其分義之明，而忠厚之至也！承平之時，靡好爵、享豐祿，相與同安榮；多事之際，不擇地，不苟免，相與同患難。故人之好我，至於「示我周行，王事靡盬」，至於「不遑啓

處」，而《鹿鳴》、《四牡》之詩作，先王之澤，可謂盛矣！祖宗涵養士類垂二百年，教以禮樂，風以《詩》、《書》，班爵以貴之，制祿以富之，於士無負；而士之所以圖報國家者，不能無愧於古人。日者二聖播遷，宗社幾至於顛覆，而伏節死難者罕有所聞，其故何哉！肆朕纂承，慨然思任群材，相與協濟，修政事、繕兵甲，以奉迎鑾輿，而士大夫奉公者少，營私者多，徇國者稀，謀身者衆。乞去則必以疾病爲辭，沿檄以自便者相望於道途，避寇而去官者日形於奏牘。甚者至假託親疾，不俟報而東下，挈家而遠遁。夫禮義廉恥，正所以責士大夫也。所守如此，朕何望焉？豈朕初嗣大位，所以訓告者未至歟？將士大夫狃於故習，而未能遽革歟？已詔甚失節者寘之極典，其次投之遠方，爲多士萬世之戒矣。其自今已往，各恭乃職，一乃心，助予一人，克復大業，底綏四方，以匹休於隆古。敢有弗率弗迪，尚蹈前愆，在內委御史臺、在外委監司彈劾以聞。邦有常刑，朕不敢赦。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梁谿集》卷三四。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一一。

〔二〕年月日據《三朝北盟會編》補。

宰相除三少制

極處中曰紫微之垣，莫親於輔相；斗戴六曰文昌之府，實本於政機。眷予忠藎之臣，茂膺考詢之

典。誕宣顯冊，敷告明庭。具官某直諒而粹夷，溫恭而博達。學足以謀王體而斷國論，材足以亮邦采而熙天功。頃被眷知，擢陪機務。履一德而不爽，告辰猷而允臧。民具爾瞻，宜輔台德。屬茲袞職之闕，延登揆路之華。進秉鈞衡，正位槐鼎。朕方憲天以臨八極，體道以照百官。仰贊三光之明，俯遂萬物之理。資爾燮調之助，成予化育之功。希冕篆車，陟崇資於亞保；金印紫綬，膺峻任於元台。申衍爰田，倍敦真食。式昭物采，併示龍光。於戲！帝舜選於衆而舉皋陶，實惟股肱元首之一體；商宗審厥象而得傳說，有若酒醴和羹之相須。立非常之事，必賴非常之才；建無窮之基，則有無窮之聞。往佑乃辟，永孚於休。可特授少保、太宰。《梁谿集》卷三五。

宰相除三公制

代天理物，夙隆揆路之勳；論道經邦，宜補袞職之闕。眷予碩輔，爲國蓋臣。泰山巖巖，久副萬邦之望；赤舄几几，往登三事之崇。播告路朝，誕敷顯冊。具官某裕和而肅父，敦厚而高明。智周萬務之微，學洞六經之蘊。蚤以令聞，揚于禁塗。臣作朕股肱，擢預經綸之政；帝賚予良弼，遂膺考詢之求。勩相國家，敕寧方夏。燮諧四氣之序，參聽百官之成。當軸處中，材足以運動樞極；贊元經體，道足以和同天人。禮樂興於百年，聲教訖于四海。俾予從欲以治，時乃佐王之休。疇其勳庸，宜有褒寵。備三公之典冊，爰隆帝傅之聯；秉上帝之鈞衡，遂正真相之任。衍戶租而倍食，錫國邑以疏

封。併昭物采之多，用侈台符之峻。於戲！鹽梅正味，久調制於鼎司；袞繡命章，往參華於槐位。式是百辟，毗予一人。益敦燮理之功，期底盈成之業。無替朕命，永孚於休。可特授太傅。《梁谿集》卷三五。

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除少保太宰制

論相宅百揆，以亮采而惠疇，建官曰三孤，俾二公而洪化。眷予舊弼，爲時宗臣。宜還官於台司，以大熙於邦政。式涓穀旦，播告路朝。具官某敦大而直方，醇深而簡重。學博而守之以約，該經術之淵源；智周而用無不宜，適事功之機會。蚤膺眷遇，綿歷清華。擢陪國鈞，實輔台德。贊元經體，道足以和同天人；當軸處中，材足以運動樞極。中辭幾務之要，退即燕休之安。佩玉長裾，聯清班於秘殿；珍臺間館，領膚使於殊庭。遽閱歲時，休有譽處。盍來歸於揆路，以寅亮於天功。參華亞保之聯，進任中臺之長。倍敦井賦，申衍戶租。式昭體貌之隆，庸示寵光之茂。於戲！丞相之於漢，蓋將附百姓而撫四夷；冢宰之于周，所以統百官而均四海。仰穆上天之緯，下厚蒸民之生。朕方圖任於舊人，爾其永弼於彝憲。式是百辟，撫此萬邦。往既厥心，同底于道。可。《梁谿集》卷三五。

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除少保左輔制〔二〕

朕駿惠先猷，肇修官制，允釐輔弼之任，是正公孤之稱。祇若新書，以大熙於邦采；登延舊德，宜還總於台司。涓選剛辰，誕揚休命。具官某器涵莊重，德稟粹和。學通今古之淵源，識際天人之精稟。蚤持從橐，有獻納論思之忠；擢預政機，得贊襄勵翼之體。遂膺夢卜之舉，進秉鈞衡之權。相業維優，師論參穆。中辭幾務之要，退即燕休之安。兼秘殿之隆名，領殊庭之膚使。年德彌劭，聞望益休。盍還揆道之官，茂底格天之業。篆車希冕，秩陞亞保之崇；青瑣黃扉，職峻東臺之長。倍敦井賦，申衍戶租。式昭體貌之隆，庸示寵光之渥。於戲！用人惟己，朕方圖任於元勳；以道事君，爾其承弼於厥辟。渙號聿資於審覈，非彝允賴於糾繩。毗予一人，式是百辟。無替朕命，往其欽哉。《梁谿集》卷三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九一二。

〔二〕大學士：道光本無「大」字。

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除節度使制

曳裾鳴玉，入聯舊弼之班；推轂授師，出總元戎之政。列職雖異，倚任惟均。眷予心膂之臣，克備爪牙之寄。誕揚渙號，播告大廷。具官某莊肅而裕和，體大而明允。學際天人之蘊，材兼文武之資。自結眷知，寢階華近。雍容從橐，有獻納論思之忠；密勿政機，得贊襄勵翼之體。中辭鈞軸之要，退即祠宮之安。裴度在朝，卓爾股肱之舊；方叔克壯，凜然將帥之風。輟秘殿之華資，付齋旄之重柄。蔽自朕志，穆于師言。淑旂綏章，備多儀於大將；珍臺間館，仍膚使於殊庭。衍食戶租，倍敦井賦。式昭物采，庸示寵光。於戲！吉甫之憲萬邦，實兼該於文武；仲山之式百辟，不吐茹於剛柔。朕方宣明道德仁義之威，爾其鞏固藩垣屏翰之勢。對揚休命，益茂壯猷。《梁谿集》卷三五。

彰信軍承宣使除武寧軍節度使制

推轂授師，總將權於閫外；出奇應變，制敵命於轂中。參稽勳烈之崇，宜懋褒嘉之典。我有明命，揚于大廷。具官某沈鷙好謀，直剛不撓。少有四方之志，出逢千載之辰。暢漠北之威名，厲山西之勁氣。敦《詩》說《禮》，有古將帥之風；懷德畏威，得吾士卒之用。入宣勞于宿衛，出著效於干

城。疇咨鎮撫之材，爰付邊陲之寄。賴爾經略，紓予顧憂。而能因勢乘機，運籌制勝。披堅執銳，親居矢石之間；斬將搃旗，躬致馘俘之獻。日百里以闢國，月三捷而奏功。大震天聲，一清夷落。是用旌其功伐，畀以節旄，領鎮雄藩，盡護諸將。神旗豹尾，備大將之威儀；秘略龍韜，新元戎之紀律。敦陪井賦，申衍戶租，併示恩榮，式昭眷獎。於戲！高爵厚祿，朕不吝於報功；禦侮折衝，爾毋忘於敵愾。勉罄爪牙之力，益隆屏翰之強。祇服訓辭，茂對光寵。《梁谿集》卷三五。又見《宋四六選》卷二。

節度使中太一宮使兼侍講移鎮除檢校三少開府儀同三司制

侍帷幄而處朝廷〔二〕，蓋密資於獻納；易節旄而兼將相，式寵報於勲勞。眷予忠藎之臣，茂舉褒嘉之典。誕敷渙號，播告明庭。具官某溫厚而剛明，粹夷而莊重。擅儒宗之碩學，躬王佐之宏材。頃被明揚，擢司幾務。謀王體而斷國論。備著猷爲；亮邦采而熙天工，展盡底蘊。中辭政柄之劇，退即燕私之安。大纛高牙，備多儀於上將；真祠間館，領膚使於殊庭。日造治朝，參陪講席。閱時滋久，登聞彌休。惟尊道樂義之無窮，豈崇德報功之敢後？陞華亞傅，易鎮雄藩。鼎鉉公槐，峻視巖廊之秩；路車齋鉞，益隆方面之權。衍食戶租，敦加井賦。併昭物采，式示寵光。於戲！文武兼資，吉甫作周邦之憲，將相並任，裴度爲唐臣之宗。顯膺體貌之崇，茂著股肱之美。往綏福履，毋煩訓辭。

《梁谿集》卷三五。

〔二〕帷幄：原作「幄帷」，據道光本改。

知樞密院除節度使醴泉觀使制

右府本兵，久策勳於宥密，齋壇授鉞，宜錫命于蕃宣。眷惟心膂之良，克任爪牙之寄。誕揚綸綍，敷告縉紼。具官某敦厚而直方，裕和而肅毅。學貫古今之蘊，才兼文武之資。夙茂聲華，踐揚要近。擢由政轄，進總樞庭。告辰猷而具臧，秉一德而不爽。運籌帷幄，折衝樽俎之間；制勝邊陲，行師枕席之上。日百里以闢國，月三捷而奏功。獨任指蹤，坐收成效。方倚壯猷之略，遽陳均逸之辭。章屢却而復來，誠有加而無已。疇其勳烈，付以節旄。大纛高牙，備多儀於上將；真祠間館，領膚使於殊庭。雖暫即於燕私，初不離於王室。敦陪井賦，併示寵光。於戲！勸相我家，朕敢忘于舊德；承弼厥辟，爾無遂於遐心。往綏壽祉之多，式副眷懷之渥。《梁谿集》卷三五。

殿帥制

漢置期門羽林之軍，以夾輔宮省；唐開折衝果毅之府，以鎮衛京師。惟我本朝，若稽前代，宿重兵於輦轂，列屯戍于邦畿。所以收寧寰區，拱翊宸極。俾統貔貅之旅，必資心膂之良。爰擇剛辰，誕敷顯命。具官某直方而不撓，勇鷙而好謀。擅玉帳之威名，稟金行之勁氣。敦《詩》說《禮》，有古賢將之遺風；懷德畏威，得吾士卒之樂用。自共武服，屢奏膚功，折馘執俘，敵愾禦侮。執干戈以嚴社稷之衛，爾克著于勤勞；聞鼓鼙則思將帥之臣，朕敢忘于錄用。召自邊圉，付以節旄，典司宿衛之兵，總領營屯之政。入則侍內朝之文陛，出則扈屬車之清塵。淑旂綏章，壯元戎之體貌；路車齋鉞，備上將之威儀。申衍戶租，敦陪井賦，式昭物采，併示寵光。於戲！予王爪牙，《詩》刺圻父之失職；克用常吉，《書》美虎賁之得人。爾其明紀律以訓齊師徒，辨次舍以肅清徼道。式遏姦宄，作固蕃垣。得盡其心，俾士氣之增厲；乃安斯寢，致王心之載寧。則予一人無疆惟休，而爾亦有無窮之聞。《梁谿集》卷三五。

觀文殿學士諸路經略安撫使除節度使制

學以即戎，籌略必資於儒將；齋而授鉞，節制以寵於元勳。式隆方面之權，克重藩垣之體。我有渙號，敷于大廷。具官某敦大而直方，剛明而肅義。識洞幾微之表，材兼文武之全。蚤踐要途，遂參機務。謀王體而斷國論，肩輔弼之一心；有常德以立武功，蘊將帥之遠略。輟從廊廟，坐鎮邊陲。緩帶輕裘，蓋折衝於樽俎；敦《詩》說《禮》，豈專意於韜鈴。訓齊貔虎之師，建築金湯之險。日百里以闢國，月三捷以奏功。奮揚天聲，震疊夷落。疇其勲績，宜有褒陞。是用解秘殿之華資，付齋旄之重寄。高牙大纛，備上將之多儀；渠門赤旂，壯元戎之異數。敦陪井賦，衍食戶租，以隆閩外之威，以迪師中之吉。於戲！有奔走禦侮，朕方極於倚毗；無智名勇功，爾宜務於持重〔一〕。益勵猷爲之壯，以綏福履之崇。祇服茂恩，無忘明訓。《梁谿集》卷三五。

〔一〕重：原作「勝」，據道光本改。

吏部尚書除節度使制

入踐中臺之職，實首六卿；出分外閫之權，盡護諸將。惟倚任之不異，豈恩禮之或殊。眷予心膂之臣，克備爪牙之寄。誕敷顯命，播告治朝。具官某挺高明之資，蘊渾厚之量。文章典雅，久居言語侍從之班；問學深醇，雅有獻納論思之益。頃由人望，擢長天官。銓衡有方，風績彌劭。維藩垣之重任，資文武之全材。輟自近臣，委以方面。顧邊圉之方棘，豈頗牧之可留。推轂授師，克壯元戎之勢；擁麾乘塞，式寬西顧之憂。宣國威靈，賴爾經略。即佇膚公之奏，以嚴武服之共。申衍戶租，敦陪井賦，式昭物采，併示寵光。於戲！郤縠之將中軍，是爲說《禮》敦《詩》之帥；亞夫之屯細柳，詎同棘門霸上之師。惟恩信足以得士卒之心，惟威懷足以制羌戎之命。往服朕訓，永觀厥成。《梁谿

集》卷三五。

彰化軍節度使熙河路經略安撫使除檢校少保雄威軍節度使制

擁齋旄而乘塞，克隆元帥之勳；易邊鎮以旌能，仍峻貳公之秩。眷時宿將，茂舉徽章，播告路朝，亶孚師聽。具官某剛毅不撓，沈鷺有謀。擅虎帳之威名，稟金行之勁氣。夙備爪牙之任，出宣屏

翰之風。建安定之節旄，盡護諸將；當臨洮之方面，統御列城。賴爾撫綏，紓予憂顧。而能料敵制勝，禦侮折衝，運籌帷幄之中，玩寇掌股之上。宣明威信，叛則討而服則懷；訓齊甲兵，戰必勝而攻必取。屢致馘俘之獻，日增壘堞之修。聲名隱然，勲績茂矣。宜換秦川之節，俾參亞保之聯。豹尾鸞旂，備威儀於大將；篆車希冕，視服命於三孤。申錫爰田，敦陪真食。併示龍光之寵，益崇帥閫之權。於戲！聽鼓鼙則思將帥之臣，朕敢忘於丕績；執干戈以嚴社稷之衛，爾無替于前勞。益勵壯猷，以永終譽。《梁谿集》卷三五。

全宋文卷三六八五

李綱五

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除檢校少保移鎮充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制

提七萃之旅；入則拱衛於嚴除；建六纛之威，出則撫臨於邊徼。克備爪牙之寄，聿資心膂之臣。視秩台司，增嚴帥閫。我有明命，揚于大庭。具官某偉量沈雄，英資果毅。蚤膺勇爵，備歷戎行。懷干城禦侮之材，著斬將搃旗之績。疇其勲烈，付以節旄。擢帥殿廬，肅軍容於壁壘；總監虎士，嚴禁衛於鈎陳。忠義自將，謹密不出。得吾士卒之樂用，有古將帥之遺風。蠢彼夏戎，干我王略。顧邊圉之方棘，豈頗牧之可留。勉爲朕行，用錫爾祉。鎮高奴之重地，坐制黠羌；易安定之雄藩，盡護諸將。篆車希冕，視服命於三孤；齋鉞琕戈，備威儀於元帥。敦陪井賦，申衍戶租。併隆體貌之私，益壯藩垣之勢。於戲！中西域而立幕府，定遠振玉關之名；整六師以討先零，營平上金城之略。顧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惟良將之策不戰而屈人。往益勵於壯猷，庶永觀于成績。《梁谿集》卷三五。

觀文殿學士除節度使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制

擁齋旄於外閫，式隆將帥之權；分符竹於留都，克壯藩垣之勢。眷予舊德，爲世宗臣。方資保釐之功，宜茂褒崇之典。誕敷渙號，播告治朝。具官某敦靜而剛方，溫恭而博達。富淵源之碩學，蘊經綸之偉材。屢陪國鈞，實亮邦采。履一德而不爽，告辰猷而具臧。中辭幾務之繁，祈即燕休之逸。冠隆名於秘殿，領膚使於殊庭。遽閱歲時，休有譽處。顧陪京之闕守，非元老而奚居？勉爲朕行，用錫爾祉。元戎峻秩，建南國之節旄；全魏雄藩，付北門之筦鑰。宣威稜於六纛，總節制於列城。阜成兆民，盡護諸將。賴爾鎮撫，紓予顧憂。敦陪邑戶之多，併示寵光之渥。於戲！申伯之聞四國，實總藩宣；吉甫之憲萬邦，兼資文武。固封圻以衛王室，守典常以承天休。往旣厥心，無替朕命。《梁谿集》卷三五。

戚里承宣使除節度使制

爵祿以馭富貴，實爲八柄之先；藩屏以建親賢，蓋本九經之重。眷惟戚畹之懿，茂舉疏封之章。播告大庭，亶孚群聽。具官某秉心淵塞，毓德粹和。承世胄之華而無貴驕之習，服詩禮之訓而有儒雅

之風。蚤被眷知，寢階華近。屬橐鞬以奉御，鳴佩玉以造朝。夙夜惟寅，靖共自好。宜付節旄之寵，益隆肺腑之親。鈇鉞車旗，備威儀於上將；帶裳幅舄，昭命數於元侯。申衍戶租，敦陪井賦，式昭物采，併示寵光。於戲！建官惟賢，私恩豈廢於公議；保身以哲，居寵必思于履危。惟恭儉足以作德而日休，惟忠孝足以致身而衛主。往綏福履，無煩訓辭。《梁谿集》卷三五。

皇弟除太傅山南東道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越王制

朕因心以友于天倫，建侯以蕃于王室。疏爵以貴，韓如棠棣之華；裂土而封，屹若磐石之固。誕敷渙號，播告明庭。具官某英粹凝姿，溫恭秉德。允出神明之胄，居多致思之文。大雅不群，邁河間之偉量；爲善最樂，有東平之格言。曩稽立愛之經，茂著維城之義。疏封滋久，譽望彌休。疇其德業之崇，宜舉彝章之峻。是用契龜而協吉，按圖而定名。表爲真王，奄授樂國。高牙大纛，建一道之節旄；赤舄桓圭，備三公之典冊。胙山川于南土，賜徒御於中軍。陪食爰田，衍封真賦。以固本根之重，以隆屏翰之強。於戲！篤親愛之恩，朕敢私於爵祿；長富貴之守，爾其戒于侈驕。惟明哲可以保身，惟忠孝可以衛上。往圖慶譽，益稱龍光。《梁谿集》卷三五。

皇伯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除郡王制

周家之建同姓，以廣親親之恩；漢室之王諸侯，以隆貴貴之義。若古有訓，曰予不忘〔二〕。載惟伯父之賢，宜舉彝章之峻。式涓穀旦，敷告明庭。具官某資識純明，器量宏遠。允出神明之胄，爲時宗室之英。東平好賢，雅著忠孝之譽；河間博古，雍容禮樂之文。曩稽立愛之經，茂舉建侯之典。高牙大纛，式彰帥閫之雄；華袞命圭，兼視台衡之貴。歲時滋久，聞望彌休。夙夜惟寅，以日趨於朝請；溫恭有恪，克顯相於烝嘗。疇其賢勞，宜有褒陟。是用契龜而協吉，按圖以定名。表以王爵之崇，胙以茅土之重。大啓爾宇，錫之山川。時庸展親，分厥寶玉。以益本支之固，以增屏翰之強。於戲！篤親愛之恩，朕豈私於好爵；持高滿之戒，爾宜保於令名。茂對龍光，往綏壽祉。《梁谿集》卷三五。

〔二〕曰：原作「越」，據道光本傳校改。

皇子封節度使國公制

朕握符御極，仰承列聖之休；荷天降康，申錫多男之慶。眷嗣賢之挺秀，稽彝憲以疏封。爰擇剛

辰，誕敷渙號。皇第幾子天材毓粹，帝武發祥。函岐嶷之英姿，稟中和之淑氣。溫文日就，聰智夙成。甫臨剪髮之期，茂舉建侯之典。昨以樂土，錫南國之山川；授以全師，俾中軍之徒御。封建厥福，耆定乃功〔二〕。赤舄桓圭，備上公之典冊；路車齋鉞，兼大將之威儀。衍食戶租，敦陪井賦。以崇廟社之祉，以篤邦家之光。於戲！周建親賢，式固維城之義；漢封子弟，益隆磐石之宗。惟作德罔不在初，肆享國多歷年所。往綏壽嘏，茂對龍光。《梁谿集》卷三五。

〔二〕功：原作「家」，據道光本傳校改。

皇子除檢校少保節度使郡王制

朝廷尊爵，式昭貴貴之儀；父子主恩，必厚親親之典。眷時賢嗣，夙挺天材。其疏茅土之封，以篤邦家之慶。飭宣典冊，敷告縉紼。皇子具官某雅量淵澄，英姿玉粹。鍾五行之秀氣，備四序之純和。聰智夙成，溫文自得。曩稽立愛之義，茂舉建侯之章。擁元戎之節旄，備上公之袞舄。尊德樂道，克循就傅之規；立《禮》興《詩》，日懋通經之訓。載遵彝制，宜有褒崇。是用按圖以定名，拂龜而協吉。奄授樂國，易鎮雄藩。言觀其旂，錫中軍之徒御；大啓爾宇，昨南土之山川。越陪邑戶之多，兼畀國租之實。併彰異數，式慰慈懷。於戲！保佑自天，並貺本支之茂；封建厥福，聿崇廟社之

休。惟忠孝可以報君親之恩，惟恭儉可以長富貴之守。往服朕命，益介壽康。《梁谿集》卷三五。又見

《文章辨體》卷一七。

皇子除太傅兩鎮節度使封韓王制

朕荷天保佑，錫慶蕃昌。眷時次嗣之賢，夙挺天材之秀。異宮築室，將行就邸之儀；胙土苴茅，宜錫疏封之典。誕敷渙號，播告明庭。皇子具官某德度粹溫，性姿莊重。氣稟中和之淑，體函岐嶷之英。流慶宗藩，發祥帝室。稽立愛之前訓，率建侯之舊章。有鸞其旂，任總元戎之貴；載黼斯服，秩視三公之崇。尊德樂義而循就傅之規，說《禮》敦《詩》而懋通經之訓。連紫宮而開第，歷吉日以爰居〔一〕。考于典常，宜有褒寵。是用契龜而協卜，按圖而定名。表爲真王，奄授樂國。車旗齋鉞，兼兩鎮之節旄；山川附庸，撫十圻之民社。敦陪井賦，申衍戶租。以隆宗廟之休，以壯藩垣之勢。於戲！朝廷尊爵，式昭貴貴之文；父子主恩，克篤親親之義。惟恭儉可以長富貴之守，惟忠孝可以盡臣子之心。茂對龍光，益綏壽嘏。《梁谿集》卷三五。

〔一〕吉：原作「告」，據道光本改。

皇姪節度使除郡王制

爵祿以馭富貴，允爲八柄之先；藩屏之建親賢，實本九經之重。眷時猶子之懿，錫以苴茅之榮。涓選剛辰，誕敷顯冊。皇姪具官某性姿端亮，識度粹夷。胄出神明，初靡貴驕之習；訓通《詩》、《禮》，雅有致思之文。曩稽立愛之經，茂著維城之義。建元戎之旄鉞，視三公之服章。夙夜惟寅，會同見齊莊之色；溫恭有恪，烝嘗備顯相之誠。賢儀浸明，師論參穆。疇其聞望，宜有寵褒。是用按圖而定名，契龜而協言。啓其土宇，疏以王封，敦陪井賦之多，衍畀國租之實。增重翰垣之勢，益宏宗祐之休。於戲！擅威福之權，私恩不廢于公義；長富貴之守，居寵當思於履危。茂對龍光，往綏壽祉。《梁谿集》卷三五。

誠諭士大夫敦尚名節詔

朕嗣守基圖，託于士民之上，夙興夜寐，罔敢怠遑。思所以圖回治功、陶成風化者，實賴士大夫砥節礪行，作民孚先，以善天下之俗。今則不然：背公營私，附下罔上，無宿道向化之志，有締交死黨之心。隳詬頑頓，而廉恥之風衰；冒沒輕儻，而忠厚之行熄。方其平居，高論闊議，真若可信；一

旦遇利害，僅如毛髮，遽失其守。責其立朝可觀，臨大節而不可奪也，難矣！名節若此，朕何望焉！豈朕所以帥之者未至歟？將狃于流俗而未易遽革歟？昔先王之盛時，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而風化之所行，至於中林之兔罟，莫不好德，漢上之游女，無思犯禮，何其盛哉，朕甚慕之。士大夫其思所以革心易慮，稱朕意者，務敦實而去浮華，止奔競而崇靜退。使廉耻之風，忠厚之行，藹然著明，足以鼓動當世，則爵祿之加，何吝之有？《詩》不云乎：「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易》不云乎：「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可不勉歟？其或不悛，邦有常刑，朕不汝貸。故茲詔諭，想宜知悉。《梁谿集》卷三六。

誠諭三省密院修舉熙豐政事詔

朕惟神宗皇帝考道據德，制法作憲，新美百度，允釐庶工。若昔大猷，肇造三省、樞密院，凡天下之政，悉分統之。曰中書省，根本機務，實專敷奏除授之任；曰門下省，出納命令，實掌論駁省讀之職；曰尚書省，奉行政事，所以總治；曰樞密院，典司樞要，所以本兵。由中以制外，端本以御末，綱紀法度，燦然畢陳。是以熙、豐之治，格于上下，與古匹休，何其盛哉！肆朕纂承，駿惠先烈，繼志述事，罔敢怠逸。熙、豐之所施設而已然者，遵制揚功而率由之；熙、豐之所有意而未備者，增光潤色而推廣之。制禮作樂，興事就功，以大有爲于當世。法完令具，布在方冊，施于四

方。實賴三省、樞密院臣僚維持緝熙，各揚厥職，修舉政事，以紹隆神考之丕績。惟爾六七大臣，其尚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可否相濟于未然之前，號令必行於已出之後。夙夜匪懈，勤勞王家，永孚於休，同底于道。則予一人膺受多福，爾亦有無窮之聞，不其韙歟！故茲詔諭，想宜知悉。《梁谿集》卷三六。

〔二〕逸：原作「違」，據道光本傳校改。

誠諭百官毋得越職犯分詔

朕惟先王設官分職，以法爲分，小大詳略，各有等差。猶之耳目股肱，相待以成體，罔或侵越。故能總衆職，修庶政，而天下治。惟我神考，若昔大猷，肇新官制，內之省臺寺監，外之監司郡縣之吏，允釐厥職，纖悉完具，布在方冊，炳若丹青。肆朕纂承，祇遙先烈，屢下詔書，不匿厥旨，俾官修其方，毋得越職犯分，以干邦憲，庶幾繼志述事，與三代同風。而比日以來，卿士大夫不安分守，非所當議。倡爲險膚，非所當爲，公肆妄作。無宿道向方之志，有沽激僥倖之心。豈朕所以告戒之未至歟？將士狃於流俗而未易以遽革歟？《傳》曰：「侵官冒也，離局姦也。」《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古之君子明于義命，而思不出位，故能受靖共之福，而無姦冒之

刑，朕甚嘉之。子大夫其思所以安於分守者，各共乃事，齊乃位，度乃口，以聽予一人之作猷。其或不恭，邦有常刑，必罰無赦。故茲詔諭，想宜知悉。《梁谿集》卷三六。

誠諭省臺寺監修舉職事詔

昔我神考，若稽大猷，董正治官，允釐邦采。省臺寺監，各有攸司。本末維持，大小承式，綱紀號令，百度鼎新。肆熙、豐之治，格于上下，雖三代之隆，無以加也。朕纂紹丕圖，祇遙先烈，宵衣旰食，勵精爲治，思所以繼志述事，以昭先帝之休德者。顧官制布在方冊，炳如丹青，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屢降詔書，具宣德意，庶幾卿士大夫修舉職事，振起治功，以追熙、豐之盛。而比日以來，省臺寺監安習因循，偷惰苟簡，有豐祿營私之志，無守法奉公之心。慢令瘵官，玩歲愒日。尚書政事之本，動多稽違；御史風憲之司，恬不糾察。寺監失職，百官廢弛。夫省臺寺監，所以推行朕之法令，奉朝廷而倡郡縣者也。曠慢若此，朕何望焉！豈朕所以率之者未至歟？將告教不足以感孚，必待刑戮加焉而後革歟？《書》不云乎：「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卿士大夫其思所以克勤勵志、宿道向方以顯白功業者，務稱朕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朕不汝貸。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誠諭監司按察州縣詔

朕祇紹丕基，撫有方夏，勵精求治，興事就功，皆以利安元元爲本。深懼州縣之吏，不能承流宣化，達于吾民，建置監司，分道按察。或總漕計，或司詳刑，或掌常平之政，或專學校之法。職雖不同，而所以按察州縣，其任一也。方其出使，朕親御便殿以臨遣之；及其還歸，復使進對，以盡諮謀度詢之義。視遇之禮，亦已重矣。庶幾德意志慮，得以下達，而吏之臧否，民之利病，不壅于上聞。內自畿甸，外薄領海，萬里之遠，風流而令行，德洋而恩普。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以底太平之盛。而監司未有卓然修舉職事稱朕意者，其故何耶？今州縣之間，貪吏依勢以侵漁，姦吏舞文而巧詆。無宿道向方之志，有背公營私之心。法完令具，布在方冊，而吏惰弗虔，荒失詔命，使元元之民，不被其澤，良法美意，殆爲虛文。而監司曾莫之恤，惟以簿書期會爲急務，蔑視寒士，摺撫細故以塞責，而彊禦權勢之吏，贓汙貪籍，恬不誰何。夫監司朕所以寄耳目之任也，失職若此，朕何望焉！其自今以往，各揚厥職，按察所部。凡姦貪惰慢之吏，曠職失守，違法害民，徇流俗而無奉上之心者，悉以名聞，當議竄黜，以爲群吏之戒。其或附下庇姦，畏避不舉，得於訪聞，罪不汝貸。故茲詔諭，想宜知悉。《梁谿集》卷三六。

誠諭士大夫朋黨詔

朕惟唐虞之世，皋陶、稷、契之臣，都兪吁咈於廟堂之上，更相稱譽，而無比周之操。百僚師師，盡其智能，以效官職，庶政惟和，萬邦咸寧。後世想望而不可跂及，朕甚慕之。肆朕纂紹丕圖，虚心以治，陟降厥士，法天地之無私，庶幾振起治功，同底于道。而執政大臣不能體朕之意，有所薦引，任爲己功。士大夫不明於事君之義者，因亦從而歸之，背公營私，附下罔上。人無賢否，進非其門，則極力以排；事無是非，建非其意，則騰口而議。茲風不息，浸成朋黨，豈社稷之福哉！比已簡其尤者，投之遠方，置之散地，以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者之戒。其自今以往，大臣毋以薦引人材，銜鬻而市私恩，小臣毋以因其薦引阿附而忘公義。靖共爾位，壞植散群，以聽予一人之作猷。其或不悛，邦有常刑，必罰無赦。故茲詔諭，想宜知悉。《梁谿集》卷三六。

誠諭帥臣修飭邊備詔

朕撫有方夏，敕寧萬邦，蠻夷向風，稽首來享。蠢茲西戎，昏迷不恭，敢讎大邦。誘逋逃之臣，率犬羊之旅，搔擾疆場，虔劉邊陲。哀兇鞠頑，曠誅積稔。神怒人憤，勦殄有期。爰命虎臣，往行天

討。惟爾六七帥臣，實分閩外之寄，爲予爪牙。整我六師，修飭邊備，奉指蹤之略，遵制勝之謨，靈旗西指，此誠壯士功名之會也。爾其振勵士氣，奮張軍容，繕甲兵，具卒乘，明號令，信賞罰，同士卒之甘苦，習山川之形勢。玩寇掌上，視虜目中，使戰必勝，攻必取，日百里以闢國，月三捷以奏功。肅清一方，掃蕩巢穴。流沙瀚海，歸輿地之圖；元惡大憝，正藁街之戮。以攄宿憤，大震天聲。時汝之績，不其遒歟！其或不恭，邦有大刑，朕不汝赦。故茲詔諭，想宜知悉。《梁谿集》卷三六。

觀農詔

農，天下之本也，民之所恃以生也。民不務本而事末，則其生不遂。故先王之政，以食爲首。商人以歲事來辟，則戒以稼穡匪懈；周人遣諸侯於廟，則戒以新畬鉶刈。其務農重穀如此，用能享豐年之報，有積歲之儲，教化行，習俗美，而頌聲興，朕甚慕之。今朕開千畝之籍，行三推之禮，躬秉耒耜，播種繆之種，以給郊廟之粢盛。率民敦本，爲天下先，庶幾四方風動，與古匹休，朕意厚矣。夫承流宣化，推朕德意而致之民者，守令之職也。其務勸農，教之稼穡，省其耕歛，勿違其時，勿奪其力。非須繫逮，毋輒追呼，以妨農功。使服田力穡，享有秋之利，衣食滋殖，立太平之基，稱朕意焉。故茲詔諭，想宜知悉。《梁谿集》卷三六。

恤刑詔

朕惟昔之治天下者，主於德教，而以刑弼之，刑非所以先也。虞舜好生而民不犯，成康刑錯而頌聲興。下逮漢唐盛時，亦皆斷獄數百，幾致不用，朕甚慕之。爰自臨御以來，制禮以齊民，本仁而出政，屢降御筆，惟刑之恤。定笞法，減杖數，寬節辰原貸之恩，嚴桁楊非法之禁。庶幾德化感孚，刑罰清而民服，以追治古之盛。而四方典獄之吏，未能稱朕欽恤之意，惰吏慢令而弗虔，姦吏舞文而巧詆。訊鞠論報，掠治傳爰，皆有法式，莫克遵承。依勢作威，倚法肆暴，公然違戾詔旨，使吾民陷于罪罟，而未臻刑措之風，殆此曹致也。自今應刑獄官司，敢爲暴酷不如法者，在京委尚書刑部，在外委提點刑獄，按察以聞。邦有常刑，朕不汝貸。故茲詔諭，想宜知悉。《梁谿集》卷三六。

誠諭守令推行御筆寬恤詔

朕惟祖宗創業守成，以仁治天下，重熙累洽，與古匹休。肆朕纂承，祇適先烈，宵衣旰食，勵精爲治，立政造事，所以利安元元者，一以寬恤爲先。屢降御筆手詔，播告之修，不匿厥旨，庶幾仁治，克紹祖宗，風動四方，以成太平之化。而比日以來，監司守令奉命不虔，坐視詔書徒掛牆壁，以

爲文具，廢法慢令，恬不加恤。夫承流宣化，推朕德意志慮而達之民者，監司守令之職也。失職若此，朕何望焉！其自今以往，各揚乃職，應前後頒降寬恤事件，竭力遵承，毋致違戾。使四方萬里之遠，實德及民，以稱朕意。其或不恭，守令仰監司，監司仰按察，互相糾舉以聞。邦有常刑，朕不汝貸。故茲詔諭，想宜知悉。《梁谿集》卷三六。

誠諭禮官嚴奉祠祭詔

朕嗣有令緒，夙夜嚴恭，齊明祀事，以承上下神示，社稷宗廟罔不祇肅。深懼有司不能奉承德意，昭格神休，屢降詔書，不匿厥旨。庶幾恪慎精潔，副朕明裡恤祀之意。而比日以來，執事不虔，玩習苟簡，恬弗加省。牲幣禮料，取具臨時；擯贊跪興，不中儀式。達于朕聽，良用憮然。夫祀，國之大事也，職在禮官，委任甚重。廢法慢令，朕何望焉！自今其務所以肅恭自盡，稱朕意者。敢或不恭，邦有常刑，朕不汝貸。故茲詔諭，想宜知悉。《梁谿集》卷三六。

誠諭學者辭尚體要詔

朕自臨御以來，建學校，聯師儒，一道德，以教養天下之學者。屢降詔書，崇雅黜浮。庶幾文章

之盛，深醇典正，炳然與三代同風，而自兩漢以來，爲不足議也。朕之待士至矣！比覽貢士程文，猥釀不醇〔二〕，氣格卑弱。刻意以爲高者，浮誕恢詭，而不協于中；騁辭以爲辯者，支離蔓衍，而不根于理。文之不振，未有甚于此者，朕甚羞之。豈子大夫平日所以講習之者未至歟〔三〕，抑偷取臨時、務應有司之求而怵於得失歟？夫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辭彩爲之衛翼。本之固者，其發爲英華必茂；源之深者，其流爲波瀾必遠。子大夫其思所以廓養意氣、涵養本源者，博極古今，根柢仁義。六經之書，諸子百家之說，必深究而明辨之，則見於文辭者體要兼備，宜有可觀者。朕有好爵，與爾靡之，可不勉歟！故茲詔諭，想宜知悉。《梁谿集》卷三六。

〔二〕醇：原作「綱」，據道光本改。

〔三〕習：原作「貫」，據道光本傳校改。

誠諭守令勸課農桑詔

朕惟生民衣食之原，莫重於農桑，故豳詩陳王業之艱難，《孟子》言王道之本，必以是爲先。今海內承平之久，生齒日衆，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婦不蠶或受之寒。飢寒切于肌膚，求民興於禮義廉耻而亡爲非，不可得也。肆朕開千畝之籍，行三推之禮，躬耕以供粢盛，后浴種獻繭，親蠶以爲祭

服。率民敦本，爲天下先，庶幾四方風動，與古匹休。朕意厚矣！夫承流宣化，推朕德意而致之民者，守令之職也。其務勸課農桑，毋違其時，毋奪其力。非事須繫逮，毋輒追呼，以妨其功。崇本抑末，使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杼軸之女親其蠶織。四方萬里之遠，男子畝，婦人桑，絲身穀腹，衣食滋殖，蓄積足以備災害，而無飢寒匱乏之患，稱朕意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梁谿集》卷三六。

全宋文卷三六八六

李 綱 六

門下侍郎除特進知樞密院制

東臺出命，久隆獻替之風；右府本兵，實總樞機之任。眷我近弼，爲時蓋臣。宜錫命書，往膺盛選。具官某醇深而莊重，寬厚而剛方。問學高明，潛天人之極致；材器宏遠，備文武而咸宜。自結眷知，薦歷華要。擢參陪於幾務，益茂著於忠勤。告辰猷而具臧，秉一德而不爽。言可底績，知無不爲。以儒術之淵源，達兵家之形勢。智謀深博，可以運籌帷幄之中；聲名隱隆，可以折衝廟堂之上。朕心所屬，輿論攸歸。疇咨弼亮之材，延登宥密之地。峻陞文秩，申衍戶封。庸示龍光，武昭體貌。方今邊陲聳動，西有跳踉之戎；中夏抗衡，北有強黠之敵。賴爾經制，紓予顧憂。往惟既於厥心，以對揚於休命。《梁谿集》卷三七。

中書侍郎除門下侍郎制

朕誕膺景命，祇紹先猷，慎簡左右執政之臣，同底寅亮格天之業。乃眷左省，實本萬幾，延登偉材，協贊丕績，肆頒命綍，敷告朝紳。具官某函量粹夷，稟氣剛大。學貫古今，而懿文足以華國；智周事物，而厚德足以鎮浮。蚤被眷知，徧歷清近。擢陪幾務之要，益殫夙夜之勤。贊治內書，茂著股肱之美；出納朕命，備宣喉舌之勞。疇其勲庸，宜有褒陟。進貳東臺之峻，式昭眷禮之優。朕方體道以就功，量材以授職，出命尤資於審慎，用人務極於公忠。顧惟論駁省讀之司，宜有獻替將明之益。往服朕訓，永孚于休。《梁谿集》卷三七。

尚書左丞除中書侍郎制

朕嗣承丕緒，祇適先猷，永惟幾務之繁，實賴股肱之助。若時政本，莫重西臺。非得同此一德之臣，曷致協恭和衷之效。肆頒明命，登進宏材。具官某敦厚而裕和，高明而博達。淵奧之學，足以謀王體；典麗之文，足以爲國華。蚤以明揚，踐更膺仕，擢總綱轄，參陪政機。屢陳辰告之猷，益勵匪躬之節。率六官而合治，致庶績之咸凝。輿情具瞻，朕心簡在。疇其勲業，宜有褒崇。是用擢自蘭

臺，進貳鳳閣。惟命令出納之地。迺政事弛張之原，率由憲章，爾其念敷奏之審；旁招俊乂，爾其思進擬之公。往盡乃心，務稱厥職。惟予以懌，汝亦有辭。《梁谿集》卷三七。

尚書右丞除尚書左丞制

文昌政事之原，丞轄紀綱之任，協贊庶務，總齊百工。必得同心一德之臣，共濟持盈守成之業。肆頒明命，登進宏材。具官某器度粹夷，性資莊重。富淵源之碩學，有經綸之遠猷。自結眷知，參陪幾務。謀王體而斷國論，亮邦采而熙天工。厥職允修，外則率六卿以倡九牧；其德不爽，內則貳三事以毗一人。疇其勲績之多，宜有寵褒之數。位以叙進，擢陞左轄之司；功以志崇，更勵匪躬之節。往服朕命，永觀厥成。《梁谿集》卷三七。

吏部尚書除尚書右丞制

朕光紹丕基，祇適先烈，惟執政大臣，所以圖回萬幾於廟堂之上者，非瑰偉博達之材，不以輕付。膺此選者，顧不重哉！具官某器量凝遠，識慮敏明。文章之懿足以爲國華，議論之純足以謀王體。蚤膺眷遇，寢歷禁嚴。居言語侍從之班，有獻納論思之益。頃自翰苑，擢任天官，銓衡有方，風

績彌劭。休有譽處，恬然靖共。其由八座之聯，進登二府之列。蔽自朕志，穆于師言。夫文昌政事之原，丞轄紀綱之任，康濟庶務，總齊百工。惟同寅協恭足以盡贊襄之美，惟獻可替否足以起治功之隆。往既乃心，同底于道。《梁谿集》卷三七。

翰林學士除吏部尚書制

周建六卿，天官掌群吏之治；漢分八座，選部考百官之成。必資清恪之材，克稱高華之選。往踐厥服，我得其人。具官某識度粹夷，風猷敏劭。蘊淵源之碩學，富典麗之雄文。蚤以明揚，荐膺器使。居言語侍從之列，有獻納論思之忠。自處禁林，益攄素蘊。議論該洽，入告於燕閒；號令溫醇，有古之風烈。疇其聞望，宜有褒陞。是用擢由翰墨之司，付以權衡之任。綜三銓之政令，爲六曹之表儀。朕方體道以就功，循名而責實。一官闕則一事廢，爾其爲官而擇人；庶事舉則庶績熙，爾其量材而授職。振肅綱紀，俾猾吏有畏縮之心；甄別賢能，致寒士無滯淹之歎。時爲稱職，則予汝嘉。《梁

谿集》卷三七。

戶部尚書制

《洪範》八政，實先食貨之功；《周官》六卿，尤重版圖之任。惟國家經費之廣，與戶口生齒之多，典在民曹，號爲劇部。欲稱高華之選，必資精敏之材。爰錫贊書，以光茂舉。具官某器量宏遠，識慮強明。學足以通今古之原，智足以周事物之變。踐揚膺仕，寢歷從班。藹然俊偉之聲，卓爾靖共之操。論思忠讜，有尊君享上之誠；籌畫疏通，有足國愛民之術。擢由橐從，進長版曹。式資心計之優，以總邦財之裕。朕方理財以義，爾無掊克以動民心〔一〕；制用適宜，爾無削弱以傷國體。惟察懋遷有無之理，以行闔闢斂散之權。取予有方，公私與足。克修厥職。時乃之休。《梁谿集》卷三七。

〔一〕動：道光本作「失」。

禮部尚書制

昔舜命伯夷以典禮，命夔以典樂教胄子，而《周官》宗伯之職，皆兼掌之。朕纂紹丕圖，祇遵先烈，樂在大晟，禮在奉常，教養之法在學校，而尚書禮部實總其政令。職任清重，爲六曹最。分職率

屬，尤難其人。以爾具官某直諒多聞，溫恭有恪。淵源之學，足以謀王體；典麗之文，足以爲國華。居言語侍從之班，有獻納論思之益。秩宗之任，莫如汝宜。其自貳卿之聯，擢陞八座之列。朕方制禮作樂，起太平之彌文；尊道崇儒，善天下之風俗。爾其往踐厥服，慎率乃僚。使情文著明，足以格神人之治；而教法推廣，足以得譽髦之材。夙夜惟寅，無替朕命。則予一人以懌，爾亦永世有辭。《梁谿集》卷三七。

兵部尚書制

周建六卿，司馬掌九伐之法；魏分八座，尚書有五兵之曹。惟是夏官，實總軍政。克稱高華之選，必資俊偉之臣。具官某器量恢宏，性資莊重。學博而守之以約，材全而用無不宜。蚤被眷知，浸階華近。獻納勵匪躬之節，靖共懷難進之風。其由從橐之聯，往陟本兵之地。蔽自朕志，穆于師言。朕方除戎器以戒不虞，續武功以討有罪。以號令之嚴統制諸將，以符璽之信更戍重兵。資爾推行，副予注倚。修車馬、備器械，以奮張於軍容；平邦國、統六師，以折衝於外侮。時汝之職，其往欽哉！

《梁谿集》卷三七。

刑部尚書制

舜命皋陶，明五刑以作士；周建司寇，掌三典以佐王。必資膚敏之臣，以稱教中之任。歷選在位，我得其人。具官某莊重而裕和，簡嚴而博達。學貫古今之要，智周事物之幾。蚤被柬求，踐揚臚仕。出受藩宣師帥之寄，政事惟醇；入居言語侍從之班，聲華彌劭。有剛明之材，足以詰姦慝；有仁厚之德，足以矜無辜。惟其威恕之並行，宜副欽恤之美意。是用擢由橐從，進長憲曹，以承靈制之祥刑，以讞攸司之疑獄。朕方推好生之德，致囹圄之屢空；明約法之章，若江河之難犯。辟以止辟，刑期無刑。爾其慎率乃僚，祇若予訓。不出輕而入重，以公滅私；不吐剛而茹柔，惟明克允。俾四方之風動，使天下無冤民。則予汝嘉，時爲稱職。《梁谿集》卷三七。

工部尚書制

朕惟周建六卿，冬官實掌邦事，飭材辨器，度土居民，凡百工之職悉總之，今工部其任也。能稱厥職，實難其人。具官某資識開明，器量宏遠。淵源之學，足以知治體；膚敏之材，足以起事功。蚤被眷知，寢階華近。居言語侍從之列，有獻納論思之忠。恬然靖共，休有譽處。其自貳卿之秩，進登

八座之聯，分職事官，率屬起部。若保定辟，無廢舊章；稽功勒名，厥有成憲。昔帝舜疇若予工，而垂之竹矢，爲後世所寶；漢宣總核名實，而百工技巧，咸精其能。往盡厥心，無俾專美，則朕以懌，汝亦有辭。《梁谿集》卷三七。

御史中丞除吏部尚書制

憲臺執法，久推彈糾之風；選部掄材，擢領銓衡之任。陞華要劇，允屬老成。宜錫贊書，以光茂舉。具官某溫恭而體亮，敦厚而直方。學有淵源，博極古今之要；行無表襮，率循防範之中。自結眷知，踐揚華近。頃由橐從之列，付以風憲之司。糾正官邪，推明國是。知朝廷之大體，竭耳目之攸司。嘉乃忠純，宜有褒顯。是用擢從烏府，進長天官，爲六曹之表儀，綜三銓之政令。朕方循名而責實，體道以就功。爾其爲官而擇人，量材而授職。振肅綱紀，俾猾吏有畏縮之心；甄別賢能，致寒俊無滯淹之歎。時爲稱職，則予汝嘉。《梁谿集》卷三七。

翰林學士除兵部尚書制

周建六卿，司馬掌九牧之法；魏分八座，尚書有五兵之曹。惟大事之在戎，肆設官之尤重。欲稱

茲選，必得其人。具官某博洽而敏明，溫恭而直諒。蚤以儒術，揚于禁林。西掖代言，藹著論思之美；北門視草，雅資潤色之功。嘉謀閣議，足以啓沃朕心；大冊高文，足以鼓動當世。材無施而不可，學有本而皆通。其由翰墨之司，往膺政事之任。擢長武部，率屬秋官。朕方除戒器以戒不虞，續武功以討有罪，以號令之嚴統制諸將，以符璽之信更戍重兵。資爾推行，副予注倚。修車馬、備器械，以奮張於軍容；平邦國、統六師，以折衝於外侮。時汝之職，往其欽哉！《梁谿集》卷三七。

開封尹除刑部尚書制

舜命皋陶，明五刑以作士；周建司寇，掌三典以佐王。必資秉哲之材，以稱教中之任。往踐厥服，我得其人。具官某莊重而裕和，簡嚴而博達。學貫古今之要，智周事物之幾。蚤被眷知，踐揚臚仕。擢總浩穰之政，久推彈壓之風。有剛明之材以震服於豪右，有仁厚之術以牧養於細民。惟其威恕之並行，宜副欽恤之美意。是用擢從天邑，進長憲曹，以承靈制之祥刑，以讞攸司之疑獄。朕方推好生之德，致囹圄之屢空；明約法之章，若江河之難犯。辟以止辟，刑期無刑。爾其慎率乃僚，祇若予訓。不出輕而入重，以公滅私；不吐剛而茹柔，惟明克允。俾四方之風動，使天下無冤民。則予汝嘉，時乃稱職。《梁谿集》卷三七。

太常少卿除禮部侍郎制

棘寺置卿，雅重奉常之選；蘭臺合治，尤高宗伯之司。肆疇俊偉之材，以明因任之道。往踐厥服，必惟其人。具官某器質端莊，文辭博敏。揚歷中外之久，雅著靖共之稱。頃由郎曹，擢貳寺政。贊相禮儀之事，雍容可觀；討論郊廟之文，淵源有據。肆頒明陟之典，往參春官之聯。蔽自朕心，穆于師論。朕方制禮作樂，起太平之彌文；尊道崇儒，善天下之習俗。具有政令，資爾推行。惟率乃僚，以佐厥長。曲盡情文之致，茂宣夙夜之勤。勉修厥官，無替朕命。《梁谿集》卷三七。

給事中除戶部侍郎制

鸞臺寓直，久推論駁之風；蘭省陞華，擢佐版圖之政。誕揚明陟之典，登進端良之材。爰錫贊書，往踐厥服。具官某器資莊重，識慮敏明。學足以道古今之原，智足以周事物之理。蚤膺束擢，寢歷從班。藹然俊美之聲，卓爾靖共之操。論思忠讜，有尊君享上之心；籌畫疏通，有足國厚民之術。輟從左省，往貳民曹。式資心計之優，以總邦財之裕。朕方理財以義，爾無掊克以動民心；制用適宜，爾無削弱以傷國體。惟察懋遷有無之理，以行闔闢散斂之權。取予有方，公私與足。時爲稱職，

嗣有寵褒。《梁谿集》卷三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〇三。

殿中監除工部侍郎制

朕惟周建六卿，冬官實掌邦事，飭材辨器，度土居民，凡百工之職，悉總治之。今工部其任也，宜得通材，往貳厥政。以爾具官某器度凝遠，智識敏明。席世胄之高華，藹搢紳之譽望。擢司盾省，厥職允修。肆疇爾勞，陞華起部，貳卿之列，其任匪輕。昔舜疇若予工，而垂之竹矢，爲後世之寶；漢宣總核名實，而百工技巧，咸精其能。朕甚慕之。其率乃僚，以佐厥長，興事就功，無俾前人之專美。是爲稱職，嗣有寵褒。《梁谿集》卷三七。

翰林學士除承旨制

視草北門，克著論思之益；陞華東閣，式昭寵遇之優。我有俊臣，宜膺妙選。具官某器度凝遠，資識敏明。有經世之宏材，有博古之奧學。蚤蒙識擢，寢歷清華，由言語侍從之班，司翰墨文章之任。入奉清閒之燕，每輸獻納之忠。嘉言閎議，足以啓沃朕心；大冊高文，足以鼓動當世。休有譽處，恬然靖共。惟潤色久留于禁林，宜顧問獨承於密旨。爰舉褒陞之典，以明因任之方。穆于師言，

蔽自朕志。爾其攄發素蘊，益宏遠圖。使號令溫醇，無愧兩漢之列；訓辭灝噩，有同三代之風〔一〕。則予汝嘉，時爲稱職。《梁谿集》卷三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〇一一五。

〔一〕同：原作「周」，據道光本改。

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制

西掖代言，藹士林之令望；北門視草，極儒者之至榮。必資俊偉之材，克稱清華之選。往踐厥服，我得其人。具官某資識敏明，器量渾厚。夙富淵源之學，發爲典麗之文。自策賢科，寢階膺仕。被束求之眷禮，聯侍從之清班。恬然靖共，休有譽處。論思獻納，秉一節以周旋，號令文章，有三代之風烈。朕心所屬，輿論攸歸。是用擢自右臺，進司內制。仰惟前代，擅金鑾之寵榮；稽厥本朝，有玉堂之故事。惟周密足以盡贊襄之美，惟體要足以昭潤色之功。其究乃心，毋煩予訓。《梁谿集》卷三七。

吏部侍郎除工部尚書制

叙正群吏，久登小宰之聯；疇若予工，以定司空之辟。東自貳卿之列，擢陞八座之崇。必惟其人，乃稱茲選。具官某性資純茂，智識敏明。文足以爲國華，學足以謀王體。蚤躋膴仕，旋陟從班。論思可觀，獻納惟允。自總銓衡之政，益殫夙夜之勤。藹然聲華，休有譽處。其自天官之貳，往率起部之僚。蔽自朕心，穆于師論。朕方總核名實，欲技巧咸精其能；爾其訓勵百工，使制作悉遵于法。無替朕命，往圖厥成。《梁谿集》卷三七。

大司成除翰林學士制

禁林翰墨之司，學士清華之任。修飾潤色，實資視草於北門；獻納論思，自昔號稱爲內相。極一時之妙選，爲儒者之至榮。我有俊臣，宜膺茂舉。具官某器度凝遠，資識敏明。宏材懿行足以羽儀本朝，大冊高文足以鼓動當世。踐揚禁近，被遇眷知。由侍從之邇聯，總師儒之要職。推行教法，茂宣夙夜之勞；作成人材，藹集譽髦之士。朕心所屬，輿論攸歸。是用擢自學宮，進司翰苑。職清地近，極金鑾之寵榮；禮渥眷優，有玉堂之故實。惟朝廷之政事，咸得以與聞；使號令文章，有古人之風。

烈。是惟稱任，往既厥心。《梁谿集》卷三八。

給事中除大司成制

朕樂育天下之材，恢庠序於海寓；發明先聖之教，合儒道於學宮。必資雅望之臣，以總成均之政。歷選在位，爰得其人。具官某直諒多聞，靖共有守。智足以知聖人之道，文足以爲學者之宗。頃被明揚，薦躋華要。代言西掖，訓辭有灝噩之風；列職東臺，議論極忠嘉之益。方師儒之虛席，非老成而曷居。莫如汝宜，其爲朕往。惟京師首善之地，而學校賢士之關，英俊並游，道藝焉考。法令完具，皆朕制作之規；賢能賓興，資爾推行之力。務稱圖任，嗣有寵褒。《梁谿集》卷三八。

給事中制

朝廷號令政事，無有大小，咸得與聞，可則審讀而推行，否則封駁而論列，給事中之職也，其任顧不重哉！苟非其人，朕不輕付。以爾具官某器度凝遠，操履端方。智足以周事物之情，學足以知國家之體。蚤膺識擢，寢歷清華。恬然靖共，休有譽處。論思之職，莫如汝宜。夕拜瑣闥，肆以命汝。夫與聞國論而得行其所知，此固汝之所學而欲行之者也。無詭隨以避事，無激訐以沽名。惟既厥心，

務稱朕意。《梁谿集》卷三八。

中書舍人除給事中制

西掖代言，蔚士林之雅望；東臺夕拜，爲儒者之至榮。必資俊偉之材，克稱清華之選。往踐厥服，我得其人。具官某資識敏明，器度宏遠。夙富淵源之學，發爲典麗之文。自結眷知，致身禁近。論思獻納，秉一節以周旋；訓誥文章，有三代之風烈。朕心所屬，輿論攸歸。是用擢秀紫微，陞華青瑣。賞刑未允，實資論駁之風；號令具臧，更賴審覈之力。惟周密足以盡贊襄之美，惟公忠足以杜邪枉之門。往既乃心，毋煩予訓。《梁谿集》卷三八。

中書舍人制

官聯右省，職在代言。非特取其文章，資修飾潤色之美；實使與聞政事，有獻納論思之功。必得其人，乃稱茲選。具官某器識凝遠，風度粹夷。學足以知古人之心，智足以周當世之務。蚤膺東拔，寢歷清華。藹然俊偉之聲，卓爾靖共之操，比從給札，試以贊書。嘉其典麗之文，克備坦明之制。擢參法從，列職西臺。惟三代之訓辭，極灝噩之體；而兩漢之號令，有溫雅之風。往既乃心，無

愧於古。副朕眷倚，嗣有寵褒。《梁谿集》卷三八。

〔二〕古人之心：傳校作「古今之理」。

全宋文卷三六八七

李 綱 七

起居舍人除中書舍人制

西臺列屬峻清，居言語侍從之班，有獻納論思之任，欲稱茲選，必惟其人。具官某直諒多聞，靖共有守。富淵源之碩學，挺瑰偉之宏材。蘭省爲郎，久推雅望；螭坳載筆，密侍清光。寢歷歲時，休有譽處。比從給札，試以贊書。嘉其典麗之文，克備坦明之制。擢參橐從，往代予言。惟三代之文章，極灝噩之體；而兩漢之號令，有溫雅之稱。當時服其訓辭，後世想其風烈。朕甚慕此，爾其勉之。惟既厥心，無愧于古。《梁谿集》卷三八。

中書舍人除御史中丞制

御史府不置大夫，則中丞實爲之長。總率臺屬，董正朝綱。風憲之司，耳目所寄，厥任尤峻，必惟其人。具官某志操端方，器度凝遠，有勁正之氣而不畏強禦，有明敏之識而練達事機。蚤以明揚，薦躋華要。居言語侍從之列，有獻納論思之忠。恬然靖共，休有譽處。蔽自朕志，擢長南司。聿資搏擊之材，以肅紀綱之地。朕方循名而責實，體道以就功，欲百吏之得人，致四方之風動。爾其推明國是，糾正官邪，使朋黨壞植而散群，姦回心沮而膽落。克稱中執法之任，不愧古司直之風。則予一人以寧，爾亦無窮之聞。《梁谿集》卷三八。

侍御史除御史中丞制

御史府不置大夫，則中丞實爲之長，總率臺屬，董正朝綱。風憲之司，耳目之寄，厥任尤峻，必惟其人。具官某趣操端方，器度凝遠。有勁正之氣，足以配昔人之賢；有明敏之材，足以周當世之務。頃由卿寺，擢貳臺端，屢陳忠讜之言，助予視聽之廣。議論骭亮，朋黨壞植而散群；彈劾公方，姦邪心沮而膽落。中立不倚，直道無私。不吐剛而茹柔，期遏惡而揚善。蔽自朕志，進長南司，以明

因任之方，以肅紀綱之地。朕方循名而責實，體道以就功。欲庶官之得人，俾四方之風動。爾其推明國是，糾正官邪，進思盡忠，無憚大吏，克稱中執法之任，不愧古司直之風。則予一人以寧，爾亦有無窮之聞。《梁谿集》卷三八。

開封尹制

京邑所都，雅有浩穰之目；輦轂之下，必以彈壓爲先。肆求偉材，總治劇務。歷選在位，我得其人。具官某資識端方，器度閑遠。學洞古今之蘊。智周事物之幾。綿歷清華，藹著風績。有嚴重之威，足以震服豪右；有寬厚之政，足以牧養細民。蔽自朕心，擢任天府。夫四方之所聚會，故多桀黠之民；百貨之所阜通，故多爭鬪之訟。爾其摘發姦伏，裁剴劇煩，使桴鼓設而稀鳴，囹圄空而不犯。首善之地，爲萬邦之聳瞻；奏最之優，致三輔之取法。是爲稱職，則予汝嘉。《梁谿集》卷三八。

工部尚書除延康殿學士知青州兼安撫使制

中臺率屬，參華八座之崇；外屏分符，宣風千里之遠。出處雖異，倚任惟均。眷予心膂之臣，往奠股肱之郡。宜推異數，式寵其行。具官某敦大裕和，高明閑遠。學洞古今之蘊，智周事物之幾。頃

被束求，徧歷華近。居言語侍從之列，有獻納論思之忠。擢長冬官，茂著風績。休有譽處，恬然靖共。遽陳均逸之章，祈遂偃藩之志。顧東土之都會，賓海嶽之奧區。民物阜蕃，風俗渾厚。慎擇厥守，式圖爾居。兼秘殿之華資，付全齊之重寄。承流宣化，聿資師帥之良；報政第功，佇聞課績之最。往攄素蘊，無煩訓辭。《梁谿集》卷三八。

戶部侍郎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揚州兼淮南東路鈐轄制

曳裾持橐，入聯侍從之班；紆組分符，出總蕃宣之寄。中外雖異，倚任惟均。眷予心膂之臣，往殿股肱之郡〔一〕。宜推寵數，式邁其行。具官某識度粹夷，風猷敏劭。學博而守之以約，材全而用無不宜。頃被明揚，薦躋華要。代言鳳閣，有獻納論思之忠；貳政版曹，得闔關斂散之術。有懷均逸，力丐偃藩。眷淮海之奧區，實東南之都會。慎擇厥守，式圖爾居。陞峻職於西清，總重兵於一路。承流宣化，聿資師帥之良；報政奏功，佇聞課績之最。往服朕命，惟既厥心。《梁谿集》卷三八。

〔一〕郡：道光本傳校作「任」。

中書舍人除徽猷閣待制知廬州制

入持從橐，出剖郡章。雖中外之或殊，顧眷禮之無間。式頒異數，以寵其行。具官某識度粹夷，文辭敏妙。頃由東拔，寢歷清華。處言語侍從之班，有獻納論思之益。抗章請外，願試牧民。其次對於西清，以分符於南服。承流宣化，往慎撫綏；奏最第功，佇觀報效。勉思予訓，益旣乃心。《梁谿集》卷三八。

殿中監制

王者極崇高而臨寶位，作威福而享玉食。備萬物之奉，極天下之養，必有法式，掌于有司。故周建六卿，列於天官之屬；唐分六尚，綜以殿中之官。肆朕纂承，若稽古訓，崇其班秩，以示褒優，必惟其人，乃稱茲選。以爾具官某器度凝遠，才識敏明。席世胄之高華，蔚搢紳之譽望。踐歷滋久，績效可觀。蔽自朕心，擢司盾省。凡乘輿服御，膳羞酒醴，次舍器用，典于六局者，咸總治之。爾其慎率乃僚，各共爾事，夙夜匪懈，事予一人，尚有寵褒，以爲汝勸。《梁谿集》卷三八。

太常卿制

列寺置卿，奉常尤爲高選，凡祠祭禮文之事，悉總治之。職要地清，非他司比。充是選者，實難其人。具官某資識敏明，器度凝遠。博雅好古，直諒多聞。中外踐更，靖共自好，蔚有譽望，藹于搢紳。蔽自朕心，擢長寺事。朕方觀會通以行典禮，罄齊潔以事神示。資爾欽承，副于明恤。贊相禮儀之事，討論郊廟之文。往率乃僚，各修厥職，以稱朕所以命爾之意。《梁谿集》卷三八。

宗正卿制

朕纂紹丕圖，敦睦九族，以屬籍辨其世系，以學校興其賢能。職在宗正，厥任重矣。膺是選者，實難其人。具官某資識敏明，趣操端亮，雅有譽望，藹于搢紳。爲郎省曹，靖共有守，擢貳卿寺，風績著聞。蔽自朕心，進長寺事。夫職清事簡，而兼師儒之選，亦汝之所欲也。往既厥心，務推朕所以教養之意，使人自勸學，底于有成，則爲稱職，尚有寵褒。《梁谿集》卷三八。

明堂頒政制

帝者之世，天道致祥。堯曆象以授時，舜璣衡以齊政。萬邦作乂，庶績咸凝。朕纂紹丕圖，稽古有作。建合臺以觀象，御時堂以頒常，庶幾與帝者同風。必惟其人，克任斯職。具官某性資端厚，器度閎深。學足以通古今之淵源，識足以窺天人之精稊。徊翔卿寺，聞望彌休。頒政之官，肆以命汝。夫提挈天地，把握陰陽，以御六氣之辨，此固出於精神心術之妙；至於推而行之，無或爽忒，俾四方萬里之遠，遵承而弗違，此則汝之職也。往既乃心，圖稱朕命。《梁谿集》卷三八。

秘書監制

朕藏天下之圖書，以待討論之用；聚天下之英俊，以備校讎之官。總治監事，非清德老儒，孰任茲選？具官某博雅好古，直諒多聞。文足以爲國華，材足以周世務。蚤被識拔，寢歷清華。恬然靖共，休有譽處。蔽自朕志，擢長芸臺。夫左圖右書，而朝夕所與共處者，皆英俊之游，亦汝之所樂也。往究乃心，以稱朕所以命汝之意。《梁谿集》卷三八。

太僕卿制

國容莫重於奉車，軍政必先于牧馬。太僕之職，車馬是司。驂乘輿以周旋，掌閑廐之政令。厥任尤重，匪材不居。具官某資識詳明，風猷敏劭，踐揚滋久，譽聞甚休。蔽自朕心，擢長寺事，往率乃屬，其既厥心。正于僕御之臣，罔非吉士；辨夫毛物之等，使之阜蕃。則予汝嘉，是惟稱職。《梁谿集》卷三八。

光祿卿制

漢置光祿勳以班爵詔功，而後世列于諸卿，實掌膳羞酒醴之政。肇修官制，因而不改，克稱厥職，必惟其人。具官某學問該明，趨操端亮。雅有譽望，藹于搢紳。爲郎省曹，靖共有守；擢貳卿列，風績著聞。蔽自朕心，進長寺事。夫膳羞酒醴，所以供上帝百神之祀，待賓客百官饗飧之奉，厥任重矣。往盡乃心，茲率厥常，以副朕所以命汝之意。《梁谿集》卷三八。

太府卿制

周建九府，而太府之職，掌貢賦之貳，受其貨賄之入，而以式法頒之。稽古置卿，委任甚重，克稱厥職，必惟其人。具官某資識敏明，器度宏博。更踐外中，風績著聞。蔽自朕心，擢總寺事。夫財用之所出納，物夥事叢，則姦弊易乘以起。往盡乃心，必謹察而明辨之，以稱朕命汝之意。《梁谿集》卷三八。

司農卿制

國家轉漕東南，以給中都，周知其數，職在大農。非材力敏強，克辨大計，曷任茲選？具官某學問該洽，智術自將。爲郎省曹，休有譽處。奉使外服，風績流聞。蔽自朕心，擢總寺事。夫出納斂散，雖有常式，均調盈虛，亦惟其人。往既乃心，以裕邦計。使倉廩充實，而賦必以時，則爲稱職，尚有寵褒。《梁谿集》卷三八。

大理卿制

廷尉天下之平也，邦憲是司，民命所寄，厥任甚重，必惟其人。具官某起自法家，克著顯譽。有明敏之才足以折獄，有審克之智足以決疑。蔽自朕志，命爾作士。夫昔之所是疏爲律，今之所是著爲令。訊鞠論報，掠治傳爰，憲章具存，資爾推舉。惟察惟法，必慎必清。體朕好生，期於弼教。昔張釋之爲廷尉，而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而民自以不冤。往既乃心，無俾專美，則朕以懌，爾亦有辭。《梁谿集》卷三八。

鴻臚卿制

朕正朝儀以湊群辟，厚賓禮以懷遠人。職在鴻臚，掌其政令。厥任甚重，匪材不居。具官某資識敏明，問學該洽，揚歷滋久，譽望彌休。蔽自朕心，擢長寺事。夫四方之賓客，與異域之蠻夷，貢覲以時，道里脩遠，宜厚綏懷之意，以旌來享之誠。往率乃僚，無替朕命。《梁谿集》卷三八。

都水使者制

王者體國之制，水政爲先。邦計賴轉輸之功，民事資灌溉之利。固隄防以虞決溢，濬畎澮以底疏通。政令具存，水衡是職。厥任甚重，匪材不居。具官某資識詳明，風猷敏劭。踐歷滋久，譽望彌休。蔽自朕心，擢總監事。流觀物理，水不異於趨卑；遠繼禹功，智必行於勿鑿。往率乃屬，明聽朕言。佇觀厥成，嗣有褒寵。《梁谿集》卷三八。

軍器監制

王者除戎器以戒不虞。甲冑干櫓，捍患以完固爲先；弓矢戈矛，討敵以犀利爲貴。藏在武庫，有司時出而繕修之，總是職者，實難其人。具官某資識強明，材術膚敏，更踐中外，風績著聞。蔽自朕心，擢總監事。夫材有美，工有巧，而器械之制，咸有法式，具存憲章。往修厥官，以稱朕所以命爾之意。《梁谿集》卷三八。

少府監制

少府置監典治，尚方備物制器，以供御宸極。厥任甚重，匪材不居。具官某資識詳明，風猷敏劭，雅有譽聞，藹於搢紳。蔽自朕心，擢總監事。夫漢宣總核名實，而百工技巧，咸精其能，朕甚嘉之。往既乃心，物勒工名，必考其成，以副朕所以命爾之意。《梁谿集》卷三八。

將作監制

王者體國，凡宮室門闈高下廣狹之制，皆有法式，掌於有司。大匠之職，實總營造，厥任甚重，必惟其人。具官某資識詳明，材術膚敏，揚歷寢久，風績著聞。蔽自朕心，擢總監事。夫國有六職，百工居一焉。審曲面執，巧者述之。往若予工，使盡其巧，而依於法，是爲稱職，嗣有寵褒。《梁谿

集》卷三八。

辭免監察御史兼殿中侍御史奏狀

右，臣今月十日準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殿中侍御史〔一〕，實爲天子耳目之官，朝廷政事與夫百官之邪正，皆得風聞而上言，厥任重矣。自非明習世務而有剛果不畏強禦之材，未易稱此。如臣者學術迂疎〔二〕，智能淺薄，昨自學官，召對大廷，擢實郎省，已爲過分。今茲又蒙誤恩，使備臺屬。同除五人，獨臣兼任風憲，自視缺然，何以仰副陛下明日達聰之意？伏望聖慈察臣區區，收還成命，以允公議。《梁谿集》卷三九。

〔一〕以：原無，據道光本補。

〔二〕術：原作「述」，據右引改。

理財以義劄子〔一〕

臣伏見朝廷講求理財之術，以足邦計。議者紛然，爭獻其說。夫以天下之大，承平之久，萬物盛多之時，經畫財用，豈患不足，貴於理之有其義而已。《易》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

爲非曰義。」財者民之所以相生養者也，故人非財無以聚之；義者利之本也，故財非義無以理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臨之以法度之威，何求不獲？而先王必以輕賦薄斂爲貴者，蓋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寶也。方今國家用度之廣，官吏廩祿之多，倍蓰於前，則講求理財之術，誠爲先務。獻議者亦不容無取，然臣願陛下必令廟堂之臣參議以聞，蔽自淵衷，揆之以義而行之。使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上以裕國，下以裕民，實宗社無窮之利也。取進止。《梁谿集》卷三九。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〇。

〔二〕此篇前原有總題：「比部員外郎輪對劄子五。」

用人材以激士風劄子

臣聞人主所以共治天下者，莫先於人材；所以激勵天下者，莫先於士風。人材貴於衆多，故濟濟多士，文王以之寧；士風貴於淳厚，故古者長民從容有常，則民德以之歸厚。二者天下之大本，不可不察也。陛下廣學校以作成之，班爵祿以官使之，天下之士，雲蒸而霧集，人材可謂衆多矣。至於士風，猶有可議者，在於朝廷有以勸沮之而已。狃於私枉而務虛僞，此士風所以未厚也；欲士無虛僞之行，莫若獎衷實以先之。志於表襮而尚浮華，此士風所以未厚也；欲士無浮華之習，莫若舉惇朴以鎮

之。急於進取而事奔競，此士風所以未厚也；欲士無奔競之躁，莫若崇靜退而率之。夫衷實、惇樸、靜退之士，非內有所養而見善明、用心剛者不能也。內有所養而見善明、用心剛者，以類而進，則立朝必有可觀者，臨利害必有不可奪者，又豈循情於流俗之間爲哉！臣愚伏望聖慈親灑宸翰，詔二三大臣進用人材，必以激勵士風爲先務，獎衷實而察虛僞，舉惇樸而黜浮華，崇靜退而抑奔競，則士風厚而天下之俗舉歸於忠厚之域矣。此宗社無窮之計也。取進止。《梁谿集》卷三九。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一六。

論官制財用不能悉視熙豐劄子

臣伏睹陛下近降詔旨，不係元豐官制事日增置官局等，令大臣取索條畫，措置以聞。此有以見陛下深惟政本，而有裁省官局之意也。又詔內外官司立旁通格目，令各修具元豐、紹聖、崇寧、政和年分財用之所出入，見在侵支實數以聞。此有以見陛下深惟邦計，而有均節財用之意也。恭惟陛下躬聰明睿智之資，撫承平熙洽之運，繼神考之志，述神考之事。其所施設而已然者，遵制揚功而率由之；其所有意而未備者，增光潤色而推廣之。建立法度，制作禮樂〔二〕，凡百王之所不敢睥睨者，悉舉而行之，以大有爲於當世。然則增置官局，不得不多支費，財用不得不廣，實理之所當然也。今紹述之道，罔不完具，政立而法度已彰矣，教行而禮樂已著矣。陛下儲神穆清，宅心昭曠，日隆於清靜無爲

之化，則去其華而實之，猶彼春夏歛爲秋冬而歲功成。省官局之冗員以嚴政本，節財用之浮費以裕邦計，亦理之所當然者，是宜深軫淵衷，命廟堂之臣議此以爲先務也。然臣竊謂一而不易者道也，徙而不留者時也。有天下者執道以御衆，必有以體其常；治天下者應時而造法，必有以通其變。陛下紹述神考之道，措之德業，固將傳之無窮，施之罔極，以垂訓於萬世。至於以熙、豐之時而視今日，則生齒之衆多，事爲之叢鉅，豈特相倍蓰而已哉！然則裁省均節，固不能悉視於熙、豐、盍亦揆之以道，度之以時，損益盈虛，惟義之適，立爲中制，使無太過不及之患，則實有在於今日之舉。臣愚伏望聖慈親詔三三大臣審圖之，熟慮之，可否相濟於未然之前〔二〕，號令必行於已出之後。斟酌調制〔三〕，適於厥中。官局之可省者省之，必務合於人心；財用之可節者節之，使無損於國體。以道爲公，惟義理之爲從，成一代之宏規，以昭陛下建用皇極之道，天下不勝幸甚。《梁谿集》卷三九。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四。

〔二〕「建立」二句：原作「建立制作法度禮樂」，據道光本改。

〔三〕然：原作「熟」，據右引改。

〔三〕制：右引作「劑」。

乞徽廟解易劄子

臣伏睹朝廷崇經以造士，《詩》、《書》、《周官》，自我神考命儒臣以訓釋之，學士大夫有所取正，而不休於異說，非小補也。惟《易》之爲書，範圍天地，幽贊神明，極深研幾，廣大悉備，而獨汨於傳注諸家之說，訓而釋之，曷可少哉！然而《易》更三聖，伏羲畫其卦，文王繫其辭，孔子爲之《彖》、《象》，又爲之《大傳》、《說卦》、《序卦》、《雜卦》等篇，以發明其道。故《易》於群經，尤備聖人述作之旨，非特若《詩》、《書》、《周官》載先王應世之跡而已。群經出於秦火之餘，類多缺文，而《易》幸託於卜筮，獨得爲完書。自漢以來，奇辭奧旨，闡而不彰，鬱而不發，則推而明之，發揮精義，以承三聖之述作，以折衆言之淆亂，非聖人之獨智，其孰能當之！道不虛行，理若有待。恭惟陛下天縱睿智，輔之以緝熙光明之學，體元用妙，該極象數。萬幾之暇，訓釋《老》、《莊》之書，以開悟天下之學者，辭旨高妙，足以發難言之意，而道德性命之理燦如也。夫《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實與《老》、《莊》之書相爲終始。臣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爲之訓釋，以通神明之德，以發乾坤之蘊，使聖人之全經彰明較著，學者得法象焉，實萬世無疆之休。取進止。《梁谿集》卷三九。

乞編寬恤手詔劄子

臣恭惟宋受天命，藝祖創業，其得天下也以仁得之；列聖守成，其守天下也以仁守之。重熙累洽，百有五十餘載，承平之久，跨漢軼唐，雖堯舜三代之隆，無以過也。陛下光紹丕圖，祇適先烈，宵衣旰食，勵精爲治。立政造事，所以利安元元者，無所不至，而一以仁慈爲之本，可謂深得祖宗創業守成之道矣。爰自臨御以來，屢下寬恤之詔，宸翰昭回，至誠惻怛之意見於辭者，足以鼓天下之動。是以薄海内外，蒙被德澤，天覆地載，海涵春育，無一物不得其所。協氣嘉生，薰爲太平，以仁致治，其效如此。臣愚竊謂詔令之所布，實賴官吏悉意推行，不爲文具，則實德之及民者彌久而彌廣。然詔令之頒降有先後，而官吏之去來爲不常，雖德意志慮具在方冊，後來者往往未嘗深究而周知之。朝廷之上，所當以時舉而行之者也。陛下邇者幸以紹述熙、豐政事頒於朝堂矣，願詔有司檢會哀集前後所降御筆寬恤手詔事件，如勸農桑、恤刑獄、戒搔擾、賑貧乏、恤鰥寡孤獨之類，通行於天下，而非一時指揮，附於紹述熙、豐政事之後，以時頒之，申命以告四方。庶幾內外官吏深惟德意志慮之所在，竭力遵奉，罔敢怠廢，以副陛下以慈爲寶、仁民愛物之意，天下幸甚，取進止。《梁谿集》

卷三九。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三。

全宋文卷三六八八

李 綱 八

辭免除起居郎奏狀

右，臣今月十八日準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起居郎，日下供職，不許辭免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左右置史，日侍清光，以書言動，接武侍從，號爲高華，宜得天下英俊，極一時之妙選，以副公議。如臣不材，何以稱此？雖奉宸翰，不敢稽留，黽勉就職；退量謏薄，據非其所，終不自安。伏望聖慈察其忱誠，收還誤恩，以安愚分。所有告命，未敢祇受。《梁谿集》卷四〇。

赴講筵侍立後時待罪奏狀

右，臣今月十四日垂拱殿起居訖，赴延和殿侍立，退詣崇政殿門外，計會講讀官同赴邇英閣講

筵。是時講讀官已先入，遂致趁赴侍立後時。臣不勝惶懼待罪之至，伏望聖慈特賜黜責施行。《梁谿集》卷四〇。

謝放罪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一日延和殿侍立，退赴邇英閣講筵後時，具奏待罪。伏奉御筆放罪，仍封還奏狀者。黼座臨軒，幸侍龍犀之表；經筵勸講，獨稽鵷鷺之班。剡章方俟於嚴誅，灑翰遽從於寬宥。驚慙有覲，感涕無從。中謝。伏念臣智不逮人，材非適用。驟從疏遠，躡取清華。靜言遭遇之因，皆出聖神之造。屬便朝之聽治，叨載筆以記言。以草茅之資奉威顏於咫尺，以口耳之學聞訓誥之淵微。方兢兢以震驚，宜規規而失措^{〔一〕}。臚傳放仗，爰就列以言旋；正席橫經，遂愆期於旅進^{〔二〕}。考情實雖由於過誤，嚴分守宜抵於譴訶。輒陳自劾之章，願正慢朝之罪。伏蒙皇帝陛下以乾坤之大度，軫父母之至慈。察臣趣造之心非敢後也，憫臣委蛇之跡如或使之。亟推宥過之私，遂置黜幽之典。特頒奎畫，仍却囊封。禹致群臣之朝，甘從後至之戮^{〔三〕}；湯去三面之網，舉知善貸之仁。丘山之賜不貲，螻蟻之誠何報。仰酬覆燾，誓極靡捐。《梁谿集》卷四〇。

〔一〕規規：傳校作「恢恢」。

〔二〕旅：原作「放」，據道光本改。

〔三〕甘從後至：道光本作「甘遂後期」。

論水災事乞對奏狀

右，臣伏睹陛下以積水暴集，淹浸民居，迫近都城，累降御筆，分遣官吏，固護隄防，拯濟漂溺。仰見陛下聖慮焦勞，曲盡防患之理。然臣竊謂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載，未嘗少有變故，今事起倉卒，遠邇驚懼，誠大異也。臣嘗躬詣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爲巨浸，東距汴堤，停蓄深廣，湍悍峻激，東南而流，其勢未艾。以宗廟社稷之靈，雉堞防守之固，萬無他慮。然或淹緩旬時，因有風雨，有不可不慮者。此誠陛下寅威天戒，博詢衆謀之時，而群臣竭智效力、捐軀報國之秋也。累日以來，傾耳以聽，缺然未聞，臣竊怪之。夫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禦，必有消弭之策。《周官》於國危則有大詢之禮，祖宗每遇災變亦降詔求言。臣愚伏望陛下斷自淵衷，特詔在廷之臣各具所見以聞，擇其可采者非時賜對，特加驅策，施行其說。因衆智，協衆力，濟危圖安，上以答天地之戒，下以慰億兆之心，天下不勝幸甚！臣仰荷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親加識擢，得侍清光，常思奮不顧身，以循國家之急，輒有己見急切利害，事須面奏。伏望聖慈降旨閣門，許臣來日因侍立次直前奏事。庶幾得盡狂瞽，仰裨聖慮之萬一。伏候勅旨。《梁谿集》卷四〇。又見《國朝諸臣奏議》卷四五。

論水便宜六事奏狀

右，臣近嘗奏請，以水潦爲患，乞賜燕閒敷陳利害。今月十四日崇政殿侍立，閣門傳旨令臣先退，惶懼戰慄，居家待罪，不敢供職。聖恩寬厚，未奉誅責，日夕惴恐，跼蹐無他。伏念臣愚蠢謏聞，孤立寡與，惟知仰事陛下，以國家爲心。比見積水暴集，逼邇都城，私憂過計，輒貢狂瞽，情迫意切，言皆不倫，觸盛意，犯隆旨，自干雷霆之威，死有餘罪。自非陛下恕其愚直，天地父母矜而憐之，誰復爲臣言者！臣竊以水旱之災，雖堯、湯有所不免，惟聖人爲能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博詢衆謀以銷去之。故堯於洪水方割之時，有「疇咨」之言；湯於旱既太甚之日，有「六事」之責。皆能轉災以爲福，易沴以爲和，此古聖人之明驗也。今者水患之來，起於倉卒，人心惶懼，遠邇震驚，幸賴宗社之靈，陛下睿算之審，屢降御筆處分，疏導通決，勢漸退落。雖畿甸旁近，皆罹其災，而都城無虞，人意漸定。然臣竊以謂水災既退之後，朝廷未可以謂無事，正宜講究利害，增固隄防，夤念天戒，益以修省，不可忽也。臣愚蠢不揆，輒妄發，昧死上便宜六條：一曰治其原，二曰折其勢，三曰固河防，四曰恤民隱，五曰省煩費，六曰廣儲蓄。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恭惟國家卜世定鼎，建都大梁（二），平原沃野，彌望千里，非有高山峻嶺爲之阻。而都城以西，京索交流，陂澤相接，自西徂東，地勢傾下，加以雨潦，不能吞納，則決溢東注，俯灌都城，其勢然也。爲今之計，莫若相視陂塘，疏

導京索，增卑培薄，固以隄防，節以斗門，旱則有所注，澇則水有所泄〔二〕，雖經霖雨〔三〕，其勢不得接連而下，可以爲萬世之利。此則治其源之策也。臣竊觀自昔善捍水患者，必爲長隄以濟其衝，其意以謂，以數仞之城而拒方至之水，風濤之所鼓薄，亦已危矣，限以長隄，殺其怒勢，然後人力可施，而城益堅。今積水之來自都城之西，浩如江湖，東抵汴岸，南阻新堤，雖停蓄深廣，而卒不能至城下者，有隄以爲之阻也。由隄而行，散漫湍激，至都城之南，則徑抵護龍河者，無隄以爲之阻也。爲今之計，莫若距城數里之外，因高地勢，繚以長隄，使雖有積水決溢之患，循隄四瀉，不能薄城，可以禦一時之急。此則折其勢之策也。國家都汴，處大河之下流，其所恃以爲固者，埽岸堅而法制嚴也〔四〕。比年以來，玩習苟簡，護衛之卒散於抽差，備禦之儲耗於轉易，河嚙隄防〔五〕，日朘月削，恬不加恤。如廣武埽，其距清汴纔百餘步，去冬危殆屢矣，其不決溢者，特幸耳。使夏秋之交，乘霖雨湍暴之勢，果能保其無虞乎？夫以陂澤積水暴集之患，猶可驚駭，況大河之勢，又可不爲之深慮哉！臣愚願擇深知河事者，相地形，回清汴，使與大河相遠，仍詔有司遵守法制，存留兵卒〔六〕，儲積材料，敢有抽差轉易者，必處以刑〔七〕。此則固河防之策也。今茲積水之來，衝白沙，蕩中牟，迫都城，散漫畿甸之邑，淹浸屋廬，漂溺民蓄，損傷苗稼，不可以數計。今又決其南以注於陳、蔡之郊，決其北以注於相、衛之境，疏汴渠之下流於陳留，則數千里之內悉被其患矣。陛下惻怛憂勞，降詔拯濟，德意甚厚，臣猶竊慮州縣監司未能悉意奉行也。願詔諸路應被災傷地分，今年秋租並與蠲免，水過之後安集民居，借貸賑濟，務令復業，無使失所，以副陛下之意。此則恤民隱之策也。臣竊

惟去歲江淮泛溢，東南之民悉皆流移，賴陛下聖慈，以六路上供米斛廣加賑濟，民得無死，德至渥也。然州縣蕭條，帑廩匱乏，迄今未復。今畿甸旁近又有積水之患矣，何以堪之！臣愚願陛下斷自宸衷，凡營繕工役、花石綱運有可省者，權令減罷，數年之間民力漸完，國用以足，然後惟陛下之所命耳。裕民豐財，莫是爲大，臣所謂罷不急之務者此也。臣又惟古者九年必有三年之蓄，二十七年必有九年之蓄，然後無旱乾水溢之患，教化行，習俗美，而頌聲興，是爲太平，治之至也。祖宗以來，舊有封樁米斛以千萬計，所以爲兵民之天，宗社之本也。比年來工役寢多，仰食者衆，歲以侵耗，遂致殫竭。今國計所仰者，獨東南六路轉輸歲額耳。假使一方水旱，歲額不登，將胡以自給？靜以思之，可爲寒心。臣愚願陛下明詔有司裁蠶食者，幸歲豐登，朝廷多降糴本〔八〕，委彊幹官吏廣行收糴，別項上供，以充封樁之數。歲歲如此，及祖宗舊額而後止。此朝廷之所優爲，何不留意，而獨爲懔懔也？養兵足國，莫是爲急，臣所謂廣國之儲者此也。凡此六者，皆當今之要務。顧臣智識淺陋，文字荒疏，言不足以達意，惟陛下財幸，下臣章宰執，議其可否。如可采錄，望賜施行。臣比者嘗獻愚計，伏蒙聖慈寬假，未賜斧鉞之誅。輒復自竭，冒昧天聽，庶幾芻蕘之言，有補萬一，仰報盛德。

〔貼黃一〕臣伏以水患暴至，失於隄防，憑陵都城，久未退息，厥異甚大，誠不可忽。伏望陛下畏天戒，固民心，收土用，嚴守衛，以彌寧災害，大慰天下之望。避殿減膳，告於天地宗廟社稷，所以畏天戒也。法禹、湯之罪己，以詔萬方，親御六龍，率群臣，負土石以先士卒，所以固民心也。誅水官之不勝任者以正典刑，擇材智而驅策之，與共患難，所以收土用也。輟營繕花石

之不急者，併卒伍而部分之，以備不虞，所以嚴守衛也。四者既具，又在陛下修胸中之誠，感動天心。如此而災害不彌，和氣不臻，未之聞也〔九〕。臣不勝惓惓，盡死節，惟陛下裁察。

〔貼黃二〕臣區區之誠，以謂洪水之災，理不虛發，在廷之臣，瘖默取容，無肯奏知陛下以克謹天地告戒之意者，不勝憤懣，嘗罄狂愚，冒瀆聖聰，今又不能自己，輒復妄發。伏望陛下察臣之意，少賜寬假，無使忠義之士鉗口結舌，視臣爲戒，天下不勝幸甚。《梁谿集》卷四〇。又見《國朝諸臣奏議》卷四五。

〔一〕建：原作「眷」，據道光本改。

〔二〕有所注潑則：原脫，據右引補。

〔三〕經：原脫，據右引補。

〔四〕埽：原作「掃」。按「埽」爲築堤之一種方法，用埽所築之隄岸稱「埽岸」，其隄壩亦謂之「埽」。見《宋史》卷九一《河渠志》一。「掃」乃「埽」之形訛，今改。下「廣武埽」同。

〔五〕嚙：原作「齒」，據道光本改。

〔六〕卒：原作「革」，據右引改。

〔七〕處以刑：道光本作「置典刑」。

〔八〕糴：原作「糧」，據道光本改。

〔九〕之聞：原作「聞之」，據右引乙。

論水事待罪奏狀

右，臣今月十二日曾具奏，以暴水爲災，迫浸都城，恐非細故，欲望陛下寅念天戒，招徠讜言；仍有已見急切利害，乞因侍立直前奏事。今月十三日，崇政殿侍立，宰執退，傳旨閣門令臣先退，更不侍立，臣不勝惶懼戰越之至。見今居家待罪，不敢供職，伏望聖慈特賜黜責施行。《梁谿集》卷四〇。

謫監沙縣稅務到任謝表

臣某言：昨任承事郎、試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論都外積水不當，準告，授承務郎、差監南劍州沙縣稅務，已到任訖。囊封奏御，仰冒雷霆之威；宸筆正刑，尚寬斧鉞之戮。罪深謫薄，感極涕零。中謝。臣聞明目達聰者君之經，陳善責難者臣之義。惟君聖而臣直，則道交而志通。故雖帝王極治之時，必有骨鯁敢言之士。臣獨何者，竊慕其風。以庇賤樸鄙之資，玷清切高華之選。儻遇事而懷祿，實處朝而覲顏。一時隄防失虞，水潦暴集，方詔令之旁午，見睿知之焦勞。而臣仰荷眷知，每懷補報。思慮倉卒，雖徇國而忘身；學識迂踈，誠私憂而過計。念戇愚之妄發，知罪戾之難逃。一再褫官，蒼黃去國。螭坳載筆，夢想雲龍之遊；劍浦征商，分甘筦庫之役。夫何孤陋，亦荷保全。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天度兼容，至明旁燭。憐臣狂狷，自取顛躋；察臣精誠，本非沾激。特屈憲章之峻，俾霑廩食之優。臣敢不銘佩隆恩，誓堅素守。忠孝難並立，徒深將父之懷；節義爲大閑，益勵愛君之志。

《梁谿集》卷四〇。

謝復官表

臣某言：臣昨任承事郎、試起居郎兼國史編脩官，論積水不當，降授承務郎、監南劍州沙縣稅務，今月二十二日準告，叙復承事郎，差遣如故，已望闕謝恩祇受訖。海隅遠屏，方履薄而臨深；帝澤霽流，爰赦過而有罪。致茲孤陋，亦荷甄收。拜賜惟優，撫躬增厲。中謝。伏念臣奮身寒苦，構時隆昌。惟造道之弗優，致信古之太過。誤蒙識擢，躡處高華。蘭省爲郎，薦膺器使；霜臺舉職，親被褒稱。奉常贊郊廟之儀，左史珥螭坳之筆。叨逾若此，報稱謂何。自以立有道之朝，輒敢效危言之計。雖思慮倉卒，腸實無他；然蹤跡飄零，孽乃自作。姑從薄謫，已荷寬恩。豈期謫宦之鄉，忽拜復官之命。負罪至重，雖未削於丹書；歷歲纔周，已悉還於舊秩。省循既往，銘刻何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德而出寧，執古道以御有。念一夫之失職，仁聖所矜；施三赦以恤刑，蠢愚爲最。俯憐孤跡，曾侍清光。還其寄祿之階，示以滌瑕之漸。荷恩益腆，矢死爲輕。再念臣一去彤墀，屢經霈澤。親年踰於七十，喜懼之懷交深；庭闈遠者三千，甘旨之奉久闕。方聖主隆孝治以善俗，獨孤臣嬰罪戾

而向隅。興言及茲，追咎靡及。非天地父母之德哀而憐之，則犬馬螻蟻之誠誰復言者。願垂日月無私之照，獲伸烏鳥欲養之心。則臣失東隅而收桑榆，捐軀未晚；先朝露而填溝壑，結草爲期。《梁谿集》卷四〇。

謝知秀州表〔二〕

珥筆記言，久違於螭殿；分符共理，濫守於海邦。初見吏民，具宣德澤。中謝。伏念臣迂愚有素，結約亡奇，徒竊慕於古人，曾弗通於世務。親蒙識擢，躡處高華。不能慎默以保身，乃以狂狷而速戾。一從斥逐，七改星霜。侍黼座之清光，徒勞夢想；躬米鹽之俗務，彌自省循。迨奉寬恩，遽罹艱棘。終寢苦之制，僅不泯於餘生；有負薪之憂，未自歸於銓部。寧期甄錄，謬及孱庸。假以紱章之榮，付之民社之重。惟嘉禾之小壘，當浙江之要衝。水旱相仍，流移方甚。牧養實資於愷悌，推行宜適於變通。豈容拙疏，輒此叨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聖日躋。用人惟己而蓋其前愆，以道觀能而收其後效。起從謫籍，俾守藩條。臣敢不仰體眷慈，俯矜凋瘵。雖抑強扶弱，初無一日之長；而宣政承流，願奏三年之最。《梁谿集》卷四〇。

〔二〕題下原注：「宣和六年內除知秀州，七年三月召除太常少卿，此表不曾上。」

上道君太上皇帝封事

宣和七年十二月

十二月二十一日，宣教郎、試太常少卿臣李綱謹昧死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聞忠臣不避誅以正諫，故能濟患難而圖安；明主不以人而廢言，故能協智力以自助。臣愚忘生觸死，願效區區之忠，惟陛下留神幸察。臣近以太常職事，贊導郊禋，竊見陛下裸獻太廟十室，聖心感動，涕泗橫流，侍祠之臣，仰助惻楚。然臣以謂陛下念祖宗艱難之功，必思所以持盈守成；慕神考劬勞之德，必思所以繼志述事。況於宗社之大本，生民之大計，得不深慮而熟察乎？臣伏觀陛下自臨御以來，追紹先烈，所以持盈守成，繼志述事者無所不至。遠欲據祖宗之宿憤，近欲成神考之貽謀。因契丹之衰亡，復燕山之故境，此誠不世之功，甚盛之舉也。然而謀事之臣，動失機會，統兵之將，多違指蹤。糧餉有飛輓之勞，賂遺有貪婪之患。金國敗盟，羽書狎至，常勝失守，存亡未期。自燕地以南，無高山深林，險阻以爲捍蔽；自大河以北，有頻年盜賊，郡縣爲之蕭然。設使虎狼之衆蝟結蟻聚，侵邊徼而摩封疆，將何以禦之？此誠宗社危急之秋，陛下側席求言，而忠臣義士奮不顧身以報國家之日也。竊聞有旨，召侍從之臣聚議，各具所見以聞，有以見陛下焦勞，慨然有納用群策之意。臣以庶僚疎賤，不獲與議論之末，竊自傷悼，久抱孤忠。考古揆今，參之天人之際，日夜念此至熟。仰荷陛下知遇，寧忍緘默不言，以圖補萬分之一？敢忘越職犯分之罪，冒進忱辭！惟陛下赦其狂瞽，而詳擇其中。臣竊謂當今

禦戎之急務，雖在於選將勵兵，多方捍敵，然要須知其本原，敵乃可制。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而以浪戰爲下策者，誠爲知言。前者已不可悔，後者猶可圖也。臣謂治其本原者，其說有五：一曰正己以收人心，二曰聽言以收士用，三曰蓄財穀以足軍儲，四曰審號令以尊國勢，五曰施惠澤以彌民怨。臣所謂正己以收人心者，比年以來，搬運花石，舳艫相銜，營繕宮室，斧斤不輟，製造器用，務極奢巧，賜予之費，靡有紀極，燕遊之娛，倍於曩時。此皆上累大德，下失群心，蠹耗邦財，斬刈民力，積以歲時，馴致今日之患，非偶然也。孔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凡此數事，特皆陛下耳目玩好嬉戲之具，於事爲甚輕，然而實害天下之大計，於體爲至重。斥而罷之，一念之頃，斷自聖心，夫復何難？此令朝行，人心夕改，所謂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修己安人而比隆堯舜者，陛下豈不優爲之？臣願陛下降明詔，罷花石之運，停營繕之工，減製造之局，省賜予之費，節燕遊之娛，凡應奉之物，一切禁絕。如已詔停罷前項數事，更願以至誠惻怛之意加之，深省前失，無以事勢稍緩即復施行。要在使衆必信，上以昭聖德，下以收人心，可乎？臣所謂聽言以收士用者，比年以來忌諱衆多，人材鮮少，諂諛之說日進，忠鯁之言不聞。譬猶一人之身，衆病交攻，不求瞑眩之藥，而望厥疾之瘳，不可得也。夫中材之士，正須崇獎，乃敢展盡，況復摧抑，誰復納忠？是以大臣以將順爲任職而不肯諫，小臣以畏縮爲得計而不敢言，侍從之列懷榮寵而謀身，臺諫之臣舉細故以塞責，習熟見聞，致今日之患，亦非偶然也。《書》曰：「后從諫則聖。」《傳》曰：「武王諤諤以昌。」以陛下之明而招徠群言，廣諫益聖，天下之事有不足爲者，況彼區區之

國何足深畏？孟子曰：「聞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未聞以千里而畏人者也。」況以天下之大而畏小醜哉！方今賢士大夫或伏於下僚，或遯於山澤，以陛下無至誠聽用之意，皆閉其言而弗出。平日陛下所取謀而聽用者，不過左右近習之臣。陛下以今日之事思之，果能有濟乎？臣願陛下降明詔，求忠讜之言，延草茅之士，許侍從同薦，或自薦達，便殿賜對，不拘以時，使之展盡底蘊，虛心以聽之。言而是，舉行其策而隨加擢用；言而非，加慰勞而勿復譴責。仍於明詔中深悼往年求言加罪之失^{（一）}，凡百忌諱，一切蠲除，上以廣聖聰，下以收士用，可乎？臣所謂蓄財穀以足軍儲者，臣聞人以財而聚，兵以食爲天。雖有良將銳卒，非財莫能使也；雖有金城湯池，非穀莫能守也。財穀之蓄，平日者猶不可緩，況於用兵禦敵，爲持久之計哉！比年以來，用度無節，侵耗日多，財匱而府庫虛，穀散而倉廩竭。物力既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汹汹靡定。今日所以給軍費，不知陛下於何所取而足乎？取之內帑而內帑已盡^{（二）}，取之封樁而封樁已無，取之闔關歛散之術而榷貨之法已殫，取之橫賦暴斂之政而吾民之力已困，正當苦節以爲足用之計耳。近者置司講議，失本末先後之序，凡所裁減，類皆毛舉，僅及百分之一二，而真所謂無名之費，不急之務，初未嘗裁減也。況於權臣貴戚近幸之臣，開端援例以沮壞之，有裁減之名，無裁減之實，怨謗紛然，何補於事？今日之勢迫矣！屯兵數十萬，糧餉錫賚，其費不貲，又將取於吾民，如前日之免夫錢，則四方盜賊圍視而起，豈不趣禍亂哉？臣願陛下深思熟計，如臣前之所陳，既罷花石、營繕、製造、賜予、燕遊、應奉等事，明詔有司，將常日逐項錢物盡歸版曹，別項樁管，專給軍費，御前不復取索，有司不進關子。有不如詔，重寘於法。又詔宰

執文武百官，俸給米麥減半；宰執及觀察使、待制以上官在京有物業者，仍令各進家財，以助國用，事平旋行給還；在京上戶願進者聽，優與官職。又詔諸路漕臣，以上供斛斗及自御前撥降錢帛，日下於淮浙沿流州軍高價糴穀，多方措置人船。星夜起發，以實中都。斷而行之，勿爲浮議所沮。財穀充牣，軍儲有餘，則外患不難禦也。臣所謂審號令以尊國勢者，臣聞人主深居九重之中，所以宰制萬邦，役使群心者，莫大於號令。號令者，國之紀綱也。其在天如風雷，在人如血脉。風雷不失其序則萬化成，血脉不悖其理則四肢運。故人主之於號令，必審諦而不妄發，則威信立而國勢尊。下之仰上如天，惟其所命；民之視君如心，惟其所使。此帝王御天下之常道也。比年以來，發號出令，初莫之審；朝令夕改，初不必行。密降旁出，而三省、密院不與知；束以峻法，而給、舍不敢駁。夫元豐釐正三省、密院之制，皆所以奉行天子之號令也；二三大臣與夫給、舍之官，皆陛下親擇而信任之者也。號令之出，而二三大臣或不與議，號令之行，而給、舍之官不得舉職，是朝廷爲虛設，而政事之出所以多門也。首尾衡決，先後錯忤，有司疑於趨赴，四方無所適從。陛下方以總攬權綱爲得計，而不知國勢已卑矣。臣願陛下深究神考設官之意，每下號令，必與二三大臣謀之，無使非其人者得與。其或未允，聽給、舍得以審駁。令出惟行，而無所反汗之譏；信賞必罰，減去私意。則州縣將吏兵民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夷狄不難禦也。臣所謂施惠澤以彌民怨者，臣聞民之恃財以生，猶魚之恃水以活也。王者之澤被於民深，譬之江湖，散漫悠遠，魚於此而相忘。豈有他哉？用之有節，取之有道，不奪其所以相生養者而已。比年以來，用度既廣，取於民者，常賦之外，其目繁多。絮帛則有和

買，有預買〔三〕，有泛買，有常平。和買，有應副燕山和買。米穀則有和糴，有均糴，有補發上供和糴，有應副軍糧和糴，有撥發輦運司和糴。名曰預買，無錢可敷；名曰和糴，其價每下。又以官告、度牒、鈔書準折衆戶共分，皆爲虛名無用之物。此外又有茶鹽敷配課額，贓吏猾胥，因緣侵漁，一家之產，隨其高下所出。如此，欲其不飢寒轉徙得乎？東南之民，耳目見聞，水漕而陸輦者又皆花石應奉不急之物。愚民無知，以謂奪其父子、兄弟、夫婦所以相生養之具，盡於錙銖，而用之如泥沙，以供浮費。欲其不興怨謗，何可得哉！是以頃歲江浙巨盜一呼，從之者飈舉而雲集；東北嘯聚，至今爲梗，職此之由。方今邊鄙震聳，人心驚疑，深慮窮民復起爲盜，則腹背受患，何以支吾？臣願陛下明詔州縣，凡積歲欠負並與放免，近降措置財利指揮，如鈔旁錢、免行錢、醋息錢之類，一切停罷，庶使民心安妥，而姦猾不得以搖之，此不可緩之策也。臣前所陳五事，如蒙陛下詳察而施行之，則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其大槩已舉矣。變危爲安，莫先於此。至於選將勵兵，多方捍敵之策，臣請試爲陛下陳其梗槩。捍敵之策，其說有十：遣大臣之有智謀權略、素爲天下之所信服者爲大帥，盡統諸將，聽其節度。推轂授師，不從中制，使兵勢不分，一也。選諸將之鷙勇有謀、素爲士卒之所信服者各將所部，分據要害之地，使緩急首尾相應，可以抗敵。將不足則募大小使臣、武舉及第或曾立邊功者，召問方略，擢而用之，二也。遣畿甸禁兵，不足則揀擇雜役諸色廂兵之強壯者，又不足則起河北及畿甸保甲，又不足則募民之願爲兵者。務令數多，張大形勢，使人莫測。又以羽檄起天下兵，盡赴京畿，使無外重內輕之患，三也。恃河以爲固，旁近州縣屯宿重兵，營壘相望，以衛京師。持重養威，

勿與之戰，待其糧竭勢衰，然後議之，四也。屯戍將兵，糧餉錢帛皆自中都應副，優加撫恤，勿使闕乏，別置將兵防護餉道，五也。並河州郡，選擇守臣素有風力可委任者，易去疲懦，許以便宜從事。在朝無其人，則召自外方，起於閒廢，務在協力公心推選，六也。募文武小官有膽智辭辨者，授以高爵，奉使兵間，卑辭重幣，復約和好，以緩師期，使吾事可辦，七也。河北諸郡令堅壁清野，人民入保，使進無所獲，糧餉有時而窮，敵人之衆難以持久，八也。按地圖，相形勢，命並塞諸道，控制要衝，扼其歸路，擾其餉道，使退有所虞，不敢深入，九也。夏戎窺伺中國久矣，乘我之釁，安知無跳踉之心。今起西兵而召其將帥，彼或諜知，敢肆猖獗，又生一患，則陝西、河東諸路，不可不虞，十也。凡此十策，雖腐儒之常談，然不可不察。更願陛下召宿將知兵者，與廟堂深計之。昔漢文帝時匈奴大入邊，乃命周亞夫等三將軍軍霸上、棘門、細柳以備胡，文帝親勞之，禮成而去。臣願陛下命將帥統六師屯於近郊，訓練士卒，陛下親臨以講武，振揚天聲，以勵士氣，鎮之以靜，臨之以威，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亦一策也。夫夷狄敗盟，侵犯邊境，自古有之。唐太宗時，突厥頡利飲馬於渭水，去長安不百里，太宗興六騎幸渭上逆折之，頡利遂遁。本朝景德中，契丹犯澶淵，去都城纔數驛，真宗渡河親征，契丹遂和。何則？師直爲壯，在我者理直而有備，士心奮勵，氣固足以吞之。臣願陛下先留意於自治者，而以捍敵爲餘事。自治之策，尤以收人心爲先，不可以爲非今日用兵之急務也。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太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去之岐山之下居焉，從之者如歸市。非得人心，則雖將避狄人，誰與居？況欲合衆智，協衆力，使將

帥忘生，卒伍用命，士有死志，民無離心，以捍難制之虜，爲宗社蒼生之計哉！願陛下無忽。臣聞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前事之驗，後事之元龜也。臣昨於宣和元年任起居郎日，因都城暴水變故，嘗具狀奏乞陛下寅畏天戒，招徠讜言，仍乞因侍立直前奏事，區區之意，實有所懷。以謂陰氣太盛則恐有盜賊猖蹶〔四〕，夷狄憑陵〔五〕，兵革之事，不可不戒。有其兆而事未見，難於顯言，故欲面奏，蒙謫降遠小監當，雖抱愚衷，不能自達。逮今七年，而盜賊夷狄之患如此〔六〕，乃知天人之際，不可誣也。惟先格王，正厥事，上以動天意，下以感人心。天意、人心，去就之際，間不容髮。動天以實而不以文，感人以行而不以言，正在今日。臣願陛下萬幾之暇，中夜以興，仰思祖宗勤勞積累、基構畀付之重，俯爲子孫蕃衍衆多、萬世無窮之計，留意於賤臣之言。夫心之精微，非書之所能盡也。陛下清燕之間，何惜榻前咫尺之地，不使臣進對，得盡其心，以報盛德？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臣不隔班先次上殿，及與衆聚議，庶幾芻蕘之言，或有涓埃之補，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非獨臣之幸，乃天下之幸也。干冒天威，無任戰越惶懼之至。《梁谿集》卷四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四。

〔一〕明詔中深悼：原作「詔中明著悼」，據道光本改。

〔二〕已：原作「有」，據右引改。

〔三〕有：原無，據右引補。

〔四〕太盛：原作「大」，據右引改。

〔五〕夷狄憑陵：原作「外患頻仍」，據右引改。

〔六〕盜賊夷狄：原作「四方兵革」，據右引改。

召赴文字庫祇候引對劄子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臣伏睹陛下以金國敗盟，陷沒燕山，重兵壓境，邀求必不可從之事，欲窺中原而取河北〔一〕。淵衷震悼，深悔前非，下哀痛之詔，罷不急之務，蠲繁苛之令，除掎克之法，招徠忠讜之言，討論捍禦之策。命皇太子作牧開封，以係天下之望，誠意惻怛，感動天地，慰安人心，雖堯舜修己以安百姓，禹湯罪己以撫萬方，無以過也。然臣竊以謂事勢迫矣〔二〕，結釁已深，遣使講和，必無可和之理。長蛇封豕，蓄銳深謀，待時而發，其意不淺。而自河以北，守禦蕭然，無藩籬之固，不知何以禦之？今日之策，所謀得則宗社安，所謀失則宗社危，安危之機，間不容髮。臣願陛下審料事勢，度以聖心之所能行者，深計利害而明白行之，無爲苟且僥倖，覆藏隱諱，以趨禍亂，庶幾可以轉危而爲安。則天下蒼生無肝腦塗地之患，宗廟社稷無淪胥夷狄之虞，皆在決於陛下方寸間耳。臣愚以謂今日之策有三：上策莫如親征。講求真廟幸澶淵故事，選將勵兵，躬臨訓練，降詔問罪，涓日啓行，以懼戎心，以鼓士氣，驅逐醜虜，保完舊疆，此上策也。中策莫如堅守。夫京師，天下之根本也。宗廟社稷，朝廷宮室之所在，百官之所聚，密邇陵寢，中四海而臨萬邦。高城深池，有金湯之險；聯營環衛，有虎

貔之師。運漕東南以足財用，控制西北以威夷狄。天下無二，舍此安歸？定堅守之計，勵士民之心，效死爲期，無毫髮欲去之意。既務鎮靜，又施權謀，遣帥出師，分屯傍近要害之地，翼衛帝室。設使犬羊之衆敢肆憑陵，當如周亞夫禦七國之策，堅壁勿戰，待其糧竭力衰，邀其歸路，多設方略，一鼓破之。此中策也。下策爲避狄之計，如太王去邠而居岐，臣有所不忍言。然道塗間巷之人戶知之，臣亦疑聖意或出於此。何哉？比者不議河北守臣而先議東南守臣，一也；遣使分起諸路兵而不起淮浙兵，二也；搜攔沿汴舟船，三也；建牧，四也。爲此策者，雖足以紓一時之急，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也。臣竊痛其不深計而熟念之也〔三〕。委陵寢宗廟社稷、朝廷宮室、百官萬民而去之，遠邇必潰，是以中原界之豺狼也。事勢一去，不可復振，臣恐京師朝行而夕亂，其禍故可勝言哉！陛下雖命皇太子建牧以監之，何補於事？是不若偕行之愈也。必不得已，臣有愚計，顧恐陛下不能行之。臣今日言之，儻不契聖意，必死於斧鉞；不言之，異日禍敗，必死於亂兵。與其死於亂，不若死於國，臣敢冒萬死，爲陛下試陳其說。陛下欲行避狄之計，而命皇太子留守以係人心，以捍大敵，以保陵寢宗廟社稷是也，而建以爲牧非也。本朝及唐故事，皇帝行幸郡國，則皇太子監國，此特國家閒暇之時，典禮如此。今大敵入寇，天下震動，安危存亡呼吸間，而用平時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何以號召天下，率勵豪傑，與之以死抗敵，期成功於萬分之一哉？唐明皇避安祿山之難而入蜀，父老擁馬乞留太子以討賊，而肅宗有靈武之立，勢不得不然。當時之議，曾不早定，後世惜之。陛下度今日人心已搖，可以與之共患難而堅守，則守而弗去可也；度不能守，

則胡不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保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臣竊觀皇太子仁孝夙成，恭儉好學，四海屬心。如臣之計，天下可保，在此一舉。夫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今日之事，寧復有大於此者乎？臣素愚直，感戴大恩，所以不避重誅爲陛下言此者〔四〕，欲陛下深思而定之於早也。交遜之際，燦然明白，而使宗廟社稷有所依歸，四海蒼生有所係屬。陛下如釋重負，享安逸於無窮，而以死宗廟社稷之事責皇太子與天下之士大夫，豈不美哉！敵情難測，卒然有急，然後議之，則無及矣。《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伏惟陛下聖德高妙，臣固知黃屋不足以纓紼帝堯之心，所以敢言者，正恃陛下體道而輕外物也。昔田千秋以一言而悟武帝，而巫蠱之禍息。臣頃以論水，去國七年。今日之事，適在朝列，以上封事，朝奏暮召，以螻蟻之微敢言大計，豈非祖宗神靈啓悟臣心，使之如此？其敢愛死，不自比於田千秋哉！謹刺血親書，干冒天威，無任戰越俟死之至。取進止。《梁谿集》卷四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二。

〔一〕窺：原作「恢」，據道光本改。

〔二〕竊：原無，據右引補。

〔三〕其：原作「曾」，據右引改。

〔四〕重誅：傅校作「斧鉞」。

全宋文卷三六八九

李 綱 九

上淵聖皇帝實封言事奏狀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右，臣伏睹皇帝陛下誕膺天命，撫臨萬邦，天地神祇永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海寓騰歡。道君皇帝體道法古，因天順人，不貳不疑，傳付大器，授受之際，燦然明白。雖堯之禪舜，何以加此！下視漢唐，無足比數。此誠宗社之休，而生靈之福也。然臣竊謂陛下主鬯春宮，茲踰十年，孝友之美，實形四方，英偉之姿，久動群聽。道君皇帝眷佑一德，方茲艱難，付以宗社生靈之寄，天之所歸，豈曰人力！然而方今夷狄憑陵，中國勢弱，奸邪充斥，君子道消，法度綱紀，蕩然無統。陛下履位，適當斯時，得不上應天心，下順人欲，外攘夷狄，使中國之勢尊，內誅姦邪，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所以付託陛下之意哉！邇者道君皇帝下罪己之詔（二），罷不急之務，蠲煩苛之令，除掊克之法，招徠忠讜之言，討論捍禦之策。唱於前，陛下不可不和於後；造於始，陛下不可不

續於終。正猶堯之禪舜，論共鯀兜苗之罪皆在堯時，而四罪之誅，使天下咸服，必居舜日，然後元凱可進，法度可修，四目可明，四聰可達，庶政惟和，萬邦咸寧，以成垂拱無爲之治。仰惟道君皇帝既已爲宗社生靈之故，親御翰墨，悔前日之非，播告四方，不匿厥旨矣，則夫左右恩寵之臣，造作邊事，養成禍胎，屢覆王師，貽患宗社有如童貫者；招權怙勢，首爲兵謀，以佞倖之姿，據師保之任，有如王黼、蔡攸者；以穿窬之質，挾奸雄之謀，作奇技淫巧以蕩上心，運花石竹木以斂民怨，有如朱勔者；豪奪民田，掊歛財賄，剥下奉上，依勢作威，有如李彥者；恃寵眷之私，擅威福之柄，招兵自衛，失禁旅之心，有如高俅者：罪實比於四凶，誅宜行於兩觀。陛下以其久在道君皇帝左右之故，未欲誅殛，亦宜流竄遠方，以正典刑。而自即位以來，今已累日，寂然未聞決斷之詔，群心憂疑，其何以仰副道君皇帝畀付之意，上應天心，下順人欲，而使夷狄知中國之威，逡巡而不敢進哉！臣愚伏望陛下運以乾剛，照以離明，爲宗社生靈大計，斷而行之。天意昭答，人心悅服，則夷狄不難禦矣。昔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陛下即位累日，而未行虞舜之政，臣竊惑之。至於宰相臺諫之臣，亦宜罷黜，慎擇其人，以協惟新之政。何則？天下之事，惟宰相可行，而臺諫可言。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陛之間，與天子爭是非者，臺諫也。宰相得行其道，臺諫得行其言，一失其職，則爲宰相者何以揆百官而撫四夷？爲臺諫者何以糾官邪而諫主慝（二）？冒寵尸祿，無補國家，噤默不言，致危宗社，其罪豈淺淺哉！臣竊觀道君皇帝深悼前失，欲收天下之心，而降哀痛之詔、罪己之言，所不忍聞，仰讀之人，爲之掩泣。此誠禹、湯之用心也。抑畏之極，至於感疾遜位，

退居舊宮。人主如此，而宰相、臺諫之臣偃然如故，恬不爲怪，此何理也？譬猶庸醫之療病，已致人於危困，猶且顧視財賄，自爲身謀，不忍捨去，而慮他人之軋己也，求病之瘳，豈可得哉？爲今之計，正宜博采深訪，求人於閒廢踈賤之間，所謂擢卒爲將、拔士爲相者，正今日急務也，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愚戇無取，惟好讀書，深考古人論議天人之際，竊有所見。往年任起居郎日，因都城暴水變異至大，嘗具狀奏，乞因侍立，直前奏事。區區之誠，以謂陰氣太盛，恐有盜賊夷狄兵革之事，有其兆而未見，難於顯言，故欲面奏。尋蒙謫降，惓惓之忠，無以自達。去國七年，而盜賊夷狄之患相仍如此，乃知天人之際，若合符節，不可誣也。請以比年以來天人之際及今日之事爲陛下詳言之。崇寧之間，蚩尤之旗見，其長半天；宣和之初，赤氣夜起，自西北至於東南。此皆兵象，禍大而應遲。今年冬日之至，熒惑入南斗，端誠殿稱賀，梟鳴於廷，此皆不祥之兆。惟正心修德，大有變革，乃能銷弭禍故，導迎福祥。昔宋景公有善言三而熒惑爲之退三舍^三，此必至之理，不可忽也。陛下傳位之初，前兩日昏翳四塞，日光不明，陰慘之氣，無風而慄。至暮日入，赤光散溢，此君道衰弱、議論未決之兆也。陛下即位之日，日暈五色，帶黃赤珥，兩日相摩，正同藝祖受命之應，此天人協贊之符也。然而御垂拱殿見群臣之後，蒙氣四起，暴風從西北來。越翌日，天氣清潤，日華騰輝，明而未融，方中蒙氣復作，至暮乃散。臣竊以法推之，日者君象，君以剛明爲道，君道明則日光盛，而群陰伏。今如此者，殆陛下即位之初，退託謙損，未總權綱之所致也。平時猶可如此，今勢迫急，夷狄寇邊，日有變故，乃宗社安危之秋，豈可平時比哉！上天垂象，所以警戒陛下者甚厚，願陛下察臣前之

所言，密詔親信大臣，條具過惡之甚者明正典刑，過惡之輕者量加貶謫，然後下寬大之詔，一切不問其餘，以安反側，則主勢強而天意得、人心服矣。推此以往，雖致極治之太平可也。臣素愚直，爲衆所知，方陛下聽政之初，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赦其罪而取其忠，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梁谿集》卷四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四五。

〔一〕之：原無，據右引補。

〔二〕主慝：原作「王惡」，據右引改。

〔三〕公：原無，據右引補。

乞尊崇道君太上皇帝尊號狀

某伏睹道君皇帝斷自淵衷〔一〕，傳位皇帝，交遜之際，燦然明白，雖堯之禪舜，無以過此，下視唐之諸帝，夫何足言！某竊以謂名號之稱，宜極尊崇，以彰盛德。伏請尊崇道君皇帝曰「道君太上皇帝」，道君皇后曰「道君太上皇后」，務合典禮，以昭示四海，而垂無窮。伏乞朝廷詳酌，召百官赴尚書省集議施行。《梁谿集》卷四二。

〔一〕某：道光本作「綱」。按以下凡作者自稱「某」，道光本皆作「綱」，今一律不改。

論禦寇用兵劄子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臣伏見金國敗盟，大兵入寇，郭藥師以常勝軍叛，遂陷燕山。人馬兩項，決策深入：一項自北方入者，圍安肅軍、犯中山府以窺河北；一項自西北方入者，破代州、犯太原府以搖河東。兵勢迫急，宗社可憂，而廟堂大臣紛然驚擾，初無禦賊先定之計。所布命令，皆失事機，使四方無所適從，萬民無所歸仰。而陛下初即大位，退託謙損，未奮乾剛，威信未立，號令未行，賢材未登，姦邪未去，其何以禦捍大敵，保守宗社，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臣不敢遠引前古，多設蔓詞，以瀆天聽，謹以管見，具方今禦寇用兵之急務，畫一條陳，實皆至計，伏望聖慈特賜親覽，有可采者推而行之，天下不勝幸甚。今具畫一下項：

一、今來金國入寇，合爲固守之策。遣帥命將，召募兵夫，廣張聲勢，聯營接壘，屯駐要害之地，堅壁深塹，勿與爭鋒。待其糧竭氣衰，徐議攻戰，絕其餉道，扼其歸路，使之驚顧，一鼓破之。如漢用周亞夫破七國之策，《前漢·亞夫列傳》可以爲法。

一、今來金國遣使有所邀求，臣雖不能知其所邀何事，然以意料之，不過五事：欲求尊大之禮，一也；欲得歸明之人，二也；欲厚邀歲幣，三也；言我首敗盟約過失，四也；欲求割河北之地，五也。臣愚竊以謂金國欲求尊大之禮，當屈體事之，如文王之事獯鬻，以紓一時之急，無不可者。

欲求歸明之人，當盡與之，遣兵裹送，以示大信。我辭既直，而可以無狼子野心之虞，養濟匱財之患，一舉而三策兼得，無不可者。欲厚邀歲幣，當答以舊約以燕、雲歸中國，故歲幣所以加倍於大遼；今既敗盟，盡取燕、雲之境，豈可復增歲幣？爲兩朝赤子之故，不敢愛惜，且如舊約，已爲過厚。至於欲求割地，則祖宗境土，爲人子孫當固守之，雖尺寸之境，豈可割以遺人？夫彼之貪婪無厭，設使割地復有所求，將何以賂之？又河北、燕山接境，惟賴塘泊爲固，今悉以與之，則險阻之地盡在彼，何以立國？當擇辯士奉使，以死爭之。

一、今來禦捍大敵，當擇大帥三人，以朝廷大臣爲之。一人帥大河以北，屯於真定；一人帥大河以南，屯於濬、滑；一人帥河東，屯於澤、潞。許以便宜從事，不從中制。所統將兵，各以十萬爲率。據要堅守，慎勿與戰，使其有所顧望，不敢深入。設使深入，絕其糧道，徐議攻戰，度爲萬全，然後舉師，彼必退遁。

一、諸將統兵，每將以五千人爲率，擇有權略武勇爲士卒信服者使爲之。人材不足，則召募武舉及第并曾立邊功之人，召問方略，擇相貌耆龐、識見高遠者隨材錄用，責以功效。

一、諸路募兵，全未辨集。欲乞先會計畿甸禁兵，及選諸色厢軍可用者充；及起保甲，出內府錢帛，召募畿甸之民刺手權充。鄉遂之兵，優與贍給，事畢放還歸農。以二十萬爲率，與已起發兵通爲三十萬，分隸三大帥。諸路有召募到兵，續次分撥，及屯駐畿甸。

一、軍前糧草錢帛，各選差轉運使、副各一人專行管勾計置，並自中都應副，不得搔擾逐路人

民。及乞降見錢委京東西、淮南、兩浙轉運司高價糴買斛斗，應粟米、大麥、黑豆，皆可充數。多方和雇，計置舟船，京東自五丈河入〔二〕，京西自蔡河淮浙入〔三〕，星夜疾速起發應副，仍每路料定數目辨集，優與推賞。

一、諸路兵器並召募人管押上京，赴軍器監納，優與酬獎。

一、畿甸并近京州縣應官戶馬，許留一疋，其餘并私戶馬並籍定拘收，優給價直，分給將士。

一、並河州郡具見今守臣姓名，揀擇内有疲懦癯老之人，選差素有風力强幹者換易，許以便宜從事。在朝無其人，則召自外方，起於廢閒，務在協力公心推選。

一、河北、河東郡縣，令堅壁清野，人民入保，使虜掠無所獲，糧餉有時而窮，深入之衆難以持久。

一、沿邊並塞諸郡，按地圖，相形勢，使各聚兵控制要衝，扼其歸路，擾其餉道，使有所顧望，不敢深入。

一、夏戎窺伺中國已久，乘我之釁，安知無跳踉之心，當議備守。

一、國家四京，惟西京城壁不備，密邇陵寢，理宜修備，以嚴拱衛之勢。當詔守臣用見兵及募人修備，責以近限，乘此農隙，可以集事，此最不可緩之策。

一、京畿屯兵及見在禁旅，宜於近郊講武訓習，車駕臨幸以賞勸之，勞問將帥，如漢文帝勞周亞夫故事。

一、措置將帥馬，如已辨集，宜下親征之詔，以鼓士氣，以懾敵心，如本朝真宗親幸澶淵故事。

一、近降赦書麻制，詞臣不工，叙述無法，全不曾該載道君皇帝以憂勤感疾遜位，陛下主鬯春宮、膺受天命之意。道君皇帝傳位手詔行遲而赦書行速，臣恐四方疑於觀聽。欲乞別降手詔，叙述詳備，指事明白，依赦書例日行五百里，以解四方之疑。

一、近降哀痛手詔，集四方勤王之師，許令知州、縣令募兵赴難，竊恐天下搔動，別致不虞。欲乞降詔罷之，起州郡見在禁兵及福建槍杖手，湖南北峒丁，仍仰安撫、鈐轄司選差武臣管押赴闕。

一、近遣密諭官，事屬搔擾，欲乞並罷。有所調發，只直降詔旨，委本路監司、知、通當職官應副施行。

一、今來探報賊兵入境，祇是憑常日馬遞急脚、遞鋪兵丁，深慮不可憑仗，探報失時。欲乞逐州各置烽火卓望，及差人兵別作一項，作白旗子。探報給降銀字牌爲號，優與請給。

一、東南漕運，饋餉京師，控引江湖，道里遠涉，全賴發運司措置應副。宜選公忠強幹、素有風績之人，委以轉輸大計，如唐韓滉以鎮海軍節度使兼領諸道鹽鐵轉運等使事，在唐韓滉本傳，可以爲法。

右件所陳畫一捍禦大寇二十事，皆當今之急務，宗社之大計，伏望陛下降臣章與大臣議，詳擇施行。取進止。《梁谿集》卷四二。

〔一〕勾：原作「構」，據道光本改。

〔二〕入：原無，據右引補。

〔三〕京西：原作「西京」，據右引乙。

辭免兵部侍郎奏狀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右，臣被受尚書省劄子，十二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兵部侍郎，日下供職。聞命震驚，莫知所措。臣竊以周建六卿，司馬掌九伐之法；魏分八座，尚書有五兵之曹。惟是貳卿，實重其選。況今夷狄內侮，邊隅動搖，方艱難多事之秋，陛下克篤武志，張皇六師，以昭藝祖之丕烈，宜有英俊，來應昌期。如臣孱庸，何足采拔？雖往年論事，濫得於虛名；然今日建官，宜收夫實效。寵遇過厚，報稱誠難。願寢誤恩，以安愚分。《梁谿集》卷四三。

論募兵劄子

宣和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臣近蒙恩賜對便殿，面奉聖訓，講求募兵之策。臣竊謂今日募兵訓練，宜依倣《周官》伍兩卒旅師軍之制，創作六軍，每軍二萬五千人，合十五萬人。先會計在城畿甸禁兵數目若干，諸色厢軍揀選

強壯者數目若干；不足則召募應逃亡軍，不拘曾作盜賊、有罪犯諸色人；不足則起畿甸保甲；不足則起近畿州縣民兵，即時團練爲保。仍於吏部右選召募大小使臣、校尉曾應中武舉及有邊功、及有方略人，量材選充部轄將校。近上將佐，自朝廷選差。其召募去處，合分作四項：一項招揀，一項刺填，一項團結，一項給賜利物。並即時相關了當，候人數足日，令於京城四壁園苑內先屯，逐時訓練。其合用旌旂、金鼓、甲冑、器仗、帳幕什物，並計定數目，分委開封府、將作少府、軍器監即時置造應副，不旬月間可以集事。如合聖意，乞委臣相度，具畫一奏聞施行。取進止。《梁谿集》卷四三。

論用兵劄子

臣伏領御批，降付臣僚所上奏劄，不知何人所陳，皆與臣意暗合。乃知今日不爲無人，在陛下采其言斷而行之而已。唐韓愈有言：「不赦不疑，惟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正謂此也。《易》於《謙》之上六稱「利用行師，征邑國」。於《師》之上六稱「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於金人，卑辭厚幣靡不順，其謙極矣；然金人驕悖愈甚，其勢非用師不能有濟。以臣料之，不得已而用兵，其功必成。然功成之後，在陛下以小人爲戒而已。臣愚伏望聖慈深考聖人之言，斷自淵衷，無爲浮議所動，則大功一成，中國數十年可以無憑陵之患。不然，憂未艾也。所降奏劄，更容臣來早將上，面稟聖訓，謹錄奏

知。

〔御筆〕然不可輕，若他先敗盟可也。慎之慎之〔一〕。《梁谿集》卷四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三一。

〔二〕原集附錄之欽宗「御筆」，今將成篇者移於欽宗文內，隻言片語仍附於原文之末。下準此。

辭免知樞密院事劄子

靖康元年二月十五日〔二〕

臣伏奉聖旨知樞密院事，日下供職。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樞府之長〔二〕，兼統兵機，宜得瑰奇之人，以居其任，然後可以將率三軍之衆，折衝萬里之外。臣本書生，進由庠序，以忠義自許，妄意事功，而性剛才拙，動輒多忤。宣和初，道君太上皇帝識拔，執筆螭坳，日侍清光。屬大水暴至，士庶爭具舟筏，無敢言其所以然者。臣謂此非小變，上疏指陳，冀得直前論事。當路擠排，流落七載。道君太上皇憐而收之，使貳奉常。永惟大度之私，方圖國士之報。去冬因邊吏弛備，盜據全燕，肆其凶虐，來犯王略。太上皇厭萬幾之煩，欲授聖子，意有未發，臣與少宰吳敏力建大策，贊成內禪。歲首太上皇帝南幸江淞，群臣亦有勸陛下爲避狄之計者。臣又躬述利害，回鑾輿之幸，爲固守之策。斯皆臣子常分，初無涓埃可言。陛下不以臣鄙，驟加褒用，擢自庶寮，不五日而參大政，仍委

以親征行營使事。臣感陛下不世殊遇，願殫犬馬之力。受任以來，夙夜憂勤，深恐勲績不效，以負陛下知人之明。故揀閱將士〔三〕，率勵士卒，躬冒矢石，登城以禦敵，晝夜巡警，戢姦以安衆。間遣使移檄河北諸鎮，使預爲隄防，忘食不寐，修戰具、嚴守備，以俟援師。援師既集，欲因利乘便，連營逼虜〔四〕，使進不得攻，退無所掠，勢窮食盡，渡河而遁，擊其半濟，勝可萬全。計慮已定，而姚平仲引衆出城，幾敗大事。然平仲受節制於宣撫，不聞命於行營。二月一日夜半平仲之出，种師道亦不知之，在微臣實無所與。其夜四鼓，陛下聞其交鋒，詔臣應援，頃刻之間，使者三至。臣適感寒，伏枕力疾，承命出景陽門，至班荆館，親督將士，列在要衝，分遣兵馬，解范瓊、王師古等圍，親以中軍捍禦賊馬，射殺金人甚衆。是夜臣宿城下，明日復列陣與賊相望，臣所統兵士氣百倍。然臣其晚求對，不可已而賜罷〔五〕，恐懼自省，莫測其原。仰賴陛下至仁至聖，灼見臣愚款實無他腸，特賜宸翰，許之保全，憫其空乏〔六〕，加賜縑金。未逾三宿，亟垂召命，俾還舊物，詔臣速爲守禦之事，諭以怨仇讒謗〔七〕，欲持平仲之罪中傷微臣。伏惟陛下天地父母覆幬生成之恩，不可爲量，瞻謝之際，感涕交集，德施罔極，捐軀弗避。惟是都城細民，因間殺掠，內侍理宜彈壓。臣躬稟聖旨，即取其最不逞者斬數十人，梟首通衢，以靖群衆。重沐聖恩，令臣知樞密院事。竊惟和議既成，金賊擁重貲、邀名鎮，不戰而得所欲，臣誠私心痛之。既乖臣本志，兼統軍事，豈其所宜！祖宗舊法，兵符出於密院而不得統其衆，兵衆隸于三衙而不得專其制。今臣既統行營之兵，又制樞密之令，考之舊法，未見其可。臣竊謂羯寇初退，四方勤王之師未有所屬，中都畿邑團結保甲之兵未有所處，欲於旬日之間，犒

賞條具，以勤王之師盡附制置使姚古、种師中，使司牧圉，以團練保甲分還州縣，使各樂業。内外人心既以收寧，臣當抗章自陳，請辟賢路，以遠讒謗，全陛下始終之恩。此心素定，有如皦日。昔張良作漢腹心，高祖數罹困阨，良常有力，乃願從赤松子遊。李泌入議唐事，肅宗復兩京，泌謀居多，乃欲隱衡山。此皆豪傑邁往之士，乘時遇主以成功業，久安顯位，何所不可，而屏門以避患禍，猶至於此！況臣單立一身，朝無親黨，乏昔人之功業，而有不貲之讒謗，豈得安處寵榮，不知戒懼？今縱内外粗安，未敢亟去，若叨冒巍峨，進長樞庭，非所宜據。固當懇辭，得請而後已。伏望聖慈察臣至誠，出於至切，非敢矯飾，務爲虛文。特降睿旨，追寢隆恩，以安愚分。不勝大願。所有告命不敢祇受〔八〕。《梁谿集》卷四三。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三七。

〔一〕年月日據《三朝北盟會編》補。

〔二〕府：原作「麻」，據道光本改。

〔三〕揀：原作「策」，據右引改。

〔四〕連：原作「進」，據右引改。

〔五〕罷：原作「醴」，據右引改。

〔六〕憫：原作「與」，據右引改。

〔七〕讒：原作「嫌」，據右引改。

〔八〕「所有」句：原無，據《三朝北盟會編》補。

謝知樞密院事表〔二〕 靖康元年二月十五日〔三〕

臣言伏奉制命，除臣知樞密院事，尋具劄子辭免，蒙降詔不允者。武有七德，宜恢經遠之規；望臨一時，乃副由中之命。豈材慙於柱石，亦位長於樞衡？輒恃至慈，求安微分。中謝。伏念臣資性淺羸，學術迂疏。常自信其樸忠，頗著聞於狂直。思忘身而徇國〔三〕，慕以道而事君。抗章隔左史之班，折而焉撓；趣召貳奉常之職，知無弗爲。偶羯寇之負盟，連叛臣以犯順。吞噬幽薊，蹈藉河山。方國家有警之時，正臣子竭誠之際。上皇順天心而授聖子，克成堯、舜之仁；陛下因民欲以保神京，更邁宣、光之業。豈係人力，實賴天功。而臣叨擢任於肅機，仍倚充於元帥。受恩至渥，懷報靡遑。選練六師，每揚聲於出戰；嚴飭百雉，專悉力以登陴。克張熊虎之雄，昭示金湯之固。火逼甘泉而不恐，騎至渭水以何虞。俟集援師，式遵廟算。猛將輻湊，各喋血乘勝之有聞；壯士雲屯，皆投石超距而可用。欲連營而並進，擬堅壁以相持。使其形勢衰疲，糧食空乏，指歸路而棄甲，視洪流以爭舟。斯奮擊而無亡矢遺鏃之勞，爰邀截而絕疋馬踦輪之返。重幣復得，如荀息奉璧之奇；貴質來歸，笑知瑩寘楮之陋。惜貪夫之妄作，悵幽出而失圖〔四〕。端賴英明，亟加延見。察兵端之動，微臣初不預知；宣獨斷之威，衆讒真莫能蔽。增領備禦之政，俾兼宥密之謀。鑑照若茲，捐糜罔避。然孤危之跡，僅免謗傷；而狡獪之謀，既從和議。驚魂未定，施表餌以何堪；素志不伸，覽韜鈴而有愧。行即引去，尚

留須臾。將分布勤王之人，且區處復業之衆。回道君清蹕於淮浙，遂天子崇養於晨昏。彗掃星流，晝久逸永寧之至計；天開地闢，應中興重歡之美談。然後請辭寵榮，務遠權勢。學道輕舉，追辟穀之張良；放意收身，效看山之裴度。庶全終始，或解怨仇。儻冒居右府之先，慮莫保畏途之戒。伏望皇帝陛下審易盈之量，慎難進之風，曲回渙文，矜存確素。恐至於惑，譬若載驪以車；賞不敢當，願復屠羊之肆。《梁谿集》卷四三。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三七，《宋四六選》卷一〇。

〔一〕原「謝」字下有「辭免」二字，《三朝北盟會編》題作《謝知樞院事表》，審文亦是謝表，據改。

〔二〕年月日據《三朝北盟會編》補。

〔三〕狗：原作「洵」，據道光本改。

〔四〕出：原作「默」，據道光本及《三朝北盟會編》改。「幽出」指姚平仲引衆出城事。

乞議不可割三鎮劄子

臣契勘昨任太常少卿日，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殿劄子論事，內一項言金國遣使有所邀求，其他可從，唯求割河北之地，雖尺寸不可許。但當答以祖宗境土，爲人子孫當固守之。且河北、燕山接境，有塘泊以爲固，今割以與之，則險阻之地盡在彼疆，何以立國？當擇使往，以死爭之。其後金人犯闕，遣使議和，李梲、鄭望之等實任其事，而金人所須，欲以親王、宰相爲質，還歸朝人，割三鎮

地，多索金銀物帛之數。臣與李邦彥廷爭，以爲宰相當往，而親王不可往，歸朝官當與，而三鎮之地不可與，金銀物帛之數當量力與之；不然，後且有悔。當時議論與群臣不合，因再拜丐罷，蒙陛下厚恩，撫慰再三，俾專治兵。方時艱難，不敢力請。至於誓書之類，並不與聞。然猶力留三鎮之詔，以待勤王之師，俟其大集，因欲以將帥之意，檄軍前以改誓書。既而姚平仲妄作小衄，臣亦罷黜，而三鎮之詔遂行。方今金人退師已遠，挾質以往，必期於得地而後已。如三鎮果下，則異時河北、河東必不能守，密邇畿甸，宗社可憂。萬一三鎮固守不下，彼必挾親王以行，陛下手足之愛，何以爲懷？由是觀之，當時計議奉使之臣，得不深罪？自金人渡河後數日，方遣兵防托〔二〕，不復尾擊，蓋以親王之故。然而金人本約親王至河而返，今已爽約，又沿路屠戮，橫屍滿野，則和議盟約已不可守。異時既得三鎮，別求釁端，不旬日而至城下，其患豈淺淺哉！今雖遣姚古、种師中渡河爲三鎮聲援，然相去金人二十餘程，緩不及事。臣恐三鎮人心動搖，或不能守，將來建置帥府與之對壘，當於何郡？控扼防托當以何兵？蓄聚糧草當以何法？遣將命帥當以何人？此四者皆不可不預爲之隄防。臣昨已嘗具劄子，乞令遣計議之臣措畫，未蒙施行。當今急務，無大於此。願下臣章，令在廷之臣集議，擇其所長而行之，天下不勝幸甚。《梁谿集》卷四三。

〔二〕托：原作「屯」，據下文及傳校改。

全宋文卷三六九〇

李 綱 一〇

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

靖康元年二月十六日〔一〕

臣某言：戎輅履險，罔陪扈從之勤；我師指期，行致蕩攘之效。敢具陳其悃幅，輒躬問於起居。中謝。伏念臣奮自單平，驟膺獎擢。屬羯胡之入寇，連叛將以俱來。曾是微才，猥當任責。臣於正月四日自兵部侍郎蒙恩除尚書右丞，奉聖旨差充親征行營使。既與聞於機政，仍兼總於兵權。竊慕謝安之靖胡沙，欲追崔浩之破毛國。練兵選將，遠揚出戰之聲；登城守陴，密爲堅壁之說。器械盛設，樓櫓畢施。金賊於七日夜攻雲澤門，次攻通天、安泰等門，縛筏渡濠，持弓張弩。兩兵紛集，難越高墉；雲梯以登，悉皆摧裂。遂斂衆以却退，因遣使以請和。主上重惜生靈，深存國體，已曲從於好約，復更定於誓言。捐帑藏之貨財，遣信使而歷陣。虜歸待命，兵戢有時。然不備不虞，昔賢之所戒；受降受敵，前史以爲難。臣謹張皇軍容，申飭守備。提師深入，知黠虜之無謀；募兵鼎來，喜王

師之益衆。士民生氣，宗社必安。恭惟道君皇帝睿知如神，高明合道。下渙詔以恤民隱，德已洽於衆心；授聖子以固皇基，意實通於穹昊。臣伏承陛下儲精淵默，養志宴閒。從容吳越之奧區，觀覽江山之勝境。俟四方之無侮，表二聖之重歡。誓竭駑軀，少伸毫髮。鳴鑾禹穴，遙瞻方外之游；問寢龍樓，佇承天下之養。《梁谿集》卷四四。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三九。

〔二〕年月日據《三朝北盟會編》補。

上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靖康元年二月十六日〔二〕

臣聞中國與夷狄，相爲盛衰，非徒人爲，殆亦天數。一昨金賊緣藥師叛，既陷燕山，寢窺河北。城壘相望，而無藩籬之固；牧守相視，而無封疆之臣。老將持兵，望風先潰；大河解凍，乘桴競浮。駿騎長驅於中原，勁兵直指於魏闕。以正月初七日迫邇都城，劫掠士民，焚蕩廬舍，以大火船，鐵騎攻水西門，守衛之具辦於倉卒。臣奉皇帝旨率勵將士，誓以死守，設械拒於汴流之中，殺獲數千人，迨曉方息。復以銳兵攻酸棗門一帶，犬戎之衆，蜂屯蟻附，渡壕臨城，梯長如雲，箭落如雨，天地改色，風沙晝昏，人心震驚，宗社危急。臣奉皇帝旨將諸班直弓弩手救援，躬冒矢石，以摧其鋒，令敢死士焚蕪雲梯，殺獲首領一人，攻破其黨，獲級甚衆。賊兵乘筏，以强弩射之，往往沒溺。障汴河水

令歸城壕，水勢漲溢，自卯及午，賊兵方退却。知我城中有備，始遣使人同李鄴等計議。臣等糾集將士，欲以死戰，皇帝以宗社生靈之故，務令持重，始議通和。使者旁午，冠蓋相望，累日而後議成。皇帝聖德格於曠古，變鴟鴞爲好音，化虎狼爲善類，不愛金幣，務保要害之地。遂遣康王、張邦昌使軍前，悉如所請。彼方退舍，竢犒師之物以歸，然邀求數多，殫竭帑藏，空匱民力，不足以給之。敵情難窺，尤當預防。臣見修治守禦之具，訓練出戰之兵，使虜蠲減所須之數。果如期而退，夫復何言；萬一有跋扈之憑陵，欲危宗社，臣等當陳師鞠旅，以圖進師。神人共憤，天必助之。恭惟道君太上皇帝祇遘神考，以文繼武，天下稱其孝；傳位聖子，法堯禪舜，天下稱其高。翠華南幸，臣拘以職守，不敢負羈紲以從艱難之秋。冒處政機，誓將肅清畿甸，奉迎鑾輿。矢心已明，殞首何恨！《梁谿集》卷四四。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三九，《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四七。

〔二〕年月日據《三朝北盟會編》補。

具奏到陳留見道君太上皇后劄子〔二〕 靖康元年三月〔二〕

臣舟行離陳留縣三十五里，遇道君太上皇后船。臣同黃經臣於岸上起居訖，蒙傳教旨勞問。臣託內侍官李修等奏稟，乞依趙野例至幄次前奏事，奉教旨允。臣即時登舟，於簾前叙致訖拜，具道陛下

聖孝思慕之意，及道君太上皇后平時保護之德。蒙問朝廷欲使於何處居止。臣對以見遵奉道君太上皇帝聖旨指揮，建擷景園爲寧德宮，時暫居止，他日須於龍德宮側別建宮室，方協典禮。又蒙問時暫居禁中，有何不可？臣對以天下大義，惟禮與情，情欲其通，而禮所以節文之。以皇帝聖孝，殿下聖慈，母子之情，豈復有間？但有司議禮，以爲稽之三從之義，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未到闕間，殿下欲以居禁中，於禮未合，恐非所以副天下之望。蒙諭，朝廷須是措置教是則得。臣對以朝廷如此措置，但欲協典禮、順人情，以副天下之望，兩宮安則宗社天下安矣。既退，臣復召提舉人船內侍官李修等三人，委曲諭以前說，及天下大義，皆以爲然。又蒙太上皇后賜食賜茶，及賜一行官吏錢五百貫文〔三〕。遣李修諭臣，既居寧德宮後，欲一到禁中瞻拜神御，可否何如？臣對以殿下既居寧德宮，皇帝自當時往省問，如欲暫到禁中，有何不可？既而解船，臣步即前路奉辭訖，依稟聖旨，迤邐前去迎奉道君太上皇帝。臣竊謂太上皇后已有許居寧德宮之意，更望聖慈曲全孝道，不須過有疑慮，如不許使臣人從入皇城之類，似不須如此。乞與宰執商議〔四〕，使情無間阻，別致生事，爲宗社生靈無疆之福。臣不勝虔禱之至。《梁谿集》卷四四。

〔一〕皇后：原作「皇帝」，據正文文意改。

〔二〕元年：原作「九年」，據道光本改。

〔三〕文：道光本作「又」，屬下讀。

〔四〕商：原作「間」，據道光本改。

進呈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一 靖康元年三月二十一日

臣伏念自爲布衣諸生，即荷陛下教養。叨塵科第，實被異恩，荐歷清華，皆出親擢。每思奮勵，少答殊恩。去歲蒙恩召還，適遭寇戎犯闕，遠邇震驚。臣蒙今上皇帝委任於倉卒擾攘之際，躬率將士，以死捍賊，所幸堅城可守，援師漸集，賊因悔禍而去。此則上天垂祐，宗廟社稷無疆之休也。顧臣綿力薄材，沮于群議，不能蕩馘醜虜，以攄憤懣，忝冒政府，以懼以慚。方今鑾輿旋軫，二聖重歡，稽之古今，誠爲稀有。臣之區區，志願粗畢，已累具奏，只候迎奉還闕，乞身東歸，安養疲耗。伏望道君太上皇帝聖慈憐念舊物，曲賜保全，使獲退休里閭，則終始仰荷天地大德，非臣糜捐，所能報稱。《梁谿集》卷四四。

進呈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二

臣伏以鑾輿南幸，未數日間賊遽犯闕，閉守捍禦者四十餘日。方圍城之中，今上皇帝瞻慕慈顏，言輒涕下，唯冀事定，早獲奉迎還宮。今幸賊已遠去，中外寧謐，翠華天旋，將次畿甸，宗室戚里，父老民庶，出宿跂望，已逾旬日。伏望聖慈早戒徒御，言歸都城，上以副皇帝孝思欲養之心，下以慰

臣子夙夜祈嚮之意。天下不勝幸甚。《梁谿集》卷四四。

奏知朝見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靖康元年三月

臣舟行，二十日晚至南京，詣道君太上皇帝行宮，得旨令來日見。二十二日早賜對幄殿〔二〕。首問臣離闕日皇帝聖躬萬福，臣對以陛下聖孝思慕欲養之意數十言。道君淚下，稱皇帝仁孝，四海皆知，凡數十言。次問臣賊馬到城下守禦次第，臣以實奏知，道君宣諭：「此中一一具知。」臣進劄子二紙，其一乞鑾輿早還，蒙道君宣諭，本欲往亳州太清宮，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懇請之勤，已降指揮更不戒行。其一叙臣往蒙道君知遇，及蒙陛下委任，方艱難時，得效犬馬之力，只候迎奉還宮，二聖重歡，臣得乞身之意。蒙道君撫勞再四，及稱陛下書中褒獎之語，面賜臣玉帶一條，并金魚袋，令臣即時繫服。又言行宮人皆喜公來，且以此安慰其心。臣拜謝訖退，蒙遣使臣賜臣酒菓、香藥等。是日本欲詣天慶觀、鴻慶宮、神霄宮燒香，聞臣催促奉迎，禁衛儀物等將到，遂展一日，仍有旨令臣扈從。二十二日早，道君令蔡攸、鄭詳凡三次諭及，稱七寶輦皇帝未曾御，禮數太過，欲只乘簪子如何？臣對以陛下出自聖意，專以此奉迎道君，願乘御，使南都士民聳觀盛事。是日臣同趙野、宇文粹中、蔡攸等扈從三處燒香，觀者如堵，莫不感悅。既歸行宮，召臣對便殿，具道所以內禪之意，並出親書青詞草，令臣齎示宰執等；及言前日措置未當數事。臣逐一解釋，道君宣諭此

等皆末事，但勿爲形迹，使四海觀看不好即得。臣對以陛下聖孝，欲極四海之奉，以養道君皇帝。倉卒擾攘之中，朝廷有司措置施行，或有未至，願以保全宗社大計爲念，細故不足深責。陛下惟恐少有不當道君意者，日夕憂慮，至於全不進膳，願有以慰安之，以副天下之望。道君諭臣言：「尋常只爲性快，有些小事，只欲說破便無事。公盡見此中底裏，來早辭畢，先歸達此意，慰安皇帝。」因袖中出書付臣，仍謂臣曰：「公輔助皇帝，捍賊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名青史，垂之萬世。」臣感泣再拜受命，又出小字書數事，令臣奏知，皆微末易從之事，容臣到闕日面奏。今具合奏知事如右。《梁谿集》卷四四。

〔二〕二十二日：疑當作「二十一日」。

乞納玉帶劄子

臣比者奉迎，蒙道君太上皇帝以陛下過有褒獎之語，形於書問，特賜臣玉帶、古簡，恩禮隆厚，實非微臣所可克當。但以上皇宣諭再三，而臣之此行，正欲調和兩宮，使無疑阻，不敢不受。昨日奏對，已嘗具劄子，乞行繳進，并賜銀絹等不曾請受，乞納左藏庫，以助軍費。伏蒙聖恩，不允所請。臣雖已拜命，退竊維念以無功而享厚賜，實所難當。伏望聖慈許依前劄所請，特令繳納，以安愚分。

取進止。

〔御筆〕所乞不允，可便收。邊事方急，來日留身面奏。《梁谿集》卷四四。

奏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臣伏奉道君太上皇帝特賜御筆，恭審鑾輿已次拱輔，即日季春極暄，聖躬萬福，臣子之情，不勝感抃。但恩禮過當，非所敢承，豈任惶懼！伏奉處分，令具奏使臣馮彥等事。臣今早入對，已即時奏聞。得旨專遣中使致書，問聖意所欲留者，當稟聖訓。然臣見以憂虞之餘，心力凋耗，已入劄子乞罷知樞密事，外任宮祠，恐不獲前路迎候。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梁谿集》卷四四。

乞罷知樞密院事除外任宮觀劄子

一 靖康元年三月

臣聞見危致命，臣子之常分；陳力就列，古人之格言。方艱難之時，固當徇國忘軀，而至於揣分量才，又有不能則止之義。輒申愚懇，上瀆天聽。伏念臣賦性蠢愚，問學荒淺。比由庶僚，荷陛下異恩，擢在政府。自蒙委任，夙夜究心，外捍彊寇，內安衆志。上賴宗廟社稷之靈，陛下仁聖所格，醜類退師，京邑寧謐。傳檄而三鎮堅守，奏使而兩宮協和，區區之忠，志願粗畢。而臣自事變以來，夜

以繼日，無時暫休。智術殫於思慮，意氣索於憂虞。內揆涼薄，實難勉強。況今朝登老成，賢智并用，正論得伸於廟堂，德意下洽於海寓。自此天下豪傑忠智之士，當茹連而進，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以副陛下嘗膽願治之意。顧如臣者，材術既踈，心慮憤耗，深恐有誤使令，以速罪戾。伏望聖慈許罷臣知樞密院事，特除一在外宮觀，任便居住，則仰荷陛下始終保全之恩，捐軀報國，期於異日。干冒天威，無任戰汗之至。取進止。

〔御筆〕今封還卿奏，豈可如此！朕委付之意至矣，更勿少疑。不得再請，雖累百章，亦當封還。付李綱。《梁谿集》卷四五。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四。

乞罷知樞密院事除外任宮觀劄子 二 靖康元年三月二十八日〔一〕

臣適具奏，以備經憂虞，心慮憤耗，乞罷知樞密院事，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封回所奏章，御批訓諭，令不得再請。聖意隆厚，感戴天恩，非臣糜捐所能上報。竊念臣奮自寒苦，初無所長。遭遇陛下龍飛之初，適丁艱難，國家多事，蒙被獎擢，得以見危致命，少效臣節。都邑底寧，夷狄遁歸，斯皆陛下盛德所致，如臣何力之有？然而孤危之跡，踈拙寡助，力小任大，夙夜憂恐。自非陛下深察而保全之，寧有今日？常願賊馬既退，三鎮保全，上皇鑾輿還闕，二聖重歡，目睹盛事，乞身歸休，安於田畝，乃其素志。適今早進對，與大臣議論不合，遂詆臣以士庶伏闕之事是臣

結構，至欲送御史臺根治。伏念臣備位樞筦，橫遭誣衊，有玷國體，寧不痛心！所以遽上封章，實非獲已。雖蒙聖恩委曲宣諭，終不自安。伏冀哀憐，使遂所請。未填溝壑，誓當捐軀，以圖仰報。臣更不敢供職，見般出啓聖院安泊，聽候指揮。取進止。

〔御筆〕依已降旨，不許般出啓聖院，依舊赴院供職。《梁谿集》卷四五。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四。

〔二〕年月日據《三朝北盟會編》補。

乞罷知樞密院事除外任宮觀劄子

三 靖康元年三月二十八日〔一〕

臣伏蒙陛下以臣上第二劄子，乞在外宮祠，特降御批，令臣依已降旨，赴院供職。仰荷聖恩，彌深感戴。臣聞難進易退者君子之風，貪位慕祿者人臣之戒。臣自庶僚，荷陛下特達之知，擢參大政，遂長樞庭。所以輒受而不敢固辭者，蓋以方時艱難，義當自竭。雖叨冒非據，不自知其不可，然於君子難進之義，已不能無愧。今日戎馬既還，國勢粗定，庶幾易退，以補前愆。至於貪位慕祿，則非臣之素志也。況因廷對，同列議論，偶有不合，遂遭詆誣。包羞忍耻，強顏取容，不惟有玷國體，亦將取輕於陛下，其何以協贊帷幄之謀，折衝萬里？故敢仰恃天恩，乞身而退，庶幾去就之節，尚無愧於

古人。伏望聖慈憐臣區區，非敢沾激，特從所請，勿使顛隳。荷恩無窮，沒齒難報。見今已在啓聖院聽候指揮。取進止。

〔御筆〕可赴院供職，不得再有陳請。今封還卿奏。《梁谿集》卷四五。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四。

〔二〕年月日據《三朝北盟會編》補。

乞免赴祥曦殿從駕劄子

靖康元年四月六日〔二〕

臣伏蒙陛下特遣中使宣押赴祥曦殿起居從駕。臣已具劄子，乞在外宮祠，及夜來傷風，頭目昏眩。今來駕詣寧德宮，所有隨班起居從駕，難以趁赴。伏望聖慈特賜蠲免，謹具奏知。

〔御筆〕體前後累降旨揮。速出供職。雖上百章，亦當封還。《梁谿集》卷四五。又見《三朝北盟會編》

卷四五。

〔二〕年月日據《三朝北盟會編》補。

乞罷知樞密院事除外任宮觀劄子

四 靖康元年四月一日〔二〕

臣累具劄子，乞一外任宮祠，未蒙俞允。今早御藥梁方平等宣押赴祥曦殿起居，從駕至寧德宮，臣不敢不遵稟聖訓。然而臣於進退之義，有不得已者，方欲再具劄子，上冒天聽。伏蒙聖慈特降御批，促令供職。仰荷厚恩，非臣殞首所能報稱。臣聞「匹夫不可奪志也」。臣區區之志，本欲只俟邊境稍寧，國勢安定，上皇還宮，即丐補外。已嘗具奏知，非緣昨日與大臣議論不協之故，因事輒發。伏望睿慈察臣忱誠，特從所乞。雖在田里，敢忘大恩？臣不勝祈懇之至，謹四具劄子奏知。取進止。

〔御筆〕不允，仍依累降旨揮，勿更有請。《梁谿集》卷四五。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四五。

〔二〕年月日據《三朝北盟會編》補。

乞罷知樞密院事除外任宮觀劄子 五

臣已四具劄子，乞在外宮祠，伏蒙聖慈批答不允，仍降旨揮，諸處不得收接文字。仰蒙知遇之意，所當上稟聖訓，不復有所陳。然事有不得不自明者，敢冒斧鉞之威，仰祈天鑑。臣前日延和殿奏

對，因與耿南仲辨論，臣以謂天下之理，明則誠，誠則明，自明與誠推之，可以至堯舜；闇則疑，疑則闇，自闇與疑推之，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其言有不足深采。臣當時止緣國事，出語激切，實無他腸。不謂南仲銜臣此語〔一〕，及再對睿思殿，忽言臣與姚平仲結連，二月一日劫寨〔二〕，并言初五日士庶伏闕，係陳公輔首先率衆，并有使臣數人在其中鼓唱作亂，今公輔不可爲司諫，乞付御史臺根治。其意專以詆臣。蒙陛下委曲宣諭，南仲奏陳不已，稱若不付御史臺，則罷陳公輔，不然則自當乞去〔三〕，無可留之理。臣契勘昨來西師既到，臣與將帥實謀用兵，嘗於榻前議論八事，謂如扼河津、禁抄掠以困金人，以將帥之意移檄軍前，復歸三鎮。當時吳敏、种師道等同對，實聞其事。至初一日姚平仲妄舉，臣未嘗與知。是夕止緣三奉御劄，責以軍令，臣始力疾出封丘門〔四〕，前去策應。而外庭至今猶以爲平仲之舉，臣實使之。且平仲係受宣撫司節制，雖种師道猶不與聞，在臣行營司初無統攝，安得而與？縱使與聞，止緣國事，豈有它故？而南仲舉以爲罪，何也？臣既罷之後，般出浴室院，謝絕賓客，皇懼待罪間，忽蒙陛下遣中使宣召，始知有士庶伏闕之事。方擾攘中，蒙陛下委任，撫諭彈壓，辭不獲命，至斬決數十人，數日而後定。臣之區區，諒蒙聖察。而南仲指陳公輔，專以詆臣，何也？且陳公輔與臣初昧平生，當日在與不在伏闕之中，臣不得而知也。若南仲果識公輔，知其首謀，當時誠以爲非，自合即時奏劾，豈容今日乃始因事上陳？兼公輔之爲諫臣，非臣薦引，亦初不與南仲事〔五〕，而南仲欲以爲去就，何也？臣以謂今日朝廷方禍亂敕寧之初，正當以別白是非爲先。廟堂之上，是非不明，何況天下？若以南仲之言爲是，朝廷自當

付之有司，根治黨與，誠果有之，臣首當在誅夷之列。若以南仲之言爲非，則當明告中外，洞然曉知，使臣不受黯闇之謗。臣之於此，豈得不辨？必若朝廷重惜大體，欲兩全之，莫如與臣一宮祠，使歸田里，則仰荷陛下生成覆載之恩，終始待遇之賜，異時圖報，捐軀有日。伏望聖慈特允所請。取進止。

〔御筆〕不允所乞，今封還卿奏，勿復有請。《梁谿集》卷四五。

〔一〕此：原作「當」，據道光本改。

〔二〕寨：原作「塞」，據右引改。

〔三〕自：原作「臣」，據右引改。

〔四〕「責以軍令臣始」六字，原無，據傅校補。

〔五〕事：原無，據道光本補。

繳進第五次乞罷文字劄子

臣前者累具劄子，乞在外宮祠。初二日蒙遣中使宣押赴福寧殿賜對。臣嘗面奏第五劄子，伏蒙陛下再三宣諭，還所上章，仍命中使押赴樞密院供職。臣不敢不遵稟聖訓，即曾具奏，俟奉迎畢日，當伸前請。今上皇還宮既已累日，聖孝所格，中外鼓舞。今早又獲扈從問安龍德宮，目睹盛事，可謂幸

會。而臣以憂虞憤耗之餘，被巧詆難明之謗，尚冀聖度保全，得請骸骨。伏望天慈許臣所乞，所有前日進呈劄子，謹再具繳進。冒瀆天威，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御筆〕依累降旨，不允所乞。

〔親筆宣諭赴院供職〕卿忠義之志，朕所素知。方國家多艱，實賴共濟，更不得有請，便赴院供職。付李綱〔一〕。《梁谿集》卷四五。

〔二〕以下原有欽宗親筆手詔，今移入宋欽宗文內。

謝乞出不允降親筆手詔表

靖康元年四月〔一〕

臣綱言〔二〕：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外任宮祠，特降親筆手詔，曲加撫諭，令安厥位，以濟國事者。冒貢忱辭，方懼雷霆之震；特頒溫詔，遽窺雲漢之章。既辨明其謗言，又勉勵以國事。恩隆命薄，感極涕零。中謝。伏念臣結約亡奇，迂愚有素。幸邁雲龍之會，獲施犬馬之勞。受知既越於常倫，得謗遂生於意外。儻非上智，曷諒微忠？伏蒙皇帝陛下燭以天光，形於奎畫，安危疑之孤踪，洗黯闇之厚誣。遂中山之功，豈曰樂羊之力；辨博陸之譖，實由漢帝之明。臣敢不仰體眷懷，勉安職守。修政事而攘夷狄，方祇奉於睿謨；捐軀命以徇國家，誓力酬於大造。《梁谿集》卷四五。又見《三朝

北盟會編》卷四五。（以上李太斌校點）

〔一〕年月據《三朝北盟會編》補。

〔二〕言：原作「知」，據《三朝北盟會編》、道光本改。

全宋文卷三六九一

李 綱 一一

論守禦劄子

臣竊觀自秦漢以來，制禦戎狄未有得上策者。惟本朝與契丹爲澶淵之盟，守之以信，結之以恩，百有餘年，邊境晏安，兵革不用，和好之篤，古所未有。然而所以制禦之術，曷嘗一日弛備耶？財用充足，糧儲有餘，士馬精研，將帥用命，則虜雖欲窺邊徼而摩封疆（二），無隙可投，欲不守盟，何可得也！臣伏見仁祖時，富弼所上守禦二策，審地形，觀事機，分兵控扼要害之地，左右出入，縱橫應援，曲盡其妙。然以謂非三十萬衆不可，則知制勝之術在於足兵，與王翦之伐荆必六十萬而後行，其理一也。臣愚以謂今日防狄正宜用弼之說，度時之宜，良將勁卒，外布邊境，重兵大帥，雄扼諸鎮，使賊不敢有覬覦之心，萬一奔衝，可以制其死命，誠奇策也。所有富弼守禦策二篇，謹具繳進，伏望聖慈特賜省鑑，采其說而用之。取進止。《梁谿集》卷四六。

〔二〕摩：原脫，據道光本補。

備邊禦敵八事

靖康元年四月

一、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監之，銷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於承平邊備無事則可〔二〕，越在今日，則手足不足以捍頭目〔三〕。爲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相爲唇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

一、自熙、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保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閱習，又經燕山、雲中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爲盜賊。今所存者，猶及其半。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各置器甲，官爲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賦，以償其直。武藝精者次第遷補，或命之官以激勸之。彼既自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逸，又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

一、自祖宗以來，養馬於監，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而更爲給地牧馬，民間雜養以充數，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爲

敵人所得。今諸軍闕馬者大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則不旬月間，數萬之馬可具也。

一、河北塘灤，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爲險固之地。而比年以來，淤澱乾涸，不復開浚，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洩去積水，隄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形低下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即開乾壕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

一、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多隕圯堙塞，宜徧行修治。而近京四輔郡諸畿邑，皆當築城，創置樓櫓之屬，使官吏兵民有所恃而安。萬一有賊騎深入，虜掠無所得，可以坐困。

一、河北、河東州縣經賊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賦以賑恤之。往年方臘擾浙東，猶免三年；今三鎮之民爲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心者。

一、河北、河東諸州最以儲峙糴買糧草爲急務。宜復祖宗加擡糧草鈔法，一切以見緡，走商賈而實塞下，使沿邊諸郡積蓄豐衍，則虜不敢動矣。

一、陝西解鹽無煮海之勞，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不貲。自行東南鹽法，而解鹽地分益狹，西邊益貧。願復祖宗舊制，以慰關陝兵民之心。《梁谿集》卷四六。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四五，《國朝諸

臣奏議》卷一四二，《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三三。

〔二〕則可：原作「之世」，據道光本改。

〔三〕「以」下原有「爲」字，據右引刪。

乞修塘灤劄子

臣伏睹种師道、詹度等奏，金賊人馬已出塞垣，朔方保全，宗社大慶。然虜但以河間、中山兩路州軍堅守之故，且懼王師之襲，不得不遁，其意豈嘗一日忘割地之約耶？深慮秋冬之交，弓勁馬肥，復犯邊徼，捍禦之策，所當預修。契勘安肅、廣信、平等軍〔二〕，東有塘灤，西抵太行，中間坦塗不過三百餘里。塘灤既可增廣，其他地勢雖頗高仰，亦因高就下，限以長堤，瀦蓄水櫃以爲阻固。如水櫃不及之處，自宜修築城堡，屯兵控扼，或設塹堦，以虞奔衝。茲事體大，非藉能臣，未易辦集。竊見樞密副都承旨李邈累任河北邊郡，風績素著，深究邊防利害。欲乞特建一司，以邈充使，專切措置塘灤、城堡、水櫃等。仍乞朝廷多方應副，庶幾克成大功，以爲永遠之利。《梁谿集》卷四六。又見《歷

代名臣奏議》卷三三三。

〔二〕平等軍：當有誤，或「平」字衍。道光本作「平涼軍」，按平涼在今甘肅，與此全不相涉，且平涼亦非軍，蓋道光本妄改。

乞修邊備添置參謀編修官劄子

臣竊惟軍政之不修，二十餘年於此矣。將驕卒惰，賞罰無章，每戰輒北。兵既寡弱，民又凋弊，戎狄由此，敢肆憑陵。中國之不振，未有勝於此時者也。今賊雖退師，尚未出塞，所至剽掠，無復顧憚，蓋由初未嘗有所懲創。時方向暑，須暫遠去，秋涼馬健，何憚而不來？此其可慮，又非前日可比。謂宜及今速爲之備：一曰選將，二曰募兵，三曰訓練，四曰保甲，五曰馬政，六曰繕器甲，七曰峙糧草，八曰修城壁，九曰增塘濬，十曰置堡塞。凡此皆軍政之大者，當今之急務也，而其財用調度之費不與焉。前此賊未退師，支梧目前，固有未暇。今度其勢，出塞決在旬日，而此去防秋，近在三數月間，要當自茲講求施行，不可復緩。又況西戎跳梁，五路並入，四夷交侵，誠可深慮。臣以書生備位樞筦，方艱難乏使之時，乞避賢路，不蒙賜許。夙夜思之，國之大事，無過於此，誠非一介孤陋所能獨任，要當合衆志、協衆力，上稽祖宗之舊，下考當今之宜，庶幾有濟。欲望聖慈許臣辟置參謀官四員，於職事官中不拘官資高下兼充，仍添置編修官二員，同共措畫條具，以時推行。如蒙允許，容臣續具姓名以聞。

〔御筆〕依奏，參謀、編修添置四員。《梁谿集》卷四六。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三三。

乞措置三鎮劄子

臣樸野無所取材，自蒙陛下委任，力守三鎮不可割之議，區區赤心，始終一節。不顧謗尤者，誠謂祖宗土地，雖尺寸難以與人。儻必割之，無以立國，冒瀆聖聰者熟矣。臣累次面奉聖訓，候金人過河，別行遣使計議三鎮之地。今來計程已是渡河之日，所有三鎮合行計議，乞降御前文字付臣，因控扼河津兵行，選使同共前去。取進止。

〔御筆〕三省密院同共詳議，莫更卑辭遣使求之。見親王隨行，不可輕易，繫國安危。《梁谿集》卷四六。

辭免轉太中大夫表

臣某言：近具劄子，辭免覃恩轉官。伏蒙聖慈降詔不允者。出震膺圖，咸慶風雲之會；乘龍施澤，敢懷雨露之私。洊貢忱辭，冀回淵聽。竊以歷數蓋歸於天命，謳歌允協於民心。大寶既臨，群工受祉。如臣者以身許國，初何意於陞遷；叨位本兵，顧已踰於涯分。更容貪冒，徒速顛隳。伏望皇帝陛下俯徇至公，曲從素願。惜名器之重，爵尊朝廷；行貴近之先，化成海寓。俾能無愧，實預有榮。

所有告命，未敢祇受。《梁谿集》卷四六。

再乞罷知樞密院守本官致仕劄子

一 靖康元年五月

臣前日伏睹宸翰，守禦使司轉資奏行批云「大臣專權〔一〕，浸不可長」。聖恩隆厚，未賜誅殛。伏讀以還，不勝皇懼。臣伏念昨者金賊乘虛，直犯城闕，臣以菲材，猥當重任〔二〕。伏蒙聖恩許以便宜從事，有功則賞，有罪則誅，訖以上聞，蓋稟睿旨。旬月以來，國勢粗定，屢曾面奏，乞罷守禦使司，未奉俞允。而邊陲之間，賊馬屯泊，間道通信，欲及機會，非假賞典，不能使人。故如奏行轉資之事，往往尚仍前日。此乃以守禦使司未罷之故，非臣敢創爲此也。兼臣契勘置司之日，蒙陛下頒降空名官告綾紙凡三千道，若以委任之專，凡此所降告身，皆可盡用。而置司以來，前後書填只用三十道而已，自非灼然委有績效之人，不敢妄與。今宸翰以爲專權，竊恐聖意有所未亮也。臣聞衆噓漂山，聚蚊成雷。臣之孤忠，困於無助。爰自遭遇，未逾歲月，而幾於危殆者屢矣。仰賴聖明，洞照愚悃，故敢尚此黽勉，以圖報效。而浸潤日聞，聖聽已惑，臣之微軀，寧復自保？夫專權者臣子之大戒，而人主之所甚惡也，臣雖至愚，何敢當此？重念臣竭忠報國，非敢愛身。然竊以謂任則當勿疑，疑則當勿任，唯疑與任，不可並行。今陛下既已疑之矣，豈可復處臣以樞機之任？況臣自比日以來，憂悸成疾，心力耗盡，動輒遺忘，深恐有誤國事。伏望聖慈許臣守本官致仕，得避賢路，乞此骸骨，

歸安田廬。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始終保全，勿使顛沛，則臣感戴天恩，期於結草。臣無任。

〔御筆〕前日所批，止係要依祖宗故事，無纖芥之疑，卿但安職。所乞不允，仍不得再有章奏。

《梁谿集》卷四六。

〔一〕云：原作「知」，據傅校改。

〔二〕重任：原作「任重」，據道光本乙。

再乞罷知樞密院守本官致仕劄子 二

臣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押臣赴樞密院供職，及家屬歸府第。仰荷天恩，第深感戴。竊念臣偶以冗材，濫膺重任，初乏涓埃之補，自貽專輒之愆。大度兼容，未加譴責，何施面目，復冒寵榮？伏望陛下終始哀憐，曲垂保庇，特依所乞，許臣守本官致仕，使與田夫野老共祝堯年，非徒危疑之跡可以少安，亦使進退之間不累國體。臣已見出門外聽候指揮，所有不候奏知出門之罪，伏重賜黜責施行。

〔御筆〕所乞不允，已差御藥宣押，可赴院供職。《梁谿集》卷四六。

再乞罷知樞密院守本官致仕劄子 三

臣伏蒙聖慈以臣上第二劄子，乞守本官致仕，特降御批，令臣赴院供職，不得更有辭免。仰荷德恩，彌增感懼。臣竊以樞筦之任，號爲本兵，況當艱難之秋，可見委寄之重。自非信臣，曷可冒處。而臣稟性蠢愚，濫被眷獎，無涓埃之小補，有讒謗之並興。至煩宸章，宣示三省，怨怒傳播，喧於外廷。臣獨何顏，復居密宥之地？伏望陛下哀而憐之，特賜保全，使得乞身而去，不勝幸甚。此志已決，仰冀聽從，臣無任祈懇之至。

〔御筆〕不可自疑，有駭衆聽。已令宣押，當體朕懷。《梁谿集》卷四六。

三乞罷知樞密院事劄子 一

臣猥以凡材，誤蒙異恩，擢用樞筦，籌畫無取，料敵不明，致令种師中、姚古之師爲金人潰敗。太原圍急，未知所以解救之方。又臣嘗遣張師正統領勝捷人兵前去策應，不謂師中即以師正充選鋒，賊馬邀截，先次奔北。既乏知人之明，又無捍患之略，豈可貪冒寵榮，尚居宥密之地，以塞賢路？祖宗舊制：邊事失律，必罷樞臣。伏望聖慈重賜黜責，以允公議。臣不勝皇懼待罪之至。

〔御筆〕早來已與卿面論，不須如此。今封還所奏，勿復再請。《梁谿集》卷四六。

三乞罷知樞密院劄子 二

臣伏蒙聖慈以臣上章，緣种師中軍行失利，乞賜罷黜，特降御批，開諭不允。仰戴天恩，第深感懼。竊以樞筦本兵之地，專任邊事，與他宰執責任不同，敗師蹶將，咎將誰執。況有祖宗之成憲，所當遵依。伏望矜憐，特賜斥免，以副公議。兼臣才術空疎，志氣凋落，誠不足以上副委寄。不勝惶恐待罪激切之至。

〔御筆〕依已降指揮，不允，仍止來奏。《梁谿集》卷四六。

辭免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劄子 一 靖康元年五月

臣伏蒙聖慈特降宸翰，河北、河東國家根本之地，委令宣撫。臣以孤生，誤蒙天恩，自庶僚中擢任樞筦，以死報國，此志已定。況當危難之秋，主辱臣死，乃分之宜。但今日此舉繫國安危，种師中以宿將統重兵以援太原，不旋踵而潰散，臣獨何人，敢任此責？又种師道威望素隆，見爲宣撫，若罷師道而授臣，恐外議不以爲當。區區微軀，誠不足惜，懼誤國事。儻陛下必欲使之，亦何敢辭？調兵

選將，應副錢糧，須旬月始辦。太原圍久，王師既衄，深可寒心，臣慮此數日間已難守矣。適見布衣高世兼奏狀，謹繳進，更容來早稟受聖訓。謹具奏知。

〔御筆〕如師道不罷，亦不妨事，便可治行。此任無易卿者，爲朕建功。切在審而後行，不可輕接戰。《梁谿集》卷四七。

辭免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劄子 二

臣伏奉御批，以臣辭免宣撫使除命，特加訓諭：「此任無以易卿者」。竊念臣自遭遇以來，惟知竭忠盡力，以圖報效，而橫罹謗議，皆出意外。累嘗乞身，未蒙俞允。且使待罪樞筦，仰承睿算，尚可黽勉；若令宣撫兩路，將兵於外，豈臣孤危，乃敢出此？伏望賜照察。餘俟面奏。

〔御筆〕朕志已定，須當卿去，不允所乞。

〔親筆宣諭請行〕卿素忠義，何故不欲去？適覽章奏，太原府出人五百，斫賊數十級，以此見之，尚可爲。卿何不奮然請行，以成功名？可體茲意。《梁谿集》卷四七。

辭免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劄子 三

臣伏奉宸翰，令具有名望武臣。契勘方今有名望武臣，無如种師道者，雖老，其智謀猶足用。旦夕入覲，以優禮待之，必肯爲陛下用。以李彌大副之，朝廷已爲得人，所有臣今來除命，伏望聖慈特賜寢罷。

〔御筆〕不允所乞，國方多難，不可辭。《梁谿集》卷四七。

辭免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劄子 四

臣適方具劄子辭免恩命，復蒙聖慈特降親筆手詔，令與師道同行，勿復有辭者。臣之區區，已具此奏，伏望睿察，追寢成命。無任祈懇之至。

〔御筆〕不允所奏。《梁谿集》卷四七。

辭免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劄子 五

臣伏奉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免宣撫使除命，復降御批：「朕志已定，須當卿去，不允所乞」，「國方多難，不可辭」者。竊念臣爰自變故以來，奮不顧身，以徇國家，未嘗輒敢辭難。蓋荷陛下知遇，得以少效孤忠。今日師中挫衄，內外惴恐，此誠多難之時。捐軀報國，實臣素志，豈復當辭？但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內揆綿薄，實難勉強。而況遭罹讒謗，動輒得咎，積憂成疾，心力殫耗，豈敢以孤危之蹤，乃輒當統帥之任。伏望特加睿察，寢罷此除，更俟來日面奏。

〔御筆〕成命已行，必無改易。卿當爲國立功，不得辭免。《梁谿集》卷四七。

辭免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劄子 六

臣伏蒙聖慈特降親筆，除臣宣撫兩路，應大小事一委便宜施行，不從中制，但責成功，亦不求速者。仰荷委寄之重，敢不奉承睿旨。然臣適見河間帥臣奏報，賊馬侵犯雄州、安肅軍一帶，乞差兵三五萬人前來防把。又見姚古奏報，陳迪、郝懷下把南北關人兵，並皆潰散，乞添差兵把截。事勢已急，與其令臣作宣撫使統兵二萬前往滑州，所費不貲；曷若各分萬人，犒設訖，往河北沿邊及河東把

截，以濟一時之急。所有河北制置使，只就委劉韜，於事爲便。其种師道乞加優禮，或留京師，或歸屯所，乞自聖裁。臣非爲身謀，但欲措置常理，以濟國事。伏望聰察，謹具奏知。

〔御筆〕卿宣撫兩路，此等事可一面施行，劉韜事令三省降旨。師道已留京師。《梁谿集》卷四七。

辭免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劄子 七

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宣撫使新命，并乞罷樞密院職事，守本官致仕，特降中使封回劄子〔二〕，賜御批不允。臣仰荷天恩，第深感涕。實以宣撫、樞密之職，於今尤爲重任，而臣材術淺薄，中遭讒謗，難以冒居。非爲身謀，蓋恐誤國。伏望察臣忱誠，特從所請，遴擇信臣，付以重任，天下幸甚。臣見以眼疾在假，俟稍痊安，當求對次。干冒天威，無任戰汗之至。

〔御筆〕卿昨日已受命，豈得再辭？河北、河東實繫宗社，卿有密信臣，朕所委寄，便當來日受勅。此志決定，卿切體之。《梁谿集》卷四七。

〔二〕特：原作「符」，據道光本改。

辭免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劄子 八

臣昨晚對睿思殿，竊見陛下緣邊事焦勞，至於感慟，臣子之情，不遑寧處，是以未敢固辭今來除命。退伏惟念，任重力薄，恐辜委寄，誠難勉強。臣本書生，素不知兵，昨於艱難之初，蒙陛下任使，輒當兵事。蓋緣圍城之中，事出倉卒，無緣號召天下賢才，故徒以區區之忠，遂應誤選。賊騎既退，又蒙擢置樞筦，求去不遂，既已負非才之責矣。然因天下獻言而用其智謀，上稟睿訓，旁資同列議論，得暫承乏於此。今者忽蒙擢爲大帥，使之出將於外，非所克堪，中夜驚惕。此必有建議不容臣於朝者。況自頃以來，橫罹謗議，或以爲狂率，或指爲姦佞，其甚者至以爲收人心，而又上煩宸翰，有「威福專權」之語。今咫尺天威，日在左右，得謗尚如此，而況使將重兵，遠去闕廷乎？臣區區一身，誠不足惜，深恐上誤國事，雖陛下復欲保全，勢不可得。伏望聖慈更賜詳察，特與寢罷成命，仍許臣解樞密院職事守本官致仕，退歸田廬。無任皇懼待罪之至。

〔御筆〕朕面諭已至誠意切，當體國受命，必無回命之理。

〔親筆宣諭節賜裴度傳〕節出《裴度傳》一段，令直筆錄賜。卿忠義徇國，何愧前人。佇觀成效，以寬朕憂。《梁谿集》卷四七。

謝賜裴度傳劄子

一 靖康元年六月三日〔一〕

臣伏蒙聖慈除臣河北、河東路宣撫使，累具劄子辭免，未蒙俞允。又被宸翰，過有褒語，并賜臣《裴度傳》。仰荷委任之重，顧臣何人，可以當此！竊以祖宗積累垂二百年，河北、河東最爲根本之地。金賊乘虛，兩路並入。自河北入者既已侵犯都畿，厚載而歸矣；而近者雄州奏報，不待涼秋，已復犯塞。自河東入者，破忻、代以圍太原，行將半年，未有解圍之意。宿將重兵，數路應援，悉皆潰散。校之吳元濟區區以蔡州數城之地爲唐室患，固不相侔；而環、蔡諸節度之兵，與今日士馬，其强弱又不可同日而語。而臣徒抱孤忠，才術疏短，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陛下以艱難乏才之故，誤有使令，以度況臣，實謂非倫。非特未允公議，且恐有誤國事。伏望睿明於在廷之臣精加選擇，付之重寄，庶幾成功，仰副陛下北顧焦勞之意。天下幸甚。

〔御筆〕已除卿宣撫，便當受命。《梁谿集》卷四七。

〔一〕年月日據《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八補。

謝賜裴度傳劄子 二

臣竊見諸葛亮《出師表》，其言明於治體，以謂「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際似不相及，而亮深以爲言者，誠以寇攘外患，有可以掃除之理，而小人在朝，蠱害本根，浸長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贊周王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張仲；裴度相唐宗以東討，必去姦邪之元稹，用能成功，焜耀圖史。君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臣竊觀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虜入寇，宵旰憂勤，勵精圖治，思刷前恥，雖古帝王勤儉之極，無以遠過。然君子小人尚猶混淆於朝，翕訛成風，殊未退聽。謂宜留神照察，在於攘逐戎狄之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捍禦外患者，有不難也。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要語。輒塵天聽，不勝戰汗之至。

〔御筆〕覽卿所奏，銘記於懷。但爲國了事，與卿共太平之樂。《梁谿集》卷四七。

全宋文卷三六九二

李綱 一二

乞罷宣撫使待罪劄子 一

臣伏奉宸翰，謂臣「受命月餘，遷延不去，豈非拒命」者。伏讀震慄，不知所措。契勘臣於前月二十三日受敕，至今纔二十日，當時蒙御批，用太史局擇定今月二十二日啓行。臣以庶事未辦，嘗具回奏，乞展三日，此乃恐事有未備，上累國體，非敢遷延。今蒙聖訓，以爲拒命，臣無任惶懼待罪之至。伏望聖慈特賜竄責。

〔御筆〕封還卿奏，不須如此，依定日二十五日內起發。《梁谿集》卷四七。

乞罷宣撫使待罪劄子 二

臣嘗具劄子，以奉御批，謂臣「遷延不行，豈非拒命」。伏讀殞涕，惶懼待罪，乞賜竄責，未奉

指揮。伏念臣本以書生，遭遇盛際，常願奮身效命，以報聖知。自受宣撫職任以來，夙夜憂惕，懼不克任。辟置官吏，選用將佐，團結隊伍，關請器甲，措置錢糧，雇買車馬，種種軍需，率皆創建，非若童貫、譚稹諸事熟成，上下應副，咄嗟可辦。而陛下督責之峻，猶未及元選定出師之日，便謂臣遷延拒命不行，竊恐聖慮有所未亮也。臣前備員守禦使司，激賞探報使臣，已蒙宸翰謂其「專權」；今承乏宣撫使司，治行量展日限，又蒙御批謂其「拒命」。專權、拒命者，臣子之大惡，有一於此，罪不容誅。陛下方臨遣大帥，震揚國威，捍疆敵，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充其選，無乃不可乎？臣聞軍旅之事，非任之專、信之篤者，不可以成功。臣日在陛下左右咫尺，陛下猶且聖訓如此；況行師於千里之外，謗黷交興，上惑睿聽，陛下果能諒其區區之忠乎？與其進無所成，有誤國事；不若知難而退，甘受竄誅。伏望聖慈罷臣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重賜黜責，以正典刑。選命信臣，委以重任。臣見居家待罪，無任祈天俟命惶懼戰越之至。

〔御筆〕豈須如此，止欲卿速行。今封還卿奏。《梁谿集》卷四七。

乞罷宣撫使待罪劄子 三

臣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待罪乞罷知樞密院事并宣撫使職事，特降親筆，封還所上章。感戴恩德，彌深震恐。竊念臣智識淺短，學術迂疏，獨於義命之際，素知自信。曩者遷謫七年，退伏田里，

不知貧賤之可羞。竭來中都，適遭陛下龍飛，特被眷獎，致身樞輔，不知富貴之可樂。徒以上荷天恩，未能報稱，故雖屢求去位，終亦未果。今孤危之跡，讒毀交興，罪狀日聞，致煩宸翰，屢有訓勅。今復有「拒命」之語，退自循省，莫知所以，良自傷悼。夫欲效區區之忠者，臣之志也。至於成功，則有非人之所能爲者，豈可必哉？宣撫兩路，人臣重任，事有至難，自非陛下不致毫髮之疑於胸中，安能有濟？臣竊觀聖聽，不能無惑於群言，日侍清光，尚難自處，而況可使之統重兵於千里之外哉！此臣所以日夜憂懼而不得不辭也。伏望聖慈憐臣於艱難之秋，嘗效犬馬之力，特賜保全，解其職任，使遂退休，則圖報大恩，當期異日。所有臣昨蒙除尚書右丞、知樞密院事、宣撫使等告勅，謹具繳進，乞此骸骨，歸於山林。臣無任干冒天威、惶懼戰越俟死之至。

〔御筆〕何故如此？方朕委付兩邊事，俟卿前去措置。所有告敕封還，不得更有陳請。並無毫髮之疑，止要促卿速行。《梁谿集》卷四七。

乞罷宣撫使待罪劄子 四

臣伏蒙聖慈以臣待罪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重賜黜責，特賜御批，封還劄子。仰荷天恩，尤增感懼。重念臣小才無取，罪狀已多，與其他日受誤國之誅，不若自歸於司寇。伏望睿斷，特正典刑，所有宣撫使職事乞早差官交割管勾〔一〕。臣無任惶懼戰灼之至。

〔御筆〕封還所奏。《梁谿集》卷四七。

〔二〕勾：原作「構」，據道光本改。

乞罷宣撫使待罪劄子 五

臣契勘宣撫司已漸就緒，錢物之類，並未曾支動。伏望聖慈選差宰執代臣使事。竊見徐處仁、唐恪朝之老成，累任帥臣，諳練兵事，可以充使。如陛下不欲遣之於外，但以使事委之，且留京師，令統制官等分領將卒，前去劉韜、解潛處使喚，以宣撫司錢物應副，自足辦事，更乞聖裁。臣未敢搬出，見在府第待罪，聽候指揮。

〔親筆宣諭三首〕

〔宣諭累百章不允辭免〕卿所請雖累百章不允。可疾速辦行起發。

〔宣諭疾速辦行〕朕無纖芥所懷，止欲激卿速行。不須如此，決不允從。疾速辦行，夜來所批，督卿速行。今推托如此，何望焉？

〔宣諭陳奏請行〕河東兵民日望宣撫到彼，朕批語激卿欲行，所有元批旨封進〔二〕。不期卿誤聽，累乞退閒。朕昨日進退疑惑，甚難出手，欲全君臣之義，垂之萬世。今日見卿陳奏慨然請行，釋

去疑念，足見忠義之誠久而益堅，朕甚嘉之。《梁谿集》卷四七。

〔二〕進：原作「實」，據道光本改。

論宣撫職事劄子 一〔二〕 靖康元年六月

臣伏蒙睿訓：「卿行不須與三省議。此事已決，再三反復，愈亂人意」者。仰荷委寄之重，第深感涕。臣既已拜命受兵，促裝整駕，豈復有可回之理？見危致命，臣子常分，亦無足道。但國家之事，中外一體，同心一德，乃克有濟。今陛下遣臣，獨出聖斷，臣不量才而受任，二三大臣不以爲然。使他日果能支梧則已，稍有疏虞，仰累陛下知人之明，必且以臣爲歸罪之地〔二〕，此臣所以夙夜震懼而不自安也。更望聖慈博盡大臣之謀，使臣既行之後無沮難、無謗讒、無錢糧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以報天恩，實臣區區素願，死且不朽。冒昧自列，無任戰汗之至。《梁谿集》卷四八。

〔二〕此劄前原有「親筆宣諭」，今移入宋欽宗文內。

〔三〕「必且」句：原脫，據道光本補。

論宣撫職事劄子 二

臣伏蒙宸翰：「卿出師，今論已定」者。仰荷委任之重，第深感懼。然茲事體大，繫國安危，非臣一人所可獨任其責。宰執間議論尚有不同者，徒迫天威，罷師道而遣臣。觀昨日之所評議，與今日之所施行，其意可見。伏望聖慈更盡大臣之謀，使人無異辭，同任成敗，他日或少有差跌，不獨臣受誤國之誅，豈勝幸甚！至於以身徇國，進而死敵，則臣之素志也，夫復何說以辭。《梁谿集》卷四八。

論宣撫職事劄子 三

臣契勘童貫以樞臣爲宣撫使踰二十年，所握者皆關陝之精兵，西討夏賊，南殄方寇，北攻燕雲，喪失師徒無慮數十萬，遂使國家兵勢削弱，以至今日有夷狄憑陵之禍。然貫一時蒙上皇信任之專，武臣將帥皆出其門，內帑供給不可勝計，置平貨場等以幹萬貨之低昂，豐財足以養士，厚賂足以弭敵，故雖行師用軍，無有紀律，久而後敗。今臣受任於國家艱危之秋，姚、种二帥軍馬潰散之後，哀疲劣久不訓練之兵以抗強敵，率烏合素不拊循之將士以邀成功，甚矣，其責重而且難也！惟有一策：不愛金幣以養士而作其氣，庶幾可爲。而今之宣撫使司悉仰給於朝廷，府庫空虛，無以給予。前日乞

一百萬，纔實得二十萬，已有難辦之論，不知何以使臣率勵將士，支梧兩路，而寬陛下北顧之憂也？陛下謂臣忠義感激、奮不顧身則可，謂臣諳練兵事果能成功則不可。夫以兵弱財匱之時，而欲徇國家之急，以捍屢勝驕暴之虜，雖三尺之童，亦知其難。更望陛下與二三大臣深計而熟慮之，異時無謂臣輕率敢往而不顧國家之大計也。議者又謂臣建守三鎮之策，今日之事，臣當任其責。是大不然。三鎮者祖宗陛下之三鎮，果能守則當與天下共守之，如必使建議者任其責，則後誰敢爲陛下納忠者？更望聖慈與宰執商議審處，令各爲奏，明言遣臣之利害是非，如何激勵士卒，如何應副錢糧，屯泊當於何處，戰守當用何策，斷自睿意，使臣得遵稟而行，不致誤事。非獨臣之幸也，實天下之幸也。《梁谿集》卷四八。

〔一〕時：原作「將」，據道光本改。

論宣撫職事劄子 四

臣昨自陛下龍飛，臨御海寓，臣以非材，特蒙獎擢，自庶僚不旬日而參大政，遂獲待罪樞府。深惟遭遇之異，竊自感勵，思欲罄竭，以圖報效。而材疏智短，終未能少收尺寸之功，內負慙惕，夙夜靡遑。茲者伏蒙陛下委以河北、河東兩路重寄，臣自視闕然，恐不足以仰承委付之意，至於不避煩

黷，力祈罷免。而眷屬之厚，不容退避，見危致命，豈敢固辭。深惟國事之大，非小己私智所能獨辦。今其將行，願受睿算與廟堂之成謀，使臣得以遵稟奉行，庶幾有濟。夫用兵之道，雖臨機制變，不可預計，然規摹大略，當須先定。今日之事，莫大於防秋，莫急於解太原之圍。士大夫之獻說者，不過和與戰二策而已。金人留吾親王、宰相以爲質，屯重兵於太原已半年矣。使者旁午，冠蓋相望，而欲得三鎮之意愈堅，和果可恃乎？种師中、姚古以十萬之師相繼潰散，戰果可必勝乎？和不可恃，則秋高馬肥，賊騎侵軼〔二〕，議者必以臣今日出師爲致寇之端；戰不可必勝，則萬一將士或復有小衄，必又以臣爲輕舉誤國。不知陛下睿算與夫廟堂之謀，所以授臣使防秋而解太原之圍者，當決以何策而可也？前日和議割三鎮之失，至今爲梗，今日之謀倘或更有差誤，則天下之勢有不可勝慮者矣！願陛下及臣之在廷，與五六大臣熟議決策，特降親筆，俾臣遵行。臣非敢愛死，誠恐有誤國家大計，故敢冒昧言之。仰黷天威，伏深戰慄。

〔親筆宣諭三首〕

〔宣諭不責速進〕應河北、河東並便宜施行，不可深進，或少衄亦不罪，捷到亦不爲喜，但堅固，期於全三鎮，是朕之意。卿宜體此，不責速進，但款曲圖之，庶保萬全。

〔宣諭一切便宜行事〕朕信任卿堅如金石，應一行事，朝廷豈能預先定得？卿可一切便宜施行。

〔宣諭所到如親行〕李綱所到，如朕親行。《梁谿集》卷四八。

〔二〕軼：原作「軟」，據道光本改。

謝賜御筵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啓行有日，特賜臣御筵者。授鉞將壇，謬總六師之寄；肆筵宸禁，猥煩八簋之陳。詔語春溫，威顏天邇。中謝。伏念臣奮身寒苦，逢世亨嘉。祿仰斗升，粗識素餐之恥；腹諳藜藿，初無肉食之謀。自筦樞機，空糜廩庾。適犬戎之犯順，騎遠并門；驅虎士以遄征，軍連代北。憫其行役，錫以宴娛。仍詔佩橐之臣，以示加籩之寵。釘繁列宿，粲鏐帶之內盼；光奪流霞，灑玉舟而親勸。驪騰剖曲，榮絕典彝。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俎豆豪英，帡幪輔弼。大亨以養，躬節儉以旁招；《小雅》之詩，政修攘而不廢。已侈百朋之錫，詎言三爵之過。臣敢不仰懷推食之仁，力刷飲河之恥。取羊豕執俘而獻馘，期熊羆飲至以策勳。守祖宗之故疆，誓不輕於赤壤；上君王之萬壽，行入賀於紫宸。《梁谿集》卷四八。

謝降賜玉束帶等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啓行有日，特降中使賜臣玉束帶一條、撚金線

小花紫戰袍一領、金笏頭帶一條、魚袋全牙簡一面、綠袋金銀五百兩、絹五百匹、細物一百匹、揀芽小龍茶三千銖、椽燭五十條、刀劍六口、人馬甲一副、金鍍銀鑣椅槍一條、花角弓一張、箭三十隻、烏銀犀皮鞘劍一口者。總戎兩部，曾未鬯於國威；申錫百朋，已繆承於天寵。轅門改觀，帥幄生輝。荷優賤之有加，揣虛庸而失措。中謝。竊以先王盟府之法，賞必示功；大臣服輿之宜，德惟稱物。凡此焜煌之數，當酬瑰偉之勳。慨念臣愚，早逢主聖，蔑著銖分之效，敢懷錫予之貪？屬小醜之未平，曾大邦之敢拒，猥膺推轂，獲與登壇。才乏西平，幣仍豐於異錦；德非裴度，帶有過於通犀。衣以珍袍，副之古簡。珣戈寶劍，俾執銳以輸忠；鳳旌蘭膏，期通宵而盡瘁。丁寧示眷，偃僂銜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濟中興之業。力排群議，獨奮睿謀，脫三鎮於虎狼，拯兆民於塗炭。天聲震疊，國勢收寧。察臣早與於邊機，故此俾宣於廟算。憫其行役，被以寵靈。臣敢不肅整勝兵，大摧驕寇。期無南下之牧，仰寬北顧之憂。《梁谿集》卷四八。

謝賜鞍馬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馬二疋、金鍍銀鬧裝紫繡鞍轡一副、烏銀裝蕃鞍一副者。使命來臨，天威在望。申遣左璫之重，載頒內廐之良。佩服恩榮，祇深慚懼。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端一心而觀萬化，操八柄以馭群臣。念其驅馳之勞，錫以便蕃之寵。壯元戎之十乘，解左服之兩驂。偉然神駿

之姿，被以連錢之飾。臣敢不仰承睿眷，俯罄愚忠，誓不與賊以偕存，顧雖捐軀而何惜。餘齡尚壯，雖無據鞍矍鑠之姿；將命不愆，或遂攬轡澄清之志。《梁谿集》卷四八。

謝瓊林苑賜御筵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今月二十五日總師出門，特差翰林學士吳开就瓊林苑押賜御筵者。寵靈下逮，已霑零露之恩；宴衍俯臨，再被需雲之渥。載惟僥冒，第劇戰兢。中謝。伏念臣社櫟散材，康瓠小器。力學粗知於忠義，逢時竊意於功名。適丁艱難，猥叨任使。超居丞轄，曾罔著於休功；繼掌樞衡，迄蔑聞於善狀。自惟迂拙，每丐退藏。未容乞身而歸，更與登壇之選。雖忠誠之備寫，終天意之莫回。禮遇彌加，褒榮浸侈。初賜宴於中禁，復申犒於上林。天厨具絡繹之珍，樂府備鏗鏘之奏。雍容和氣，感激懦衷，下及群僚，亦與榮觀。顧寵嘉之莫擬，撫羈賤以何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道觀能，使臣以禮。推食慕漢高之烈，脫袍有藝祖之風。致此鰥生，亦膺異數。臣敢不力修軍政，大振國威。獻北闕之俘，願希蹤於前世；却南牧之騎，期無媿於古人。

〔親筆宣諭途中將護〕數日不見卿，良深引望。途中勞神不易。太原重事委任於卿，更宜將慎，用副朕懷〔一〕。《梁谿集》卷四八。

〔二〕以下原有「親筆手詔」，今移入宋欽宗文內。

謝宣撫河北河東降親筆手詔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八日，伏蒙親筆手詔一道，以臣宣撫河北、河東兩路，特賜撫諭者。跪辭丹陛，方違咫尺之威；捧誦紫泥，遽奉丁寧之訓。洪惟德意，仰見天心。中謝。伏念臣學淺而術迂，德輕而援寡。驟蒙睿獎，超執事機。方羯胡蕃銳於晉疆，而燕寇拏兵於朔部。長蛇封豕，肆毒吾民；鋒蝟斧螳，扞我天討。屬聖神之在念，宜俊彥之旁求。猥及菲才〔二〕，俾專大計。實安危之所繫，顧舉措之敢輕。負責良深，撫躬知畏。伏惟皇帝陛下廓至明而在位，攬長轡以馭臣。任用者必責其有成，訓迪者必規其所弊。慮臣輕於料敵，故申「持重」之言；以臣勇於赴功，故有「愍慎」之誡。乃形一札，以取萬全。臣敢不上體淵衷，仰循聖詔。遵仁聖之秘略，參以並行；體魏武之新書，動以從事。

《梁谿集》卷四八。

〔二〕菲：原作「非」，據傅校改。

乞深考祖宗之法劄子

靖康元年七月初

臣總師道出鞏洛，望拜陵寢，潸然涕流。恭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聖傳受，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戎狄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勵精求治之日。伏望聖慈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譎言爲足使。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以爲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不勝幸甚！臣忘生觸死，冒進狂言，不勝戰越待罪之至。

〔親筆宣諭覽所上章陳祖宗之法〕覽所上章，陳深考祖宗之法等事〔二〕，足見忠義愛君之心，當一一銘記於懷。《梁谿集》卷四八。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九。

〔二〕法：原脫，據道光本補。

論不可遣罷防秋人兵劄子

一 靖康元年七月

臣昨待罪樞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人兵。臣意以謂中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陳，故令金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來無藩

籬之固，去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使之割三鎮，質親王，劫取金帛以億萬計，驅掠士女，屠戮良民，不可勝數。誓書之言，所不忍聞。此誠宗社之差，而陛下嘗膽而思報者也。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沒，並邊諸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一）}。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皆爲賊兵之所占據^{（二）}。秋高馬肥，敵騎憑陵，決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儻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托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輒不自揆，爲陛下措畫，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河北沿邊雄、霸等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府腹裏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方，翊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捍金人、夏人連兵入寇。不知此十數萬之衆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既罷峒丁，又罷刀弩手，又罷土兵，又罷四川、福建、廣南東路將兵，又罷荆湖南北路係將不係將兵，而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發。是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大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梧？而朝廷何恃不留意於此也？臣竊思之，以兵爲不須起者，大概有五：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一也；錢糧犒賞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金人牽制，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關報三省，何不即止？今已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始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

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海，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繫，而且行且止，有同兒戲，臣竊痛之。若以謂錢糧犒賞多，則今春無兵捍寇，致令誤國，土地寶貨人民皆爲所取；今惜小費，又不爲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況元降指揮，防秋人兵各令賚糧以行，則錢糧犒賞之乏，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思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竊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聲言某月入寇，當取某地。強敵臨境，非和非戰，朝夕恐慄，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今日觀之，何止於火未及然，殆處於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种二帥以十萬之帥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衄，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爲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爲非愚則誣矣〔三〕。至於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糧，正今日之先務，不可忽也。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爲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若必以謂不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重爲此擾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聞已至襄、唐間，臣已作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所有餘路乞依元降詔書起發，庶幾不誤國事。《梁谿集》卷四八。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四九，《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三三。

〔二〕兵：原作「及」，據道光本改。

〔二〕兵：原無，據右引補。

〔三〕矣：原無，據右引補。

論不可遣罷防秋人兵劄子 二 靖康元年七月

近降指揮，減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則河北防秋闕人，恐有疏虞；二則一歲之間再令起兵，又再止之，恐無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計，臣前奏論之已詳，請爲陛下更論不可失信之意者。周爲犬戎所侵，嘗以烽火召諸侯兵，恐諸侯之未必至也，舉烽以試之。諸侯之兵大集，知其試已，皆怒而歸，其後真舉烽，無復至者。去冬金人將犯闕，詔起勤王之師，遠方之兵踴躍赴難，至中途而寇已和，有詔止之，皆憤惋而反。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之兵，良非獲已。遠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復約回，將士卒伍，寧不解體？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梁谿集》卷四八。又見《國朝諸臣奏議》卷一四二，《三朝北盟會編》卷四九。

全宋文卷三六九三

李綱 一三

乞罷宣撫使劄子 一 靖康元年七月

臣近具奏狀劄子，以解潛、折彥質南北關進兵，將士退却，乞賜黜責，未奉指揮。伏念臣昨蒙聖恩，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自以智術淺短，不足以仰副委任之重，累具辭免，不蒙俞允，迫於天威，黽勉就職。自受命以來，思自罄竭，以圖報效。而軍旅之事，素非所習，節制不明，方略無取，致解潛等與賊遇於南北關，力戰累日，勢力不加，尋即退却。曾無尺寸之效，責在大帥，咎將誰歸？夙夜憂懼，心氣怔忡，動輒遺忘，豈可復總軍政？伏望聖慈矜憐，檢會臣待罪章疏，特降睿旨，罷臣知樞密院事，及河北、河東路宣撫使，遴選重臣〔二〕，代臣職任，就近令范世雄管勾〔三〕，許臣交割，迺遷前去，聽候指揮。《梁谿集》卷四九。

〔二〕臣：原作「任」，據道光本改。

〔三〕句：原作「構」，據右引改。

乞罷宣撫使劄子 二

臣伏蒙聖慈以臣乞罷職任，特降親筆，令安心職事，及蒙宣諭，和議、解圍兩不相妨。若虜人必欲三鎮，不免戰爭，今則解圍之事不可少緩。臣伏讀聖訓，第深恐懼。竊以今春賊馬犯闕，倉卒無備，自當議和。但一切如其所欲，許以三鎮，及金幣之數太多，則爲非是。臣所以當時與宰執力爭者，正恐貽今日之患，非爲不欲和而主戰也。賊馬既退，河北兩鎮幸自保全，而太原之圍至今未解。陛下既出師以解圍，又遣使以約和議，雖兩不相妨，然虜情狡獪，自春徂秋，頓兵堅城之下而不退，又以重兵侵犯河朔，我師屢北，而議和之使始行。臣恐中國之勢益弱，而黠虜之氣益驕矣！且自秋以來，沿邊探報〔二〕，金人日聚兵爲南牧深入之計，朝廷日罷兵如太平無事之時。今中山、河間、真定諸郡乞兵告急，羽書狎至，宣撫司無兵可遣，申奏朝廷，又只行下宣撫司措置，是徒以空文往復，初無補於實用。虜騎猖獗，復有今春之虞，將何以禦之？臣屢具劄子，乞再行起發後來罷止防秋人兵、團結弓手之類，未蒙施行。伏望留神，爲宗社計，募兵擇將，以圖自強，無謂和議之使，便可恃以爲安也。如臣書生，不習兵法，不歷行陣，大帥之任，誠非所宜。況今春危城之中，陛下之所驅策者悉已去位，而臣獨以非才，尚叨重寄，恐不知者謂臣黷武貪功，爲國生事，招致人言，陛下雖欲保全，

不可得也。仰冀聖慈終始哀憐，特降睿旨，許臣守本官致仕，糜捐之報，期於異日。冒干天威，不勝戰越待罪之至。《梁谿集》卷四九。

〔二〕報：原無，據道光本補。

乞罷宣撫使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宮觀一次，特降詔書不允者。王事方棘，願徇國而捐軀；將略弗優，敢籲天而請罪。與其冒寵榮而誤國，曷若乞骸骨而避賢。優詔弗俞，燦細書之一札；孤蹤增厲，惕危腸之九回。再瀝愚衷，仰干睿聽。中謝。伏念臣斗筭小器，章句陋儒。粗聞忠義之風，不知軍旅之事。分栖遲於巖壑，敢希冀於功名。屬國步之多艱，躡貴游而並進，荐膺聖獎，超執事機。俾待罪於西樞，復宣威於北部。自惟譴薄，必至顛隳。既懇避之莫從，卒懷憂而就遣。經營庶務，眊勉百爲。鬢髮爲之蒼浪，氣血從而凋喪。法嚴令具，雖明馭衆之方；將惰卒驕，尚襲近年之弊。并門之圍未解，保塞之寇鼎來，致此猖狂，職臣庸懦。雖屢祈於罷黜，終未賜於允俞。伏望皇帝陛下覆以堯仁，察之舜智。念臣才謀淺短，不足有爲；憐臣疾病連延，誠非避事。冀垂寬宥，特賜保全，盡解兵權，俾歸田畝。江湖在望，庶自畢於餘生；

溝壑未填，或收功於晚節。《梁谿集》卷四九。

乞罷宣撫使劄子 三

臣所乞罷職任，非緣避事，及爲身謀；實以不習軍旅之事，不可爲帥，自知甚明，恐誤國事。及今改命，尚可設計以解太原之圍，以禦河北之寇。仰副聖意更少稽緩，決致疏虞，雖賜斧鉞之誅，亦復何補？伏望睿慈，特賜矜察。《梁谿集》卷四九。

乞罷宣撫使劄子 四

臣累具劄子，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守本官致仕。伏奉宸翰令安心職事，未賜俞允。伏念臣猥以庸庸，誤膺委寄，力小任重，福過災生。疾病交攻，心慮憤亂，寢食俱廢，生氣索然。儻或貪冒寵榮，尚總軍政，必誤國事，自取顛隳。伏望聖慈察臣忱誠，非有沽激，特降睿旨許依所乞，使獲退休，則終始保全，雖天地父母之恩，何以加此！餘齡未泯，誓極糜捐。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激切之至。《梁谿集》卷四九。

乞罷宣撫使劄子 五

臣累具劄子，仰干天聽，以不材而當重寄，恐誤國事，乞賜斥罷，許令致仕，別選能臣。跼蹐俟命，未蒙俞允，第深惶懼。臣聞量材授職，不强以所不能者，君之道也；陳力就列，而不能則止者，臣之節也。如臣書生，不習金革之事，受命之日，固嘗力辭。迫於天威，黽勉就職。夙夜自竭，思效鉛刀一割之用，而進無尺寸之功，乃知素非所習，不可勉強。儻或貪冒恩榮，而忘不能則止之義，豈惟有誤國事，且將得罪於古聖人。臣所以不避斧鉞之誅，再三冒瀆，期於得請。仰冀聖聰，有以照察之也。臣又聞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臣自今春以來，更歷憂患，志氣凋落。正如傷弓之鳥，望曲木而先驚，責其勇敢復如曩時，雖自激昂，豈可復得？方陛下欲張皇六師，盪攘群醜之秋，必得心果氣銳、謀猷方壯之人，奉命徂征，乃克有濟。伏望聖慈察臣惓惓之誠，非愛死，非謀身，正恐更或敗事，上累陛下知人之明，誤國大計，雖伏鈇鑕，亦復何補，特賜矜憐，許以骸骨，歸於田里。則天下之人皆知陛下以臣嘗效犬馬之力，曲賜保全，誰不知勸？非獨臣區區之私幸也。干冒天威，無任戰越待罪之至。《梁谿集》卷四九。

乞罷宣撫使劄子 六

臣累具劄表，干冒天聰，乞罷職任，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宮觀一次。伏蒙聖慈特降親筆，許臣候种師道到交割職事，赴闕議事。仰荷天恩，終始保全，但深感泣。近準尚書省劄子，折彥質除宣撫判官，及備奉聖旨，令臣不得輕易進兵。伏念臣智謀無取，疾病交攻，比日以來，夙夜震恐，心氣不寧，動輒憤亂，豈敢復爲進兵之計！但邊事緊急，須人措置，而臣束手坐視，無可爲者，深恐誤國。伏乞降旨促師道起發，或且令折彥質前來交割，臣得扶疾迤邐前去聽候指揮，不勝惶懼激切之至。

《梁谿集》卷四九。

乞罷宣撫使劄子 七

臣累具表劄奏狀，仰干天聰，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宮觀一次。伏蒙聖慈再降詔答，未賜俞允。重念臣學術荒疏，智能謏薄，誤被使令，過其分量。雖自罄竭，曾無尺寸之效，夙夜愧懼，憂悸成疾，不能支持。伏望矜憐，特降睿旨，許依所乞。異時圖報，當極糜捐。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梁谿集》卷四九。

再乞罷宣撫使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官觀一次，再降詔書不允者。危誠上達，方虞斧鉞之誅；溫詔俯頒，未遂丘園之請。敢再陳其懇悃，庶仰冀於矜從。中謝。伏念臣一介書生，不習兵事。忘身徇國，雖堅衛上之心；制勝運籌，初乏折衝之略。誤蒙天獎，俾長樞庭。出分闔外之權，未迪師中之吉。雖聖恩寬大，必將赦三北而用孟明；然公議沸騰，豈肯以一戰而恕房琯。與其招人言而得罪，曷若控君父而乞身。往城于方，宜有赫赫之南仲；在泮獻馘，必資矯矯之虎臣。自度非才，請避賢路。伏望皇帝陛下容之以天地之量，燭之以日月之明，憐臣勞瘁而無補於事功，察臣精誠而有志於忠義。進以道而退以禮，不使翱翔；保其始而全其終，勿令隕越。則臣誓堅素守，仰戴鴻恩。失東隅而收桑榆，捐軀未晚；先朝露而填溝壑，結草爲期。《梁谿集》卷四九。

乞罷宣撫使劄子 八

臣伏蒙聖慈特降宸翰，矜憐孤蹤，過有存撫。初言睿斷，所以用臣總戎之故；中言諸將難以倚

仗，遂致不敢輕易進兵之由；終言臣昨在圍城之中，嘗效犬馬之勞，欲力賜保全之意。聖恩隆厚，雖父母之於子，不過如此。感激涕零，不能自止。伏念臣學非適用，材不逮人，徒抱愚忠，常欲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誤蒙委任，俾之宣撫兩路。而臣自知材力謏薄，誠不足以仰副重寄，力具辭免。天意莫回，黽勉就職，亦欲少效涓埃之報。而事與願違，略無所補，以寬陛下北顧之憂。此臣所以夙夜震恐，慙歎憤懣，至於寢食俱廢，疾病交攻。累瀝危誠，以乞骸骨。仰冀矜從，雖被竄誅，所不敢辭也。伏蒙陛下聖訓丁寧，既照察其精誠，又憫念其勞瘁，許以保全，不使隕越。顧臣何人，遭遇如此，粉骨碎身，曷足圖報！伏望聖慈檢會臣累上表劄奏狀，特降睿旨從其所乞，許令罷知樞密院事〔二〕，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宮觀一次。上以昭陛下保全臣子之大德，下以全微臣知止之節，非獨臣之幸也，實天下之幸也！臣見迺邇前去封丘縣以來，聽候指揮。干冒宸嚴，無任惶懼俟罪之至。《梁谿集》卷四九。

〔二〕院：原無，據道光本補。

乞罷宣撫使劄子 九

臣伏奉親筆累數百言，訓勅丁寧以終始保全之意。宸章奎畫，燦如日星。臣伏讀感涕，不能自

止，已具劄子稱謝，及乞檢會臣累上劄表奏狀，特降睿旨，許令罷職任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宮觀一次，未奉俞允。螻蟻之誠，敢再叙陳，仰干天聽。伏念臣疏拙愚直，初無他長。方道君朝仕不過史官，以言事遠謫，流落七年。誤蒙召還，遭遇陛下龍飛之際，不待左右之言，首蒙賜對。臣未及敷奏之間，聖語褒諭，以臣昨論水事章疏曾經御覽，記錄姓名，遂被親擢，躡處從班。未旬日間，金賊犯闕，臣非時請對，與宰執廷爭，有合天意，遂蒙擢與大政，方擾攘之日被委使。中遭詆誣，罷斥累日，聖恩隆厚，勞問不輟，尋復舊任。自春以來，孤危之蹤，任用保全，獲至今日，皆出天造。而臣材力綿薄，初無毫髮之補，濫膺兩路宣撫之寄。雖受命未久，然不能率勵將士，驅逐醜類，以寬陛下宵旰北顧之憂，中夜以思，有靦面目。今蒙恩召赴闕議事，咫尺天威，雖不勝臣子戀慕之誠，然復何顏以望清光？兼臣屢經憂患，夙夜震恐，疾病交攻，心氣不寧，難以勉強任事。所以不避斧鉞之誅，控告君父，乞賜罷黜，投閒養疾，不敢貪戀寵榮、妨塞賢路，誠非獲已。伏望聖慈容以天地之度，照以日月之明，聽臣危懇，哀而憐之，特降睿旨，從其所乞，則陛下非獨有保全臣子之言，乃有保全臣子之實，蒙被驅策者孰不感勵？兼臣犬馬之齒未衰，使得就閒養疾，心氣稍安，復蒙任使，捐軀未晚。干冒天威，無任祈懇激切戰越待罪之至。《梁谿集》卷四九。

辭免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劄子

靖康元年九月

臣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除臣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天恩隆厚，未賜誅責，復加寵榮，感戴之極，涕泗橫流。伏念臣偶以庸庸，叨備器使。有罪無功，不足以當秘殿之隆名；心勦形瘵，不足以任淮海之重寄。倘或冒處，必致人言。已具狀奏聞，乞追還成命外，伏望聖慈檢會臣累上章疏，特降睿旨，依臣所乞，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宮觀一次，則始終保全，悉歸天造。臣以備受指揮，免見謝辭，不候受告，般家接人，取便道疾速發赴新任。密邇闕廷，不獲瞻望清光，豈勝犬馬戀慕之情。雖在山林，不敢少忘陛下天地父母之德，惟當旦旦焚修，仰祝睿算。《梁谿集》卷四九。

乞覈實宣撫司見在軍兵財物劄子

靖康元年九月

臣伏蒙聖慈以臣累具表劄，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特除臣觀文殿學士、知揚州軍州事，兼淮南東路兵馬鈐轄。臣已具奏辭免恩命，乞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宮觀訖。念臣仰荷聖知，特加委任，所以力丐罷者，非愛身怯敵之故，特以疾病，及節制不專，議論不一，進退牽制，事有不可爲者，難以虛受其責。臣自六月二十七日總師出國門，七月二十日次懷州，八月二十一日被受尚書省

劄子召赴闕議事，任宣撫司職事并在道塗首尾五十餘日。初，宣撫司蒙朝廷差到步兵二萬，分爲左、右、前、後、中軍，軍四千人。臨啓行日，得旨差左軍統制官曲奇將本軍往河北招撫勝捷叛兵〔一〕，差右軍統制官黃璘將本軍往真定府宣撫副使劉鈐下使喚。臣所將帶前、後、中軍凡萬二千人，見在懷州屯駐，隨時訓練，并陝西路節次發到保甲一萬三千餘人，見分威勝軍、隆德府、澤州、汾州、衛州等處防守。范世雄帶到荆湖北路將兵、峒丁、刀弩手等五千餘人，見發往隆德府屯駐。前項兵並未曾使用。初，宣撫司蒙朝廷應副錢二十萬貫〔二〕，又御前降到見錢鈔二十萬貫、銀絹各十萬匹兩，除支官兵食錢并十日一犒設用過數目不多外，餘皆椿留懷州及在京降賜庫，尚有在內藏庫未曾支出者三分之二，具有文歷簿籍，掌管官吏可考按也。臣既罷去，恐不知者謂臣喪師費財，惟陛下遣使覈實，雖臣自以不才丐罷，願朝廷益擇將帥撫馭士卒，與之捍敵。金人狡獪，謀慮不淺，和議未可專恃，一失士卒心，無與禦侮，則天下之勢去矣。臣自此不復與國論，敢冒死以聞。《梁谿集》卷四九。

〔一〕河北：原作「北河」，據道光本乙。

〔二〕十：原作「千」，據右引改。

奏知防守酸棗門并乞分遣執政官分巡四壁守禦劄子

臣適來已到新酸棗門，躬率將士防守。探得北賊已約三四百人過城壕內作過，今已號令城上見嚴備守禦外，即時劄付何灌、張搆引兩頭項人馬前來掩殺，合具奏知，仍乞分遣執政官分巡四壁守禦〔一〕。

〔御筆〕〔二〕執政上城，恐防行遣號令。已差蔡懋提舉，自可巡城，分官守禦。《梁谿集》卷五〇。

〔二〕四壁：原無，據道光本補。

〔三〕筆：道光本作「批」。以下同。

奏知酸棗門守禦捍退賊馬劄子

臣見在酸棗門城上，同盧端措置守禦，及催督張搆、何灌、王師古等接戰。賊兵退屈，勢必萬全，不煩聖慮。所乞差宰執分守壁壘，蓋慮驚東擊西〔二〕，事體不細，臣切望留神。所有劉延慶西壁闕人，已差人應副去訖，謹具奏知。

〔御筆〕公忠略之志，朕記於心。更切詢問曾經邊塞人，悉心體國，分布防守，存恤撫勞。若賊兵退遁，異等獎擢。《梁谿集》卷五〇。

〔二〕蓋：原無，據道光本補。

奏知再遣王師古等兵會合何灌兵出戰劄子

臣探得張搆人馬已到陳橋門外，轉城淹殺賊兵。其先在酸棗門下作過番賊，漸已過壕潰散。臣再遣王師古、王何等兵自萬勝門出，會合何灌兵，同共掩殺。謹具奏知。

〔御筆〕訪聞何灌已身死，未知兵馬差甚人統領？已批付三省、密院疾速照會施行。如王師古、王何可差，即便差充。《梁谿集》卷五〇。

乞給賞將士劄子

臣見在酸棗門，分守京城北壁，賊兵漸退，將士多重傷。乞賜降下銀碗綵絹給賞，并於南北酒庫等處支酒付軍前使用。謹具奏知。

〔御筆〕酒已支四百瓶，銀碗共二百隻，量功支賞。公更悉心捍禦，朕皆知之。李綱傳御筆：內藏庫支綵絹無，支絹一千疋。《梁谿集》卷五〇。

奏知已遣王師古出援張撝勾引召募人馬劄子

臣奉聖旨，分兵出援張撝等軍馬，今來已遣王師古外，全闕人兵。契勘李彌大已充參謀，所有提舉前、後、中軍召募到人馬，已有器甲，除已一面勾取赴本司外，合具奏知。伏乞更賜處分施行。

〔御筆〕依奏。《梁谿集》卷五〇。

奏知造橋利害劄子

臣見同蔡懋監視造橋，已差人兵防護。臣愚竊謂橋成，賊馬寅夜或有衝突，恐非力所能制，深屬不便。渡筏雖稍遲，極爲得策，更望聖慈詳酌施行。

〔御筆〕若不作橋，金國愈疑。可用枋或板作橋，日晚權時徹去，庶得稍便。如可施行，奏來。多用甲兵、强弩、斬馬刀。李綱日逐專在彼措置照管，或弔橋甚善。《梁谿集》卷五〇。

奏知种師道等兵馬劄子

臣適得种師道奏狀四封，謹遣投進。詢來人云：師道所統兵馬約二萬餘人，大半係騎兵，皆有器甲，士皆勇銳，雖師道令歇，亦皆不肯，星夜前來。繼有陳開、姚平仲及他頭項兵共約十萬餘人。臣已將差到人犒設，及發文字與師道傳諭聖意訖，合具奏知。

〔御筆〕可間道催天下兵。不可不密，言語文字亦不可不慎，恐爲金人所獲。更令种師道勾集陝西未來者將官人馬。《梁谿集》卷五〇。

乞种師道聽節制劄子

臣契勘种師道所統西兵將至闕下。兵家以節制爲重，節制不立，雖以李光弼、郭子儀爲帥，亦有相州之潰。今來种師道所統兵到日，欲乞特降睿旨聽臣節制，庶幾不至誤事。

〔御筆〕种師道宿將，善於兵，職位甚高，難受卿節制，作同官替曹暪可也。曹暪戚里，豈識兵事？奏來。付李綱。《梁谿集》卷五〇。

奏知城上守禦器具有未備處劄子

臣今日依稟聖旨，在新鄭門應副姚平仲下人馬器甲，急逐在軍已請器甲津般到新鄭門，約計八十餘副。據姚平仲稱，得旨巡視西北城壁，回至新鄭門，已日晚，乞來早交割。臣已委官在門下管押訖。并據姚平仲稱，東西水門須用排杈木，以防賊馬，及城上守禦器具，北之邊城有未備處，臣已逐一劄下京城所依應施行去訖，合具奏知。

○〔御筆〕卿竭力徇國，朕甚嘉之，中心不忘。金人多詐，姦謀不淺，切在審詳行之。《梁谿集》卷五

乞措置防護汴河斗門及引水入壕劄子

臣伏奉御批送到劄子，爲壕河水勢陡落，見有人涉水過往，寅夜不便，令多差人守禦。臣已劄下四壁，疾速依應施行。契勘汴河水涸，今已累日，慮被賊人開決斗門，欲遣將兵防護汴河堤岸司官吏前去相度，收斗門水，并南有蔡河，西有金明池水櫃、金水河，皆可引水入壕，增助水勢。欲乞指揮都大提舉汴河堤岸司同共相度，疾速措置施行。謹具奏知。

〔御筆〕依奏，同陳良弼評議，如可以施行，即疾速措置。《梁谿集》卷五〇。

乞内外兵馬并聽節制劄子

臣昨日申時聞馬忠承樞密院指揮，移寨入壕〔一〕，披城屯泊，事屬非便。臣即時劄下馬忠依舊於元劄寨處，不得移動。今準內降御批，依舊令劄寨施行訖奏來，急速不得時刻注滯。臣已再行下馬忠遵依聖旨施行去訖。契勘臣屢奉聖旨，專令掌兵馬事，應係內外統制兵馬并令聽臣節制，軍政方一。欲乞降睿旨付三省、樞密院，今後有指揮應干兵馬事，并先關送行營使司相度施行，庶幾不敢誤事。謹錄奏聞，取進止。

〔御筆〕城內兵馬聽李綱節制，城外兵馬別差人。

〔親筆宣諭城外兵馬聽宣撫司節制〕應城外軍馬統制、統領官已下，並聽宣撫司節制，不得侵紊。付李綱知委，奏。《梁谿集》卷五〇。

〔一〕寨：原作「塞」，據道光本改。下同。

全宋文卷三六九四

李 綱 一四

乞中軍人馬於殿前班教場教閱劄子

臣契勘中軍統制人馬，見在殿前司駐泊，緣殿前司窄狹，難以教閱。欲乞時暫權於殿前班教場內教閱一日，犒設訖，依舊於殿前司駐泊。伏望特降指揮。取進止。

〔御筆〕依奏。《梁谿集》卷五〇。

奏知放入何灌人馬許孝烈等駐泊去處劄子

臣早來已具奏知何灌人馬暴露日久，欲乞來日相度開門放入。臣已差下統制官王師古交割統領，其許孝烈、郭淵臣即不知御前已差，兼不知本人見今駐泊去處，更指揮元承受官司催促施行。謹具奏聞。

〔御筆〕一面審詳施行。《梁谿集》卷五〇。

奏知將捉到活人等押赴种師道劄子

臣伏奉御批，令臣將捉到活人及走還漢人，押赴种師道訖奏。臣已依稟聖旨。將夜來李構押到，走還漢人趙寅押赴种師道處外，合具奏知。

〔御筆〕更押數人前去。《梁谿集》卷五〇。

奏知定廂禁軍食錢劄子

臣伏奉御批措置廂、禁軍米事。臣契勘城守糧食最爲大事，見在米粟有限，運漕未通，支俵數目太多，又有食錢，實爲僥冒。臣欲乞禁軍并支二升半，廂軍二升。其食錢諸處申請數目不等，見行勘會，亦乞措置，務均一。謹具奏知，如合聖意，乞降付臣施行。

〔御筆〕恐減之生事，卿更熟思施行。《梁谿集》卷五〇。

奏知所統五軍分隸無復移易劄子

臣伏奉御批，令臣措置兵事，整齟軍馬。臣竊仰陛下威斷神武，出於天縱。戡定大難，定克有成。而臣猥以常材，方艱難中，謬當重任，敢不率勵將士，以死報國，仰答恩遇。臣所統左、右、前、後、中軍分隸已定，乞降處分，無復移易。謹具奏知。

〔御筆〕更不移，準此。《梁谿集》卷五〇。

奏知感寒在假服藥劄子

臣今月三十日早朝退。忽感寒氣，發熱頭昏，見今服藥，欲望聖慈許免來日早朝。取進止。

〔御筆〕莫要醫官否？將息，早出參。時方多事，全賴執政可否相濟，當體此意。《梁谿集》卷五〇。

乞用暖轎至閣門劄子

臣伏奉御批撫問，令臣將息早出參者。臣仰戴聖恩，不勝感涕。重念臣自軍興以來，夙夜盡瘁，

靡遑食息，衝冒風寒。見今在行營司，用本司醫官看治。臣曉夕稍可支梧。欲望聖慈特許臣用暖轎至閣門外，不以時入對。取進止。

〔御筆〕依奏。《梁谿集》卷五〇。

乞免策應姚平仲劄子

臣伏奉御筆，令將帶本司人馬出城策應姚平仲。臣契勘近者福寧殿議用兵事，期以二月六日，且候姚古、种師中到。今來姚平仲舉事，臣不預知，諸軍人馬整齷未畢，兼臣見以感寒發熱在假，就行營司將理，委是難以前去。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免臣策應。取進止。

〔御筆〕李綱須管火急前去策應，取軍令狀奏。《梁谿集》卷五〇。

乞种師道同出城策應劄子

臣伏奉御批，令臣策應姚平仲，臣敢不力疾，仰報陛下委遇之意。緣陝西諸路及四方勤王之師，并係受种師道節制，乞降聖旨，令种師道與臣同出城，庶幾緩急之際，可以策應，謹具奏知。臣相度本司人馬，當出城北占據形勢，一則策應姚平仲，二則護衛都城。臣已指揮勾集中軍、左、右軍人

馬〔二〕，赴封丘門聽候使喚，欲乞降付新舊封丘門鎖匙。

〔御筆〕种師道自別一項，係前鋒出戰，難以同共。卿等只作後軍策應，可疾速施行。不得輕動，與諸將審而決之，大功只在今夕來早矣！首尾卿贊而成，天人必助之。《梁谿集》卷五〇。

〔二〕左右軍：原無「軍」字，據道光本補。

乞應付長入祇候人馬劄子

臣已到封丘門伺候，左、右、中軍人馬齊足，出城近壕。差到長入祇候四十八人，並未有馬，欲乞降旨於本班中選擇應副。謹具奏知。細紙甲乞降付十副。

〔御筆〕一面於合屬處作聖旨，取急速。

〔親筆宣諭不得交兵〕李綱等見統制兵馬，爲有計議使人在此，未可交兵。應城外諸處兵馬依此，不得交兵。李綱切依此，不可少有違誤大事。《梁谿集》卷五〇。

罷尚書右丞待罪劄子

右，臣今月初三日準東上閣門關報，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罷臣尚書右丞、行營使，交割與蔡懋。臣已即時罷任交割訖，見今在浴室院待罪。臣不勝惶懼戰越之至，謹具奏聞。

〔御筆〕不須待罪，安慮。《梁谿集》卷五〇。

乞黜責梁方平許佃劄子

臣見已安撫宣德門外軍民，各令歸家照管老幼，仍號令不得打傷內臣。出榜告示，如違，當行處斬。已各退散，欲往西北城上照顧守禦。比聞梁方平、許佃自臣罷後，依舊上城守禦，不合軍民之心，欲乞將兩人黜責，以爲將士之戒。不然，乞陛下即降指揮，各令罷去，別擇人管理。取進止。

〔御筆〕依奏黜責，與保命，卿且爲朕慰安人心。《梁谿集》卷五一。

乞差孟揆幹當舟船劄子

臣契勘將來控扼河津，合通南北道，勾集舟船，事務不少。欲乞差孟揆充軍前勾當舟船事務，貴得辦集。合具奏知，取進止。

〔御筆〕依奏。付綱。《梁谿集》卷五一。

奏知范瓊下軍馬前去懷澤州防托劄子

臣適得孟揆劄子，稱范瓊下軍馬於二十二日晚到滑州下寨，爲橋船落水，過渡未得。臣與吳敏等商量，欲劄下范瓊，令過河前去懷州、澤州防托良便。更合取自聖裁，謹具奏知。

〔御筆〕依奏。《梁谿集》卷五一。

繳進根刷到遞角劄子

臣契勘昨自金賊作過以來，道路不通，四方奏報，委積郵傳。臣尋委差本司屬官張奕同馬忠措置

新鄭門以西遞鋪，今根刷到遞角六百餘件，除係進奏院收管外，有金字牌子肆箇，已開奏狀五十紙，并實封奏狀二十封，用黃帊封全，謹具進納。

〔御筆〕備見卿勤勞，益加歎獎。《梁谿集》卷五一。

奏知四路出兵控扼河津劄子

臣伏奉聖訓，薛安等不可都統制，緣係宣撫司日前差委。今來金賊已行三日，若候姚古、种師中，恐緩不及事。臣與三省、樞密院參議，於今月十三日四路出兵控扼河津。如金人渡河，即會合護送至河間、中山府界。今具兵將人數下項：

一、馬忠往濬、滑州控扼河津，統西兵四千九百九十一人，統東兵一萬九千五百三十三人。

一、郝懷往河陽控扼河津，統西兵五千八人，統東兵三千一百五十四人。

一、韓世忠往大名府控扼河津，統西兵四千一百二十一人，統東兵三千七百一十六人。

一、林良器往陽武、原武控扼河津，統西兵四千七百二十四人。

右謹具奏知，取進止。

〔御筆〕今四路出兵，都統制不才，恐誤國大事，須候姚古。今先令薛安去，後差姚古。臨陣易將不便。切候姚古等，知奏。《梁谿集》卷五一。

乞立定支破諸色人食錢劄子

臣準御寶批送婁全等叫道流星馬請不得口食錢米事。伏奉聖訓，速與施行。臣已劄下四壁，應有似此之人立便支給外，契勘京城逐壁日前支破諸色人食錢多寡有無並不立定則例，皆是臨時各自申請，所以不均。臣見令取會，欲乞候取到數目，本司量度中制，立爲定例，庶幾均一。取進止。

〔御筆〕依奏。《梁谿集》卷五一。

奏知支錢放散城上保甲劄子

臣契勘城上保甲暴露日久，元係畿縣差到，其家類遭虜劫，理宜先行放散。臣已劄下逐壁，令人支錢一貫文，放散去訖。所有團結到城裏居民，臣已指揮，並令放散。惟守城正兵須俟大軍控扼河津，都城解嚴，方合卸甲，放散歸營。合具奏知。

〔御筆〕甚好，所有錢並須均齊，切當誠所掌人。《梁谿集》卷五一。

乞於殿前衙置宣撫司劄子

臣伏奉御寶批，令臣差人押宗室士璣赴大宗正司庭訓訖，除名鎖閉。又令臣差統制官日下將兵於京城內巡邏彈壓。臣已恭依聖旨，差人管押士璣赴大宗正司交割，及令左右中軍統制官分認地界，差將佐人兵巡邏彈壓去訖。又奉御批，令將大晟府舊行營使司置宣撫使司，令种師道在彼鎮服衆情，仍先出文牒，令百姓通知。惟此一事未敢施行。蓋行營雖罷，已改作守禦使司，臣每遇早朝退，依舊在彼治事，所有本司人吏官屬並在彼安泊，文籍、錢物、銀絹、器甲等並在彼置庫安頓，若置宣撫使司，則百事又皆紊亂勞擾。竊慮陛下所降今來指揮未相照應，謹却繳進，如欲种師道在近鎮壓，乞降指揮於殿前衙置宣撫司可也。更望聖慈詳酌施行，謹錄奏知。

〔御筆〕依所奏施行。訪聞百姓見今尚有殺內侍官者，仰速差人禁止。《梁谿集》卷五一。

奏知收到梁方平獨脚旗劄子

臣今晚途中逢快行家捉到兩人，稱傳呼兵士解甲，及將青黃獨脚旗俵與地分。尋詢問兩人，稱係北壁提舉、守禦官李構下使臣，傳指揮廂軍，不得帶甲下城，如遇下城，並令解甲，其獨脚旗不肯承

認。已劄問李構外，已將兩人解送開封府。并據告事人稱，梁方平將皂獨脚旗、鉞鑊等分散在逐地分，臣已差使臣分頭根究收取，未到。及據間勅來見臣，稱北壁傳指揮收了守城人鎗刀器械，見李構稱是曾指揮交收了。及修內司兵士稱，奉修內司姓吳人指揮，令去壕外築牆高六尺。如此則金賊可以藏身，矢石皆不可及。逐項事節，皆係緊切，伏乞聖慈詳酌施行。謹具奏知。

見收到獨脚旗九面，除兩面留此照驗外，七面今繳進。所有北壁器仗，已劄下依舊俵散去訖，再具奏知。

〔御筆〕一面令改正。《梁谿集》卷五一。

奏知募到使臣侯章去大金軍中見肅王劄子

臣近召募到使臣侯章，前去大金軍中見肅王并駙馬曹晟體問消息。今據侯章回來稱，到磁州滏陽野寨中見肅王并曹晟，並各安樂，未有回期。取到肅王、曹晟親書付本家文字，今繳進。謹具奏知。

〔御筆〕大金軍馬次第如何，只今奏來。《梁谿集》卷五一。

進呈撫諭河北及獎諭徐處仁詔劄子

臣恭稟聖訓，擬草定撫諭河北州郡及獎諭徐處仁詔書二道進呈，如可施行，乞用御寶下，以憑發遣北京差來人。事屬緊切，合具奏知。取進止〔一〕。

〔御筆〕詔甚奇。若人去時，切防虜掠，恐金人得知不便。卿微疾，想漸平愈，更宜加慎。《梁谿集》卷五一。

〔二〕取：原無，據道光本補。

奏請畫一劄子

臣今具合奏事件下項：

一、勝捷兵昨日得旨，差孫渥、張師正統領前去。訪聞孫渥官雖高，不曾經歷行陣。武略大夫王從道，西人，善用兵，飽經戰鬪，欲令同張師正統領。仍乞來日引對，賜以器甲戰袍，令日下發遣。

〔御筆〕依奏。

一、陝西轉運使張灝，以其父孝純令赴闕奏事，已到國門。乞降旨閤門〔二〕，令不隔班，先次上殿訖迴任。

〔御筆〕兩日前已指揮閤門訖。

一、京畿第八將已差赴种師道下使喚〔二〕，所有孟彥宏押到西兵保甲二千餘人，却撥與錢，蓋將帶往陝西使喚。

〔御筆〕依奏。

右，謹具奏知。《梁谿集》卷五一。

〔二〕門：原無，據道光本補。

〔二〕第：原作「地」，據道光本改。

奏知种師中在太原府南石橋下寨劄子

臣伏奉宸翰：种師中在甚處？差人探問，及起京西一將赴宣撫司使喚。臣契勘，適見劉韜奏狀，稱據中軍將趙哲申，師中軍馬探望得在太原府南石橋下寨，去太原十八里。已差效用兩人前去探問

外，所有京西將兵見契勘差撥次，其劉韜奏狀繳進。謹具奏知。

〔御筆〕若是如此，可令劉韜急發人救應，并應副糧草前去，不移刻行。《梁谿集》卷五一。

奏知种師中已到真定應援太原劄子

臣適得劉韜諮目，報种師中已於二十二日到真定，由井陘路應援太原，并擒到生口處審問得金人輜重十六七間已離太原，粘罕二十二間亦北去。韜欲遣人前去收復忻、代。所有諮目同繳進。謹具奏知。

〔御筆〕覽來奏，少解憂心。皆祖宗積德所致，群公同心之力。可更措置，早令出界。今秋甚近，大要枝梧糧食、人馬、城池、塘漿，一一急速施行。《梁谿集》卷五一。

乞嚴止絕諸軍浮言扇惑劄子

臣伏奉聖訓，諸軍亂傳散賞錢事〔二〕，如何可以消弭？臣契勘，諸軍只緣上皇扈從人兵給賞過優，推恩過厚，所以鼓倡浮言。今將已緝捕在殿前司、開封府人杖配懲戒，靜以鎮之，自須無事。或出一敕榜開諭軍人，以上皇暴露日久，扈從之人理宜優異，乃以崇奉上皇之故。至於在京諸軍，非有功者

不賞，事體不同。今後輒敢撰造語言遞相扇惑者，並從軍法。如此處置，似爲穩便。更乞聖裁，謹具奏知。

〔御筆〕依奏。《梁谿集》卷五一。

〔二〕錢：原作「前」，據道光本改。

乞委三衙揀禁軍劄子

臣伏蒙聖訓，欲於輦官、教駿、清衛廂軍內揀禁軍。臣竊思之，於事甚便，但專委三衙，自可以辦，如別置揀兵所，則三衙必又有語。更望聖裁。

〔御筆〕依奏。如已揀充禁軍，慮或逃避，當嚴立法發遣。《梁谿集》卷五一。

快行親從官待罪劄子

臣前月二十八日奉御批，守禦使司快行親從官，十二日發遣歸本司。臣即時依稟聖旨，發遣歸本司訖。適聞前項親從官並已得罪。臣契勘，累嘗具奏乞罷守禦使司，未蒙俞允，故前項人亦因循未曾

發遣歸司。今來逐人別無罪犯，若以因循有失發遣，罪乃在臣。伏乞聖慈特賜黜責。臣無任皇懼待罪之至。取進止。

〔御筆〕無得罪之理，已降旨皇城司，令依舊祇應，卿但安慮。此乃皇城司官誤曉今早批旨。深所愛卿，始終保全，但審思之。罷司更俟略經思慮，付出施行。《梁谿集》卷五一。

奏知喻意吳敏劄子

臣伏蒙聖慈令臣喻意吳敏，不得再有陳請。吳敏適間宣押到都堂，不曾相見，已即上馬；作簡與之，亦未曾答。容臣再以簡具道聖意，續奏聞次。

〔御筆〕如此不知卿曉其意否？不知爲甚圖作紛紛？《梁谿集》卷五一。

奏知發夏國詔書劄子

臣伏奉宸翰，付到夏國詔，即差使臣齎發前去，合行事容臣來早同宰執面奏次。謹具奏知。

〔御筆〕來早奏恐遲，先具奏。《梁谿集》卷五一。

奏知姚古節制不明乞差解潛抵替劄子

臣伏奉宸翰，太原未解圍，日夕憂念，寢食皆忘。仰見聖慈留神邊事，焦勞如此，臣等措置無效，不勝皇懼待罪之至。適得种師中奏，統制諸將已至太安驛，去太原府九十里，節次斬獲金人首級、開通道路。得張孝純蠟書，張師正軍馬已到中山，行軍有法，決須成功。欲乞先次降詔獎諭及撫問將士，量加犒設。其姚古節制不明，致汾州統制官等軍馬潰散，乞差解潛抵替。其解潛已到長安，已催令星夜發來赴闕，奏事訖前去。亦須多降金帛，令軍前激賞。訪聞汾州見有官絹十餘萬匹，河東民戶以金賊虜掠，見無衣著，而有窖藏，以絹易粟，可以足食。所有种師中等奏狀三紙繳進，乞賜聖裁。

〔御筆〕种師中奏昨日並皆子細看了，封出。除已降詔獎諭師中外，並令三省、密院行下量加犒賞。其餘解潛等事，依奏，作聖旨施行。《梁谿集》卷五一。

乞罷守禦使司劄子 一

臣累具劄子乞罷守禦使司，未蒙俞允。竊緣使司今來別無職事，而有官吏食錢之費，在今日財用

窘乏之際，誠爲可惜。臣愚以謂不若遂行罷去，將所餘銀絹錢物等並歸元來去處，官告送納御前。如聖意未欲遂罷，即乞別差官提舉，及將臣所辟置官屬見存數員，並行減罷。取進止。《梁谿集》卷五一。

乞罷守禦使司劄子 二

臣契勘昨具劄子乞罷守禦使司，伏被聖旨，令候金人出境結局。今來河北賊馬已退，太原解圍祇在朝夕，所有守禦使司別無職事。欲乞限五日結絕，所有見在錢物、銀絹、官告等，乞並送左藏庫椿管，聽候樞密院緩急支用。其簿歷等並送比部驅磨，一宗公案付樞密院收管。取進止。《梁谿集》卷五一。

乞罷守禦使司劄子 三

臣今早嘗具劄子乞罷守禦使司，未蒙降出施行。竊緣賊馬遠去，京邑底寧，守禦之司實爲虛設，伏望聖慈特賜俞允。臣早來所上劄子，欲將本司所餘錢帛、官告等送左藏庫寄納，準備樞密院緩急使用。今來相度，亦不須如此，乞盡撥歸元來去處，官告送納御前，或行毀抹。見今庫官攢造供具，已支見在數目，續具進呈。取進止。

〔御筆〕可併歸樞密院，其錢帛、官告等本處收，聽候緩急取旨支用。《梁谿集》卷五一。

乞賜武漢英等器甲袍帶劄子

臣伏奉聖訓，令武漢英、張思正來日日出門，已劄付逐人知委，欲乞早賜器甲袍帶以激勸之。謹具奏。

〔御筆〕已差陳顧言賜訖。《梁谿集》卷五一。

乞催教車戰使臣教頭劄子

臣伏奉宸翰，李石處戰車數等可取索定驗，堪使者令造。臣近已曾取索到數等，內姚古者似可用，昨已造五百兩，近再指揮湊造一千兩。已於姚古處勾能車戰使臣〔二〕、教頭十人前來教習，尚未到。謹具奏知。

〔御筆〕可催督施行。《梁谿集》卷五一。

〔二〕車：原作「陣」，據道光本改。

奏知种師中見在榆次縣下寨劄子

臣伏奉聖訓，速要見种師中見在甚處。臣適見河北運使張益謙奏，體探得師中見在榆次縣下寨。臣已召募效用與借進義校尉前去榆次縣師中處投下文字，候取得回文日，取旨推恩補正。所有張益謙奏狀繳進。謹具奏知。《梁谿集》卷五一。

全宋文卷三六九五

李 綱 一五

乞使副差武臣一員劄子

臣伏蒙聖訓，已除臣宣撫使，李彌大爲副。臣與彌大實皆書生，初不深曉兵事，恐誤國計，使、副當以武臣一員有名望者爲之。臣非敢惜身避事，實懼仰辜委任之意。更望聖裁，謹具奏知。

〔御筆〕若與師道俱行，亦無害，但恐老不肯治事。卿參酌衆議，只今奏有名望者武臣一員來。急速。《梁谿集》卷五二。

論兵食等事劄子

臣伏奉御筆「卿素忠義，何故不欲去」者。臣既已受命，豈敢不行？實緣朝廷之事，議論不一，

或以爲臣所請之物難辦，或謂師道不當罷，或謂臣不當行。紛紛如此，何以集事？臣竊謂陛下所以遣臣者，欲責以事功也。若兵寡，則何以分援兩路而振國威？若物少，則何以供給將卒而作士氣？況兩使並行，於事體自是未當，非臣不欲行也。伏望聖慈特賜睿察，更容來日面稟聖訓。謹具奏知。

〔御筆〕卿去時切不可輕舉接戰，除此祝卿，其餘定保萬全，必不貽朕念，寬北顧之憂矣。請物與兵二事〔一〕，朕當悉力應副。三省之議未定，適已親筆出知。早來喻卿者，意卿但撫綏將士，慎重措置。《梁谿集》卷五二。

〔二〕請：原無，據道光本補。

乞免簽書樞密院常程文字劄子〔二〕

臣伏奉聖旨，未起離間，依舊於樞密院治事。臣契勘見今宣撫司事務煩多，精力不給，欲乞除樞密院應于邊防調發兵馬、差除兵將官使臣外，其餘常程文字特免簽書。取進止。

〔御筆〕依舊簽書。《梁谿集》卷五二。

〔二〕樞：原無，據道光本補。

乞括馬劄子

臣契勘軍行全藉騎兵。今來宣撫司出師，得馬不滿千疋，又多羸弱。金人鐵騎動以萬數，將來防秋，不知何以禦之？今早嘗具面奏，乞於都城括馬，以濟目前之用，伏蒙俞允。敢望聖慈令三省日下措置，先降指揮，非品官不許乘馬；續令開封府根括，立定格尺價例，官爲收買，其低小不堪披帶者，不在此限。盡數撥赴宣撫司給散闕馬諸軍，庶幾軍容稍振，不爲虛文，可收實用。取進止。

〔御筆〕李綱乞括民馬，可詳酌施行，付中書急速行下。《梁谿集》卷五二。

乞差曲奇充統制官劄子

臣契勘曲奇今日已到闕，伏望聖慈差充本司統制官，填劉錫改差闕。取進止。

〔御筆〕旗鼓等並依奏行下。曲奇欲差作御帶，不知卿可輟否？別踏逐人，亦須有之，適彥質奏來，河東事並有次第，須卿早去受命，已月餘尚遷延如此，有損國體。兼河北、河東人民日望宣撫到，卿可促日前去。括馬等事已指揮尚書省〔一〕，速令應副訖。《梁谿集》卷五二。

〔二〕括：原無，據道光本補。

再乞曲奇劄子

臣伏奉聖訓，以臣辟置曲奇爲統制官，令別作踏逐者〔二〕。契勘种師中、姚古軍潰散之後，仰荷天慈委以宣撫重寄，主憂臣辱，不敢辭難。旋擇將佐，無一可用者，非得一二統制官稍有名望，何以服衆？前乞劉錫，不旋踵已除制置使；今幸曲奇到闕，若不干冒聖聰，辟置軍中，使護諸將，則此行未見有可委仗者。伏望睿慈特從所乞，不勝幸甚。取進止。

〔御筆〕邊臣可委豈無，但未踏逐到耳。莫且尋，如果無，別奏。李邦彥已令責。《梁谿集》卷五二。

〔二〕踏：原作「路」，據道光本改。

乞置承受官劄子

臣契勘宣撫司各置承受官一員，伏望聖慈於近上內侍中選差。取進止。

〔御筆〕差睿思殿祇候王褒。《梁谿集》卷五二。

乞令承受官王褒隨軍劄子

臣伏蒙聖慈遣宣撫司承受王褒前來議事，將來軍行，欲乞令王褒隨軍前去，更合取自聖裁。括馬尚未蒙朝廷施行，日限已逼，乞降睿旨催促。謹具奏知。

〔御筆〕王褒隨軍，可依所奏劄與本人。括馬文字，只今再錄卿所論劄子一本來，待看詳催督。

《梁谿集》卷五二。

乞辟劉靖充統制官劄子

臣契勘中山府路鈐轄劉靖已到闕，其人材武有謀，臣欲辟充宣撫司統制官。伏望聖慈特賜召對，問以方略。臣前薦文林郎郭制中，雖已得旨賜對，久未有班次，乞下閣門，令來奏引對。取進止。

〔御筆〕依奏施行。《梁谿集》卷五二。

乞令李邈權帥真定劄子

臣曾具劄子，乞令李邈權帥真定，蓋恐錢伯言到遲，有妨劉韜出入，李邈權帥真定，亦可倚以辦事。伏望聖慈早賜降旨施行。取進止。

〔御筆〕已批付三省訖，只今更催。已批出三四日，為甚至今未行，卿可問三省官。劉韜奏甚善，卿一面措畫施行。《梁谿集》卷五二。

再乞免簽書常程文子劄子

臣近具劄子，乞免樞密院簽書常程文字，伏奉御批依舊簽書。臣契勘見今宣撫司措置事務委是繁多，日力不給。伏望聖慈許臣除應于邊防調發兵馬、差除兵將官使臣外，免簽書，仍不依時上馬赴宣撫司治事。取進止〔一〕。

〔御筆〕依奏。《梁谿集》卷五二。

〔一〕進止：原作「止止」，據道光本改。

繳進秦元圖冊及奏知解潛議事劄子

臣伏奉內批，取秦元所進三冊二圖，謹依稟繳進。適已召解潛議事，欲且保隆德府，觀事勢前去威勝進兵，來早對訖出門。謹具奏知。

〔御筆〕解潛事依奏。卿可將秦元所進三冊二圖，令三省、密院同看，如可用，即降陣圖付秦元。教保甲三冊，令諸軍、保甲爲永久法。疾速施行。《梁谿集》卷五二。

奏知看詳秦元圖冊并乞差察視親事官劄子〔二〕

臣伏奉御批，令將秦元所進圖冊付三省、密院同看詳施行，臣已依稟訖。所有將來出師合差察視親事官隨軍使喚，乞降旨皇城司，依前後體例差撥。取進止。

〔御筆〕兩劄並已行下三省并馬軍司及王宗濋訖。親事官令差去赴宣撫司。卿可疾速治行，爲朕了此大事。必有厚報。太原圍閉久，每念之，無不流涕也。《梁谿集》卷五二。

〔二〕冊：原無，據道光本補。

乞支降見錢劄子

臣伏蒙聖慈，令三省支降錢十萬貫文，付京西轉運使司羅買糧草〔二〕，應付宣撫使司。準尚書省劄子，令於新稅錢內支撥。竊緣新稅錢見於民間理索，今來出師在近，理須預辦糧草，深慮闕誤。伏望聖慈令自朝廷支降見錢，或於內藏庫借支，將來却令椿還，庶幾日下可以集事。取進止。

〔御筆〕朕應副卿，令內庫借支，日後令朝廷撥還。畫旨行下，係一十萬貫。《梁谿集》卷五二。

〔二〕付：原無，據道光本補。

乞治逃避士卒劄子

臣契勘，方此暑月出師，士卒已有棄下器甲逃避者。若不嚴行止絕，切慮遞相倣效，深屬不便。臣已令諸軍檢察，如見得姓名，即具奏聞，乞下開封府及本營緝捕，從軍法施行。先具奏知。

〔御筆〕當如此，朕已親筆下開封府，如緝得宣撫司逃避軍人，差人押送赴卿施行。《梁谿集》卷五二。

奏知應副解潛等銀劄子

臣伏奉宸翰，令臣將本司銀錢應副河東支用。臣契勘已將銀二萬兩應副解潛，見錢鈔十萬貫應副錢歸善、五萬貫應副折可求、一萬貫應副高衛外，今再起發銀二萬兩應副錢歸善，一萬兩應副張灝。共計應副過銀五萬兩，錢一十六萬貫，並差使臣管押前去，候取收附到日繳進次。謹具奏知。

〔御筆〕已令快行齎關子，與河東轉運銀絹折錢，今令內臣蔣堯卿押付〔二〕，折可求銀絹令李倫押付〔二〕，河東轉運司銀絹令秦同老押赴。卿各有數，不能具寫。俟到，卿一一差點檢，取會數奏來。如更闕少，亦具奏。《梁谿集》卷五二。

〔二〕今：原作「金」，據道光本改。

〔二〕押：原無，據右引補。

奏知賞罰董有林冀景等劄子

臣契勘諸道約日會合進兵之初，須令賞罰分明，足以勸沮。竊見武節郎董有林權知隆德府數月，

脩葺城池，招復逃散人戶，極有風績；武節郎楊志昨隨种師中先次收復榆次縣，大兵既潰，志不免退師，諸將散逸，志獨收集殘兵，保據平定，屢次立功，殺退敵馬，理須激賞。臣已便宜作奉聖旨，董有林與閣職，楊志與免合降官，更轉一官訖。冀景昨於石嶺關失守，近又於文水縣潰散；王何昨統守禦司人兵中路潰散〔二〕，近又於文水縣敗衄〔三〕，理須重罰，臣已便宜作奉聖旨，冀景、王何各削奪在身官職，令白身充統制，候立到奇功，與甄叙訖，謹具奏知。

〔御筆〕甚善，極當理。所有轉官人關與三省，出給官告。《梁谿集》卷五二。

〔二〕王何：原作「王用」，據下文及道光本改。

〔三〕衄：原作「劫」，據道光本改。

乞令張灝同折可求節制汾晉人馬劄子

臣伏奉宸翰，張灝欲依舊節制將士解圍太原，令臣熟思合如何施行奏來。臣契勘折彥質奏，解潛以節制不一，十羊九牧，無所適從，故罷灝節制。今來灝所團結召募將士民兵等亦五百餘人，欲往汾州會合折可求，身自督戰。兼汾州一帶有松子嶺之類，可以出奇，皆灝平時措置去處，欲乞許灝同折可求節制汾、晉人馬，會合解圍。更望聖裁。取進止。

〔御筆〕依奏。《梁谿集》卷五二。

再乞令張灝折可求節制劄子

臣伏蒙聖慈差使臣押到太原府下蠟書人并宣示張孝純蠟書，臣敢不仰尊睿旨〔二〕，約束將帥，會合解圍，以上副焦勞之意。近具劄子，乞令張灝同折可求節制，令措置西山一帶，伏望早降睿旨，庶使不失機會。取進止。

〔御筆〕依奏。卿一面畫旨行下。《梁谿集》卷五二。

〔二〕仰：原作「迎」，據道光本改。

乞招捕勝捷軍劄子

臣訪聞勝捷軍兵勢頗猖獗，若不早行掩捕招收，漸向東南，爲患不細。臣已作奉聖旨，令宣撫司出榜招諭，令人齎榜付曲奇、韓世忠及行下逐路提刑司去訖。所有榜文今同繳進，謹具奏知。

〔御筆〕足見憂國愛君之心，嘉歎不忘。《梁谿集》卷五二。

乞差种師道巡邊劄子

臣累具劄子，乞依舊起發諸路防秋人兵，及乞令种師道統帥前去中山照應。繫國大事，皆未得報。伏望陛下深留聖念。取進止。

〔御筆〕种師道已降勅差帶樞密巡邊。為別無名，故以巡邊為名。《梁谿集》卷五二。

乞立收復忻代賞格劄子

臣契勘，解圍太原不次推恩，已有親筆手詔外，收復忻、代未曾明立賞格。忻、代不復，則太原亦難安居。臣欲乞將立到奇功收復忻、代將士，與依解圍太原推賞，庶幾有所激勸。其王以寧乞前去措置劄子，今同繳知。

〔御筆〕依此降旨，曉喻將士。《梁谿集》卷五二。

乞殿前馬軍司摘馬劄子

臣伏奉宸翰，令促解潛前去河東交割職事，已行下令限日下出門去訖。臣見今治行，但所得馬軍三千人，內二千七十餘人闕馬〔二〕，殿前馬軍司不肯應副。雖蒙指揮樞密院措置應副，緣太僕寺等處見今闕馬，無可支撥。伏望聖慈降旨殿前馬軍司摘那有馬人兵抵替〔二〕，須管足，庶幾軍容稍振，實係國體。取進止。

〔御筆〕足則恐難足得，可令摘馬一半應副。係見今殿前馬軍司見管數摘那一半〔三〕，大率見在一千疋，摘五百疋赴宣撫司，作奉聖旨施行。《梁谿集》卷五二。

〔二〕闕：原作「關」，據道光本改。下文「緣太僕寺」句同。

〔三〕馬軍司：原作「軍馬司」，據道光本乙。

〔三〕係見今：原無「今」字，據道光本補。

繳進劉韜申狀劄子

臣得劉韜申狀，錄到太原府張孝純蠟書，係劉韜遣人於鳩尾送書入城。孝純方知朝廷遣韜并解潛措置河東解圍事，係今月初一日。臣契勘太原圍閉已踰半年，軍民堅守，無有二心。今諸將約期會合，有可成功之理，此誠宗社之休，而陛下聖德所致，更望少寬聖慮。所有劉韜申狀同繳進，謹具奏知。

〔御筆〕覽茲奏，涕下沾衣，卿忠義徇國，奮不顧身，太原解圍，專在卿力。不可出此月，恐賊情愈生姦計。朕日望捷音，更與督諸將。《梁谿集》卷五三。

奏知約束解潛等會合劄子

臣得劉韜咨目，與解潛、張灝等議定二十八日進兵，會合解圍。臣元約二十五日以前，以潛、灝稱威勝軍、汾州兩路軍馬器甲錢糧未備，故展三日，不出此月，使事稍辦集，亦所不爭。臣已催趁元降付河東器甲及截撥陝西器甲過懷州界，度如期可以至軍前。又以本司銀絹、見錢、關子劄次應副。已再行約束解潛、張灝、折可求，令如期會合前去。所有劉韜諮目及臣約束，今同繳進，謹具奏知。

〔御筆〕卿切指揮諸將互相照應〔二〕，敢有觀望不進者，卿便行軍法。仍令諸將知：如立功，便除節鉞；更有奇功，當加開府儀同三司；將士兵卒，兩倍推恩。若止逼逐出界，亦奇功也。歸師勿遏，卿更詳之。解潛似不用心，卿更誠之。并可求。卿所奏並依奏，付三省、密院訖。《梁谿集》卷五三。

〔二〕互：原作「牙」，據道光本改。

繳進通信林牙書詞劄子

臣所遣歸朝官通信林牙書詞錄白繳進，謹具奏知。

〔御筆〕通信林牙書甚善。快行四人并李倫、秦同老押錢銀絹係三項，今日已起發盡絕，數日想可到。更俟童貫物來，當發金二萬兩付河北、河東，卿不須慮朕不應副。朕凡事節儉，收拾金銀錢絹，止欲實賞戰事，保守祖宗疆土。《梁谿集》卷五三。

論郭仲荀劄子

臣伏見知雄州郭仲荀罷，不知何故。仲荀沈鷲有謀，諳練兵事，武臣中所難得。守雄州極爲有功，今既罷任，未有差遣。臣契勘太原府見闕總管，見今王稟祗是權在城中，將來解圍，須要得力兵官幹辦軍馬。伏望聖慈優與仲荀遷官，特除太原府路都總管，令隨宣撫使司，候太原解圍日發赴新任。取進止。

〔御筆〕已與仲荀轉一官，差隨宣撫司聽候任使。如到，卿一面作聖旨差注。《梁谿集》卷五三。

奏知行遣親事官劄子

臣契勘，昨承御前差到察視親事官二十人，分在五軍察視。今月二十二日，有中軍察視親事官閔義一名，飲酒至醉，將把門兵士劉興趯打。據監門使臣周全等呵驗，委實有酒，具狀申舉。臣尋送推司根問，招伏情犯。臣以係御前差到之人，具所犯送皇城司施行，謹具奏知。

〔御筆〕一面處斬，軍中不可不肅。却待更差十人親事官去與卿使喚，今來有過，委卿一面斷遣。

《梁谿集》卷五三。

乞修復塘灤舊制劄子

臣契勘塘灤深不可舟，淺不可涉，限隔戎馬，實爲國家永遠之利。緣塘灤有蒲魚稻田，自來係屯田司勾管，以修治隄防爲名，其實以充私用，往往放洩塘水。營利自豐，漸令塘灤湮廢，不足限隔，深失祖宗之意。今來新開塘灤，皆係民田。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河北路轉運司，相度會計一歲所脩隄防之費，量自轉運司及朝廷應副，不許種植稻田，其蒲魚之利，許小民采取。庶幾塘灤漸復舊制，而沿邊貧民蒙被陛下德澤，實爲大惠。取進止。

〔御筆〕依奏。卿一面作奉聖旨行下訖奏。《梁谿集》卷五三。

乞令張慤專一應副糧草劄子

臣昨已得旨，令張慤、張益謙應副本司糧草，除張益謙已往劉鈐軍前外，張慤近準尚書省劄子，令往中山府置司糴買。本司關漕臣應副，竊恐誤事，兼糴買自來只合委官，不須置司。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張慤專一應副本司糧草，其中山府糴買，另委官前去施行〔一〕。取進止。

〔御筆〕依奏，卿一面作奉聖旨行下。《梁谿集》卷五三。

〔二〕另：原作「令」，據右引改。

發回親事官劄子

臣伏蒙聖慈再差到察視親事官十人。臣契勘本司左右軍已差往河北，前、後軍已差往河東，見今中軍已有先差到親事官，使之察視。今來所差到十人，別無使喚去處，臣已令快行家依舊管押赴皇城司外，謹具奏知。

〔御筆〕甚善。《梁谿集》卷五三。

奏知賈瓊等功狀劄子

臣據劉韜、王璣狀申，賈瓊、楊志於壽陽縣界節次攻擊賊馬，及殺獲近上首領，趕墮崖谷，死者甚衆。兼捉到活人，稱賊衆中說今次南朝人馬硬，不似日前，必是將銀買來。雖小捷未足道，然大兵會合繼進，亦足以爲先聲。除賈瓊已取到立功人功狀奏聞外，楊志功狀見取會保明，謹具奏知。

〔御筆〕甚可喜，皆卿措置所致。賈瓊、楊志疾速保明功狀，當優與推恩。朕削減濫賞，專以官爵賞軍功戰士。《梁谿集》卷五三。

乞在外宮觀劄子

臣輒瀝誠懇，仰干天聽。臣素有少腸氣疾，近因冒暑發作，痛楚牽拽腰腹，兩日來頓覺行步艱難。見力疾治事，深恐有妨軍政，誤國大計。今來諸路大兵會合，並已進兵，太原圍解，祇在朝夕。伏望聖慈察臣非避事者，特降睿旨，許令候太原解圍之後，次第將本司職事交割與劉韜，除臣一在外宮觀，使得就閒養疾。異時驅策，誓極糜捐。干冒天威，無任皇懼戰越之至。取進止。

〔御筆〕卿奮然忠義，迺社稷之臣。朕方賴卿如長城，豈得有此請？今封還來奏。《梁谿集》卷五三。

奏知施行大臣擬進文字劄子

〔御筆〕大臣奏軍前事，付去看詳，可否施行。付李綱。

臣伏奉宸翰，宣示大臣擬進文字四件，臣看詳，皆可施行，已逐一行下諸路將帥去訖。契勘大兵進發會合，今已三日，仰遵睿算，冀克有成。但臣責任之重，夙夜震懼，不皇寧處，纔候軍前有報，即上聞次，謹具奏知。

〔御筆〕卿想勞神。朕自二十八日至今，夜卧不安席，惟俟嘉音。《梁谿集》卷五三。

繳進太原賊寨圖劄子

臣昨遣郭執中隨解潛軍至北關，令照管控扼將士，具到劄子并畫到太原賊寨圖一本〔二〕，同繳進。謹具奏知。

〔御筆〕執中老成，素知兵，遣去甚善。今日童貫金已到河北、河東，差內侍陳珣、楊公謹管押，逐路轉運司各一萬兩，卿軍前三千兩。竊恐轉運無心力，卿可與措置，庶共濟國事。朕應副兩路行遣，寢食未嘗忘，願早復祖宗疆土。《梁谿集》卷五三。

〔二〕賊寨：原作「敵」，據道光本改。

乞遣使劄子

臣近蒙聖訓，遣使金國，今適其時。乞降睿旨，令速發遣，庶幾不失機會。取進止。《梁谿集》卷五三。

再請宮觀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具劄子自陳，因冒暑宿疾發動，乞候太原解圍就緒日，除一外任宮觀，特降親筆不允。仰戴天恩，伏深感泣。竊念臣迂愚無取〔二〕，誤蒙陛下特達之知，付以重寄，不敢辭難。今者大兵進發，指期破賊，保全舊疆，臣敢不力疾自效？但於仰遵睿算、破賊解圍之後，乞賜矜憐，從臣所請，則終始大德，異時圖報，當誓捐軀。干冒天威，無任皇懼戰越之至。取進止。

〔御筆〕卿副朕委寄，竭身徇國，破賊解圍之後，當與卿共保太平之休，勿復有請。《梁谿集》卷五三。

〔二〕愚：原作「邁」，據道光本改。

奏知督責張灝劄子

臣伏奉宸翰，宣示張灝奏狀，令臣措置施行。臣契勘灝昨緣罷節制，不肯與事，致汾州等處軍馬久失整齣。既蒙聖恩復還節制，自合星夜詣汾州治兵，上以報國，下以救援父兄久在圍城之患。乃以

催督糧運爲辭，久留平陽府，及稱得折可求報，汾州有賊馬出沒，且在回牛嶺照應，顯是推托，逗遛不進。臣已作奉聖旨劄下折可求須管收復樓煩縣，及劄下李宗應副錢糧般運晉、絳、解、潞〔二〕，不管闕誤外，一面推督張灝趕趁大軍，責以不忠不孝之罪。將來解圍太原，如灝輩實不可驅使，乞候解圍後，便罷灝察訪使。謹具奏知。

〔御筆〕張灝如此，顯見誤事，卿自可一面施行。《梁谿集》卷五三。

〔二〕絳：原作「降」，據道光本改。

奏乞起發弓弩手劄子

臣契勘范世雄今日以統領到士兵等，見依則例犒設及支散器甲，節次起發赴解潛軍前。據折彥質劄子稱，解潛委是危急，等候前來策應。臣已曾奏聞，乞降睿旨，將守禦使司勾去刀弩手及撥付种師道下湖南將兵依舊起發，赴本司差往河東策應。伏望聖慈體念解潛一軍，緣金賊重兵前來，委實頭重，或有疎虞，遂致猖獗，則威勝、澤潞一帶便見搔動，特賜允從，差人管押，令蹉程前來，不勝幸甚。取進止。

〔御筆〕四日已發去。朕行遣邊事，不使少有遲滯，不曾少放心，日逐憂念。《梁谿集》卷五三。

乞致仕宮觀劄子

臣輒瀝誠懇，仰干天聽，載惟冒瀆，良積兢惶。伏念臣學識迂疏，才術短淺。幸遭陛下龍飛之初，誤蒙識擢，獲參大政。方金寇犯順，危城之中，特被委任，晝夜罄竭，不敢辭難。常以叨冒過當，欲俟賊退事平之後，乞歸田里。章疏屢上，不蒙俞允。佩戴恩德，以感以慚。比者奉命宣撫兩路〔二〕，眷倚之重，尤非愚臣所能克堪。力辭不獲，黽勉就職，冀圖報效，以副陛下北顧焦勞之憂。而臣素不諳練兵家之事，號令不明，方略無取。自出師以來，將士屢北，未能有尺寸之功，仰荅殊遇。夙夜憂悸，不遑寧處。舊有心氣之疾，怔忡健忘，頓不能枝，若不投誠控告君父，誰復爲臣言者！軍政廢弛，且誤國事，雖伏斧鉞之誅，亦復何補！伏望聖慈矜憐，特降睿旨，擇所以代臣者，罷臣職任，許令迺邇前去聽候指揮。如蒙天恩，終始保全，未加竄責，令臣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宮觀一次，退休養疾，豈勝感戴激切之至。取進止。《梁谿集》卷五三。

〔二〕撫：原誤「府」，據道光本改。

全宋文卷三六九六

李綱 一六

乞按河東地圖劄子

臣據劉幹申，王瓊、王淵等二十九日於竹寧下寨，探報有金賊二千餘騎過平城縣南，已整陣前去掩殺。契勘平城縣在遼州之北，正繫去太原之路，賊知宣撫、制置兩司在威勝軍一路，故以重兵前來捍禦，而以輕騎遏遼州之師。今解潛既能禦賊重兵，則輕兵必爲王瓊所破，乘勝逐北，別無阻抑，決須解圍，及牽制南北關賊勢，數日間決見次第。臣愚竊謂金賊若潛伏山谷，伺我師之出，一據扼險阻，以斷糧道，且絕援兵，則深爲可憂。今先來迎敵，乃我之利，又得湖南南北兵前去應援，據險以南方強弩、火箭射之，定須退走。平定汾、遼之師並進，決有成功之理。臣蒙委寄之重，慮有疏虞，日夕皇恐。仰憑天威，冀克有濟。更望聖慈下有司，取河東地圖一本，置御座之側，臣每奏報諸路進兵接戰下寨去處，庶可稽考。謹具奏知。

〔御筆〕見有圖一面，日逐稽考。《梁谿集》卷五四。

〔二〕伺：原作「時」，據道光本改。

乞保明拒守立功等事劄子

臣據解潛申，自初一日至初四日與賊相拒，依舊於扈甲村占地利下寨〔二〕，相度賊勢進兵。及本司參議官郭執中、勾當公事董元凱劄子稱，北關守把使臣除彭彥一寨爲賊攻破外，其餘王孝忠、鄒處節、陳思恭等寨依舊據險固守。賊馬見在南北關內盤泊，爲北關殺千餘人，解潛諸部殺二千餘人，皆精兵，所以不敢前來衝突。臣契勘金賊包藏禍心，非特堅圍太原，又欲乘此秋涼，決策深入。自非前期整齷軍馬，已有隄備，則賊馬猖獗，勢未可知。前此兵將望風輒潰，今解潛、种師弓等與賊血戰，拒捍賊馬，不使侵軼，已第四日，深爲可嘉。臣除已約束解潛驅逐賊馬，不管別致疏虞，相度進兵外，仍令開具保明立功及傷中陣亡人，先次推賞，庶幾有所激勸。其退避人，已斬百餘人訖，謹具奏知。

〔御筆〕立功及傷中人，自當先次推恩，疾速保明來，不次遷擢。《梁谿集》卷五四。

〔二〕村：原作「射」，據道光本改。

乞待罪劄子

臣以非材，誤被陛下知遇，常願奮不顧身，以圖報效。近蒙聖恩，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任大責重，懼不克堪，累具辭免，不蒙俞允，黽勉就職。自出師以來，夙夜震恐，不遑寧處，究心竭力，期解太原之圍，以副陛下眷獎之意。而制置副使解潛與賊相遇於南北關，力戰累日，兵卒潰散，致誤國事。皆緣臣節制不明，方略無取，有此疏失，罪何所逃？伏望聖慈特賜誅竄，以允公議。臣以軍政不敢擅行交割，見供職待罪。無任皇懼戰越之至。取進止。

〔御筆〕所乞不允，仍止再請。《梁谿集》卷五四。

乞差范世雄充判官劄子

臣得劉韜諮目并申狀，具道進兵次第，并招納到耿守忠手下人，謹同繳進。今解潛軍潰，所望立功解圍者，惟韜所遣兩項人馬。汾州兵所有威勝軍一路人馬，及臣節次遣去兵，未有統屬，權係折彥質節制，竊慮難以責辦。所乞與范世雄進職差充宣撫判官，令節制威勝軍一路人馬，破敵解圍。伏望聖慈體念今來河東事體危急，出自睿意，不愛官爵，使人奮不顧死，上以寬陛下北顧之憂，下以應援

諸路之師一時之急。如世雄材略，兩作帥臣，熟於兵事，付以節制，必能成功。伏乞速賜降旨施行。取進止。

〔御筆〕范世雄甚當，已降旨訖，續次封賜告去。卿一面作奉聖旨，與令先供職，不可緩。衲襖已發一萬領，續見催發去次。湖南人已指揮訖。朕數日煩惱不可言，太原事思之，苦痛苦痛！

《梁谿集》卷五四。

奏知令折彥質控扼守備事劄子

臣據折彥質劄子，解潛一行人馬連日血戰，至初四日辰時賊併力攻犯營柵，遂致奔潰，潛并將佐未知去處。彥質見於威勝收集散亡，竭力控扼。又據隆德董有林申，探到初四日辰時以來，金賊衝撞透中軍，解制置隨時上馬，引帶使臣東上去。臣契勘解潛於南北關拒捍賊馬，委是竭力，但兵卒尚襲舊態，遇敵輒潰，致將佐等不能自立，雖嚴加約束，未能改革。今來解潛失律，致誤國事，皆臣節制不明所致。除已別具劄子待罪外，見令折彥質等根尋解潛見在去處，招集將佐及潰散人兵，控扼賊馬，及令威勝、澤、潞嚴爲守備，於瑯車、天井關諸處差兵防守把截去訖。謹具奏知。

〔御筆〕解潛等用命，士卒不能枝梧〔一〕，可與放罪，出來收集人兵，控扼賊馬。《梁谿集》卷五四。

〔二〕士：原作「事」，據道光本改。

乞於懷州置司劄子

臣伏奉宸翰，令臣相度進至澤州。臣契勘自懷至澤一百餘里，不甚相遠，其於軍前皆繫遙制。然懷州阻山帶河，控制河北、河東兩路，糧道易通，可以禦敵，保輔帝都，正宣撫司可以置司去處。若進至澤州，則無險可扼，難得糧食，只可照應河東一路。臣欲乞只置司於懷州，令范世雄節制軍馬前去，候得南北關可以進兵，續行相度，更乞聖裁。取進止。

〔御筆〕依奏。《梁谿集》卷五四。

奏知發去生兵等事劄子

臣契勘勝負者兵家常勢，解潛力戰累日，以寨柵不如法，爲金人衝潰，令折彥質招集，已見次第。若措置得宜，却可取勝。兼發去生兵及湖南北路軍馬又二萬餘人，極力措置，更乞聖慈少寬天慮。取進止。

〔御筆〕納襖已有造了者，除此發去外，見差內臣一兩日起發次。卿堅誠徇國，實副朕望。然賊

屢勝，銳不可當，切在高壘深溝，所謂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勿與爭鋒，待其懈而擊之便勝。千萬慎重，庶寬朕慮也。范世雄並依卿奏降旨訖，王元事已批付三省施行。《梁谿集》卷五四。

奏知掩襲南北關賊馬劄子

臣契勘賊馬衝潰解潛軍，只據南北關，不敢猖獗深入，必爲王淵等處牽制。竊慮賊分重兵捍禦諸路軍馬，只以疑兵據南北關，可以乘機襲奪。已逐急劄下折彥質，令陳迪權充統制，郭浩充副統制，令募人前去探得，如可以乘機掩襲，即一面統領本司發去生兵，措置施行去訖。謹具奏知。

〔御筆〕甚好！乘其不備，然須十分防其衝突。范世雄速令前去與解潛措置南北關掩襲，牽制遼、汾界賊馬。《梁谿集》卷五四。

再乞差范世雄充判官劄子

臣累具劄子，乞降睿旨，差范世雄充宣撫判官。伏望聖慈早賜詳酌施行，庶令節制湖南軍馬，策應解潛，決保成功。如世雄老練兵事，累任帥臣，數千里勤王。今此統兵前去，與一近上職名以激勵之，誠不爲過。更乞聖裁。取進止。

〔御筆〕已依卿所奏行告，令快行人賜卿訖。但切持重，捍其衝突。若再舉解圍，須汾州、南北關、平定等並進，庶分賊勢，千萬不可輕進！朕日夕驚憂，心神不寧。卿再三誠諸將，切不可輕進，圖萬全可也。《梁谿集》卷五四。

奏知令劉韜等度事勢進兵劄子

臣得劉韜申狀、諮目，稱王淵等兵已到榆次縣界，探得解潛前軍有走散之人，方據山下寨，亦乞駐軍，候解潛整齣並進。韜已指揮令疾速前去榆次側近下定硬寨，分遣奇兵，搗賊巢穴，及間道遣人報太原出兵，腹背夾擊，措置解圍。若探得解潛軍出南北關即王淵軍馬，便合拔寨趨太原。臣契勘今解潛軍潰，竊慮王淵、折可求等探知不敢進兵，及賊馬潰解潛之師，分兵前去捍拒，諸路軍馬不得前進。臣已劄下劉韜等，令更切審度事勢，如諸路聲援相及，可進即進，及十分過作隄防，照護糧道，不管別無疏失去訖。所有劉韜申狀、諮目同繳進，謹具奏知。

〔御筆〕切不可督戰，根本事大。兵法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在此切留意。《梁谿集》卷五四。

乞優贈陣亡孫逢等劄子

勘會解潛統領人馬於南北關遇賊，見陣相拒，所有獲級并傷中陣歿之人，臣已指揮解潛具姓名保明申宣撫司，切待具奏推恩施行。及訪聞得使臣孫逢、張達首先入賊陣歿，委是忠勇可嘉。臣亦已指揮解潛具事狀供申，及差人遍於陣地根尋逐官屍首，如法殯埋，并具家屬去處申本司，切待優加存恤，支與賻贈，及保奏朝廷，乞優與逐人本家恩澤，以爲死士之勸去訖。謹具奏知。

〔御筆〕當與贈節度使。其餘優與恩澤，疾速保明。《梁谿集》卷五四。

繳進折彥質等諮目劄子

臣得折彥質諮目，解潛已到龍德，种師弓等將佐及招集人兵漸見次第，見行整齷，以圖再舉。今得范世雄湖南北路兵馬前去，軍當復振。兼得張灝諮目，折可求進兵已至文水縣，亦有賊馬前來捍禦，見占穩措置，今同繳，謹具奏知。

〔御筆〕可劄下諸將，捉到活人，子細問賊情，以謀勝之。日俟嘉音。《梁谿集》卷五四。

待罪第二劄子

臣近具劄子，以解潛師潰待罪，乞賜竄責，伏蒙聖慈特降親筆不允，仍止再請。仰荷天恩，以感以慚。伏念臣自膺委使，義不顧身，雖殫夙夜之勤，曾靡涓埃之補。將士失律，責在帥司，節制不明，誰執其咎？伏望出自睿斷，特正典刑，別委能臣，不誤國事。臣無任皇懼戰越待罪之至。取進止。

〔御筆〕卿忠勇任事，實副朕望。裨將少退，乃軍中常事。所乞不允，仍止來章。已令王褒齎詔前去〔一〕，今再批付卿。《梁谿集》卷五四。

〔一〕褒：原無，注「闕」，據道光本補。

乞留熙河蕃僧軍前使喚劄子

臣伏奉宸翰，問初一日力戰熙河路蕃僧。臣體訪得上件蕃僧，委是率先用命，親手殺百餘人，見今重傷在軍前將理。臣已劄下令具供狀保明外，先次支與銀絹一百匹兩訖。欲乞且留軍前使喚，候事

平日發遣赴闕。謹具奏知。

〔御筆〕除王忠孝已轉官外，其餘軍兵全軍各轉四資，各支銀絹十匹兩，卿督令速保明奏。并支者銀絹，令當彥質面前支訖奏。《梁谿集》卷五四。

奏知進兵次第劄子

臣伏蒙聖慈特降親筆，處分進兵次第。誠如聖訓，臣已遵稟行下外，契勘自約日進兵已踰十日，緣解潛遇敵力戰師潰，汾、遼、平定之兵亦不敢進。今王淵之軍在平城縣界，折可求之兵在文水縣界，劉靖、賈瓊之兵在壽陽縣界，皆下硬寨，等候南北關出兵齊進。今陳迪、郭浩等已前去占據南北關，解潛、范世雄之軍迤邐前進。臣已劄下劉幹、折可求等，令各督責諸將，攢那進兵，遇敵重者深溝堅壁以相持，遇敵輕者整陣設伏以邀擊，前無阻礙者徑趨太原。如互相顧望，首鼠不進，當坐逗撓之罪。已行下去訖，謹具奏知。

〔御筆〕亦不可令孤軍深入。可先督范世雄、解潛疾速前去，與諸路同進解圍。《梁谿集》卷五四。

乞賞血戰戮累潰人劄子

臣契勘解潛南北關之戰，雖致師潰，然將士極爲力戰，其陣亡、傷中、立功血戰之人自合推賞，臣已行下諸寨保明去訖。前此師潰陣亡、傷中、立功之人不復推賞，今宜革去此弊，使將士知勸，漸肯用命。其累次潰散之人，亦密諭折彥質、解潛、范世雄令根究，痛行斬決，庶幾軍兵知所畏憚，漸就軍律。惟軍政不脩之久，一旦號令，欲其赴敵，視死如歸，誠爲難事。惟當以漸革之，久當自改。合具奏知。

〔御筆〕如此正合朕心，卿更勉力分朕憂，俟成功當有厚報。衲襖已差吏部使臣起發訖。所有差下內臣，俟別有物，即令押出次。湖南兵已依奏付守禦司。《梁谿集》卷五四。

奏知劉韜欲由壽陽進兵劄子

臣據劉韜申，欲令王淵與劉靖、劉士元等合軍由壽陽進，及遣楊志、賈瓊等出奇擣虛，與土豪秦中寶等乘夜會合，直趨太原。臣已行下韜，令占穩措置去訖，謹具奏知。

〔御筆〕不可令孤軍深入，決致敗事，不可幸一勝。切須再令汾州、南北關出兵，三路並進方可。

先次令兩項整齷人馬，王淵若孤軍又敗，愈難下手。《梁谿集》卷五四。

乞降衲襖劄子

臣已具奏聞，乞先次降下衲襖二萬領，支散湖南北路人兵。伏望聖慈令速賜支降，餘者亦令接續前來，般赴河東，應副軍前支用。取進止。

〔御筆〕見行催督，已有發去者。《梁谿集》卷五四。

乞差王元充都統制劄子

臣累奉宸翰，宣諭汾州一路將帥不可倚仗，今果如聖訓。猶幸軍馬未甚深入，散失不多，可以且令依城下寨，牽制賊勢。但今日將佐勇而有謀，絕無其人，如折可求、冀景等皆累經敗衄，雖湔洗用之，責以後效，氣決不振。臣欲乞差王元充都統制，替折可求，曲襄充副都統制，替張思正。可求令還任，照管麟府路邊面；張思正、冀景如未正軍法，並重行貶竄，庶幾將士有所懲戒。其軍兵累經潰散，及今次首先退避人，臣已劄下張灝令密行體究，一面斬決去訖。曲襄見以罪繫京兆府。臣曾見曲奇，稱其可用，已一面勾取外，所有王元乞降旨令起發前來。其折可求等候王元、曲襄到日施行。謹

具奏知。

〔御筆〕王元不甚中使，休要，已差劉銳替折可求，只恐帶了本路兵馬〔二〕。張思正、冀景何用，卿一面處置。《梁谿集》卷五五。

〔二〕只：原作「知」，據道光本改。

奏知折可求兵馬衝散劄子

臣據張灝申：今月初六日，折可求進兵至郭柵寨，初七日卯時與賊兵戰，殺退兩合。賊增兵犯陣，左陣兵力不加，遂散動。兩陣人馬極力捍賊，逾兩時方退。恐賊再來奔衝，那移還汾州。元帶兵馬三萬七千餘人，除衝散兩陣人馬見收集外，見在人馬三萬四千餘人騎，已再行團結。及據折彥質備錄到折可求狀，見於汾州待罪，已具奏聞去訖〔一〕。契勘汾州兩頭項兵馬別無倚仗將帥，可求退保汾州，人兵不甚散失，未可督責，便令前進。臣已作奉聖旨，特與放罪。今於汾州城外整齷軍馬，下定硬寨，選擇精銳人兵，時復深入，牽制賊勢，如可以前進〔二〕，即迤邐攢那進發去訖。謹具奏知。

〔御筆〕可求不中使，已令御帶劉銳輟與卿使。此人可用，令專節制一路人馬。餘人可罷節制。

《梁谿集》卷五五。

〔一〕聞：原作「開」，據道光本改。

〔二〕可：原作「何」，據右引改。

奏知催解潛整軍與范世雄會合劄子

臣契勘范世雄所統將兵、峒、丁、刀弩手共三萬人，除留下病患人，其餘並已起發前去。見催解潛整齷軍馬，候世雄到會合進兵。謹具奏知。

〔御筆〕解潛不中使，可專委世雄。敗軍之將，惑衆聽，亦恐妨妬立功之人。《梁谿集》卷五五。

乞正冀景等軍法劄子

臣伏奉宸翰，宣諭王忠孝等將士功賞，聖恩隆厚，足以激勸用命立功之人。但將士怯懦者多，動輒奔北，未能仰副陛下張皇六師之意。賞既重，則刑必行，乃克有濟。臣見體究解潛、折可求下首先退避之人，如冀景輩，皆累經潰散，當正軍法，以爲懲戒。其捉到軍前逃避士卒，各依法施行，庶幾漸革前此玩習之風。謹具奏知。

〔御筆〕甚好，卿如此，能分朕憂，嘉歎不忘。王忠孝等告已付彥質賜卿，更取會到與未到奏來。

乞選代職許歸田里劄子

臣伏蒙聖慈特降親筆，撫勞有加。仰荷隆恩，非臣隕首所能報稱。竊念臣自今春以來，蒙被委任，皆極煩難，不敢辭避。初爲留守，繼爲親征行營使，又爲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今爲河北、河東路宣撫使。自春徂秋，俾夜作晝，無少休息。比日出師，尤極憂懼，寢食皆廢，鬚髮盡白。深恐心慮凋耗，智術淺短，有誤國事。伏望天慈，矜憐照察，選老成諳練兵事大臣，前來軍中代臣職任，許歸田里。終始保全，使臣不至顛隳，仰累陛下眷獎之意，不勝幸甚。干冒天威，無任皇懼待罪之至。取進止。

〔御筆〕今封還所奏，今後不可如此。方賴卿鎮撫，決難施行。《梁谿集》卷五五。

奏知王淵等顧望不進劄子

臣契勘自二十八日出師，至初四日凡六日，解潛於南北關遇賊馬，相持四日，力戰而潰。是時賊之重兵皆在南北關，王淵若能乘虛速進，則太原之圍有可解之理。出師六日，只在平城縣西駐泊，而

平定軍之兵亦只在壽陽，顧望不進。至聞兩路師却，即便退回，殊失應援牽制之意〔二〕。今又自務保全，不復圖進兵解圍之策，其情可見。乞賜聖察。

〔御筆〕累批去，卿可照會施行。邊事未寧，想勞神慮，更宜堅愍，期於解圍，廼朕望也。《梁谿

集》卷五五。

〔二〕牽：原作「節」，據道光本改。

論督責王淵軍深入事劄子

臣伏奉宸翰，王淵軍馬不可督令深入，恐孤軍失利。臣契勘王淵自二十八日出師至初九日，只在平城縣西，去遼州只數十里。劉韜聞南北關、汾州師却，即時勾回，不曾遇敵，臣亦不曾督令深入。如解潛、折可求之師，臣每約束，只是務令持重，行數十里，皆遇賊而潰。此蓋將佐不材，士卒不用命，臣節制不明之罪。若謂疾驅深入以輕進，故致此敗衄，即初不如此，伏乞聖察。

〔御筆〕誠如所論。更宜厚賞罰，激勵士卒，用奇決勝。一委在卿，持重控扼，亦當留念。《梁谿

集》卷五五。

乞韓世忠等劄子

臣伏奉宸翰，差劉銳前去汾州替折可求。臣初不識銳，昨曾見种師道稱之，今蒙御前輟去，甚幸。可求俟銳到，須令還麟府照管邊面。不惟累敗不可倚仗，亦恐強之使留，不肯用心，但須俟銳到方可指揮。臣已差王忠孝前去充副都統，今日聞忠孝以重傷就醫，恐去不得，即須且用曲襄，更俟體究，及曲襄到此，詢以方略。今日將佐極難得人，素不曾拊馴，只是聞聲，且便使喚，所以臨事未必得其實效。近見報召韓世忠、董騎、黑真赴闕〔二〕，此數人臣今春曾經使喚，伏望聖慈令發赴本司，差往軍前。取進止。

〔御筆〕依所奏。數內韓世忠，京師爲無將，且留外，餘卿一面勾取使喚。王忠孝且多方與恩恤，難得難得。《梁谿集》卷五五。

〔二〕闕：原作「關」，據道光本改。

奏乞差有風力人等知濬州劄子〔二〕

訪聞知濬州王師古爲患在假，久不供職。緣本州正當河北衝要控扼之地，昨因金賊殘破，脩葺城壁，製造樓櫓，開掘壕塹，皆未就緒。今來防秋之際，全藉有風力才幹守臣竭力措置，須至奏聞者。右，伏望聖慈速降睿旨，令朝廷選差有風力人承替王師古，乃不候受告，疾速起發赴任供職，所貴不致闕事。

〔御筆〕一面選差人承填訖奏。《梁谿集》卷五五。

〔二〕「等」、「劄子」三字原無，據道光本補。

乞保全王以寧劄子

臣伏奉宸翰收王以寧奏，極可采，令臣使之出奇撓敵，焚其糧草，及招誘耿守忠等，臣已遵稟行下。契勘以寧勇而有謀，然人或謂之狂。今日艱難之秋，若非狂者，安肯爲朝廷用，冒矢石而立功名哉！更望聖慈保全，必能自效。臣已令以寧與范世雄會合，措置解圍，必先誘賊，使我軍得一捷，然

後可以鼓行而前。謹具奏知。

〔御筆〕甚好，當力爲保全。《梁谿集》卷五五。

乞不推賞王以寧劄子

臣近準樞密院劄子，奉聖旨，王以寧、許孝烈等以鬪敵捉獲番賊一百餘人，特與轉三官，內王以寧仍除直秘閣。承御前差快行家齎到王以寧告一軸，已收管訖。契勘上件番賊，續據王以寧申，言語不通，恐是包家人馬，因南北關潰散，在村落打劫，逢官軍前來，抗拒鬪敵，致被捉獲，見押在平陽府根究。臣已差使臣并曉番語人前去體問，如委是包家人，即押赴种師弓下依舊使喚，其王以寧、許孝烈等不合推賞；如係金賊，即行給降。候體究到事實，續具奏聞次〔二〕。

〔御筆〕依奏。《梁谿集》卷五五。

〔二〕聞：原作「開」，據道光本改。

乞督劉韜進兵劄子

臣伏奉宸翰，太原祖宗之地，當竭力圖解，斷不敢言棄；及令臣約束諸將，務要持重守險，伺便解圍。臣敢不仰遵睿訓〔二〕，除已措置行下外，契勘汾州一路軍馬，折可求等不可倚仗，須候劉銳到日進兵，尚未見起發前來，乞降指揮令星夜趲程前來供職。劉韜以河北防秋爲言，無進兵意。臣雖已諭韜，令部分諸將與范世雄等約期會合，再圖解圍；深慮韜得安肅軍報，金賊重兵壓境牽制，依前顧望，不肯進兵，則南北關、汾州難以獨進。伏望聖慈特降親筆，督韜進兵，仍錄付臣照會。所有臣近與劉韜諮目，同繳進。謹具奏知。

〔御筆〕常批與卿者文字，便是批與劉韜者，可照會施行。《梁谿集》卷五五。

〔二〕仰：原作「迎」，據道光本改。

收復文水縣乞指揮劉韜等進兵劄子

臣據張灝、王以寧申：十五日整齣軍馬訖，犒設將士，斬冀景及首先退避兵級百餘人，號令訖進

兵。至十七日午時，奪得上賢嶺，諸將用命，殺退金賊二十餘里，死者如麻，已占據文水縣了當，係張師正統制軍馬前去。臣已具奏聞，及行下張灝等令保明得功人，及丁寧戒諭，更令占穩，審度利害進兵，及劄下劉韜、范世雄、解潛等，令疾速乘機會合前進。緣韜聞河北探報，累得諮目文字，未有進兵之意。臣已累具奏知外，伏望聖慈速賜指揮施行。取進止。

〔御筆〕措置極善，昨日聞捷，中外皆慶。更行下諸將，切當十分防備，恐不測來奔衝，不可輕進。令劉韜占穩牽制。《梁谿集》卷五五。

奏知金國遣使劄子

臣契勘奉使粘罕軍前張亢已還闕〔一〕，頗能道賊中次第。伏望聖慈特令賜對，可備詢問。其金國欲遣人使前來，使名不遜，及河東見屯軍馬，恐爲窺伺。已嘗具奏聞，乞速降指揮施行。取進止。

〔御筆〕令於不曾屯軍馬別路疾速前來。《梁谿集》卷五五。

〔一〕張亢：道光本作「張元」。

繳進詹度乞差人兵劄子

臣據詹度畫到中山府州軍圖，稱本府已差到防秋人兵五千人外，餘處並未曾差到。謹具繳進。

〔御筆〕已差萬人分往諸處。《梁谿集》卷五五。

乞留解潛折彥質劄子

臣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解潛令發赴錢蓋下使喚，折彥質赴闕，張灝罷節制。臣契勘解潛、折彥質雖怯懦，然兩人終與西北將士相諳，一潰之後，且當責其後效，使之整齟收集，以圖再舉。范世雄初到，未知本末，與西北將士亦未相諳，兼亦須得一武臣以爲副。臣欲且留解潛、彥質與世雄同共措置，候踏逐到可用武臣，令替解潛，臣已作奉聖旨行訖。其新差汾、隰州都統制劉銳，至今未見前來，乞賜指揮催督施行。取進止。

〔御筆〕並依所奏。劉銳一兩日起發，彥質略令來奏事。《梁谿集》卷五五。

奏知范世雄進兵劄子

臣據范世雄申：已整齷軍馬出南北關，據險進兵，應援汾州一路軍馬。及據王以寧申：已分兵前去收復祁縣。謹具奏知。

〔御筆〕更令諸將十分占穩，不可落賊姦便。《梁谿集》卷五五。

乞更措置河北人兵劄子

臣累具奏狀劄子，以金賊重兵侵犯河北沿邊州郡，及諸路帥司防秋人兵數少，乞朝廷更行措置，伏望留神，毋忽此賊。以臣劄子降付三省、密院措置施行。取進止。

〔御筆〕已差韓世忠統萬人前去應援，韓世忠已與正任團練使。《梁谿集》卷五五。

奏乞降獎諭下張換狀

訪聞安肅軍知軍〔一〕、武功大夫張換，自到任以來，脩整城池樓櫓，教閱軍卒，不自愛身，敢出

禦敵，虜賊亦稍畏之。常作《禦鐵騎奔衝陣圖》，日逐親自教習士卒，委實用心，須至奏聞者。右，臣伏望聖慈特賜獎諭下張換，庶使愈更勉勵，以圖報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御筆〕獎諭今付卿。《梁谿集》卷五五。

〔二〕軍：原作「君」，據道光本改。

奏劾張灝兵退却及待罪劄子

臣據張灝申：汾州一路軍馬收復文水縣次日，金賊增兵，力戰半日間，勢力不加，將士退却。已備錄奏聞外，契勘張灝違本司節制，擅發軍馬，致令落賊姦便，及臣不能節制張灝，使違約束，有誤國事。伏望聖慈並行黜責，已具奏劾待罪。取進止。

〔御筆〕不須如此，安心職事。《梁谿集》卷五五。

奏知候种師道到交割劄子

臣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臣候种師道到，起發赴闕議事。臣已知委訖，纔候師道到交割職

事，即時起發前去，聽候指揮。謹具奏知。

〔御筆〕十日收此奏，知軍中無事，可喜可喜。金人河北大段猖獗，卿可候師道到日，量帶衙兵等巡歷河北一帶，至滑州照應措置，驅逐賊兵。《梁谿集》卷五五。

全宋文卷三六九七

李 綱 一七

賀皇帝登寶位表

臣某言：伏睹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書，皇帝嗣登寶位者。多難之際，真主以興，天地神祇，永有顧歆，華夏蠻貊，永有奉事。照臨所暨，呼舞惟均。中賀。臣聞天生烝民，必立聰明睿智之主以爲之君，故萬邦群黎有所戴仰；國有大故，必建戚藩宗屏之懿以纂其祀，故社稷郊廟有所依歸。自有生民以來，書契所載，古今通義，何莫由之。國家受天眷命，垂二百年，聖聖相傳，功隆德洽，丕冒海寓，滲漉群生。而靖康改元之初，金人稱兵，再犯王室，爲長蛇封豕以荐食上國，爲彗孛櫓槍以俶擾中原。前皇帝爲生靈屈己以講和，以宗社堅壁而固守。曾不悔禍，莫肯退師，率其犬羊，陵虐天邑，金湯失險，朝廷以危。致二聖鑾輿之北征，及百官宗室以咸從，夷狄之禍，振古所無，含生之倫，痛憤徹骨。況臣世荷榮寵，嘗忝近司，聞問震驚，叩心泣血。天佑我宋，篤興真人，脫身危城之中，總

師大河之外。謳歌獄訟，不約而自歸；將校臣民，叩閭而有請。纂繼大統，紹隆前休。爰即興王之都，以履崇高之位。神器不至於久虛，萬機不至於久曠。豈人之力，實天所爲。恭惟皇帝陛下溫恭而文，英睿以武。夙受茅土，爲國屏藩。世當平康，韓棠棣之華萼；時適艱棘，赴鵠原之急難。威德素結於人心，孝友聳聞於群聽。紹千載之休運，膺命世之嘉期，以成再造之功，以建中興之業。而臣適承召命，祇造闕廷。率義旅以齊驅，糜捐自效；聞大號之已建，悲喜兼懷。冀得覲於清光，以粗陳於愚悃。孤忠儻效，矢死爲期。臣無任。《梁谿集》卷五六。

上皇帝封事

建炎元年五月乙未〔一〕

五月日，新除資政殿大學士、太中大夫、領開封府事、隴西縣開國伯臣李某，昧死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自古夷狄爲中國患，所以待之者，不過三策：曰和，曰戰，曰守而已。長驅深入，吾城池堅而人心固，則可守；凌犯無已，吾士卒勇而形勢利，則可戰；彼氣既懾，吾辭理直而威力強，則可和。故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三者雖殊，其致一也。臣不敢遠引前古，請借景德、靖康之事以明之。真廟景德中，契丹百萬入寇，廷臣之議有欲幸江南及蜀以避之者，賴寇準一言而決，遂幸澶淵，渡河而親征。既殺其酋撻攬，虜情震怖，遣使請和，捐金幣三十萬而約成。是景德之事，非獨能守，而於戰與和兩得之，所以盟好之固踰百年，而兩國生靈皆賴其利也。至靖康初，金人稱兵以犯中

原，當時亦有爲避狄之計者，而後卒堅守。驕騎薄城，攻圍連日，殺傷甚衆，賊氣挫矣，而吾之援師日集，和非所難。朝廷主謀之臣，苟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爲長久之計，其所邀求，一切許之。既割三鎮，又質親王，又取犒師之物，金銀幣帛不可勝計，千倍於澶淵之時，而歲賂之數又不與也，有以死爭之而弗能得者。迨援師之集既衆，士氣勇銳，可以施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與之再盟。而朝廷懲姚平仲劫寨小衄，遂寢用兵之謀；及其退也，又不復邀擊，遂使金人志得氣滿，有輕中國之心。是靖康之事，止於能守，而於和與戰兩失之也。其後三鎮之兵民爲國堅守，朝廷始以保塞陵寢之故，遣使計議，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金人唯欲造爲釁端以寇邊^{二二}，而許和猶自若也。主議者信之，以爲其和必成，而凡欲治兵設備者，皆以爲害於和議而沮罷之。虜將渡河，猶以爲割河北、河東之地，奉之以袞冕輅車尊號，而師可解。及既登城矣，猶逼朝廷降詔，假和議遂定之說，以款勤王之師。至盡取都城之子女玉帛，然後劫質二聖、六宮、宗室、百官以行。然則自今觀之，所謂和議者果如何也？夫金人自用兵以來，專以和議疑敵人以取勝。其與契丹二十餘戰，每戰得地輒和，既和復求釁端以戰，而卒滅之。今於中國復用此策，中國信之而不悟，至於今日，禍敗如此，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吾之兵力不迨金人遠甚，靖康之初，雖欲坐困邀擊，必無成功，徒結深怨，故不得已而信其和。此殆不然。夫論兵當論其機會，一失機會，弗可爲也。靖康之初，金人初無犯闕之意，兵不過六萬，太半雜種，而河北邊郡帥府既不設備，沿河又無控扼之兵，是以乘勢直擣都畿。而吾之守禦既嚴，援師既集，進不能攻，退不能却。以重兵臨之，而以餘軍待其抄掠，即行掩擊，則糧餉絕，而虜可圖矣。既歸渡河，

驅掠婦女輜重徧野，半濟擊之，其法必勝。而朝廷皆不以爲然，失此機會，故有今日之患。夫夷狄者小人之類，猶之盜賊也。小人無以制御之，而欲乞憐以望其有惻隱之心，不可得已。盜賊白晝入主人之室，探匱發篋，得之所欲，曾不爲之捍敵，則何憚而不再來、何爲而不盡取哉！若夫吾之將士習於軍政久廢之後，固難得人；然以忠義激其心，以賞罰作其氣，豈無可用者？將士猶手足也，朝廷猶腹心也。今與人鬪，腹心怯而望手足之強，必無此理。朝廷議論二三，而望將士之用命，蓋亦難矣。此皆前事，不可追悔，而臣之所以痛心泣血者，二聖沈於虜廷，生靈陷於塗炭，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其甚也。天佑我宋，必有英主爲宗廟社稷之所顧依，萬邦群黎之所戴仰，撥亂反正，以圖中興，故使陛下聖躬，得脫於屢危之際。去春奉命使虜，而去其軍中；去冬出自危城，而總師朔部，乃有今日入繼大統之事，皆天地神示之所顯相，非人力也。恭惟皇帝陛下英睿之姿，久動群聽；孝友之德，實形四方。然而嗣位之初，當宗社艱危之秋，中國衰弱之日，上則欲還二聖之鑾輿，下則欲拯生靈之危阨，捍禦大敵，保綏萬方，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則今日待夷狄之策，所謂和、戰、守者，當何所從而可也？欲和平，則前日之和其效如此，而金人北歸，雖宗室亦盡徙以行，其意爲如何，而二聖之辱，實不共戴天之讎，和豈可復信？欲守乎，則朝廷已失河北、河東兩路士民之心，或爲金人之所得，或爲豪傑之所據，密邇畿甸，易爲侵陵，守豈復易圖？欲戰乎，則去冬將佐卒伍乏人撫御，皆散而爲盜賊，兵力益弱，經此禍亂，士氣益衰，所謂勤王之師，多募之於田畝之間，不習兵革，戰豈可必勝？是三者，今日國論以何爲宗？顧臣日夜思慮，念之至熟，因時施宜，有策於此，及

當今之務數十條，皆急切而不可緩者，非得望清光於咫尺之間，未易殫言也。夫以今日之國勢而望靖康之初，其不相侔，豈止相什佰哉〔三〕！然而猶有可爲者，祖宗德澤在人者深，陛下英明，天下仰望，以謂必能濟大業，轉危而爲安也。且菑害之臻〔四〕，國家代有，或多難以興，或將墜復續。故無知禍齊，而小白實長五霸；驪姬亂晉，而重耳實盟諸侯；司馬晉罹聰曜之酷，而元帝起於江東；李唐有安史之亂，而肅宗起於靈武。況我有宋，幅員萬里，生齒之衆，士民猶足用哉！儻能嘗膽勵句踐之心，枕戈懷子胥之志，駕馭豪傑，攬用賢材，法創業之雄謀，革天下之弊事，則中興之功，亦不難建。昔少康以一旅之衆滅澆羿，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以數千之卒破尋邑，而克掃大憝，漢以再興。況陛下之明，而臨御九有之師哉？然大患之後，百孔千瘡，夏已及半，去秋不遠，非早圖之，則秋高馬肥〔五〕，虜騎又將奔突，不能支梧，四海且有橫流之勢，可不爲之寒心！此當以夜繼日〔六〕，而爲其所當爲者也。臣素愚直，平日惟知讀書，深考古今治道，欲推之當世，以尊主而庇民。又嘗願以忠義自奮，以徇國家一日之急。當宣和之初，蒙道君皇帝采其虛聲，擢置左史，得侍清光。竊見天下有危亂之兆，因奏疏論水事，其意以謂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弭，必有銷復之策，乞因侍立，面奏其故。譬猶失火之家，欲爲曲突徙薪之謀。而權臣忌之，沮抑使不得對，因而遷謫，流落七年。其後有盜賊兵革之事，道君皇帝感悟，以奉常召還，然已晚矣。靖康改元，金人犯闕，前皇帝於倉卒擾攘之中，聽用其言，擢與大政。竊見和議不可保信，因力陳兵備之策，其意以謂夷狄之性，貪婪無厭，不可恃其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宜益治兵，收將士之心，以禦外侮，欲以身任其事，譬猶

救火之家，實爲焦頭爛額之客。而忌嫉者衆，讒譖百端，使其身不得一日安於朝廷，其策百不得行於一二，卒誣以罪，竄之遠方。其後虜騎再犯都畿，而前日以和議爲然者，舉皆誤國。前皇帝感悟，復有今日之召，然又已晚矣！臣荷二聖之知遇，悼孤忠之失圖，雖心馳魏闕九重之中，而身在江湖萬里之外，不獲執干戈衛社稷，以伸臣子犬馬之誠，疾首痛心，泣盡而繼之以血。恭承召命，即日戒途，率湖南義兵，倍道前進，欲趨元帥行府，以造闕庭。而行次江淮，恭聞二聖羽衛北遷，遠狩沙漠，痛憤徹骨，絕而復蘇。繼睹陛下俯徇群情，嗣登寶位，悲喜交集，不能自勝。夫人君大正始，故於即位之初，立政用人，必有以大慰天下之望者。況於國勢削弱、天步艱難之時，其可忽哉！恭儉者人主之常德也，英哲者人主之雄材也。繼體守文之君，則恭儉足以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爲然。臣願陛下深考漢唐三帝與藝祖、太宗之所以創業中興大過人者，了然於胸次，物至而應之，則天下之事雖未底績，固已定於心術之中矣！臣以疏遠，未覲清光，輒敢以芻蕘之言求籲天地，誠以愛君憂國，心迫而情切，故不自知其不可，伏惟聖慈留神幸察。使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之可采，則臣所以盡忠於陛下者，乃所以報二聖之知遇也。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梁谿集》卷五六。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

〔一〕年月日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補。

〔二〕欲：原作「阿」，據道光本改。

〔三〕佰：原無，據右引補。

〔四〕菑害：原倒，據右引乙。

〔五〕高：原作「膏」，據右引改。

〔六〕此當：原無，據右引補。

辭免領開封府事奏狀

右，臣蒙恩復元官，除前件職名差遣。臣竊以國家艱難之時，特加湔洗，有所任使，不敢辭免。然京邑浩穰之地，當金人殘破之餘，必其惠政足以牧養細民，風力足以鎮服姦猾，乃稱茲選，實難其人。而臣憂患相仍，志氣凋落，使當繁劇之任，必貽瘵曠之愆。伏望聖慈許臣祇赴行在，朝見上殿，訖，特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則仰荷天地保全之恩，尚冀異時得盡犬馬萬一以圖報稱。臣無任祈懇之至。《梁谿集》卷五七。

辭免領開封府事表

臣某言：伏奉閏十一月三日聖旨，蒙恩復元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者。負罪黜幽，方懼濱於死所；宥過用舊，乃幸許於生還。叨秘殿之華資，膺天府之重寄。恩光併集，圖稱爲難。敢冒貢於忱辭，以仰干於鴻造。中謝。伏念臣迂愚有素，結約亡奇。顧造道之弗優，乃逢辰之過幸。秉史筆於政和天臨之日，與國政於靖康龍飛之初。直道以行，孤忠自許。但知愛君而憂國，豈復計家而謀身。初被中傷，若沙蟲之射影；終遭巧詆，類貝錦以成文。致慈母投杼而下機，緣蒼蠅變白而爲黑。必欲擠之死地，豈徒竄之蠻方。賴仁明之燭幽，俾孤危而假息。飄零去國，寧悲骨肉之生離；寤寐懷君，恐墮胡虜之姦計。果聞鐵騎再犯金城，號令阻隔者半年，煙火斷絕者千里。雖心馳魏闕之下，常夢清都；而身滯江湖之濱，莫陪義旅。痛心疾首，泣血忘生。忽承召命之頒，倏若沈疴之去。雖韓安國起徒步以爲內史，而張子高由亡命以刺冀州，方之所蒙，詎足爲比？顧以材力綿薄無能之質，而當賢智馳驚不足之秋，已試罔功，力辭乃可。然念宗社危急，國家艱難，二聖拘甚危之城。四方駭不存之地，乃君父憂辱之日，豈臣子辭難之時。率勵軍聲，誓清國步。舳艫銜尾，破巨浪於長江；旌旗改容，觸畏景於隆暑。碎身何有，隕首以之。伏遇皇帝陛下應天順人，纂國繼統。英武震於夷狄，孝悌通於神明。攬用賢材，駕馭豪傑。勵枕戈嘗膽之志，有濟世安民之心。而臣憂患侵尋，志氣凋落。抑

強扶弱，詎堪牧養於細民；修政攘戎，庶可圖上於方略。伏望收還成命，以穆師言，則臣失東隅而收桑榆，捐軀未晚；先朝露而填溝壑，結草爲期。臣無任。《梁谿集》卷五七。

節制湖南勤王人兵赴行在奏狀

右，臣昨自觀文殿學士知揚州，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尋移夔州安置。未到間，蒙恩復元官，除前件職名差遣，係閏十一月三日聖旨，道路艱阻，近方承命。臣自在遠方，聞金人攻圍都城之久，凡以忠義自奮者，皆募兵入援。況臣荷國重恩，嘗被柄用，願效犬馬之力，夙夜不遑，徒以身在罪籍，不敢妄發。及承召旨，即日率湖南提舉等司勤王人兵赴元帥府，稟受節制，會合前進。行次池州，伏睹元帥府檄書，方審都城失守，二聖播遷，臣子之心，不勝痛憤。至太平州，伏睹赦書，陛下嗣登寶位。赦書內一項：應宗室及官員并忠義之士在外，非曾奉朝廷及大元帥府指揮，激於忠憤，自募勤王人兵，未有統屬，仰交付所至州縣兵官，量帶人從前來行在。契勘臣所率係湖南提舉等司人兵，係朝廷指揮所起之人，即非私募。今來防秋不遠，竊慮難以放散。臣見節制，取真、揚便路前去泗州、宿州屯泊，聽候朝廷指揮，臣量帶防護當直人趨赴行在。伏望聖慈特降旨，俟臣到日，許令先次朝見上殿。謹錄奏聞。《梁谿集》卷五七。

乞將江寧府作過周德下脅從軍兵分隸京東州軍奏狀

右，臣節制湖南勤王人兵，行次江寧府，有作過軍人首領周德等，昨於四月一日反叛，脅逼徒衆，拘囚安撫使宇文粹中，殺傷鈐轄、兵將官、通判已下官員數十人，士民死者甚衆，劫掠官私財物，爲之一空，據城守拒，東南震動。雖受發運司招安，借補官職，一向遷延推托，緣故不肯起離，怙衆阻兵，作過如故，人情汹懼。臣以便宜檄令聽受節制，前去勤王，其周德等以重兵四集，方肯聽命，揀到勤王人兵一千餘人，皆係周德脅從之衆。欲起發間，據江東路安撫使司申云云，其首領補官人周德等四十六名，已行軍令處斬訖；即與其餘軍兵自不相干，差本路提舉常平官王枋統領，隨逐臣起離江寧府前來，東南人情方始安貼。臣已牒王枋統領上件人兵，於泗州屯泊，聽候朝廷指揮。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將上件人兵分隸京東路州軍，離散其衆。候到，令具軍分姓名，報江寧府津遣逐人家屬赴分隸去處，勿令更歸，庶幾別無他虞。《梁谿集》卷五七。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一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

者。尹釐京邑之劇，冒貢忱辭；延登揆路之華，遽頒渙號。方修政攘戎之多故，須經體贊元之實才。自揣非宜，誠難叨據。敢籲天而有請，良踏地而靡容。中謝。臣聞自昔中興之君，必得非常之士，相與同德，以克有功。傳說之相武丁，濟巨川作舟楫之用；周宣之任吉甫，憲萬邦有文武之姿。光武起於南陽，鄧禹爲之羽翼；元帝興於江表，王導爲之腹心。因時施宜，亦克用父。況於撥亂反正大有爲之主，豈無高識遠略不世出之臣？洪惟國家，混一區宇，七聖之創業垂統，威靈在天；兩朝之繼體守文，德澤漸世。屬強鄰之逆道，困中原以詐謀。神都失金湯之虞，翠華有沙漠之幸。天命未改，真人以興。開府建牙，虎步大河之外；膺圖履籍，龍翔興王之都。固將嘗膽思親，枕戈待旦，革積年之蠱壞，新函夏之觀瞻。張皇六師，緝熙庶績，以雪二帝之辱，以伸中國之威。宜有傑材，來佐休運。方茲天步艱難之際，實非瑣質僥倖之秋。如臣者器不逮人，學未聞道。識迂用拙，世知斷斷之無他；志廣材疏，自笑落落而難合。偶緣遭遇，獲與政機。已試罔功，坐致衆毀之銷骨；既衰多病，重以積憂之熏心。去魑魅之域，而已幸於賜環；筵雲龍之廷，而方期於披霧。丐歸故里，以養餘齡。豈謂皇帝陛下默而識之於衆言殽亂之時，舉而用之於群陰閉塞之日，考擇其相（二），濫及非才。顧蚊力豈足以負山，而螳臂安能以當轍？一身何有，雖知取義而捨生；斯民所依，大懼妨賢而誤國。伏望皇帝陛下收還成命，改授其人。持危扶顛，允迪棟隆之吉；力小任重，免貽鼎折之凶。豈獨微臣自幸於保全，蓋於萬方同資於慶賴。敢輸悃悃，仰冀哀矜。臣無任。《梁谿集》卷五七。

〔二〕擇：原作「慎」，據傳校改。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一劄子

臣伏奉制命，除臣某官，已奉表辭免以聞者。伏念臣信古太過，涉道弗優。徒抱愛君憂國之孤忠，初無防患保身之遠慮。被兩朝之眷遇，躡衆俊以驅馳。忌嫉者多，讒謗易積。自去天闕，迨今踰年。豈期夷狄之憑陵，遂致宗社之危急。聞問驚怛，泣血痛心。恭承睿主飛龍於宋都，適當微臣賜環於湖外。所願俯伏文陛，瞻望清光，敷陳苦心，獻納至計，然後丐此骸骨，歸于山林，拭目中興，沒齒無恨。伏蒙皇帝陛下眷知有素，圖任獨先，俾其效力於艱難之時，欲使收功於桑榆之日，上荷恩德，固當捐軀。而臣憂患以來，志氣凋落，加有負薪之疾，初無濟川之才，儻不量力而度能，必致瘵官而誤國。故敢披陳肝膽，仰冀矜憐，改授俊臣，收還成命，勿嫌反汗之累，以免覆餗之憂。特降睿旨，俟臣朝見上殿訖，除臣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以安愚分。干冒天威，無任戰越之至。《梁谿集》卷五七。

謝賜茶藥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赴召，將次闕廷，特降中使傳宣撫問，賜臣茶藥各一銀合者。祇覲清光，方幸日畿之密邇；亟頒溫詔，爰瞻星使之來臨。憫其微勤，錫以異數。仰荷眷恩之厚，不知感涕之零。中謝。伏念臣被遇兩朝，粗守一節。當陛下龍飛之際，適微臣環召之初。顧茲川塗之阻修，恨無羽翼以奮勵。以日爲歲，戴星以行。伏蒙皇帝陛下曲軫睿慈，特加撫問，念其暑行勞勩之故，賜以滌煩蠲癘之珍。顧臣何人，乃復得此？退惟鄙陋，誠難副寤寐之求；仰奉諮詢，或能致藥石之報。臣無任。《梁谿集》卷五七。

辭免御筵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九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臣將到國門，特賜御筵，三省、樞密院官並赴，內黃潛善押筵。仰戴天恩，不勝感激。然臣趨赴行在，未獲瞻望清光，遽頒異數，豈所宜蒙！方朝廷多事之時，此禮宜省。伏望聖慈特賜寢罷，以安愚分。臣無任懇祈之至。《梁谿集》卷五七。

全宋文卷三六九八

李綱 一八

十議 上

議國是

建炎元年六月二日〔一〕

臣竊以和、戰、守，三者一理也。雖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則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弗能戰也，則何以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然後其和可保；不務戰守之計，惟信講和之說，則國勢益卑，制命於敵，無以自立矣。景德中契丹入寇，罷遠幸之謀，決親征之策，捐金幣三十萬而和約成，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賴其利，則和、戰、守三者皆得也。靖康之春，粗得守策，而割三鎮之地，許不可勝計之金幣以議和，懲劫寨之衄而不戰，於和與戰兩失之。其冬金人再寇畿甸，廷臣以春初固守爲然，而不知時事之異。膠柱鼓瑟，初無變通之謀，內之不能撫循士卒以死捍賊，外之不能通達號令以督援師。金人既登城矣，猶降和議已定之詔，以款四方勤王之師，使虜得逞其欲，凡都城玉帛子女、

重寶圖籍、儀衛輦輅、百工伎藝，悉索取之，次第遣行。及其終也，劫質二聖巡幸沙漠，東宮、親王、六宮、戚屬、宗室之家盡驅以行。因逼臣僚，易姓建號。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者。是靖康之冬，并守策失之，而卒爲和議之所誤也。天祐有宋，必將有主，故使陛下脫身危城之中，總師大河之外，入繼大統，以有神器。然以今日國勢，揆之靖康之初，其不相若遠甚，則朝廷所以捍患禦侮、救寧萬邦者，於和、戰、守當何所從而可也？臣愚雖不足以知朝廷國論大體，然竊恐猶以和議爲然也。何哉？二聖播遷，陛下父兄沈于虜廷，議者必以謂非和則將速二聖之患，而虧陛下孝友之德，故不得和。臣竊以爲不然。夫爲天下者不顧其親，顧其親而忘天下之大計者，此匹夫之孝友也。昔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成皋間，太公爲羽軍所得，其危屢矣。高祖不顧，其戰彌勵，羽不敢害，而卒歸太公。然則不顧而戰者，乃所以歸太公之術也。晉惠公爲秦所執，呂卻謀立子圉，以靖國人，其言曰：「失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秦不敢害，而卒歸惠公。然則不恤敵國而自治者，乃所以歸惠公之術也。今有賊盜於此，劫質主人，以兵威臨之，則必不敢加害，以卑辭求之，則所索彌多。往往有不可測之理，何則？彼爲利謀，陵懦畏彊，而初無惻隱之心故也。今二聖之在虜廷，莫知安否之審，固臣子之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折其意，又將墮其計中。以和議爲信然，彼必曰割某地以遺我，得金幣若干則可，不然，二聖之禍且將不測。不予之，是陛下之忘父兄也；予之，則所求無厭，雖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取天下之財用，山河財用有盡，而金人之欲無窮。少有釁端，前所予者其功盡廢，遂當拱手以聽命而已。昔金人與契丹二十餘戰，戰必割

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則又求釁以戰，卒滅契丹。今又以和議惑中國，至於破都城、滅宗社、易姓建號，其不道如此，而朝廷猶以和議爲然，是將以天下畀之敵國而後已，臣愚竊以爲過矣。爲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而戰議姑俟於可爲之時。何哉？彼既背盟而劫質，地不可復，予惟以二聖在其國中，不忍加兵，俟其入寇，則多方以禦之。所破城邑徐議收復，建藩鎮於河北、河東之地，置帥府要郡於沿河、江淮之南，治城壁，修器械，教水軍，習車戰，凡捍禦之術，種種具備。使進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時有出沒，必不敢深入。而憑陵三數年間，生養休息，軍政益修，士氣漸振，將帥得人，車甲備具，然後可議大舉，振天聲以討之，以報不共戴天之讎，以雪振古所無之恥。彼知中國能自強如此，豈徒不敢肆凶，而二聖保萬壽之休；亦將悔禍率從，而鑾輿有可還之理。儻捨此策，益割要害之地，奉金幣以予之，是倒持太阿，以其柄授人，藉寇兵而資盜糧也。前日既信其詐謀以破國矣，今又欲蹈覆車之轍以破天下，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強弱有常，勢弱者不可不服於強。昔越王句踐卑身重賂以事吳，而後卒報其恥。今中國事勢弱矣，盍以句踐爲法，卑身重賂以事之，庶幾可以免一時之禍，而成將來之志乎？臣以謂不然。夫吳伐越，句踐以甲楯三百棲於會稽，遣使以行成，而吳許之。當是時，吳無滅越之志，故句踐得以卑身厚賂以成其謀，枕戈嘗膽以勵其志，而卒報吳。今金人之於國家如何哉？上自二聖東宮，下逮宗室之係於屬籍者，悉驅之以行，而陛下之在河北，遣使降僞詔以宣召，求之如是其急也，豈復有恩於趙氏哉！雖卑身至於奉藩稱臣，厚賂至於竭天下之財以予之，彼亦未足爲德也，必至於混一區宇而後已。然則今日之事，法句踐嘗膽枕戈

之志則可，法句踐卑身厚賂之謀則不可，事固有似之而非者，正謂此也。然則今日爲朝廷計，正當歲時遣使以問二聖之起居，極所以崇奉之者。至於金國，我不加兵，而待其來寇，則嚴守禦以備之，練兵選將，一新軍律，俟吾國勢既強，然後可以興師邀請，有此武功，以俟將來，此最今日之上策也。古語有之曰：「願與諸君共定國是。」夫國是定然後設施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謀，下無趨向之惑，天下之事不難舉也。靖康之間，惟其國是不定，而且和且戰，議論紛然，致有今日之禍。則今日之所當監者，不在靖康乎？臣故敢陳和、守、戰三說以獻。伏願陛下斷自淵衷，以天下爲度，而定國是，則中興之功可期矣。取進止。

議巡幸

臣竊以國家都汴處中，以臨四方，垂二百年，靡有變故。豈特仁德足以結萬邦之心，亦由以中制外，據天下之利勢使之然也。方今多難之際，不可定都，以權時宜，固有所不得已者。然宗社朝廷一遷，天下之勢必有偏而不起之處，中原搖動，卒難復安。此臣所以夙夜思慮，欲爲陛下權天下之勢，以濟長久之策也。古者帝王有巡幸之禮，故虞舜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而成王，撫萬邦，巡侯甸，見於《周官》之書。今四方多故，宜講巡幸之禮以鎮撫之。除四京外，以長安爲西都，襄陽爲南都，建康爲東都，各命守臣營葺城池、宮室、官府，使之具儲峙糗糧，積金帛，以備巡幸。陛下時乘六龍，鑾輿順動以天臨之，覽觀山河之形勝，省察牧守之治忽，撫士民，問風俗，收豪俊之用，以攘戎狄，

復境土，然後復據河洛而都之。此今日權宜之上策也。用臣此策，其利有三：藉巡幸之名，國勢不失於太弱，一也；不置定都，使夷狄無所窺伺，二也；四方望幸，使姦雄無所覬覦，三也。至於費用，則長安當委之四川，襄陽當委之荆湖，建康當委之江淮閩浙。深戒守臣，因陋就簡，勿事壯麗，具圖來上，惟取便安。因緣搔擾者，重寘于法。則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議者謂車駕當且駐蹕應天，以繫中原之心。或謂當遂幸建康，以紓一時之患。臣皆以爲不然。夫汴京宗廟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嗣登寶位之初，豈可不一幸舊都，以見宗廟社稷，慰安都人之心，下哀痛之詔，擇重臣以鎮撫之，使四郊畿邑之民入保，益治守禦之具，爲根本不拔之計哉？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今捨上、中而取其下，非得計也。宜先期降勅榜曉諭軍民，及以修謁陵寢爲名，擇日巡幸，據要會之地以駐六師，既有以繫中原之心，又有以紓一時之患，策無出於此者。臣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詳酌而推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議赦令

臣伏讀陛下登寶位赦書，竊怪與祖宗登極之赦恩數不同。及得張邦昌僭位僞赦考之，乃知登寶位赦書一切比附以行也。臣所致疑者有三：祖宗登極，惟赦雜犯死罪以下，至於惡逆則不赦。蓋惡逆者天地之所不容，使其罪亦得以幸免，則人倫廢而天理絕矣。邦昌嘗位宰輔，依附夷狄，易姓建號，身爲惡逆之魁，故其僞赦不循典憲，而首爲亂階。今陛下續承大統，以爲神民萬物主，豈可不法祖宗而

赦惡逆哉！此臣之所疑者一也。祖宗登極自京官以上有轉官恩數，而選人則否，豈非以其員多而太濫故耶？邦昌僭竊，欲以私恩收天下之士心，故其僞赦雖選人亦有循資之文。今陛下嗣位於艱難多事之時，正宜吝惜名器，示天下以大公至正之道，豈可不法祖宗而行濫賞哉？此臣之所疑者二也。祖宗登極，於有罪犯安置、編管、羈管等人，次第推恩，或量移，或自便，或叙用，或復官，以其罪之輕重爲差，故恩施而威立。邦昌僞赦，一切復官，而有職名者又皆復職，惟以姑息，更無典憲。今陛下出政於國勢削弱之際，正宜分別是非，行覈實之政，豈可不法祖宗而務姑息哉？此臣之所疑者三也。是三者，豈朝廷以今日事勢爲正當如此耶？將以邦昌僞赦寬大，而不比附以行，則失天下之心耶？抑邦昌與聞國事，欲以此蓋其惡耶？臣愚竊以爲過矣。宜降詔改從祖宗之制，惡逆不赦，選人不循資，安置、編管（二）、羈管人，令刑部檢具元犯以聞，等第施行，則國政立而人心服矣。《春秋》大正始，今日所當正者，莫先於此。伏望聖慈斷而行之，以公天下爲度，而勿以反汗爲嫌，天下幸甚。

議僭逆

臣聞節義者，天下之大閑；僭逆者，臣子之極惡。《春秋》之義，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況以僭竊位號爲天下所共憤怒者哉！謹按張邦昌被遇道君之朝，久與機政；際會靖康之日，擢冠宰司。資其重臣，奉使虜帳，初無忠義殉國之意，但爲諛佞保身之謀，去中國者踰年，從胡騎以偕至。方二聖播遷之日，無一言營救之忠，憑恃金人，盜據神器，國破而資之以爲利，君辱而攘之以爲榮，竊有乘

興，安處宮禁，降旨以行其僭命，南面以朝其僞臣，易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考其四日之手書，猶援周朝之故事。而陛下總師于外，天人所歸，勤王之兵，四面雲集。乃始退還舊班，遣使迎奉。今乃冒處王爵，極其褒崇，不聞泥首以自拘，方且偃然爲得計，人之干紀，一至於斯！儻或逃誅，何以立國？或謂陛下嗣登大寶，乃邦昌揖遜之謀。以罪爲功，臣所不喻。夫英宗之曾孫，神宗之孫，道君之子，淵聖之弟，惟有陛下一人而已。天祐我宋，必將有主，主宋祀者，非陛下而誰？四海臣民所共欣戴，邦昌何力之有哉！今其黨與尚布朝列，秋高馬肥，突騎猖蹶，挾借其勢，陛下不得而制之矣。中夜以思，不寒而慄。伏望陛下斷以英哲，而察其罪惡，特正典刑，而肆諸市朝，以慰四方忠臣義士之心，以垂萬世亂臣賊子之戒，天下幸甚。

議僞命

臣聞運會之阨，何代無之，爲臣子者不幸而遇其時，則仗節死義，有死而已。國家涵養士類，垂二百年。適遭金人之變，劫質二聖，擁鑾輿而北遷，逼立臣僚，易姓建號。而近臣百官忘朝廷之厚恩，惜性命於俄頃，稽顙屈膝，奉賊稱臣。有爲金人之股肱，驅逼道君太上皇帝、皇太子、后妃及搜捕宗室戚屬者；有爲金人之喉舌，傳命令、廢本朝而建僞楚者；有因爲姦利汙染國戚者；有爲僞楚之輔翼總其政事者；有受僞楚之官爵與聞議論者；有肆爲惡言以辱本朝以諂邦昌者，或爲之草勸進之表，或爲之定冊立之儀，視之恬然，不以爲怪。夫節義者，正所以責士大夫也，至於武夫，則當闊

略。昔李唐有安祿山之亂，大臣如達奚珣、陳希烈之流，皆相賊用事，而其餘受僞命者，肅宗反正，以六等定其罪，然後唐之威令申，以有中興之功。今宜倣此，考核其罪之輕重，以秉權用事者爲一等〔三〕，以受僞官遷職者爲一等，以北面而臣事之者爲一等。其有致仕及曾乞致仕而不許者，猶有羞惡之心，並與旌別。應以忠義爲賊所殺如李若水等，皆追贈而優恤其家。則善者知勸，惡者知戒，天下之士風丕變矣。夫節義者，天下之大閑也。近年以來，士知利而不知義，故平居無事之時，惟以保家謀身爲得策，而一經變故，坐視君父如行路之人。自非一振國威，大變其風，天下未易理也。伏望陛下斷而行之，以扶持節義之教，天下幸甚。《梁谿集》卷五八。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一〇四，《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四、一八二、一八八、二一八。

〔一〕年月日據《三朝北盟會編》補。

〔二〕管：原無，據右引補。

〔三〕秉權：原作「爲之」，據右引改。

十議下

議戰

臣聞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故黃帝伐蚩尤於涿鹿之野，堯伐叢支、胥敖，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商，皆綴甲厲兵，較勝於戰陣之間〔一〕。夫五帝三王豈不欲坐致治安哉？顧其勢有所不能，故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以建大功而定禍亂。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欲錯國於尊強者，非兵不可也。本朝藝祖、太宗削平僭亂，混一區宇，用兵不過十萬人，而天下承平垂二百年，夷狄賓服，外患不興，豪俊銷亡，內難不作。治既極矣，兵亦隨廢。至於近年，有養兵之費，無訓兵之法，有蓄兵之名，無用兵之實，軍政大壞，金人因之得以陵侮中國，而致靖康之禍，則兵制久廢之過也。夫秦、晉、齊、魏、韓、趙皆天下勁兵之地也，古之爲國者得其一則足以戰勝而霸諸侯。今國家兼有之，而每與金人戰望風輒潰，不能取勝，則積威約之漸也〔二〕。方今當京邑殘破、二聖播遷之後，國勢益弱，士氣益衰，而欲遽與之戰，正猶病人氣體未復而欲與壯士鬪，必不可也。昔周用鄉遂之兵而出無不勝，漢用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制服四夷，唐用府衛之兵而威振天下，齊用管仲之法而九合諸侯，

秦用商鞅之令而卒併六國。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強兵戰勝之術槩可睹矣。爲今之計，莫若法鄉遂、府衛之制，而寓兵于農；法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參以募兵。改法更令，信賞必罰，以壯國威，以養士氣，使之有勇而知方，然後兵乃可用也。昔句踐有會稽之恥，欲用其民，而五年休養，五年訓練，卒以報吳。今天下之廣，生齒之庶，休養訓練，當以三年爲期，則戰可以得志矣。惟國家承平之久，文事太勝，士以武弁爲羞，而學者以談兵爲恥，至於戰卒賤辱之甚，無以比者。正當趨時之變，以武爲先，能言兵者稍褒崇之，置武功爵，益養死士，有以得其心而作其氣，則戰勝於一日之間，有不難也。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議守

臣聞居於山者，必高垣墻、固柴柵，以虞虎狼之害；居於野者，必盛僮僕、勵甲兵，以防盜賊之患。夫金人虎狼盜賊也，曾不過爲防虞之計，而裂地厚賂以予之，譬猶割肉以啖虎狼而欲止其搏噬，出財幣畀盜賊而欲止其侵陵，豈可得哉！臣所謂三年然後爲可用者，謂大舉以報今日之恥也。至於守備，則自今以往，當日爲虞害防患之計，不可暫輟。夫金人既已得其所欲，挾二聖、卷六宮而北之矣，逼脅邦昌使僭僞號，其意亦豈果在邦昌哉？特迫於時月，不得不歸，知天下之戴趙氏，必將有主，而陛下總兵於外，必爲臣民之所推，故留此以爲中國釁端，其意不難知也。語曰：「鞭雖長不及馬腹。」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金人欲以力經營之，故其力之所及者，靡不悉取，而其力之所未及者，

留覺以爲異日之圖。此必至之理也。爲今日守備之策，當以河北、河東之地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爲守，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修城池，備器械，屯兵聚糧，堅壁清野，教車戰以禦其奔衝，習水戰以擊其濟渡，使進無所掠，退不得歸，則其勢必不敢深入。至於陵邊隅，破城邑，則不能保其必無也，但能備禦今冬，不至越軼，使國勢漸定，人心稍安，則自此得益修軍政，吾無患矣。臣愚料之，金人秋冬之交，決須再來，仍分爲兩道：由河東來者，自京西以擾關中，與夏人連謀，欲窺陝、川；由河北來者，自京東以擾淮南，與高麗連謀，欲窺江浙。則京西、陝右、京東、淮南不可不爲之防。當擇大帥，屯重兵以經略之。譬猶治病，當視脉息，察邪氣之所入，預遏絕之。不然，待其既至而後治，則無及已。惟陛下熟計而早察。

議本政

臣竊以朝廷天下之大本也〔三〕，政事法度於是乎出，故中書進擬，門下審駁，尚書奉行，皆所以宣布天子之命令，使四方稟承焉。政出於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出於二三則朝廷卑而天下危。天下之安危，係於朝廷之尊卑；而朝廷之尊卑，係於宰相之賢否，與夫人主聽任之重輕，其可忽乎？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德裕知所本故也。其初爲相，即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令紀綱，咸自己出，故能削平僭僞，號爲中興。然則艱難多事之秋，所以出政者尤不可以不一也。自崇、觀以

來，政出多門，閹宦、恩倖、女謁皆得以干與朝政，所謂宰相者保身固寵，不敢以爲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非一朝一夕之積也。臣愚誠願陛下深思天下安危之本，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信任〔四〕，監崇、觀之失，以刷靖康之大恥，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議責成

臣竊以廢覈實之政，捨久任之法，而欲事功之成，雖堯舜有所不能。故唐虞之際，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以鯀治水，至於九載，績用弗成，然後竄殛加焉，此所以允釐百工而庶績咸熙也。今以州縣之間，任一官、效一職者，數改易之，猶不足以爲治，況於朝廷之上，艱難多故之秋，而欲收功於旬月之間哉！以靖康一歲中考之，宰相易者七人，自知樞密院事至簽書樞密院易者二十餘人，宣撫、制置使副易者十五人。進退將帥大臣，未有如是之速者。是以措置施設、議論取捨，人各不同，先後舛逆，首尾衡決，紛然無所適從。至其甚也，大臣莫肯任事，而坐觀勝負者攘臂於其間，反爲得策，故其禍變不可勝道。且以金人觀之，自用兵以來，其謀議任用之人亦嘗有所改易否乎？所謂黏罕、幹離不者，皆握兵十餘年，其威信足以用其衆，而吾以驟進亟罷之將帥大臣當之，宜乎不能取勝也。譬猶弈者，置棋不定，不足以勝敵。況於用人不知信任之道，而欲撥亂反正，以捍大患，以圖中興，豈可得哉？伏望陛下於選任將帥大臣之際，精加考擇，得其人則久任而責成功，勿爲細故之所搖，勿爲小人之所間，則天下之事，庶乎可爲也。

議修德

臣聞昔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而伊尹之稱商則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帝王之所以爲神民萬物主者，仰以動天，俯以感民，非德何以哉？方今國家新罹夷狄之禍，百度多廢，四方未寧，乃天意民心去就之際，伏望陛下日新盛德以感動之，體堯之仁以覆民，躬舜之智以察物，卑宮室、菲飲食以法大禹之儉，遠聲色、遺貨利以法成湯之明。至于日昃不遑暇食，如文王之憂勤；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如武王之果毅。豁達大度，同漢高祖之用人；聽言如流，同唐太宗之納諫。勿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勿以小累爲無傷而弗去。日慎一日，新而又新。思宗社之危而不忘之於寤寐，念父兄之辱而欲見之於羹牆。出於至誠，悠久不息，則天意民心，自然感動，以圖中興，有不難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傳》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人以行不以言。」臣願陛下特留聖意，天下不勝幸甚。《梁谿集》卷五九。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一〇四，《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四六、一七二、二二二、三三四。

〔一〕較：原作「效」，據道光本改。

〔二〕約：道光本作「劫」，傳校爲「所劫」。

〔三〕大：原無，據道光本補。

〔四〕信：原無，據右引補。

全宋文卷三六九九

李 綱 一九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二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尋奉表辭免。伏蒙聖慈降詔不允者。忱辭上達，蓋量力以知難；溫詔伏承，乃宣恩而推重。仰荷大君之殊遇，益虞小力之難勝。敢陳螻蟻之誠，冀回天地之聽。愧懼交集，感涕橫流。中謝。臣聞泰否相生，治亂相糾，否終則傾而有泰之兆，亂極則變而爲治之萌。然而處泰治者易爲功，革否亂者難爲力。自非明君碩輔，有千載一時之會，何以興衰撥亂，慰萬邦群黎之心？方今當宗社再安之初，乘夷狄憑陵之後，國勢削弱，人心動搖，軍政蠹壞而不修，士氣委靡而不振。物力既屈，倉廩竭而府庫虛；號令未通，朝廷緩而州縣弛。營壘之卒潰而爲盜賊，田畝之民轉而爲甲兵。官非不多，而人材誠爲鮮少；地非不廣，而井邑類多凋殘。搢紳無仗節死難之風，黎庶有侈衣靡食之志。（一）百度皆廢，

四維不張。實國家艱難多事之秋，乃賢智馳驚不足之日。任一相以同德，厥惟艱哉；障百川之狂瀾，孰能任此。而臣學識甚陋，心志弗強。徒抱自信不移之忠，初無趨時適用之術。謀王體而斷國論，尚或可言；穆天緯而幹化樞，則非其任。與其覆餗而誤國，曷若見險而乞身。再瀆天威，冀從人欲。伏望皇帝陛下廓以天地之度，燭以日月之明，洞察非材，追寢成命。則臣保全晚節，得養拙於故廬；圖報大恩，期捐軀於異日。《梁谿集》卷六〇。

〔二〕侈：原作「偷」，據道光本改。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二劄子

臣伏奉制命，除臣某官，尋具劄子辭免，伏蒙批答不允者。臣聞昔揚雄有言曰：「世亂則賢智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本朝承平垂二百年，輔相之臣，當國家間暇之時，容有非材濫廁其間者；至於方今艱難之秋，朝廷之尊卑、宗社之安危、生民之利病，皆係於輔相，乃賢智馳驚不足之日，圖任非人，將何以撥亂反正，副陛下憂勤願治之志哉！如臣綿力薄材，決不足以勝任，此所以聞命夙夜震懼而不敢承也。伏望聖慈察臣辭免出於誠悃，非若平時爲備禮之文，特寢成命，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以安愚分。則臣仰荷保全之恩，誓圖報效，無任戰越俟命之至。《梁谿集》卷六〇。

謝除尚書右僕射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再具表劄辭免，伏蒙聖慈降詔不允，仍斷來章者。危誠仰控，冀蒙聽允之私；溫詔俯頒，深示眷懷之厚。力辭弗獲，黽勉以承。雖寵命之自天，益戰兢而無地。中謝。伏念臣少雖力學，擅坎井而每見笑於大方；壯欲有爲，局轅駒而徒有志於千里。因循仕宦，荏苒歲時。適當國家艱難之秋，願致節義自奮之效。道君嘗嘉其愚直，淵聖亦許以朴忠。讒嫉既多，飄零何有。遇陛下龍翔於大火之次，偶微臣環召於重湖之南。方擢用之不疑，蓋照知之有素。矢石交下，雖機穽之甚深；日月方中，宜雲霧之皆廓。顧臣何者，被遇若茲。蟠木輪囷，無左右先容之助；循牆偃偻，懷顛危非據之慙。流涕陳辭，披肝納計。敢效唐臣邀說之十事，庶幾商相咸有於一心。伏蒙皇帝陛下燭以天光，采其芻說，進言若石之投水，從善如阪之轉圜。周室中微，宣王有興衰撥亂之志；漢祚嘗絕，光武有戡亂配天之功。方之英明，蓋亦么麼^(一)，有君如此，隕首奚辭^(二)。臣敢不效微力而驅馳，忘其不足以勝任；盡愚衷以籌慮，或冀有補於將來。丕變士風，一新軍律。修政事而攘戎狄，誓不與金虜以偕生；廣孝友以格天人，期可致鑾輿之遄返。辭之弔矣，天實臨之。《梁谿集》卷六〇。又見《宋四六選》卷六。

〔一〕蓋亦么麼：傳校作「未堪比數」。

〔二〕辭：原作「難」，據傳校改。

謝賜御書表

臣某言：從事郎劉默至自德安府，伏奉元帥府劄子，復臣中大夫、觀文殿學士，又奉親筆御書一封，臣已拜受訖者。遠迂一介之行人，荷皇慈之軫念；曲賜十行之親札，仰宸翰之昭回。以金聲玉振之章，寓鸞翔鳳翥之畫。光生蔀屋，情若父兄。跪誦以還，感涕橫集。中謝。臣聞自古聖主賢臣之相得，譬猶風虎雲龍之相從。蓋不約而自親，豈有求而後合。惟成湯之舉伊尹，志氣已相與於躬耕應聘之時；而傳說之相武丁，謀猷豈旋定於登車受幣之際。故能同德，相與有爲。苟非其人，孰振斯道？恭惟皇帝陛下英武善斷，聰睿以謀。虎步齊魏之郊，實天所相；龍飛九五之位，豈人能爲。方艱難多故之時，有考慎微臣之意。偶來從於江湖之上，遂冒據於輔弼之先。一軍皆驚，如築壇之拜韓信；萬戶則止，敢封邑之望留侯。惟聽用無三人之疑，蓋照知非一日之積。發函泣讀，隕首知恩。臣敢不密贊大猷，仰遵睿訓。變百官偷惰之習，以二聖旋歸爲期。三年有成，冀躋民於仁壽；什襲以寶，願傳寵於雲來。《梁谿集》卷六〇。

辭免正奉大夫第一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以陛下嗣登寶位，覃恩授臣正奉大夫，依前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公、加食邑實封者。應龍翔而慶雲集，幸際會於休辰；時雨降而品物亨，亦霑蒙於霈澤。大恩甚渥，寸報未遑。敢布由中之言，以瀆蓋高之聽。中謝。伏惟皇帝陛下英睿出於天縱，孝悌盡於人倫。當國步之多艱，膺帝命而繼統。華夏胥悅，神人有依。式頒渙汗之恩，覃及搢紳之士。而臣誤承睿獎，濫廁宰司，初無經邦之勳，首被班秩之寵。載惟忝冒〔二〕，彌切凌兢。伏望聖慈追還成命，則臣俯蹈孤危之跡，或可自安；仰裨興復之功，庶乎有望。《梁谿集》卷六〇。

〔二〕忝：原作「添」，據道光本改。

辭免轉正奉大夫第二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以陛下嗣登寶位，覃恩特受臣正奉大夫，依前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公、加食邑實封，尋具表并劄子辭免，伏蒙降詔不允者。湛恩難於叨冒，屢貢忱辭；至意

極於褒揚，荐頒溫詔。不避再三之瀆，敢陳悃悞之誠。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撫中興之運。執德剛健，乘六龍以御天；受命溥將，首庶物而出震。感此風雲之會，發爲雷雨之私。上下均霑，遠邇咸被。而臣誤膺睿獎，濫處宰司。經體贊元，愧乏涓埃之補；頒慶行賞，敢忘偃偻之辭。伏望聖慈追寢成命，以安愚分，以穆師言。則臣遠效古人，粗守一介之節；仰裨大政，庶收千慮之功。

《梁谿集》卷六〇。

謝轉正奉大夫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以陛下登寶位，覃恩授臣正奉大夫、依前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公、加食邑實封，兩具表劄辭免，伏蒙聖慈降詔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否極爲泰而天地交，濫膺輔相之任；屯散爲解而風雨作，叨霑優渥之恩。中謝。固避莫從，以榮爲愧。中謝。伏念臣閩海冷族，乾坤腐儒。歷事三朝，粗守一節。顧功名之何有，悵歲月之已徂。寸心如丹，彌覺愛君之切；短髮半白，率皆憂國之餘。豈期暮齡，乃遇休運。蓬飄梗泛，偶起於江湖之濱；虎嘯龍吟，遂感於風雲之會。一言寤意，而僅同高廟令；十事邀說，而有愧老獵師。曾何補於涓埃，乃荐膺於寵數。循墻弗許，拜命若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道觀能，運神心而獨斷；以公冒物，一天視而同仁。霑爲雨露之恩，初無邇遐之間，致茲瑣質，亦被鴻私。臣敢不仰體眷懷，益堅志節。披肝膽而效計，期無負於古

人；修政事而攘戎，庶可觀於來效。《梁谿集》卷六〇。

謝賜御馬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御馬二疋者。頒天厩之拳奇，風雲隨於絕足；迂星使以臨賁，光寵動於私廷。夫何樸陋之姿，獲此神駿之物。恩輝若此，報稱謂何。中謝。伏念臣俎豆之事則聞，未嘗學軍旅之事；樗櫟之材甚陋，豈能堪棟楹之材。偶當國步之艱難，特荷聖知而驅策。筋驚肉緩，詎勝十駕之功；御適轡調，亦有千里之志。伏蒙皇帝陛下日加三接，恩解兩驂，憫其驅馳之勤，錫以安閑之乘。鐵花秀發，先其備物之驪〔一〕；雪彩皓鮮，副以照夜之白。昭示百辟，克壯元戎。都邑嘆驚，騏驎行於地上；將士感動，夷虜在於目中。願伸一汗之勞，以報千金之賜。臣敢不體稱德之善喻，勵伏櫪之壯心。石慶雖愚，期舉策而知數；之反不伐，誓絕意於爲先。《梁谿集》卷六〇。

〔一〕先其：道光本原校：「一作光有」。傳校：「其」爲「有」。

乞於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劄子

建炎元年六月（二）

臣竊以河北、河東兩路，國家之翰蔽也。唐杜牧謂：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既去，吾不知其爲人。故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得不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其地勢風俗使然也。而河東實爲天下之脊，介於河北、陝西之間，其地險固，其民堅忍，其俗節儉，其兵勁悍。祖宗得天下，削平僭亂，罔不臣服，惟河東最後，再駕而後得之，其難如此。而靖康之初，金人犯闕，以孤軍入重地，我之守禦固而援師集，其勢不難於和。宰相失策，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爲久長之計，凡所邀求一切許之，遂割三鎮，而河北、河東之地幾去其半。及賊兵退，三鎮兵民爲朝廷固守，中山、真定及沿邊諸郡既已保全，而賊盡力以圍太原，不肯捨去。朝廷遣使，以兵民之意及保全陵寢之故，願輸租稅以易疆土。金人且許且攻，幾年而太原陷，猶信譎詐以講和，不爲備預之策。至其渡河再薄都城，遂盡割兩路以與之，畫河以爲界，遣執政、侍從、郎官數十輩分詣交割，皆爲兩路之人所殺。夫朝廷割地不足以塞金人貪婪之欲，而適足以失兩路士民之心。使地割而和可成，宗社遂安，猶之可也；今乃假和議以款我，既破京師，挾二聖以北狩，脅逼臣寮，僭竊神器矣，而議者猶以割地爲然，此何理哉！河北西路三帥府二十餘郡，靖康末所失者真定、懷、衛、濬一帥府三郡而已，其餘至今皆堅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大河。山西自相

結集，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各立首領，以相統率，知名號者已數十處，日以蠟書號籲朝廷，乞師請援，願爲前驅。因而招撫，爲吾之用，數十萬衆不日可致，而金人留兵懷、衛、濬三郡以扼吾要津，每郡不過三千人，其餘皆脅制吾民，剪髮易衣，以疑我耳。大兵臨之，遣間要約，必有應者，則三郡不旬月間可復也。三郡既復，則真定可圖，而中山之圍可解，河北復爲我有矣。然後第功行封，以河外郡縣悉議封建，使自爲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則藩籬固而中原寧，此今日之要策也。河東之勢亦然，但所失州郡視河北爲多，然所以處之之策，亦無以過於此者。臣愚欲乞於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擇文武臣寮中有材略名望、素爲兩路兵民信服者爲之使、副，布宣朝廷德意，以結其心，信賞必罰，以作其氣，訓練習服以教之戰，量補名目以旌勸其首領，寬給錢穀以賑貸其乏絕，辟置僚屬將佐，乘機應變，一切許以便宜從事。則兩路可以復全，中興之功，指日可成，必自此始。猶捍水患於決溢之口，則下流無泛濫之虞；禦盜賊於門牆之外，則堂奧有安靖之勢，理之必至也。倘捨此而不爲，則兩路之人且歸怨於朝廷，強壯狡獪者反爲賊用，將何以待之？故臣以謂今日之所當先務者，無急於此。惟睿斷不疑，特從所乞，天下不勝幸甚。《梁谿集》卷六一。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一〇七，《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四。

〔二〕年月據《三朝北盟會編》補。

乞募兵劄子

建炎元年六月二十八日〔一〕

臣竊以祖宗建國，以兵爲重。熙、豐盛時，內外禁卒馬步軍凡九十五萬人。承平既久，闕額三分之一，失於招填。比年西鄙喪師，江浙、山東寇作，繼之以燕山陷沒，所亡失者又半。重以靖康之變，金人再犯都城，諸路禁軍往往潰散，流爲盜賊，天下之兵，所存者無幾矣。朝廷以蠟書召天下勤王之師，皆募於田畝之間，及游手浮浪之人，雖其數甚衆，環繞畿甸，不得毫髮之力，而東南公私財物爲之一空。大抵起一兵，公私所費非五十緡不可，而沿路供給錢糧之費，又倍於此。是一兵率費百千，而起萬兵則所費百餘萬緡矣。今秋期不遠，理當揀擇留之，分屯沿河要害之地，則所費不過日給錢糧而已。朝廷初不校此，應勤王之師已行放散，披甲荷戟而歸者項背相望於道路，亦有纔至中途不待令而自返者。不知將來防秋，於何所取兵而可也？禁兵之數既已不多，而民兵又不可復起，雖起之必無應者，秋高馬肥，虜騎或復深入，其何以支吾哉？臣愚以謂濟今日一時之急，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夫東南之財已竭矣，而臣以謂不得已猶有可取者，當誘上戶物力有餘之家，出財以助募兵，朝廷量多寡以名目酬之。民知國家有兵而後家室可保，則亦不以爲厲己也。國家歲漕東南財穀以爲上供，又榷茶鹽之利以實中都，蓋以養兵，且給六宮百官之費，待祭祀賓客之用，供玩好宴遊之奉。今六宮百官之費、祭祀賓客之用省矣，而陛下節儉，無玩好宴遊之娛，故凡上供財穀、茶鹽之利，除經費外，一切裁損，專以養兵，則亦無不足之患。臣願下募民出財之令，且降旨委官措置，於

京東、京西、陝西、河北募兵，優立例物之數，創爲軍號，團結訓練，一切以新法施行，分隸將佐，逐處屯泊，以時教閱。比之起東南勤王之兵，其利害不同者有三：東南之人柔弱，不耐勞苦，一也；不服水土，類多疾病死亡，二也；屯駐稍久則有思歸之心，往往逃亡潰散，三也。而募西北之人以爲兵，則無三者之患。團結訓練，積以歲月，皆爲精兵，與夫起烏合之衆暫聚復散，豈不相遠哉！今河北、河東、京東西爲金人所擾，民不能歸業者甚衆，而陝西素號產兵之地，願及時遣使於數路募兵，於合屯駐路分建置營房，更番以衛行在，以鎮四方，以備征討，此時不可失也。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

擬募新軍號

驍勝軍

壯捷軍

忠勇軍

義成軍

龍武軍

虎威軍

折衝軍

果毅軍

定難

軍

靜邊軍

欲陝西路委錢蓋，河北路委張所，各募伍萬人。京西路委謝貺，京東路委程弼孺，各募二萬五千人。每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其招填等仗例物，月給錢糧，並依上禁軍法，團結訓練並依新軍法。每招填及一軍，就本路選差有材武大小使臣充統制官，部隊將量給盤纏錢，管押起發赴行在，聽候指揮，於合屯泊去處駐劄。其不及等仗人，聽充本路帥府要郡募兵及廂軍，餘依新降募兵指揮施行。《梁谿集》卷六一。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一〇九，《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二。

〔二〕年月日據《三朝北盟會編》補。

乞括買馬劄子

建炎元年六月二十八日〔二〕

臣竊以馬之於軍旅，其用大矣，而馬政之不修，未有如近年者。自監牧之法廢而爲給地牧馬，州縣行文具以塞責，民間養羸瘠以充數，而茶馬司惟以博易珠玉爲事，無良馬焉。燕山陷沒，北邊之馬又皆爲夷狄所得。夫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之馬耗亡如此，何以禦之？臣頃在密院，嘗獻言請括買天下之馬，及許客人結攬陝西綱馬赴京師。其說謂：凡養馬者必是上戶及吏人、醫官、僧道之流，立三等價下州縣括買之，未爲厲民，而旬月之間數萬之馬可具足，以濟一時之乏。又陝西綱馬管押至京，餽養不時，死損過半，令客人結攬，則達者必多。又請復監牧之制。而朝廷許令相視監牧，結攬綱馬如所言，獨不行括買之令。靖康末，金人既破京城，首下令取馬，違者族誅，凡得馬餘萬疋，而京師之馬爲之一空。是吾所有者不能用之，而反以資敵，得不爲失計乎？今行在之馬不滿五千，可以披帶者無幾，權時之宜，以奮張軍容，非括買不可。宜先下令，非品官將校不許乘馬，然後詔州縣籍有馬者，以三等價取之。嚴隱寄之法，重搔擾之禁，奉行有緒，稍激勸之，則數萬之馬尚可得也。又命陝西、四川茶馬司益市馬，而廣西鄰特磨道，亦有可市者，募客人結攬送納，以給諸軍及分給沿河、江淮間帥府要郡，然後舉行祖宗監牧之制，擇官委之，待以歲月，則馬不患乎不蕃，庶可以足軍旅之用。《梁谿集》卷六一。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一〇九，《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四二。

〔二〕年月日據《三朝北盟會編》補。

乞於沿河沿江沿淮置帥府要郡劄子

建炎元年六月二十八日〔二〕

臣竊以唐有天下，貞觀、開元間號爲治平無事者，以外有方鎮之兵捍禦夷狄，內有府衛之兵臨御方鎮，表裏相制，國勢以安。其後府兵之法壞，邊兵之勢強，乃有天寶安史之亂，然卒戡定之者，方鎮力也。代宗避吐蕃之寇而幸陝，德宗避朱泚之變而幸奉天，亦資方鎮之兵以復國。然行姑息之政，威柄下移，強藩悍臣，浸成跋扈，此非方鎮之罪，措置失策之過也。祖宗監唐末之弊，削方鎮之權，惟沿邊帥司屯宿重兵，委以軍旅之事，腹內會府雖有帥號，其權甚輕，自餘列郡守臣，悉委文吏，不與軍政，以處承平治安無事之時可也。今夷狄猾夏壞吾邊防，以擾腹心之地，盜賊乘時蜂起蟻結，而州郡猶以承平之制臨之，安能捍患禦侮鎮撫之哉？故唐方鎮之弊，尾大不掉；而今日州郡之弊，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理勢然也。救其弊而振起之，莫若取方鎮之制，用其所長，去其所短，擇人而任之，使大小相比，遠近相維，以蕃王室，則中國之勢尊矣。臣愚欲乞於沿河、沿江、沿淮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帶安撫使節制一路，即唐節度使之兵也。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以佐帥府，即唐觀察、防禦、團練之兵也。朝廷減上供金穀，使之養兵，寬法制而假之權，將佐僚屬聽其辟置，平居責以訓練閱習，卒然有夷狄盜賊之變，即帥府量事起兵，統率以行，與鄰路約爲應援會合，

有功者增秩進職而不移其任。如此數年，上下安習，即州郡之兵可用矣。如蒙聖慈俯從所請，乞降旨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取旨施行。

擬帥府、要郡、次要郡：

河北東路

帥府：大名府 橫海軍

要郡：開德府 棣州

次要郡：濱州 永靜軍

京東東路

帥府：青州 徐州

要郡：襲慶府 登州 萊州 密州

次要郡：沂州 淄州 維州

京東兩路

帥府：東平府 應天府

要郡：濟南府 興仁府 濮州

次要郡：濟州 單州

京西北路

帥府：河南府 順昌府

要郡：河陽府 潁昌府 陳州 蔡州 汝州

京西南路

帥府：鄧州 襄陽府

要郡：唐州 隨州

次要郡：金州 均州 房州（二） 商州

永興軍路

帥府：永興軍

要郡：陝府 虢州 華州

次要郡：同州 耀州

淮南東路

帥府：揚州

要郡：宿州 楚州

次要郡：泗州 真州 海州 和州

淮南西路

帥府：廬州

要郡：壽春府 亳州

次要郡：舒州 濠州 蘄州 黃州 光州

江南東路

帥府：江寧府

要郡：宣州 江州

次要郡：饒州 信州 池州 太平府

江南西路

帥府：洪州

要郡：虔州〔三〕 袁州

次要郡：吉州 撫州 筠州〔四〕

荆湖南路

帥府：潭州

要郡：衡州

次要郡：永州 道州

荆湖北路

帥府：荊南府

要郡：鼎州 德安府 鄂州

次要郡：澧州 岳州 復州

兩浙西路

帥府：杭州

要郡：鎮江府 平江府 湖州 常州

次要郡：秀州 衢州

兩浙東路

帥府：越州

要郡：婺州 明州

次要郡：温州 處州 台州。《梁谿集》卷六一。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一〇九，《歷代名臣奏議》

卷二二二。

〔一〕年月日據《三朝北盟會編》補。

〔二〕房州：原無，據道光本補。

〔三〕虔州：原誤「處州」，據道光本改。

〔四〕筠州：原無，據道光本補。

全宋文卷三七〇〇

李 綱 二〇

乞修軍政劄子

臣竊以大軍之禮，用衆也。軍之所以積少爲衆，聯屬不散，可恃以勝敵者，以其有紀律也。團結則有保伍之聯，教閱則有戰陣之制，執被則有甲冑五兵之利，進止則有金鼓旌旗之節，禁戒則有號令之威，上下則有陞級之法。兵將相諳，彼此相救，逃亡潰散者必誅，搔擾亂群者必罰，立功者必厚賞，死敵者必優恤，此之謂紀律。有紀律，然後軍可用也。國朝軍政最號嚴明，自童貫、高俅主兵以來，其制始壞。團結保伍廢而無以相維持，教閱戰陣廢而無以習攻擊，甲冑五兵初不服練，旌旗金鼓初不習熟，禁戒號令之威不振而無以作士氣，上下陞級之法不行而無以一士心。兵將取於臨時而初不相知，彼此遞相觀望而初不相救。廬溝之潰，反以金帛招集，則逃亡潰散者不誅矣。浙東之役，虜掠良民財物者悉皆官軍，則搔擾亂群者不罰矣。僕厮親近皆授高爵，而立功者不賞，以收身不到爲名，

而死敵者不恤。紀律如此，而欲驅之以抗大敵，豈不難哉！是以金寇再犯王室，則控扼之兵望風先潰；攻圍帝都，則救援之師逗撓不進。其因循至此，非一日之積也。且金人訓兵十有餘年，不用令者小則必死，大則族誅。此法既行，威信已著，則用刑反少，故能滅契丹，陵中國，積威約之漸（二），非一日也。中國之兵既失訓練，又不用令者不必誅，逃亡潰散者反招集之，此風既成，習以爲常，則有不可勝誅者矣。故以天下之大而不能禦夷狄，積弊之漸，亦非一日也。夫用兵，驅之於死地者也，苟非畏我過於畏敵，進有生理，退而必誅，則安能使之效一日之命，以成却敵之功哉？爲今日之計，莫若更軍政而漸治之。團結之法，自五人爲伍，積至於二千五百人爲軍，部隊將、統制官遞相臨制，皆有尺籍伍符以周知其名數（三）。呼召指使，存亡功過，不勞而可知；臨陣戰鬪，進退緩急，不約而相援。如此，則兵伍有所聯屬而不散矣。教閱之法，以車騎步兵總爲營陣，進退坐作，分合出入，皆依新制，革去舊教文具之法。如此，則行陣足以捍禦鐵騎矣。習弓弩者不必以斗力而以射，親中的者爲上。習牌鎗刀者不必以中敵，而以勇敢向前者爲勝。神臂、筒射、鳳凰等弓可以及遠，宜教之使精。兜鍪、金甲，卒伍多不肯披帶（三），宜習之使熟。如此，則甲冑五兵之利，可以自保而取勝矣。古之行師者，聞鼓則進，聞金則止，以旗之偃舉爲所向之指麾。今則不然，金鼓間作，初無進止之令；旌旗錯雜，初無指麾之意。宜依古制，以習兵之耳目。如此，則金鼓、旌旗之節，可以一衆而臨敵矣。禁戒號令，雖出於臨時，而信必在於言前，然後威可畏也。上下陞級，雖著於甲令，而勢不容於幸免，然後法可行也。自部隊將至統制官，皆精選而預設之，使其恩威素行於士卒，則兵將相諳

矣。自伍甲、部隊至六軍，皆使之左右前後迭相應援，觀望不進及輒退者必行軍令，則彼此相救矣。禁軍逃亡，依法七日不首身者必斬。遇敵戰鬪，力不能勝，因而潰散，不再聚集歸本部者必誅，因而作過者滅族，則逃亡潰散之弊可革矣。禁軍於行師之際，盜博鬪毆，飲酒至醉，拋棄器甲，藏匿婦人，脅取財物，煽搖惑衆者並行軍法，則搔擾亂群之弊可懲矣。先登陷陣及能以弓弩射中賊者，雖不納級亦賞。一軍全勝，則全賞一軍。雖不勝，而其間有能自斬賊級及中傷在前者，則自賞。如此，則立功者勸矣。將士戰歿，非逃亡者委保伍將佐開具保明，優恤其家，不得輒以收身不到開落，違者重置於法。如此，則死敵者勸矣。此則今日軍政之急務，當以次施行也。然臣頃年嘗詢一老卒，其言曰：「昔日禁軍難作而易活，今日禁軍易作而難活。」詰其所以，則曰：「昔日法行而上下之分嚴，故難作，然請給衣糧及時而得，無凍餒之患，故易活。今日法不行而上下之分苟簡，故易作，然請給衣糧多不及時，又有坐倉折估之法，妻子不免於凍餒，故難活。」其言極爲有理。則欲修軍政而嚴紀律，當先留意於所以養之者〔四〕，以素得其心，不可使之怨咨也。所有修改軍政合行事件，乞降旨三省、樞密院同條具取旨施行。

擬團結新軍指揮

欲令御營司將見管馬步軍兵揀選團結，許自指識。同保以五人爲伍，內推一人爲伍長。五伍二十五人爲甲，別選一人爲甲正。四甲一百人爲前後隊，差隊將正副二人。五隊五百人爲部，差

正副部將二人。五部二千五百人爲軍，差正副統制官二人。伍長以承局節級或長行中有武藝爲衆所推者充。甲正以十將節級有武藝爲衆所推者充。前後隊各差引隊一人，選十將節級壯勇能率衆入賊者充；押隊一人，選十將指揮使能部轄者充。正副隊將，差副校尉、小使臣充；正副部將，差大小使臣以上有材武邊功者充。統制官，朝廷選差。自伍長以上〔五〕，皆置黑漆木牌，長一尺〔六〕，闊三寸，書刻所轄人姓名，以雌黃填之，置腰間。甲正則書所轄伍長姓名，隊將則書所轄甲正姓名，部將則書所轄隊將姓名，統制官則書所轄部將姓名，皆置籍掌於行營司。有事故逃亡並即時申報，差人補填。遇有使喚，並全軍或全部差撥，不許抽摘。出戰有功及能遞相救援，並許統制官、部隊將次第保明推賞。其伍長以上所轄姓名字牌一面刻統制官押字，統制官牌子一面刻都統制押字，有移易補填即時申報換牌，牌舊者毀之。團結訖，具數申行營司。將來帥府要郡團結軍兵準此。《梁谿集》卷六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二。

〔一〕約：道光本作「劫」。

〔二〕籍：原作「積」，據道光本改。

〔三〕帶：原作「甲」，據右引改。

〔四〕以：原無，據右引補。

〔五〕伍：原作「武」，據上下文改。

〔六〕一尺：道光本作「二尺」。

乞置賞功司劄子

臣竊以戰，危事也，驅之於萬死一生之地，蹈白刃、冒矢石，以首爭首，以力搏力，而求勝於一日之間，非有賞刑之信，何以要結其心，鼓作其氣，使之犯難忘死而效命哉！古者賞必先士卒而不踰時，欲其知勸也；誅不舍貴近而無幸免，欲其知懼也。近年賞罰與此相違：賞之所行，皆權貴囑託與親隨廝役之流，而士卒履行陣以立功者未必賞，將帥提兵以自衛，見敵不戰、望風遁走者又不加誅；而士卒潰散，亦以轉山迷道爲名，而招集之，則彼何所勸而力戰，何所憚而不走以求生哉？臣頃在樞密院，見童貫推燕山賞，案沓及於朱勔父子，并其婿如知秀州周審言，皆未嘗從軍，則其餘所賞者推類可知。而西兵陳狀乞賞，皆十數年前未施行者。詰其所以，則當時帥司既上功狀，復送下保明，經隔歲時，將帥移易，則保明不至而賞不行，今雖欲行，亦無所考據矣。又賞功散於諸房，既無程限，又不委官點檢，人吏得以高下其手，使有功者憤嘆。然則欲士卒之知勸，何可得也？又聞燕山之役，劉延慶擁精兵十五萬於盧溝河，燕山縱間言且將劫寨，延慶信之，遽焚積聚^{（一）}，以中軍先遁，而十五萬衆一夕俱潰。童貫不能誅，而反以銀絹招潰兵。然則欲士卒之知懼，何可得也？積習之久，將士玩以爲常。靖康之間，雖驟賞力戰如鄒處節之軍，斬梁方平、張師正、王從道之徒，猶未足以革前日之弊。故金寇再犯都畿，將帥奔走、士卒潰散者不可勝計。今日之策，非大變此風，不能有濟。欲乞

令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專差人役承行。應有戰功者，并令將帥所轄官畫時條具結罪保明，申奏賞功司，置籍承受，據功狀次第取旨推賞。人吏承行，量事立程限，委左右司郎官、樞密都承旨點檢，違限者黜罰，因而受賂者依軍法。即有冒賞而不實者許人告，推治改正，元保明官司重行竄責。其遇敵不戰、輒逗撓奔北之人必誅，別立約束行下。庶幾士心孚信，舊弊漸革。取進止。《梁谿集》卷六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八。

〔二〕聚：原無，據道光本補。

乞令諸路郡縣增修城壁器械劄子

建炎元年七月一日〔二〕

臣竊以國家承平之久，自河以南，皆腹心內地，城池堙圯而不修。去春賊騎渡河，殘破畿邑，止於百里之內。蓋未知中國虛實，不敢遠縱。賊退，因建議請修畿甸諸邑、拱、鄭、許、滑四輔郡，洛陽、河陽城壁，以防金人復來〔三〕，使吾民有所保聚，而賊騎無所抄掠。朝廷已降指揮，而言者以爲擾民，遂復止之。及去冬再寇，縱兵遠掠，環畿千里之內無人煙矣。今京東西及江淮之間州縣往往無城，將來秋冬彼必愈更南牧，何以捍守？治安之久，雖小邑猶藏萬家之室，穀粟貨財不可勝計，使彼得之，因糧取財，脅掠吾民，以爲之用，是所謂借寇兵而資盜糧也。夫惜一時之擾，而忘長久之計，

豈策也哉？宜命州縣以漸增修城池，朝廷量降度牒應副。至於器械、甲冑之屬，州縣類多闕乏，亦宜立名色，降樣制，使及時製造。除戎器，戒不虞，此正今日之先務也。《梁谿集》卷六二。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一〇九，《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二。

〔一〕年月日據《三朝北盟會編》補。

〔二〕防：原作「坊」，據道光本改。

乞教車戰劄子

臣聞以步兵戰者不足以勝騎，以其善馳突也；以騎兵戰者不足以勝車，以其善捍禦也。古之戰者必以車，故稱武王曰「戎車三百兩」，稱衛文公曰「革車三百乘」，稱宣王曰「我車既攻」，稱小白曰「兵車之會六」，而兵賦則必使之出車。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皆以兵車爲制也。後世車戰，有曰武剛車，有曰偏箱車，有曰鹿角車，皆與古異制，則便於其事而已。金人以鐵騎勝中國，其說有三，而非車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用車則馳突可禦；騎兵馬弗如之，二也，用車則騎兵在後，度便乃出；戰卒多怯，見敵輒潰，雖有長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車則人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所束，不得而逃。然則車之可以制鐵騎也審矣。靖康間，獻車制者甚衆，獨

統制官張行中者可取。其造車之法，用兩竿雙輪，推竿則輪轉。兩竿之間，以橫木筦之，設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籬以捍矢石。繪神獸之象，弩矢發於口中，而竅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裙以衛人足，其前施槍刃兩重，重各四枚，上長而下短，長者以禦人也，短者以禦馬也。其兩旁以鐵爲鈎索，止則聯屬以爲營。體制簡而運轉速，真禦戎之利器。其出戰之法，則每車用步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望敵以發弩矢，二十人執牌、弓弩、長槍、斬馬刀，列車之兩旁，重行，行五人。凡遇敵，則牌居前，弓弩次之，槍刀又次之。敵在百步內，則牌偃，弓弩間發以射之。既逼近，則弓弩退後，槍刀進前，槍以刺人，而刀以斬馬足。賊退，則車徒鼓譟，相聯以進，及險乃止，以騎兵出兩翼追擊以取勝。其布陣之法，則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人爲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餘二人爲車八十乘。欲布方陣，則面各用車二十乘，車相聯而步卒彌縫於其間。前者其車向敵，後者其車倒行，左右者其車順行。賊攻左右而掩後，則隨所攻而向之。左右前後，其變可以無窮，而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皆處其中。方圓曲直、隨地勢之便，行則鱗次以爲陣，止則鉤聯以爲營，不必開溝塹而築營壘，最爲簡便而全固。昔衛青征匈奴，以武剛車自環以禦敵，故能深入；馬燧帥太原，製戰車冒以狻猊，甲士列戟副之，故能兵冠天下。惟房琯用之，爲賊所焚，而後世議者遂以爲車不可用。殊不知古之兵車謂之革車，冒之以革者，正所以防火也。欲勝金人鐵騎，使不得奔突持久以取勝，利器無以加此。今圖畫樣制及分合陣圖，上塵聖覽，乞降付行營司製造教習，便殿按視，可以施用，即頒降帥府要郡施行。《梁谿集》卷六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二。

乞造戰船募水軍劄子

建炎元年八月二日〔一〕

臣聞生於陸者安於陸，生於水者安於水。南方之人習水而善沒，其操舟若神，而北人有懼舟楫而不敢登者，習於性成也。騎兵於南方非所便，而南人教之水戰，必可取勝。昔曹操以數十萬衆順流襲吳，而周瑜以三萬人逆戰於赤壁，因風縱火，焚其船筏，遂大破之。操自此不敢有窺江表之心，而鼎足之勢立。其後曹丕復以大兵次廣陵，觀長江風濤汹涌，吳人戈甲旌旗之盛，恐懼而退。晉有江左，苻堅以百萬之衆次淝水，而謝玄以八千人破之，衆皆奔北，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師將至〔二〕。則東南之兵，養育訓練，因地利而用之，亦足以自守其地。應沿河、沿淮、沿江帥府要郡，凡臨流去處，宜倣古制，以造戰船，上設樓櫓可以施弓弩，下運艫棹可以破風濤。頒法式以授之，仍募習水者爲水軍，以時教閱激賞。賊舟濟渡，會合掩擊，以我之素習，擊彼之暫濟，其勢必勝。得一勝則賊必破膽，不敢有窺東南之心矣。嘉祐中范仲淹上言，乞於河陽置戰艦水軍以防契丹，當時以爲迂闊，不果行。使用其說，創設至今，則大河備防，靖康初金人豈能遽濟渡哉！先事而言則近乎迂，事至而後圖之則無所及，其實今日之急務也。所有諸路合置戰船，募水軍，欲乞專差官前去措置。取進止。

擬水軍號：樓船軍 凌波軍

欲於沿流帥府、要郡、次要郡置水軍，以習水戰，並招募習水善沒、操舟便利之人，俱刺手背，

除以時教閱外，許自便。遇有使喚，旋行勾集，仍止披甲，充駕舟之人，其施放自用正兵分布戰船，依新降教閱水戰法式指揮施行。《梁谿集》卷六二。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一二，《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二。

〔一〕年月日據《三朝北盟會編》補。

〔二〕晉：原作「王」，據道光本改。

乞省官吏裁廩祿劄子

臣竊以承平之際，雖無事，當備官以張朝廷之容；艱難之際，雖多故，當省官以責事功之實。至於祿廩，亦當隨宜裁節，以濟一時之急。蓋世方多難，財用之入不比於治安之時，而用度之廣有過於無事之日，非加裁節，以協厥中，則何以爲經久之制？用過乎儉，非得已也。文臣六曹尚書、侍郎事簡者不兼置，給事中、中書舍人之類可闕其半。寺監長貳、六曹郎官，以繁簡相兼；學官館職之類，比舊制減半。開封府曹掾，依舊改爲推判官。武臣條具員額，除見領軍職及團結新軍，置正副統制、部隊將外，餘並量事減員。如此，則中都之官省矣。監司、發運使副以兩員爲額，屬官減半。提舉香鹽茶礬司并歸提舉常平司。提舉市舶除廣南外，餘路并歸轉運司。提舉保甲司并歸提點刑獄司，屬官

不得過一員。如此，則外路之官省矣。通判兩員處止置一員。以司錄依舊爲僉書節度判官廳公事，曹掾官依舊爲節度觀察軍事推官，錄事、司戶、司理參軍添差監當官並罷。縣萬戶以上置丞，不滿萬戶者不置。如此，則州縣之官省矣。三省、樞密院人吏員額及轉官之法〔二〕，並依祖宗舊制。監司、州縣吏員三分減一。如此，則吏員省矣。應宰執子弟帶貼職及待制以上並罷，如此，則職名省矣。宰執俸祿及現任宮觀未有差遣待闕京朝官以上〔三〕，俸錢並減三分之一，如此，則廩祿節矣。省冗員、節廩祿以濟一時之艱難，俟將來恢復，天下再安，自當依舊，則官吏亦豈曰厲己哉，此今日不得已之務也。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施行。《梁谿集》卷六二。

〔二〕之：原作「止」，據道光本改。

〔三〕執：原作「職」，據右引改。

議巡幸第一劄子

臣以愚陋，誤蒙聖恩，擢任宰相。初對之日，嘗以巡幸之議，冒瀆天聰。其意以爲京師初經殘破之後，理難固守，然車駕不可不一到，以慰天下之心。然後鑾輿順動，法古巡狩之理，以行四方，西則關中，南則襄陽，東則建康。以天下形勝之勢觀之，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伏蒙睿慈特

采其議，已降指揮，京師催促修城，祇備謁款宗廟，而永興、襄陽、建康皆令葺治宮室，以俟翠華之幸。臣累留身奏事，論及天下利害安危所係之大者，未嘗不以此爲言。嘗蒙宣諭，但欲先迎奉元祐太后及遷六宮，如建康并禁衛家屬，願遷徙者亦盡遣南去，而車駕獨留中原，選將屯兵以衛行在，雖關中可往，雖金人可戰。臣竊仰陛下英睿果斷如此，雖古創業中興之主，如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過也。昨日忽被手詔，宣諭京師未可往，而欲爲太王避狄之計，巡幸東南，擇形勝之便利，遠水火之焚溺，來春還闕，聚糧屯兵，爲守禦攻討之計，令臣條具合措置事務以聞。臣伏讀愕然，未喻聖意，不知天慮與前不同，果以爲當如此耶？將左右大臣密獻此說，姑從其策耶？如天慮果以爲當如此，臣竊以爲未然，而左右大臣密獻此說，則臣竊歎其未嘗深思遠慮，姑欲脫一時之患，而不知禍難之在後也。夫京師宗廟所在，陛下即位之初，禮當一到。徒以城池之修未備而防秋之期已迫，勢有未可往者，臣固不敢力爭。至於巡幸東南以避狄，則臣不知車駕果將安之耶？若欲出於下策，遂往建康，則臣恐天下之勢傾而中原不復爲我有矣。請爲陛下試詳言之。夫陝西者，中國勁兵健馬之區也；河北、河東者，中國之屏蔽也；京畿及京東西者，中國之腹心也；江淮、荆湖、閩浙、川廣者，中國之支派也。今與鄰國爭屏蔽之地，不能保腹心以號召勁兵健馬與之馳逐，而欲自竄於支派之鄉，臣恐天下之勢偏而不舉，胡騎深入，號令不行，州郡莫相救援，皆將碎於賊手。虜以精兵驚擾京東，控制淮楚，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屯兵聚糧，議攻守計以迎二聖哉？王命不通，盜賊蠭起，殺害官吏，屠陷城邑，如今之河北兵民，不待金人然後爲害，自江以南，皆當搖動，不知獻策之臣，果能

保其必守乎？夫江之廣不如河，江之險不如河，江之湍激不如河。金人渡河猶不禦，江豈可恃？而南人之輕脆非北人之比，賊至則潰；南方之城壁非北方比，賊攻則破。陛下必以幸建康爲安，臣愚且以爲過矣。夫利在耳目之前，患在一世之後，中智以上，乃能知之。今欲乘舟順流而東，其安便比於鞍馬之間，何啻相百？遠幸江湖之濱，其閒適比於兵革之際，何啻相萬？然偷取一時安適，而忘禍患之在後，獻說者如此，臣愚竊以爲不思之甚矣！爲今之計，縱未能行上策以趨關中，莫若取其次策以適襄、鄧。襄陽近爲李孝忠所據，雖已潰散，恐或殘毀，惟鄧爲可以備車駕之時巡。夫鄧者，古之南陽，光武之所興也。西鄰關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穀粟。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廣土寬城可屯重兵，民風號爲淳固，盜賊未嘗侵犯，此誠天設以待陛下之臨幸。事之機會，不可失也。願召守臣增修城池，漕臣儲峙糧草，朝廷給降錢帛，廣行應副，專遣使者以督其事。將來秋高，六飛啓行，由陳、蔡、唐以趨南陽，不過半月可達。天下之士知陛下之不忍棄中原也，河北、河東之民知陛下之不遠徙也，天下郡縣知陛下之處中以臨四方也，皆當心服，而無解體之患。是一幸南陽，則三者皆得；一幸建康，則三者皆失。利害安危之幾，在此一舉，陛下何憚而不行也？臣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從臣之言，勿是先入之說，天下不勝幸甚。《梁谿

集》卷六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四。（以上徐希平校點）

全宋文卷三七〇一

李 綱 二

議巡幸第二劄子

臣已具劄子，論車駕巡幸京師，城壁未可保守，修葺未備^(一)，當權時之宜，駐蹕南陽，據天下之中以號令四方，不宜東幸建康，棄置中原，以失天下之心，伏蒙聖慈令與執政同議。然前疏未盡區區之意，敢昧死再陳之。臣聞自昔人主當草昧艱難之時，或與英雄角逐，或爲夷狄所侵，皆據地利而莫肯先退，盡人力而莫肯先屈。夫勝天下者必以勢，而據地利莫肯先退者，勢也。蓋天下者必以氣，而盡人力莫肯先屈者^(二)，氣也。漢高祖與項羽戰於滎陽、成皋間，相持累年，高祖雖屢敗，不肯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與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不肯解去，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此觀之，與勍敵爭勝負，豈可不據天下之勢而先自退哉！唐之初，突厥頡利以數萬騎飲馬渭水，去長安纔數十里，太宗以七騎臨渭上與語，以大義折之，既而王師

大集，旌旗戈甲，光彩精明，頡利震怖，遂以請和。本朝景德中，契丹以數十萬寇澶淵，真宗渡河親征，射殺所謂統軍撻覽者，虜主惶懼，遂亦請和而去，兩朝盟好，凡百餘年。由此觀之，爲夷狄所侵，豈可不作天下之氣而先自屈哉？今金人雖號爲勍敵，其實皆中國失策，養之使然。考其兵之強盛，豈能過項籍、袁紹？其敢深入，豈能過頡利、契丹？而吾方其未至之時，已相與震怖，委棄中原，而自竄於江湖之間，既失天下之勢，又索天下之氣。不知虜騎果復渡河攻圍我城邑，屠戮我人民，以精兵控扼淮泗，而王命爲之不通，盜賊蠭起，所在竊發，跨州連邑，自相建置，將何以待之？且今之所恃者兵也，陛下每欲聚西北之兵十餘萬，日加訓練，以待親征，睿謀壯矣！既適建康，不知此兵將何所用？夫建康水鄉，其土卑濕，其食魚稻，非西北之兵所利；不產粟麥稗草，土氣多熱，非西北之馬所便。往年方臘起於江浙，朝廷遣西兵討之，疾病物故者三之二，而馬之存者無幾。由此觀之，欲聚西北之兵而適建康，猶資章甫而適越也。惟南陽可爲今冬駐蹕之計。賴天之休，陛下聖德所感，河北、河東兩路兵民戴宋之心，借使盜敢深入，邀截掩擊，中國得一勝，則天下之勢壯而氣振矣！然後降親征之詔，率天下之師問罪，以迎二聖之鑾輿，決有轉危爲安、撥亂反正之理，在陛下自強不息，力行之而已。臣備位宰相，不惟仰荷特達之知，思自竭盡，以報萬一；天下之責交歸，謀慮一有不當，無以塞之。伏望聖慈斷自淵衷，臣孤忠，勿爲群議所惑，天下不勝幸甚。《梁谿集》卷六三。

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四。

〔二〕「城壁」二句，道光本作「城壁修葺未備，未可保守」。

〔三〕力：原作「事」，據道光本改。

乞減上供之數留州縣養兵禁加耗以寬民力劄子

臣伏以祖宗取於民者有常制，供於國者有常數，州縣寬裕，民力豐饒，而國用足。崇寧、大觀以來，興造既多，用度浸廣，於是設法以取之。鹽鈔茶引，類多抑配；和買均糴，無錢可敷。至於宣和之間，有應奉需索之煩，有燕山免夫之役，物力大屈，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汹汹靡定。靖康之初，降寬大之詔，將與民休息，而兵革未已，調發方興，州縣官吏不克奉行，徒有虛文，初無實惠，民之憔悴，幾不聊生。今日國勢人心，比之靖康之初，又不相侔。自非無名之斂一切罷去，與民更始，則失業不聊生之民，皆將聚而爲盜賊，天下之勢離矣！夫自崇、觀以來，增上供之數，而一路州郡縣又有養兵給官吏祿廩之費〔一〕，用度百出，何自得之？於是常賦之外，加數以取於民，如江東西、湖南北有至於納加耗米四石，僅能了常賦米一石者。猾胥黠吏，又因緣爲姦，欲民力之不困，何可得也！登寶位赦書已令勘會上供增數蠲減，宜於元額以十分之三留本路養兵及官吏祿廩之費，受納常賦，依法加耗外，不得輒取，犯者重寘於法，則民被實惠，而有更生之望矣。國家前此屯兵於畿甸，故歲漕東南金穀以實中都；今京畿屯兵無往日之數，而帥府、要郡養兵之制興，則隨時增減以足國用，以寬

民力，不可緩也。自餘不急之貢，及年例拋買無用之物，皆宜蠲減。茶鹽不得抑配，糴買先給價錢。如此，然後可以爲政。夫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魚恃水以生，民恃財以養。水日汲而至於涸則魚亡，財日取而至於匱則民散。故善養魚者蓄之於陂池深渺之間，善養民者臨之以寬厚簡易之政。審能行此，則足以得民心，得民心斯得天心矣。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條具施行。《梁谿集》卷六三。

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〇七。

〔二〕郡：原無，據道光本補。

乞修茶鹽之法以三分之一與州縣劄子

臣聞摘山煮海者，天下之利源，而國家經費所賴以給足也。祖宗之時，茶鹽之利在州縣，則州縣豐饒。崇、觀以來，茶鹽之利在朝廷，則朝廷富實。其後悉歸於御府，以爲玩好宴遊錫予之物，則天下利源竭矣。今國勢搶攘如此，州縣匱乏尤甚，而兵革未息，寇難方多，有犒師養兵、修繕戎器之費，賴此幹運〔二〕，以濟艱危，其勢固未能盡捐以與州縣。然須惇尚儉素，因陋就簡，內之掖廷，用度甚尠，外之官吏廩祿，裁減亦微，凡前日無名之費，不急之務，一切無有，則亦不必盡蓄之中都。爲今日之計，莫若損益其法，以通商賈。凡茶鹽之利，以三分之一與州縣，既足以紓州縣之急，又足

以給朝廷之用，則內外兼濟，輕重惟均，天下之政事可舉矣。夫王室根本也，州縣枝葉也；王室腹心也，州縣四支也。槁澤肥瘠，通爲一體，然後可爲。況艱難之際，實賴州縣協濟國事，州縣不足，重困吾民，此法之所以不可不變通也。如合聖意，乞降旨中書省措置施行。《梁谿集》卷六三。

〔二〕幹：原作「幹」，據道光本改。

乞剗刷官田倣弓箭刀弩手法給地養兵劄子

臣聞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未嘗素教而以之戰，是棄民也。古者兵民不分，無事則爲鄉遂之民，有事則爲軍旅之士。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少習長安，皆爲精兵，有所不出，出無不勝矣。唐設府衛之兵，頗倣古制，無養兵之費，而有用衆之實，此良法也。後世兵民既分，不可復合。惟陝西沿邊弓箭手及近置湖南刀弩手，猶有古之遺意。其法給田百畝，使家出一人爲兵，自備器甲之屬，官爲收掌，有事則給之，而養馬者又別給田五十畝。私自習學武藝，而官以時按閱，其有力者雖一人係籍，置私名數人以相挾輔，故弓箭手雄於西邊，捍禦夏人，多賴其力；而刀弩手之法，頗與之相類，亦能鎮服蠻獠，不敢妄動。令東南官田最多，如所謂戶絕田、逃亡田、天荒田、屯田之類皆是，莫若一切令剗刷，用弓箭、刀弩手法參酌中制，募民爲義勇軍，給地與之，州郡籍其名數，依新軍團結，

以時教閱，則十數萬衆，不勞力而可具，假以歲月，皆精兵也。又皆土著，無逃亡潰散之患，最策之得者。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施行。《梁谿集》卷六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二。

乞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團結教閱劄子

臣竊以祖宗籍陝西、河北、河東之民以爲保甲，河北五十餘萬，河東二十餘萬，而陝西之數不下河北，命提舉官總之，以時教閱，蓋有意寓兵於農也。十餘年來，降指揮以免教閱，其法遂廢，而保甲不知兵，徒有其名而已。靖康間，臣嘗建議，乞專遣使團結訓練，加詳於舊，與其召兵他路，不若因此用之爲得策，而朝廷不以爲然。今河東、河北之地既爲金人之所踐蹂，豪傑強壯多依山寨以相保聚，朝廷已置招撫、經制司以撫循經略之矣，獨陝西保甲名數尚存，可行措置。然陝西之民素困於支移折變，宜一切蠲免，而係保甲之籍者，依新法團結，以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差正、副統制官總之，以時訓練，有事藝精者補以名目，擢充部隊將之類，則數十萬兵不日可具。西可以捍夏戎，北可以禦金人，非小補也。京東西有弓箭社，亦皆可倣此推行。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梁谿集》卷六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二。

論君子小人劄子

臣昨日奏事，論及人主之職在知人，雖堯舜猶以爲難。誠能別白邪正，使君子小人不至於混淆，然後天下可爲。伏蒙宣諭，知人亦非難事，但考其素行則知之。竊仰聖訓，誠得知人之要。然臣竊謂國家艱難之際，圖回事業，雖材智兼用，然帷幄腹心，非君子不可。何哉？君子愛君而不謀身，憂國而不謀家，以公忘私，以義忘利，而小人則反此。自昔人主信小人而任之，其國未嘗不至於危亡。夫小人豈不欲安存而惡危亡哉？然使之謀人之國必至於此者，以其無遠見而操術然也〔一〕。彼方以謀家保身、營利趨私爲得計，於國事恬不加恤；非不加恤也，以爲必不至於危亡而不知恤也。唐天寶末，楊國忠既激安祿山叛，以信其言，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不利於己，動爲身謀，不顧社稷大計〔二〕。及遭陳元禮之變，刃加於頸而後知，蓋亦晚矣。是其所以求全者，乃所以自族也。范祖禹有言：夫避害就利者，小人之常也。利於己而不利於人則爲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爲之，自以爲得計矣。而既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己。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亡而後已。此聖人所以戒小人之勿用也。然而爲人主者，曷嘗不欲用君子而退小人哉？卒之君子多不能安其身於朝廷，而小人嘗得志者，君子行道直、自信篤、去就輕、好惡正故也。行道直則不能阿諛以取容，自信篤則不能過防以遠害，去就輕則不爲爵祿之所累，好惡正則不爲奸邪之所喜。自非人主明足

以察，誠足以任，則君子雖欲有爲於當世，不可得也。齊小白之任管仲，信而弗疑，此所以成霸業。故曰有人而弗能知，害霸也；知而弗能用，害霸也；用而弗能信，害霸也；信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也。霸猶如此，況欲圖天下之事業，以起中興之功哉？陛下既得知人之要矣，更願致察於君子小人之間，天下不勝幸甚。《梁谿集》卷六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六。

〔二〕然：據道光本改作「險」。

〔三〕大：原無，據右引補。

乞罷尚書左僕射第一劄子

臣早間留身奏事，嘗具誠懇，干冒天聰，以臣智識淺短，議論迂闊，深恐不足以仰副陛下委任責成之意，乞賜罷免。過蒙聖慈特加慰勞，未從所請，第深感泣。伏念臣愚蠢無取，獨守孤忠，遭遇陛下龍飛之初，特加識擢，起於江湖之濱，任以宰揆之職。人言紛至，睿斷不疑，特達之知，曠古無有。臣所以仰戴隆恩，誓以死報，夙夜黽勉，思竭犬馬之力，以圖尺寸之功。捍禦外艱，銷弭內患，使中國之威稍振，則二聖之還可期，奉事左右，復致太平，此臣區區至願也。然而事有與願違者，臣受材素拙，稟性復疎。材拙則不能適時之變通，性疎則不能防物之窺伺。加以孤危之跡，冒處寵嬖之

先，趨操既已不同，謀議自然各異。誠慮不能上體聖意，協濟艱難，虛負天下之責。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孔子有言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非不貪戀陛下恩德，欲效涓埃，然力有所不能，道有所不可，則臣豈敢虛負寵榮，久妨賢路？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罷臣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職事，除一宮觀差遣，或守本官致仕。臣自今月十六日，更不敢供職。俯伏俟命，干冒天威，無任惶恐激切之至。《梁谿集》卷六四。

乞罷尚書左僕射第一表

臣某言：已具劄子乞罷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除一在外宮觀，或守本官致仕，伏奉詔荅不允者。冒貢忱辭，祈歸政柄，曲頒溫詔，未諒愚衷。輒輸肝膽之誠，敢避再三之瀆。恩深志激，言出涕零。中謝。臣聞明主用人，進以禮而退以義；君子事上，用則行而舍則藏。矧當國家艱難之秋，尤賴股肱協濟之力，苟不勝任，其敢冒居？復念臣樸鄙之資，不足以適時；蹇淺之學，不足以揆事。誤蒙識擢，付以鈞衡。黽勉百爲，冀答丘山之賜；侵尋兩月，曾無毫髮之勞。爰莫助之，慨其嘆矣。經略遠圖，則以爲迂闊；廷爭大議，則以爲擅專。屢嘗借筭而謀，實有掣肘之患。譬呼醫而吐藥石，敢言瞑眩之期；猶敦匠而止斧斤，難任斫削之事。與其尸素，曷若退休。謹援周任陳力就列之言，仰遵仲尼以道事君之訓，乞此骸骨，歸於山林。伏望皇帝陛下照以離明，運之乾健，策驥騄之逸足，捐樗櫟

之散材，則能否各安其情，用舍兩得其道。愚臣既不虛任天下之責，廟略亦以早致中興之功。茲非飾辭，敢以死請。謹奉表陳乞以聞。《梁谿集》卷六四。

乞罷第二劄子

臣適具劄子，乞降睿旨，罷臣新除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除一在外宮觀差遣，或守本官致仕，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押臣赴都堂治事。仰荷天恩，第深感涕。伏念臣來自踈遠，誤沐眷知。事功無毫髮之稱，罪戾有丘山之積。自揆力小，不足以任重；且慮位高，必至於疾顛。仰無以副陛下委任之恩，俯無以行微臣欲爲之志。竊自慙懼，求即退休。方虞斧鉞之誅，廼荷寵光之逮，載惟冒昧，彌切兢惶。伏望皇帝陛下憐其孤忠，照以睿智，察臣非敢輕爲於去就，憫臣實有所不得已而然。斷自淵衷，許從所請，則端揆之地不至於妨賢，駑蹇之姿得容於養拙，異時驅策，誓極糜捐。臣見不敢供職，俯伏俟命。干冒天威，無任惶恐激切之至。《梁谿集》卷六四。

乞罷第二表

臣某言：已具表，劄乞罷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除一在外宮觀，或守本官致仕，伏奉詔書批荅

不允者。精意格天，能動蓋高之聽；危辭瀝血，願明難奪之心。輕去大恩，非緣細故。敢再陳其懇悃，以必冀於矜從。中謝。臣聞天子之君萬邦，莫先於論道；宰相之宅百揆，無大於薦賢。方國家多難之秋，尤將帥之材爲急。所以蕭何之於漢，必主韓、彭；有若房、喬之於唐，亦推英、衛。惟天下危而注意將，則四面立而國勢安。顧兩河之土疆，乃中原之屏蔽。名城堅壘，業辭相望，高山大川，蟠互交鎖。風氣使用武之習，兵民堅戴宋之心。因而用之，靡不濟者；隄防修則泛濫自息，藩籬固則堂奧可寧。機會在於一時，功利收於百倍。力陳至計，幸契淵衷。創招撫、經制之兩司，擇張所、傅亮爲二帥。所建議於靖康之末，得朔部之民情；亮總戎於建炎之初，有大將之規略。皆采衆論，匪徇私心。齋壇既登，戎車甫駕，時靡旬日之久，變生腹心之間。樞庭降旨以沮所者踰千言，宸翰從中以罷亮者方寸紙。事同戲劇，人爲嗟咨。而臣備位宰司，誤膺國寄，既不能以先見之明杜讒口，又不能以至誠之意回天心，復何面顏，尚叨寵祿！伏望皇帝陛下虛心體道，公聽並觀，憫臣謀所當爲，蓋專於保國；察臣去不得已，非薄於愛君。特許罷於政機，俾得歸於田里。誓堅晚節，仰荅鴻私。謹再奉表，陳乞以聞。《梁谿集》卷六四。

乞罷第三劄子

臣再具劄子，乞降睿旨，罷臣新除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押臣赴後殿起居

奏事，及赴都堂治事。仰荷隆恩之厚，第深感涕之私。臣竊以人主之任人，莫大於用舍；人臣之事君，莫大於進退。可則用之，否則舍之，無所容心者，人主之道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不敢失義者，人臣之職也。方陛下斷自淵衷，力排群議而用臣，必以臣爲可以寄天下之安危，圖天下之事業，以濟艱難；豈特欲臣雷同取容，以充位而已哉！今者以謀事則迂踈而與衆不諧，以薦材則乖忤而爲衆不喜，譖愬之言既至，罪戾之跡日聞，求欲協濟，蓋亦難矣！陛下將焉用之，是不若舍之爲愈也。方臣荷陛下特達之知，蒙委任之重，不自知其淺陋，欲盡犬馬之力，以圖報稱，豈敢辭難苟免，爲一身之計哉！今者指摘之者其發既巧，沮抑之者其言益彰，辯直解紛之不暇，求欲建非常之功於繩墨之外，蓋亦難矣。與其強顏以妨賢路，是不若退之爲愈也。伏望皇帝陛下審用舍之權，而使臣得全進退之節，俾遂所請，罷臣宰相職事，除一在外宮觀，或許守本官致仕。使得稍逃官謗，養疾丘園，保全晚節，則臣仰戴陛下天地父母之德，捐軀之報，其必有時。臣見居家，不敢供職，俯伏俟命。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激切之至。《梁谿集》卷六四。

乞罷第三表

臣某言：已再具表、劄，乞罷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伏奉詔書批答不允者。感激危辭，敷陳已極，眷留縟禮，當荷尤難。豈進退去就之敢輕，蓋規矩準繩之難合。軒墀將遠，涕淚交零。中謝。伏

念臣一介孤生，兩朝舊物。以腐儒而談軍旅之事，以陋質而充柱石之材。賦分窮奇，殆將天厭；觸事齟齬，似非人爲。適當雲起龍驤之秋，自謂千載一時之遇。召從江海，畀以機衡。被宸章有「忠貫金石」之言，奉玉音有「氣折夷虜」之訓。恃眷知之有素，忽窺伺而不防。凡所施爲，皆成罪釁。其進銳者其退速，物理固然；以譽親者以毀疎，人情應爾。顧難得者可乘之機會，而所惜者已定之規模。豈惟繫宗社之安危，蓋亦本生靈之休戚。如臣用舍，何足少多？雖匹夫無不獲自盡之功，矧大臣有不可則止之戒。敢言斯義，仰戴必從。伏望皇帝陛下洞照微誠，曲矜深懇，俾退避於賢路，以保全於素心。犬馬之戀無窮，徒深跼蹐；天地之恩難報，終誓糜捐。謹三奉表陳乞以聞。《梁谿集》卷六四。

謝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表

臣某言：伏奉誥命，除臣觀文殿大學士、依前銀青光祿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任便居住者。上還印綬，方虞譴責之嚴；退即田廬，更冒光華之寵。殊庭優禮，秘殿清資，拜命若驚，拊躬增厲。中謝。伏念臣人微學陋，志廣材疎。妄意功名，象龍豈能致雨；潛心文墨，畫餅不足療飢。當艱難多故之秋，被考詢非常之選。代大匠斫，已血指而汗顏；躡衆俊先，宜擢髮以數罪。念朝廷愛惜寸陰之日，非臣子貪戀寵利之時。與其尸祿而妨賢，不若乞骸而避路。力祈罷免，曲荷矜從。五湖扁舟，雖有慙於范蠡；三宿出晝，猶竊慕於孟軻。孤忠自憐，大恩難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聖日

躋，審大君操用捨之權，俾微臣全進退之節。情同犬馬，悲跡遠於華軒；身在山林，終心馳於魏闕。
《梁谿集》卷六四。

謝落職依舊宮祠鄂州居住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落臣觀文殿大學士、依舊銀青光祿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鄂州居住者。輔相失職，宜即明刑；天地有容，祇從薄責。恩深罪大，感極涕零。中謝。伏念臣乾坤腐儒，閩海冷族。遭朝廷之多故，躋英俊以登庸。雖懷憂國愛君之心，初無持危扶顛之術。苟知特達，思圖報於涓埃；謀已闊疎，曾莫虞於機穽。雖嘗身退，尚致人言。顧瀝血安能明心，雖擢髮不足數罪。睿智有察，覆照無私。寬其斧鉞之嚴誅，處以江湖之善地。姑鑄秘職，尚領真祠。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堯天，仁深湯網。憐臣寡與，自取顛躋；察臣孤危，本緣忤直。特曲憲章之峻，俾霑餼廩之餘。臣敢不循省前非，益堅素守。軒墀在望，莫施犬馬之勞；恩輝所臨，但傾葵藿之志。《梁谿集》卷六四。

賀天申節表

臣某言：伏遇今月二十一日天申節者。星虹樞電，協帝王震夙之期；福海壽山，罄臣子歸依之

願。矧嘗叨於宰輔，特仰被於眷知。仲頌堯年，彌深封祝。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天縱，齊聖日躋。紹隆烈祖之丕基，振起中興之休運。誕彌厥月，實開長發之祥；壽考維祺，宜膺天保之報。而臣比緣罪戾，拘繫江湖，殿陛稱觴，莫筵鴛鸞之列；雲天在望，徒傾葵藿之誠。《梁谿集》卷六四。

謝移澧州居住表

臣某言：蒙恩以謫降官不許同居一州，移澧州居住者。負罪遠屏，去魏闕者再冬；抱病連年，走江湖者萬里。僅存殘息，仰荷隆恩。中謝。伏念臣學不足以爲己，而欲推之以爲人；謀不足以保身，而欲底之以保國。進不量其淺薄，退遂致於顛躋。爛額焦頭，何補救焚之道；跋前疐後，自貽速謗之憂。天地涵容，日月清照。雖遠從於譴斥，乃曲荷於保全。迨此例遷，猶得善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智爲燭，所寶者慈。憐其孤危之踪，處之深避之所，尚叨厚祿，以養餘生。臣敢不銘骨知恩，洗心念咎。情同鳥雀，願依湯網之寬仁；德仰乾坤，肯慕湘纍之狷介。《梁谿集》卷六四。

謝復銀青光祿大夫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特授臣銀青光祿大夫，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負釁投荒，已荷聽還之賜；

棄瑕錄舊，更邀寵秩之頒。仰佩恩光，益深感涕。中謝。伏念臣賦材甚陋，造道弗優。適當艱難多故之秋，誤蒙考詢非常之選。進乏扶危持顛之策以爲國，退無防患寡過之術以保身。屢致顛躋，有幸眷遇。謫墮江湖之上，茫如醉夢之中。嶺嶠逾年，瘴癘爲群於魑魍；海島萬里，風濤幾葬於鯨鯢。得返中州，特緣大霈。幸丹書之初削，豈舊物之敢期。綸綍既行，士夫改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道建極，與物爲春。乘六龍以御天，奉三無以勞世。察積毀之銷骨，曲賜保全；念向隅之可悲，每加矜惻。致此孱庸之質，亦霑甄叙之恩。臣敢不澡雪前非，激昂晚節。山林待盡，邈無就日之期；畎畝愛君，彌切後天之祝。《梁谿集》卷六四。

謝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表

臣某言：伏奉勅命，差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鯨海聽還，方棲遲於故里；琳宮得請，遽叨沐於湛恩。拜命若驚，撫躬增愧。中謝。伏念臣斗筭小器，章句陋儒。當艱難多故之秋，有特達非常之遇。力薄任重，宜自取於顛躋；罪大釁深，每曲蒙於覆護。方且涵泳恩波於大山巉巖之下，更獲寅奉仙聖於殊庭真館之間。坐縻廩稍之優，顏之厚矣；願修香火之報，天實臨之。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湯聖日躋，堯仁天覆。奉三無以勞世，舍用何心；憫一夫之向隅，保全有道。致此桑榆之景，獲霑陶冶之公。臣敢不洗濯前非，激昂晚節。抱慙養拙，未從溝壑之捐；就日望雲，彌深畎畝

之愛。《梁谿集》卷六四。

大行隆祐太后崩慰表

臣某言：今月初三日，伏睹尚書禮部符，四月十五日大行隆祐皇太后崩者。棄榮養於東朝，頒遺誥於南國。凡曰臣子，孰不哀摧。臣某誠悲誠痛，頓首頓首。伏以大行隆祐皇太后毓德明柔，秉心淵懿。正坤儀於元祐之日，復椒房於建中之初。荐歷多艱，蓋將有待。當張楚僭僞之際，力主奉迎；迨苗劉變逆之秋，曲加保佑。功在社稷，澤被烝黎。雖高前古母后之風，未孚萬國驩心之奉。有大德者必得其壽，徒聞往哲之言；以小疾而遽返其真，莫曉高穹之理。恭惟皇帝陛下性敦仁孝，念軫艱虞。慎終之典加隆，報德之心罔極。悵仙遊之浸遠，悼慈容之莫追。願少抑於至情，以永膺於多福。臣限以在遠。不獲躬詣闕庭，敬奉表稱慰以聞。《梁谿集》卷六四。